

歷史步道系列之二

浸水營古道 人文史蹟調查報告

委託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受託單位：南島文化工作室

計劃主持人：楊南郡

協同主持人：王素娥

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目 錄

浸水營古道地形與路線圖.....	1
一、 前言.....	3
二、 調查範圍與研究方法.....	7
三、 浸水營古道的沿革.....	23
四、 浸水營古道的族群.....	33
五、 浸水營事件（南蕃騷亂事件）.....	46
六、 浸水營古道的使用.....	52
七、 浸水營古道現況、重要史蹟點與沿線遺址.....	63
八、 總結與建議.....	83
浸水營古道沿革與族群動態年誌.....	90
田野調查訪問紀錄.....	128
參考書目.....	163
日治時代浸水營越警備道路路線圖.....	165
圖版.....	166

浸水營古道地形與路線圖

圖例：清代營盤遺址 ⊙ 部落遺址 * 日本駐在所遺址 ⊕ 其他史蹟 ○ 現有村落 ⊙

清代三條峇道 - - - - - 日治時代浸水營越嶺警備道 - - - - - 車道 ————

本圖採用 1957 與 1967 聯動 1/50,000 等高線圖為底圖，參考 1996 經建版 1/25,000 等高線地圖繪成



一、前言

沒有一條道路能像浸水營古道一樣，激發人們這麼多的思古之幽情。這一條道路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500 年前，被稱為卑南王的卑南族總頭目，威震台灣東部與南部各原住民族的時代。500 年來，卑南族、排灣族、荷蘭人、平埔族、漢人、日本人，利用這一條路納貢、交易山產、訪親、山地探險、學術調查、移民、販牛、郵遞、傳教、行軍、赴任、爭戰、討伐、山地警備、巡視、健行、山訓……，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發生在這裡。

在清代與日治時代，由官方所開闢的十幾條橫越中央山脈的步道中，浸水營古道是使用率最高也最久的一條，主要原因是浸水營古道有地理上的優勢，它循著中央山脈大樹林山（大漢山）東、西兩條長稜而開，越嶺點標高只有 1,430 公尺，這兩條稜線坡度都十分緩和，路線幾乎成一直線，全長只有 47 公里，是枋寮與大武間最短的距離，昔日先民腳程較快，一天即可走通。

浸水營古道一直被使用到民國 50 年代，才因交通發達少人行走而被荒廢。

民國 81 年起，楊南郡和林古松帶領學生登山隊員，初探這一條已經荒廢 30 年的古道，使原本被遺忘的古道重見天日。近年來，本土意識高漲，有關台灣的歷史文化古蹟深受重視，浸水營古道因為承載了豐富的民族文化史蹟，而成爲大眾心目中，最有代表性的台灣歷史步道。

浸水營古道的文化史蹟調查研究計畫，爲農委會林務局主辦的國家步道系統計畫案的先期調查計畫之一。從民國 91 年 6 月起，以一年時間完成，調查的範圍，除了古道本身以及沿線相關遺址的歷史與現況外，還旁及古道北方的七佳社、姑仔崙社，南方的茶茶牙頓社，以及傳說中的 2 個小矮人部落遺址。

從荷蘭時代、清代、日治時代塵封的文獻與排灣族、馬卡道族、漢族的耆老口述，發現這一條古道，可以說是一整部台灣歷史的縮影。經過 10 次的田野調查，幸運的找出所有湮沒在密林裏的部落、營盤、駐在所遺址，經歷了長年的荒廢與自然或人爲的破壞，浸水營古道仍有豐富的文化史蹟，可供懷想與憑弔。

本報告共分八章：第一章爲前言，簡介浸水營古道，第二章爲調查範圍與調查研究方式，第三章爲浸水營古道的沿革，第四章爲浸水營古道上的族群、部落與生活，第五章爲「浸水營事件」（南蕃騷亂事件）始末，第六章爲浸水營古道的利用，第七章爲古道現況與史蹟點解說，第八章爲結論與建議。並整理出浸水營古道與族群動態年誌，以及田野調查紀錄供讀者參考。

藉著浸水營古道文化史蹟調查研究的成果，有助於歷史文化的解說，讓將來健行在這一條全台灣最有歷史意義的古道上的人們，可以感受到前人開拓台灣的艱辛與歷史的脈動。

浸水營古道人文史蹟調查期間，得到地方人士與登山前輩的鼎力相助，包括林古松先生、李煙潭先生，枋寮生活文化促進會陳嘉晉、楊三二等諸位先生、新開社區發展協會、林務局屏東林管處及潮州工作站、台東林管處及大武工作站，以及漢族、馬卡道族、排灣族、卑南族多位耆老解說口傳史，或親自帶到史蹟地

到現場講解，使調查工作能在短短一年內獲得豐碩成果，在此敬致最深謝忱。

浸水營古道簡介

浸水營古道，原稱「三條崙、卑南道」，是清代所開的八條「開山撫番」道路中，唯一被廣泛且長期使用的官道，也是一條充滿活力的庶民之路。

這一條道路原本是卑南族、排灣族聯絡南台灣東西兩岸的社路，也是清代道光年間（1821~1850），平埔族馬卡道人往後山的移民道路。自咸豐 10 年（1860）起，漢人也追隨平埔人的腳步，沿此道路移民東部。

清光緒 3 年（1877）時，開始整修三條崙道路至出水坡。光緒 8 年（1882）起，正式開鑿成寬 6~8 尺的開山撫番道路，於光緒 10 年（1884）完工。

三條崙道路起點是又稱「三條崙本營」的石頭營，往東上稜經歸化門、力里社，在大樹林山北側翻越中央山脈，經浸水營、出水坡、姑仔崙，過茶茶牙頓溪到台東縣大武（巴壟衛），再沿海岸北上，經太麻里、知本到台東（卑南），全程 172 華里（99 公里）。其中，屬於山路的三條崙至巴壟衛，共 82 華里（47.2 公里）道路最高點在中央山脈主稜，大樹林山北側，海拔 1,430 公尺。

浸水營古道的路線，可說是渾然天成，它循著中央山脈大樹林山東、西兩條長稜而開，這兩條稜線坡度都十分緩和，而且沒有被溪流切割，除了在東部近平地時，因建於日治時代的吊橋已毀壞，必須涉渡茶茶牙頓溪外，全程完全沒有任何困難地形。

道路開成後，沿途設有石頭營、歸化門營、六儀社營、大樹前營、大樹林營、出水坡營、溪底營、巴壟衛營，皆有官兵駐守。在光緒 20 年（1894）甲午戰爭之前，三條崙、卑南道路行旅熙來攘往非常熱鬧。除了移民隊伍之外，牛販趕牛自東部翻山越嶺到西部販售；外國傳教士如：涂為霖 (Rev. Willian Thow)、巴克禮 (Rev. Thomas Barclay)、宋忠堅 (Rev. Duncan Ferguson)，乘轎經此路到東部傳教；本國官員如台東知州胡傳（國學大師胡適之父）、幕僚池志澂，也都是乘坐轎子經三條崙道到東部赴任。

日治時代，前後 6 次整修三條崙古道，改起點為屏東縣枋寮鄉水底寮，經新開、崁頭營沿稜東上歸化門，在中央山脈以東的部份，原本有些較陡的路線改為較平緩的步道，並建吊橋二座，稱為「浸水營越警備道路」，總長 49.1 公里。沿線設崁頭、歸化門、力里、大樹林、浸水營、古里巴保諾、出水坡、姑仔崙等 8 個警官駐在所，每年均編列道路整修預算，並進行小規模的路線修改。

日本商社在台灣西南部大量開闢蔗園，每年需求牛隻數千頭，都是由牛販自台東，成群結隊的趕牛走浸水營越嶺道到枋寮交賣。當時，浸水營道路是東部水牛、黃牛向西部輸出的唯一通道，同時也是東、西部往來的電報及郵遞路線，因此必須時時保持良好路況。

浸水營古道除了有豐富的人文史蹟外，因為獨特的地理與氣候，造就動植物

生態非常豐富，這裡有珍貴的「台灣穗花杉自然保留區」，「浸水營闊葉林自然保護區」，同時也是全台灣蕨類植物種類最多的區域；另外，也由行政院農委會公告為「浸水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許多著名的日本學者，包括森丑之助、佐佐木舜一、金平亮三、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正宗巖敬、鈴木重良、福山伯明、清水英夫、鹿野忠雄、國分直一等，都利用浸水營古道進行各種學術調查，昭和7年(1932)正宗、鈴木、福山等三人進行浸水營沿線植物調查，發現許多新品種，並冠以浸水營命名。昭和12年(1937)清水英夫從大武出發，走浸水營古道沿路調查，發表浸水營原生植物採集目錄共57科228種。

光復後，我國學者如廖日京、林渭訪、徐國士、蘇鴻傑、楊秋霖、郭耀綸、楊勝任等等，也都經由浸水營古道，深入山區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累計觀察記錄共126科756種，包括稀有植物31科59種。據楊勝任等人調查，發現浸水營山區之蕨類共238種，蕨類商數高達11.3，為台灣全島之冠，可知此地區潮濕多霧的特殊氣候，造就了全台灣最好的蕨類植物生長環境。

在日治時代昭和10年(1935)，壽峠越嶺道（南迴公路）完工通車前，第11任台灣總督上山滿之助、第12任總督川村竹治、第16任總督中川健藏，都曾經乘著四人抬的轎子，率上百名隨員浩浩蕩蕩的巡行浸水營越嶺道。其中，上山及中川兩位總督，都是以一天時間，從大武越嶺到枋寮，可見當時路況之暢通！

雖有南迴公路，但是浸水營古道，仍被平民使用作為趕牛以及到東部撈魚苗的捷徑。直到民國50年代後期，耕耘機取代牛力，加上經濟漸佳，一般人有能力買票乘車，浸水營古道才漸漸荒廢。

民國57年，林務局利用浸水營越嶺道西段的路基，拓寬開闢成大漢山林道，以供國防部在大漢山頂建置雷達站。浸水營古道西段，步道僅留下少許路段，其餘都被車道取代，東段則乏人行走而日漸荒廢。

浸水營古道荒廢了二十多年後，直到民國81年，楊南郡與林古松展開清代南路的古道調查，並將調查經過發表於台灣時報，浸水營古道才再度被重視。

近幾年登山隊伍都利用大漢山林道縮短步程，乘車至林道24K處，以一天或二天的行程，自中央山脈分水嶺東下大武。

民國89年7月15日，屏東縣枋寮鄉新開社區發展協會，舉辦「古道新開」活動，以耆老訪談、古道探勘、重溫馬卡道人生活（乘牛車、吃野菜粥）等，凝聚社區意識。

民國90年，新開村居民利用補助款，整修自炭頭營上稜到歸化門的日治時代浸水營古道，長約3公里，由於步道開在稜線上，沿途可展望屏東平原、台灣海峽、大鵬灣、小琉球等，視野良好，成為南部熱門的健行路線。

91年林務局委託楊南郡調查浸水營古道相關的人文史蹟，準備做為國家步道，於92年5月完成調查研究計畫。

說明：

清代的開山撫番道路爲：

1. 北路，蘇花古道（蘇澳、璞石閣道）
2. 中路，八通關古道（林圯埔、璞石閣道）
3. 南路，崑崙坳古道（赤山、卑南道）
4. 南路副線，南崑崙古道（射寮、卑南道）
5. 關門古道（集集、水尾道）
6. 浸水營古道（三條崙、卑南道）
7. 壽峙越嶺道（楓港、卑南道，目前已成爲南迴公路）
8. 牡丹灣古道（瑯嶠、卑南道）

除了北路蘇花古道是沿著臨太平洋的山麓而開的南、北向道路外，其餘七條路都是翻越中央山脈的東、西向道路。



日治時代，台北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移川子之藏，在浸水營古道越嶺點附近拍攝，圖中三個排灣人，披斗篷、持手杖走在最前面的是貴族，後面兩個人扛著禮物，是要送到後山，請大鳥萬社頭目轉給卑南王的貢品。

日治時代，台北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移川子之藏，在浸水營古道越嶺點附近拍攝，圖中三個排灣人，披斗篷、持手杖走在最前面的是貴族，後面兩個人扛著禮物，是要送到後山，請大鳥萬社頭目轉給卑南王的貢品。

二、調查範圍與研究方式

調查範圍

本計劃的調查範圍為「浸水營古道」沿線的原住民部落、清代營盤與日治時代警備道路的史蹟。

地理上為中央山脈南段，大漢山西稜，力里溪流域與大漢山東稜，大武溪的 2 大支流，姑仔崙溪與茶茶牙頓溪流域。

歷史上為自荷治時代、清代、日治時代至現代，外來人口、治權對本區的影響。

族群上為排灣族、馬卡道族（平埔族）、卑南族、漢族與傳說中的小矮人族。行政區域為屏東縣枋寮鄉、春日鄉與台東縣大武鄉。

調查方式

調查方式為文獻蒐集判讀、田野調查訪問、實地踏查，並綜合以上所得資料，作成結論。

1. 文獻蒐集與判讀

有關此區域之所有歷史文獻、古地圖的研究與解讀。

- * 使用日治時代明治 43 年出版的原始地形圖與昭和年代出版的五萬分之一等高線地形圖，用於了解古道與原住民部落的形成與遷移，以及警備道路的確實路線與沿線駐在所的位置。
- * 使用民國 44 年美國陸軍航測圖，為五萬分之一等高線圖。
- * 使用聯勤測繪調製的五萬分之一及二萬五千分之一等高線地形圖。
- * 使用航照圖及衛星航測圖，協助判斷遺址的位置。
- * 由清代《鳳山縣采訪冊》、《台東州采訪冊》等方志與軍機處月摺檔、奏章、遊記、竹枝詞等，發現早期的浸水營古道使用情形。
- * 日治時代軍方、警方對「南蕃騷亂事件」始末的報告。
- * 使用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高雄州警務部的原住民部落人口、慣習調查資料，整理並解讀其義涵。
- * 整理、比較日治時代早期學者調查與收錄的漢族、排灣族、馬卡道族、卑南族各部落的口傳史。
- * 日治時代「台灣山岳會報」的登山、健行記錄。官員巡視的報導。
- * 了解先進國家對於古道的利用及對古道上自然生態、史蹟保護的做法。

2. 田野調查訪問

到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水底寮、玉泉、新開、七佳、歸崇，以及台東縣大武鄉尙武、新化、壠丘、加羅坂等村落，訪問耆老、公職人員、林班工作人員數十人，以下為重要的報導人。

- * 訪問住在大漢林道 13K 上方 Kumado 的排灣族老人 Kabaruan Kapan(漢名徐天貴，79 歲)，以及其妻 Kabaruan Kulopu(漢名傅銀，75 歲)。徐天貴先生並在 92 年 1 月 26 日，與其鄰居杜文瑞，嚮導本調查隊到力里溪上游，傳說中的小矮人部落遺址實地踏查。
- * 訪問七佳村自強一路 229 號，排灣族原住民 Kanbi Samaku (漢名周嘉明，75 歲)，原為力里社人，年輕時多次走浸水營古道。
- * 現居住在加羅坂的排灣族耆老 Konlo Mulan (漢名陳田光，69 歲)，原為茶茶牙頓溪中游沙迪布社人，嚮導調查隊到茶茶牙頓社舊址及小矮人部落遺址。
- * 訪問現居住在老七佳部落的排灣老人 Tsumai(漢名王金源，66 歲)，Tsumai 原住老七佳，民國 51 年遷村至登山口(舊七佳)，民國 63 年遷到新七佳。民國 84 年搬回老七佳舊家居住。
- * 訪問住新化村森茂 6 鄰 4-1 號 Pazazron Saunion (漢名賴玉桂，74 歲)，有關姑仔崙舊社的事情。
- * 森茂部落訪問姑仔崙女頭目 Baulus(漢名王美珠，53 歲)，她是姑仔崙社遷出後的第五代頭目。
- * 訪問大武街 104 號黃泉合先生(76 歲)，原是恆春貓仔坑人，8 歲時隨父母越過中央山脈到大武定居，小時候經常隨母親到浸水營古道上的新姑仔崙駐在所，拜訪擔任乙種巡查的舅舅。
- * 訪問大武鄉鄉公所機要秘書蕭國書，蕭先生熟悉大武地方掌故。
- * 玉泉村訪談三人，馬卡道族耆老潘英坤(73 歲)、出身於石光見庄，入贅於石頭營(玉泉村)的客家人余水發(73 歲)及其妻余林竹葉(70 歲)，有關石頭營的親眼見證。
- * 訪問退休造林監工陳文慶先生，陳先生自年輕時代，即進入木材商周順興旗下的木業公司上班，對於浸水營古道東西兩邊的林道開闢、伐木、造林歷史記憶清晰。
- * 枋寮鄉水底寮訪問曾任枋寮鄉長的吳良興(81 歲)、鄉土史研究者李煙潭(68 歲)。

藉由上述訪談，獲得許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補充文獻記載不足之處。

3. 古道實地踏查

本計畫經過 10 次實地踏查，確認以下重要的史蹟，其中有些是本調查計劃

首次發現：

- * 枋寮鄉水底寮的日治時代浸水營越警備道路西端起點，三叢榕「領（嶺）路頭」石碑及土地廟，以及日治時代的「左卑南道」路標遺址。
- * 由水底寮嶺路頭至新開及大響營石頭營的浸水營古道牛車路遺跡。
- * 石頭營遺址及位在石頭營西南方的三級古蹟「聖蹟亭」。
- * 崁頭營清代營盤遺址及石造營舍。
- * 清代三條崙卑南道，石頭營上三條崙嶺到歸化門營的路線。
- * 日治時代浸水營越警備道路，崁頭營上歸化門社的路線。
- * 日治時代昭和 6 年（1931）起至光復後民國 48 年（1959）的歸化門社（歸崇）部落舊址。
- * 崁頭窩山東北側，力里山西稜上的清代歸化門營盤遺址。
- * 浸水營古道上最大的部落，力里社部落舊址（尚有十餘棟石板屋、頭目家、祭台、駐在所、儲水槽、教育所等）。
- * 清代六儀社營盤遺址及其附近的清代古道路跡。
- * 清代大樹前營（樹林口）、也是日治時代大樹林駐在所遺址，及其附近的清代古道路跡。
- * 力里溪上游南岸山坡，傳說中的小矮人部落 *Chuwalaju* 遺址。（大漢林道 22K 北側）
- * 中央山脈越嶺點附近，清代古道及日治時代古道路跡及夯土圍牆、疊石駁坎、路肩石等。
- * 清代大樹林營（浸水營）、也是日治時代浸水營駐在所遺址。
- * 日治時代古里巴保諾駐在所遺址。
- * 清代出水坡營、日治時代出水坡駐在所、出水坡小神社遺址、大正 15 年新建出水坡駐在所遺址。
- * 日治時代大正 12 年（1923）遷建到出水坡山東稜的姑仔崙駐在所遺址。
- * 清代溪底營、也是日治時代大正 5 年~12 年（1916~1923）的姑仔崙駐在所遺址。
- * 茶茶牙頓溪中游北岸，傳說中的小矮人部落 *Losakalu* 遺址（出水坡社南邊寬平山頂）。
- * 大武鄉尙武村大武街，福安宮旁的浸水營古道東端路口。
- * 姑仔崙溪北岸，姑仔崙舊社遺址（尚有十餘棟石板屋、駐在所、頭目家、祭台、大白榕等）
- * 七佳溪南岸七佳舊社（老七佳）。
- * 茶茶牙頓溪中游南岸，*Kusavikyan* 社（茶茶牙頓舊社）遺址，以及小社 *Sadip* 社，遺址上現存多棟傳統的半穴居式石板屋。

耆老訪談內容紀錄

徐天貴 Kabaruan Kapan (79 歲)、傅銀 Kabaruan Kulopu(75 歲)

徐天貴夫婦原本住在力里社小部落 Contres，在民國 48 年搬到現住地，目前靠種芋頭及飼養山豬生活。其妻為貴族階級，手背有排灣傳統刺青。訪談內容如下：

1. 幼年時曾在力里蕃童教育所就讀，後來學校移到七佳。
當時，力里到七佳的路很好，約有 4 尺寬，並有鐵線橋，從力里到七佳，走路只要 1 小時。
2. 稜線上的路(即大漢林道路線)在出生前就有了，當時是 5 尺寬的泥土路，路況非常好，應該是日本人開的。
3. 到台東的路，從力里社出發，經過頭目家門前，繼續向東南方慢慢上坡，在具馬奴山前接上大路(大漢林道 14K)。那裡的排灣地名是 Veal，有路可以下到古華社。
4. 浸水營的排灣地名叫 Chuwazarom，意思是「水之地」。Chuwa 表示地點，zarom 是水的意思。
5. 小矮人的部落廢址，在大漢山北邊，從大漢林道 21.5K 大轉彎車道路邊下去，當地的排灣地名叫 Chuwalaju，laju 是樹名。徐先生年輕時，爲了要接水源而下到該處，無意間發現此部落廢墟，返回力里社報告此事，長老告知此地爲小矮人部落。當時，小矮人的石屋還很完整。

徐天貴先生並在 92 年 1 月 26 日，與其鄰居杜文瑞，嚮導本調查隊到力里溪上游，傳說中的小矮人部落遺址 Chuwalaju 實地踏查。

周嘉明 Kanbi Samaku (75 歲)

力里社 (Rarukruk) 排灣族原住民，現住七佳村自強一路 229 號，嚮導周保樂之父，訪問內容如下：

1. 歸化門駐在所的位置，就是在從炭頭營上來約三公里的浸水營古道旁，目前有養蜂場。
2. 蕃童教育所在駐在所的後方。
3. 炭頭窩山原爲歸化門社的墓葬區，清朝的營盤址不在那裡。
4. 歸化門，原本是率芒社的一部分，昭和 6 年力里社 36 戶遷來此居住，形成新的歸化門社 (Kinaliman)。
5. 大漢林道 21K、22K 之間的下方，有小矮人部落的遺址。
6. 炭頭窩山東南方有 Tsubusu 社遺址。

陳田光 Konlo Mulan (69 歲)

排灣族耆老，原為茶茶牙頓溪中游沙迪布社人，現居住在大武村加羅坂，嚮導調查隊到茶茶牙頓社舊址及小矮人部落遺址。並提供許多資訊：

1. 日治時代，日人所開的浸水營道路大武、加羅坂至溪畔段，光復後被拓寬為林道，雖然伐木作業已停止，此林道仍被使用。
2. 此行所調查的沙迪布社 (Sadip) 是 Konlo 陳田光的老家，他的祖先從西部的媽嘮喇社 (Maraji) 越中央山脈至茶茶牙頓溪南岸的沙迪布社現址定居。他的父親是庫沙比其揚社 (Kusavikyan) 人，入贅於媽嘮喇社的母親家，生下 Konlo 後才遷入沙迪布社。日治時代曾遷入北方的新化村 (Chokakulai) 開闢水田種水稻，光復後隨父母遷到大武村加羅坂。舊加羅坂社 (Karapang) 目前已成廢墟，但道路仍在，沿加拉坂溪舊路步行約 2 小時可到。
3. Kusavikyan 社是茶茶牙頓社(Chalangatoan)部落群中，位在較上游的內部落。其下游還有茶茶牙頓本社與沙迪布社(Sadip)。廣義的茶茶牙頓社包含 Sadip、Kusavikyan、舊 Karapang 等社。
4. 日治時代的茶茶牙頓警官駐在所與蕃童教育所設於沙迪布社。
5. 昭和年代，茶茶牙頓社在日警的勸誘下，遷到浸水營古道出水坡駐在所兩旁 100 公尺下方定居，形成出水坡社，那裡曾有石板廢屋、竹叢、荖藤、檳榔樹等。
6. 茶茶牙頓舊社目前已成廢墟，從加羅坂步行約 3 小時可到。
7. 舊社附近有小矮人的遺址，其地名為 Congurui，離溪面約高 100 公尺，舊屋寬敞，可住大家族，目前只有斷垣殘壁。Konlo 於一年前還去查看。從溫泉過溪後，登陡坡上去約 1 小時可達。
8. Konlo 的祖父 Kasao 和祖母 Vais 曾經對他說小矮人的故事：小矮人建部落於山頂，主要原因是懼怕排灣人的馘首習俗。祖先與小矮人曾有接觸，因彼此語言不通，完全靠手勢溝通。後來排灣人口越來越多，勢力範圍擴大，小矮人心生恐懼而逃往北方，不知所終。
小矮人的身高不到排灣人的胸口，他們與排灣人一樣種芋頭、小米和蕃薯，也獵捕動物。祖父 Kasao 年輕時曾看到小矮人半倒的石屋，對於小矮人身材矮小，住屋卻寬敞感到很奇怪。
9. 新姑仔崙社位於新姑仔崙駐在所北側，那裡也有竹叢、石板廢屋，由於新姑仔崙部落是由日本人規畫設計，因此揚棄排灣傳統的半穴居屋式。

王金源 Tsumai (66 歲)

現居住在老七佳部落的排灣老人。Tsumai 原住老七佳 (Covtsukadan)，民國 51 年遷村至登山口 (舊七佳)，民國 63 年遷到新七佳。民國 84 年搬回

老七佳舊家居住。以養豬及種植芋頭、蕃薯維生。

1. Tsumai 的祖母是古樓人，三歲時，曾與祖母同去古樓訪親，當時有吊橋，路況也好，單程約走 3 小時。
2. 六歲時（日治時代昭和 18 年），祖父出役，從炭頭營搬建材到大樹林駐在所建房屋。Tsumai 隨祖父走到力里社，在此等候祖父，沿浸水營古道同往大樹林。
3. 就讀力里蕃童教育，從老七佳步行 1 小時可到。當時有吊橋，路況很好。

賴玉桂 Pazazron Saunion (74 歲)，

住新化村森茂 6 鄰 4-1 號，有關姑仔崙舊社的事情，訪談內容如下：

1. 賴女士是姑仔崙社人，在其父母時代(大正 3 年)被遷到 Choachuks，另外，大部分居民被遷到 Choakakulai，小部分被遷到浸水營古道上的新姑仔崙，受警方嚴密監控。
2. 住在舊姑仔崙時，去大武都走溪底路，下去時會碰到往新姑仔崙的路，有吊橋。
3. 日治時代從舊姑仔崙到出水坡、茶茶牙頓都有日本警備道路。
4. 從森茂到舊姑仔崙社走路約需 3 小時。
5. 日治時代在姑仔崙舊社及 Choakakulai 栽種金基納樹(規納樹)，目前，舊姑仔崙社還有當時栽種的金基納樹。
6. 賴女士年輕時曾受雇採收金基納樹。一般金基納樹長到 2 公尺高時即可收成。採收時連根拔起，用石頭搥打樹根及樹幹樹枝，剝下樹皮洗淨曬乾，再用木臼搥打。剛砍下的金基納樹並無氣味，曬乾後則非常臭，而且非常苦。
7. 森茂從前是原生林，光復後，於民國 37~42 年間，住在 Choakakulai 的姑仔崙社人陸續搬遷到此居住。
8. 姑仔崙社人原本是從大里力社(Carilik)遷來的，當年祖先打獵到此，狗不肯再走，因此定居下來。姑仔崙物產豐盛，糧食多到腐敗生臭，Kuwarun 原本就是腐臭之意。
9. 姑仔崙社人從前種植小米、甘藷、山芋、陸稻、糯米為主。其中，陸稻是原本就有的，並不是日本人教種的。

王美珠 Baulus(54 歲)。

姑仔崙社遷出後的第五代頭目。訪談內容如下：

1. 曾祖父於日治時代由姑仔崙社遷到紹家 Choakakulai。民國 43 年時再遷到新化村。
2. 在紹家時還有按照傳統舉辦五年祭 Maruvok 儀式，但是後來部落分散

到鴿子籠、大鳥、古庄等地，人數少了也無法再辦五年祭。

3. 現在民意代表成爲部落領袖，頭目的地位已經式微。代表頭目身分地位的雲豹皮衣等，也在父親死前賣給平地人。
4. 每年 7 月 15 日，台東達仁鄉、大武鄉聯合舉辦豐年祭，大約有 700 個族人參加，已成爲東部排灣族最重要的祭典。

黃泉合（76 歲）

住大武街 104 號，原是恆春貓仔坑人，8 歲時隨父母越過中央山脈到大武定居。父親在大武當長工，他本人 18 歲起開始「討海」捕魚，來自恆春的移民，一半以上都是討海人。

1. 大武海岸每年陰曆 3 月到 6 月，是魚苗盛產的季節，來自西部屏東縣枋寮、水底寮的人，聚在大武撈捕虱目魚苗，討海人用竹筏在近海捕魚和撈魚苗。魚苗在海岸邊賣給販仔，部分販仔挑魚苗沿浸水營古道到台南鹽埕，賣給漁塭養殖業者。其餘的用船運至西部。
2. 撈捕魚苗者在海岸搭建「鴨母寮仔」暫住，同時挖一個 6×7 尺的水池，用來暫養魚苗，撈捕夠多的人就「出局」，意思是自行將魚苗運往西部或整池賣給販仔。「出局」時用細網將魚苗撈起，裝在不透水的「米籠」或油桶，經由浸水營古道或用船運載到西部。運送途中，時時要打水，使魚苗獲得充足的氧氣，才不會窒息而死。
3. 自清代以來，恆春、射寮、埔墘等地的恆春人，紛紛到大武討海，他們住在舊稱「客庄」的大武和尚武。所謂客庄，指的是外客居住處，並非是客家人的村莊。當時大武地方「五色人雜處」，有排灣人、恆春人、阿美族。先來的恆春人「半山半海」，後來的客家人則做生意。
4. 從大武通往西部枋寮的浸水營古道，東端道路起點在大武街尾福安宮旁，經加羅坂至苗圃（清代溪底營盤址），要先經過 2 座吊橋，加羅坂吊橋與姑仔崙吊橋。黃先生 8 歲來大武時，福安宮旁的大路口人來人往。
5. 日治時代浸水營古道苗圃以上到出水坡之間，路旁栽種成排的桃樹，桃子成熟時，旅人都可以任意採食。光復後苗圃曾設入山管制站，後來被颱風吹毀。
6. 最近三、四年來，已經很少人來撈魚苗，主要是養殖業者已能自行繁殖魚苗，同時，遠洋漁船也不再用虱目魚當延繩釣餌。
7. 大武的漁民使用機動塑膠筏捕魚，很少能補到 50 公斤以上的大魚，本來以討海爲業的大陳義胞，也紛紛搬離大武另謀生路。
8. 本地居民原本以種田及討海維生，近年來討海收穫少，種田方面又有休耕政策，使得居民收入減少，生活也怠惰。
9. 黃老先生的後母是姑仔崙社排灣人，母舅（日本姓川島）擔任姑仔崙

駐在所乙種巡查。他年少時，曾經多次與母親前往浸水營古道的新姑仔崙駐在所。當時的新姑仔崙社零散的分布在駐在所附近，由於日本人規劃的是木柱茅頂的房舍，而不是排灣傳統的石板屋，因此幾次颱風侵襲都受災慘重，光復後大家遷出，不久就不見屋基了。

10. 日治時代日本的官員走浸水營古道都是乘轎。大武支廳備有雙人抬的竹轎，需要轎夫時，就從大武打電話叫姑仔崙社人下來扛轎。

潘英坤（73 歲）、余水發（73 歲）、余林竹葉（70 歲）

玉泉村訪談三人，馬卡道族耆老潘英坤、出身於石光見庄，入贅於石頭營（玉泉村）的客家人余水發及其妻余林竹葉。內容擇要記錄如下：

1. 玉泉村原本無部落，日治時代，日本人經營大響營農場，來自糞箕湖、餉潭、石光見的馬卡道人及客家人，被雇用為「會社工」。初期只有 10 多戶，後來聚落逐漸增大，光復時已增加到 60 多戶，因為附近有清代的石頭營，大家都稱此聚落為石頭營，後來才改名為玉泉。目前村民 70% 為平埔族。
2. 日治時代的大響營農場事務所，位在現在的三級古蹟「聖蹟亭」東側。大響營農場並未破壞位於農場東邊的清代石頭營，報導人年輕時，看到的石頭營四周有壕溝及高約 3 公尺的疊石圍牆，圍牆內有營舍數棟，為石砌牆壁、紅瓦屋，部分也用重達 4、5 斤，當地人俗稱「大憨磚」的大磚塊砌成。圍牆內土地約有 2 甲多，圍牆有東、西、南、北四個門，為了符合倚山面海的風水觀，營房正門朝西。
3. 光復後台糖接收大響營農場，後來退輔會安排退役軍人來農場工作，這些老兵以石頭營房舍為居所，當時石頭營仍然完好。退輔會工作隊離去後，排灣人進佔該地種植花生。後來公家單位將石頭營東半部 1 甲多土地放領給佔用的排灣人種作。
4. 石頭營靠西邊的 1 甲土地，於民國 70 年代被台糖大響營農場的主管下令拆除圍牆及營舍，併入農場種植甘蔗，使這個百年重要史蹟地面遺構蕩然無存。目前整個石頭營的遺跡，只剩下東半部花生園裏的疊石屋基。民國 92 年起，台糖南州糖廠已放棄蔗作，原來已闢成蔗田的石頭營遺址，現在改種鳳梨。
5. 報導人潘英坤、余水發夫婦、李煙潭陪同楊南郡到石頭營遺址現場解說、指認當初建物相關位置。
6. 馬卡道人潘英坤記憶年輕時參加陰曆正月 15 日起，一連舉行數天的平埔族跳戲，又稱潮番戲。（潮音 Diô，意為全身抖動。）跳戲時，村內不分男女，人人頭上插鮮花，包括芙蓉、榕葉、吊花、傀

儷花，女子加穿長及膝蓋的紅色綴花披衣，稱為「朱披」。男女手腕及腳踝都繫著含鈴，隨著跳戲叮叮作響。

祭祖儀式由尪姨媽主持，除了跳戲外，還舉行「走鏢」賽跑。

蕭國書

大武鄉尙武村訪問鄉公所機要秘書蕭國書，訪談內容如下：

1. 日治時代「大武支廳」位置，即是目前大武分局。「大武館」則未聽說。
2. 位於尙武村的「客庄」並非是專指客家人，在排灣人眼中，閩南移民一樣是外客，客庄就是外客形成的聚落。
3. 本地的平埔族都是清朝時代來自恆春的移民，目前大武街上，約有二十餘戶，捕魚維生，被稱作「恆春平埔」。
4. 1949年後，大陳義胞遷入尙武，形成大陳新村。
5. 大武鄉有原住民排灣族，以及先後移民來此的平埔族、閩南人、客家人、大陳人，是一個多元民族的聚居之地。
6. 大武鄉人口約七千人，其中超過一半是排灣人(3,600人)，但是大武街上的排灣人，只有百餘人，大多數是漢人的姻親。其餘的排灣人還是聚居在自己的部落（加羅坂、大烏萬）。
7. 尙武海岸有大武漁港，這是光復後興建的小型漁港。

許忠男

許先生為林務局台東林管處大武工作站主任。訪談得到下述資料：

1. 位於浸水營古道東口的苗圃，於1968年底設立。許主任於1971年到大武工作站工作時，當時苗圃內設有「林相變更招待所」，其後方平台闢有直昇機停機坪，招待所有9間客房，有電燈、電話、貯水池等設施。
2. 1969年因伐木作業及林相變更作業所需，開闢大武事業區內運材林道。1974年起伐木作業完成，道路失修，造林工人改走造林小徑上山。
3. 1976年，林相變更工作人員撤出，1979年招待所等設施因失修而傾頹。
4. 當年苗圃殘留的樹苗，有桉樹、台灣檫與光蠟樹，如今已長成大樹。以前林相變更希望造成單一純林以利管理，如今考慮生態而進行「多樹種造林」。

張正夫（63歲）、潘金福（68歲）

新開村居民，訪談內容擇要如下：

1. 張正夫是恆春保力庄人，光復後曾在浸水營古道上的歸化門附近放牧黃牛，也曾當過牽牛割，多次到台東買牛，牽著牛群走浸水營古道到西部販售。因為牛隻走路緩慢，通常要在半路過夜。水底寮、新開的牽牛割，走古道到東部大武、金崙、台東、猴仔山，向卑南族、排灣族或平埔族購買牛隻，牽到枋寮、水底寮後，自然有來自岡山、餉潭、石光見、恆春的牛販來買走。
2. 新開的馬卡道人務農，從前為製糖會社種甘蔗，後來自己種稻。早期因為灌溉水不足，一年只收穫一期，10月播種，6月收成，稱為「六月冬」，其餘時間種甘蔗、番薯。民國47年起抽水灌溉工程完工後可有二次收成稱為「雙冬」。從前的農作物收成後都用「大車」（大木輪牛車）載運。民國60年起改種熱帶水果蓮霧、芒果、荔枝等，因為收穫期早於全島，市場價格高而改善經濟。
3. 關於馬卡道人的祭祀儀式，潘先生只記得每年陰曆3月3日上帝公生日，舉辦「跳戲兼掃墓」，另外1月15日也有跳戲，詳細情況忘記了。
4. 民國89年，新開村舉辦「古道新開」活動，村民對於通過新開村的浸水營古道，有了重視和保護的觀念，但是對於平埔人身分，半數人仍不太願意公開。

陳源發 (81 歲)

為枋寮第八代移民，在枋寮經營「源成碾米場」，熟知地方掌故。訪談主要內容如下：

1. 日本接收台灣時，乃木希典中將所率領的第二師團船艦隊，是由枋寮「米粉埔」登陸的，其地在枋寮國小以北海岸，日治時代在國小旁立有乃木將軍上陸紀念碑，目前已佚失。
2. 日本治台後首任北勢寮總理陳能壽是陳源發的祖父。

張知高 (78 歲)

住新開村新開一路61號。張先生曾任枋寮新興國小新開分校主任，熟知地方掌故。訪談內容如下：

1. 後山的原住民到前山交易的地點叫做「換番所」。本地的換番所設於坎頭營駐在所旁，後來交易量增加，於是加設加禮寮換番所，共二處。清代交易由通事主其事，日治時代由巡查辦理。後山原住民最喜歡換取豆脯佐餐。
2. 日治時代走「三條崙道」（浸水營古道），要先到枋寮分駐所申請「入蕃許可」，一天之內可由水底寮走到大武。當時，本地人走古道到台

- 東買牛或撈魚苗。昭和 10 年 (1935)「楓港路」(南迴公路)完工後，有班車可搭，部分的人爲了省錢，騎腳踏車走楓港路到大武。
3. 日治時代古道沿線設有崁頭、歸化門、力里等駐在所，各派 2~3 名巡查駐守。
 4. 歸化門社分爲二處，位於稜線北側的是有 100 多戶的大部落。稜線上的是小部落。歸化門駐在所位於通往歸化門社與力里社的岔路口，其旁有教育所。光復後在大部落設歸崇國小。力里社比歸化門社大，石板屋大部分建於地面，少部分是半穴居式。
 5. 清代派駐本地的千總爲林萬掌，其宅第在地勢較高的內寮，轄下弁勇分別駐守大響營、石頭營、新開營、內寮(指揮所)、頂營、中營及白軍營(此處有誤，白軍營爲淮軍義塚，並非軍營)。衙門設於水底寮，今中華路保寧宮附近，中華路 164 號鄭家位置。
 6. 屯兵是來自北方赤山萬金的馬卡道平埔族，都姓潘。這些屯兵後來在頂營、新開營、中營、大響營定居，成爲在地人。
 7. 新開營在清代都姓潘，日治時代才有外地人遷入，目前潘姓居民占 7 成，李、張、莊姓占 3 成。
 8. 平埔族屯兵在清代種番薯、甘蔗及水稻。他們的後裔在日治時代當「會社工」，受雇於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當蔗田散工，按日計酬。不僅大響營全開闢成蔗田，新開村也有製糖會社的蔗田。
 9. 日治時代及光復初期，新開村居民都知道自己的祖先來自赤山萬金，但不願意承認，以免遭受歧視。頂營及大響營的居民也是如此。
 10. 大響營屯兵駐紮處在現在的屏南工業區正中央，中營屯兵撤走後，當地已無居民，只留下一座「中營將軍廟」。

潘慶春 (73 歲)

住太源村太源路 47 號。潘先生是大響營人，原先住在石頭營附近的舊大響(今玉泉村變電所至炭窯一帶)。日治時代昭和 18 年 (1943)，因當地缺水，集體遷村至現居地，仍稱大響營，又稱新大響。

次年，隘寮居民也遷來，合併爲大響營庄。光復後改爲太源村。

20 多歲時，每年秋天水稻收成後，常走「三條崙」(浸水營古道)到浸水營西邊的山谷捉蛇，當時路況很好。

潘萬發 (77 歲)

住太源村太源路 49 號。潘先生原爲隘寮營人，位在大響營庄北端。力里溪南岸。

1. 日治時代末期昭和 19 年 (1944)，日本人在隘寮庄建佳冬機場，強制

居民遷出。其中，70 多戶遷到太原村現址，20 多戶分別遷到佳冬鄉石光見庄（今玉光村）及南州鄉檳榔腳。

2. 大響營人和隘寮人分別居住於太原村北半部和南半部。其中 8 成居民姓潘，其餘居民為後來陸續遷入的外地人及從大陳島撤退的軍民。
3. 日治時代居民當「會社工」，也租用「會社地」種番薯。光復後挖井種水稻，現在改種水果。

潘進（87 歲）

住太原村太原路 4 號。潘先生原居地是舊大響營，日治時代昭和 18 年（1943），因當地缺水，集體遷村至現居地，受雇於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當會社工，每日工資是 30 錢。

關於大響營每年的祭祀活動，潘老先生記憶猶新。每年農曆 3 月 3 日，是馬卡道平埔族祭拜老組的日子。在以往的年代，由赤山、萬金、糞箕湖、餉潭、新開各庄輪流主辦，稱作爐主。祭祀由爐主和廷姨主持，爐主捐豬，庄民每戶捐一畚箕稻米贊助祭典活動。

祭拜老組（即西拉雅平埔族所稱的阿立祖）要連著舉行「跳戲」3 天。不分男女，交叉牽手跳聯手舞，圍成圓圈的舞者隨著「曲頭」（帶頭唱歌者）帶唱平埔語的曲調緩緩繞圈子。男女都用黑布纏頭，額前插鮮花，黑色纏頭布上綴繫著許多小「含鈴」，隨著舞步叮叮作響。女子穿下擺繡花的長裙，男子則穿黑色棉布褲，再圍上稱作「龜篋仔」的繡花布片。手腕和腳踝都繫著含鈴，跳「潮番戲」時全身顫動，鈴聲如潮水般一波波傳過來，非常好看。

陳文慶（63 歲）

住屏東縣萬巒鄉佳佐村民生路，59-2 號。陳先生自年輕時代，即進入木材商周順興旗下的木業公司上班，退休前擔任造林監工。對於浸水營古道東西兩邊的林道開闢、伐木、造林歷史記憶清晰。

據陳先生所述：

1. 大漢林道的前身就是日本的戰備道路。原開闢於昭和 18 年（1943），自水底寮經新開、大樹林駐在所、中央山脈分水嶺，沿茶茶牙頓溪左岸到大武，路寬 3~4 公尺，可通行吉普車。
2. 民國 57 年，林務局開大漢林道，沿用日本車道拓寬。但在二處較陡路段修正路線。一處是 2.5K~6K（檢查哨前），另一處是 15.6K~18K（大漢坪前）。
3. 當時林務局在力里山頂及大漢山頂設有森林防火瞭望台，每個瞭望台由二人輪班看守，每人 15 天。食宿均在山頂，有房舍可住。
4. 大漢山頂在日治時代就設有監視哨，民國 58 年建雷達站後，瞭望台

移到具馬奴山頂。

5. 茶茶牙頓林道於民國 62 年由木材商周順興所開，主要是沿用日本戰備道路拓寬，目前只剩分水嶺東下 4 公里可通（台灣穗花杉保育區大門）。從稜線上看到的白色水泥房子是開路當時的炸藥庫。

吳良興（81 歲）、李煙潭（68 歲）

吳良興老先生曾任枋寮鄉長，李煙潭先生為水底寮鄉土史研究者。訪談內容如下：

1. 水底寮是浸水營古道的起點，也是枋寮鄉的經濟、文化中心。水底寮的得名是由於地勢低窪，容易積水。排灣族稱水底寮為 Chapuli（大武力）。
2. 大武力原本是稍北方海岸的地名，是早期漢人移民定居之處，後來因為海嘯沖毀家園，大武力的居民於是遷入枋寮與水底寮，因此七佳、力里的排灣人稱水底寮為大武力。
3. 住在枋寮、水底寮東方山上的排灣人，與漢人、平埔人素有來往。排灣人對平地人打招呼時，呼喊“Kaliyan”，語音被漢人轉訛為「傀儡」或「加禮」，因此清代漢人稱呼排灣人為「傀儡人」，排灣人居住的地方為「傀儡山」。排灣人非常討厭漢人如此稱呼他們。
4. 枋寮鄉的名產「黑珍珠蓮霧」，最早是由住在水底寮中華路 93 號的林新河先生（69 歲）所栽種、命名的。林先生曾向屏東縣政府承租「春日水土保持示範區」的土地栽種蓮霧，因為土地乾燥缺水，且空氣中帶有鹽分，種出來的蓮霧色澤暗紅而且果實很小，但是甜度非常高，很受消費者的歡迎。林先生將之命名為「黑珍珠」，知名度急遽上升，因此於民國 73 年當選為模範農民。現在枋寮鄉及其附近的旱田都紛紛轉種蓮霧，幾經改良，果實變大且更甜，稱為「黑金鋼」、「黑鑽石」，成為枋寮鄉最著名的高級水果。

李煙潭（68 歲）

李煙潭先生的祖先，是鄭成功部隊裏的軍醫，當年第一代祖先隨鄭成功來台定居，傳到他已經是第 17 代了。他的家族代代當中醫，直到祖父時代，改為醫牛的獸醫。年輕時任職電力公司為收費員，穿梭鄉里，認識許多老人家，並記住許多口述歷史，足以補足文獻記載不明處。後來經營營造公司，有關大漢林道開闢前的情況，了解甚深。訪談內容如下：

1. 在大漢林道開闢前的民國 54 年，承包大漢山頂軍事基地的引水工程，從力里溪分為 4 段抽水上山頂，維修水管路的石階道，約有 3,000 級。
2. 大漢林道 20K 的地方（清代大樹前營，日治時代大樹林駐在所）俗稱

大漢坪，民國五十年代在這個地區做工程時，這裡還有很多房屋遺構，但是當時大家都不懂這些古蹟有何價值而隨意破壞。

曾經因為台灣省長想來視察此地而推平一大片遺址，作為直昇機停機坪用。此廢棄停機坪就是目前長滿芒草的部分。

3. 水底寮入嶺口（嶺路頭）起，原本是一條牛車路，因俗稱「大車」的板輪牛車，車輪不斷輾轉而深陷成溝渠狀，稱為「牛車巷」，又因為當時牛車路兩旁都種植竹子，所以也稱作「竹巷」。
4. 浸水營古道出水坡山北側所發現的大型夯土牆遺跡，是民國 48 年起，林務局為了林相改良，發包給民間砍除闊葉林「雜木」，燒製木炭的大型炭窯。同型的炭窯，在舊大響營還可看到。（李先生並親自帶領調查隊前往這個還在使用中的炭窯參考對照。）
5. 日治時代所立的「左卑南道」路標，位在水底寮中山路二段（1 省道，屏鵝公路）與建興路交叉口。路標舊址旁為檳榔店，斜對面為水底寮長老教會。

除了上述訪查內容，此次調查有關枋寮、水底寮附近的所有史蹟地，都由李先生駕車一一前往勘查，在此敬致謝忱。

田野調查紀錄

第一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7.12~14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李煙潭、陳嘉晉、楊三二、張吉雄、莊進安（以上 2 人為馬卡道族）、郭東雄、周保樂（以上 2 人為排灣族）等。

調查概要：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水底寮、玉泉村（石頭營）、新開村（炭頭營）田野調查訪問、史蹟地勘查，與春日鄉力里社、歸化門社舊部落遺址調查，以及浸水營古道炭頭營至歸化門段之踏查。

行程記錄：請見附錄

第二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8.15~16

參加人員：楊南郡、謝文淵、葉明璋

調查概要：台東縣大武鄉大武、加羅坂，壠丘、大鳥萬、金崙田野調查訪問、史蹟地勘查。

行程紀錄：請見附錄

第三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9.7~8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李煙潭

調查概要：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水底寮、玉泉（石頭營）、新開（崁頭營）、七佳、內寮、白軍營淮軍義塚、枋山鄉南勢湖王開俊廟等田野調查訪問、史蹟地勘查。

行程紀錄：請見附錄

第四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10.4~6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李煙潭、陳國明、莊效光、翁儷芯、周保樂

調查概要：踏勘浸水營古道全程：清代歸化門營盤址、六儀社營盤址、樹林口營盤址、大樹林營盤址、出水坡營盤址、溪底營盤址。以及日治時代大樹林駐在所、浸水營駐在所、古里巴保諾駐在所、出水坡駐在所、姑仔崙(新)駐在所、姑仔崙(舊)駐在所等史蹟地勘查及測量。

行程紀錄：請見附錄

第五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10.7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莊效光、翁儷芯、謝文淵、陳復興（排灣族嚮導）、溫正治（卡車司機）

調查概要：姑仔崙舊部落遺址實地踏查，訪問新化村排灣部落長老及頭目，詢問有關當年遷徙經過與日治時代台灣東南部山地的殖產事業。

行程紀錄：請見附錄

第六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2.1.6~1.7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慶信、張道明

調查概要：大漢林道開拓相關歷史與現況、七佳舊部落（老七佳）

行程紀錄：請見附錄

第七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2.1.25~1.27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滄貞、翁儷芯、鄭素蘭、張道明、劉寧忠

調查概要：踏勘浸水營古道全程：清代歸化門營盤址、樹林口營盤址、大樹林營盤址、出水坡營盤址、溪底營盤址。以及日治時代大樹林駐在所、浸

水營駐在所、古里巴保諾駐在所、出水坡駐在所、姑仔崙(新)駐在所、姑仔崙(舊)駐在所等史蹟地勘查及測量。

力里溪上游傳說中的小矮人部落遺址實地踏查。

行程紀錄：請見附錄

第八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2.3.4~3.6

參加人員：楊南郡、林古松、陳田光（排灣族嚮導）

調查概要：茶茶牙頓河流域，茶茶牙頓社遺址，以及傳說中小矮人部落遺址踏查。

行程紀錄：請見附錄

第九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2.3.7

參加人員：楊南郡、李煙潭

調查概要：枋寮、水底寮、新開村、太源村田野調查訪問馬卡道平埔族後裔及漢人耆老。

行程紀錄：請見附錄

第十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2.3.14~15

參加人員：楊南郡、李煙潭

調查概要：浸水營古道東口（大武街）與西口（石頭營）勘查，及枋寮鄉新開村、玉泉村田野調查訪問馬卡道平埔族後裔及漢人耆老。

曾經目睹清代重要史蹟點「石頭營」的耆老，親自到現場指認並講述遺址的變遷，珍貴口述歷史超越文獻資料。至此，完成各項實地踏勘與訪談。

行程紀錄：請見附錄

三、浸水營古道的沿革

卑南王控管的時代(約 1500~1885)

世居於台灣東南隅，台東縣卑南鄉一帶的卑南族，雖然人口不多，卻是台灣東部與南部最有權勢的民族。原因之一是卑南族是一個軍事民族，驍勇善戰無堅不摧，原因之二是卑南族擁有高超的巫術，令其他民族害怕。因此，北方的阿美族與南方的排灣族都臣服於卑南王，每年進貢及服勞役。

卑南王的勢力不僅在東部，連西南部的排灣族力里社、割肉社、率芒社等大社，平埔馬卡道族，甚至漢人通事，也須向卑南王進貢。

卑南王的勢力，在第 18 代頭目 Pinalai（比那賴）時達到最高峰，清乾隆 52 年(1787)，Pinalai 甚至遠赴北京，晉見乾隆皇帝。浸水營古道的前身，橫越中央山脈、貫通南台灣東西兩地的社路，是卑南王巡視管轄地，以及西部各社向卑南進貢的道路。

在卑南王控管下，這一條道路和平且暢通。清道光年間（1821~1850），被漢人移民壓迫而無以為生的平埔馬卡道族，沿浸水營道路移民到東部。後來，在咸豐年間，通事鄭尙招集鄉親到東部另闢新天地。所有的移民隊伍，攜帶全部財富家當，通過排灣族的地界，而不被騷擾搶奪，甚至滅首，主要原因就是卑南王的勢力，保障此路線的安全。

卑南族行「入贅婚」，卑南王 Pinalai 曾入贅於水底寮馬卡道族，與平埔少女陳珠仔成婚。漢人鄭尙移民東部後，則入贅於卑南族 Uredang，其子林貴成為第 21 代卑南王，同樣也入贅於卑南族 Galayagai。與其他原住民族保守封閉的民族性不同的是，卑南族喜歡與外族通婚，因此，台灣的東南部成為最沒有種族歧視的地方，也是台灣最好的民族熔爐。

卑南王對浸水營道路的控管，在清代光緒 10 年（1884）後，被駐守的清兵取代。及至日治時代，日警加強對各部落的控管，卑南王的勢力衰微，到第 22 代龜仔老（鄭尙之孫）時，已名存實亡，成為末代卑南王。

卑南王的式微，使浸水營道路不再平靜。清治時代後期，以及日治時代前 20 年，浸水營古道上的營盤、駐在所，屢遭排灣族攻擊，販牛的隊伍被強索過路費，行旅也須靠武裝兵弁或警察保護。

荷治時代(1624~1661)

荷蘭人以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台灣的 38 年間，最主要的工作是種植甘蔗、製糖，收購鹿皮鹿肉，外銷以賺取厚利。因此，自印尼引進黃牛作為耕作、搬運及拖動糖場榨汁機器之用，也把部分部份牛隻放養在台灣東部。

放牧在東部曠野的牛隻，因為氣候適宜水草充足，繁衍迅速且身強體健，在當時已經是深受歡迎的搶手貨。當時，帶牛走浸水營道路到西部販售的是排灣人。

原本荷蘭人的治權僅止於平原地帶的漢人和平埔族，1641年起，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把勢力伸入山地，將台灣分為淡水、北部、南部、卑南四區，定期召開地方集會，與會的各部落頭目都獲贈刻有東印度公司徽章 VOC 銀飾的權杖、衣帽、菸草、琉璃珠等禮物，以及月給 3~5 個銀幣，藉此取得部落的忠誠、服從與物產。荷蘭人也藉此集會，獲得各部落的人口資料。

浸水營古道一帶的部落包括：力里社、七佳社、古樓社、姑仔寮社、大鳥萬社、軒仔寮等社名與人口資料，先後出現於 1647、1648、1650、1654、1655 等年度的「番社戶口統計表」上。以 1655 年來說，當年力里社有 129 戶、485 人。

荷治時代荷蘭人所查台灣番社戶口表
(節錄浸水營古道相關部落已列上部落名與人口資料者)

部落	1647	1648	1650	1654	1655	1656
Pangsoya (放索社)	1,465 (222)	1,547 (303)	1599 (316)	1416 (296)	1,251 (284)	1,247 (279)
Tarikidiick (力里社) 自稱 Rarukruk		468 (150)	468 (200)	480 (130)	480 (130)	485 (129)

(註：括弧內數字為戶數，括弧外數字為人數)

1642 年，一支由 225 人組成的武裝探險隊，雇用 128 個挑夫，首次自東海岸大鳥萬溪口，循大鳥萬社、姑仔寮社社路越中央山脈，經力里社下抵西部平原的射寮。這是外人第一次大規模深入台灣山區的案例。之後，荷蘭隊伍數次從事相同的越嶺探險。1647 年，浸水營古道上的力里社抗拒荷蘭人通過其地盤。隔年，荷蘭人出兵攻打力里社與割肉社，遭到密布的陷阱阻礙，無法攻入部落。

然而在 1661 年，荷蘭佔據台灣的最後一年，由東印度公司政務員率領的 250 名武裝官兵，還是攻入了力里社，殺死 1 人，焚燒房舍以報復排灣人出草殺害蔗園工人。

明鄭時代(1661~1683)

鄭成功及其子孫在台經營 22 年，主要工作放在平原的開墾屯兵，以及鹿肉、鹿皮、蔗糖的外銷，生絲、香料的轉口貿易。對於深山的原住民族有敬而遠之的想法，因此這 22 年間，浸水營古道恢復荷治前的寧靜。當時，被稱為「傀儡人」的排灣族，利用浸水營古道，將山產獸肉、獸皮、鹿茸、黃藤、薯榔等背下山來，交換火藥、槍支、海鹽、鍋具等日用品，原漢之間保持距離，相安無事。

清治時代(1683~1895)

清代自康熙 22 年(1683)攻下台灣後，次年將台灣劃歸福建省。起初延續明

鄭的概念，將山上的原住民視為「生番」，其居住地為「化外之地」。康熙 61 年（1722）起，更以圍堵的方式在南北沿山地帶，共立了 54 個俗稱土牛的界碑，設關隘，禁止平地人私自入山，也防範原住民下山。

乾隆 53 年(1788)，朝廷採用福康安的建議，在番界實施屯番制度，以「熟番」（平埔族）任屯勇，把守隘口，作為漢人與「生番」間的緩衝地帶：

以熟番治生番，撥熟番守隘，使漢人在外、生番在內，熟番間隔其中。以熟番適中之地，擇一供民番交易。

浸水營古道的西端隘口，枋寮口，原本是一片蓊鬱的森林，屬於馬卡道族放索社的領地。早在康熙 33 年(1694) 已有漳州移民在此建寮伐木，利用海運輸送外地牟利。康熙 44 年起，台南成為修船中心，所需要的樟枋、厚力木，大部分都來自枋寮，使枋寮人口漸多，形成枋寮街庄而日益富裕。來自「傀儡山」的排灣族與來自後山的卑南族，經常攜帶山產獵物走浸水營古道到枋寮交易。枋寮成為一個民番交易的重要隘口，並且因人口快速增加，在西北方又形成另一個聚落——水底寮。

嘉慶年代，因為「換番交易」的興盛，水底寮日漸興盛而有凌駕枋寮之勢。水底寮已設民、番交易所，當時稱為「換番所」。後山地方卑南族、排灣族、卑南族屬下的阿美族，以及前山排灣族，都往來於三條崙、卑南道，進行物產交易。

道光以前，生番所射之鹿茸及各獸皮等，番頭目帶番眾往前山枋寮兌換。台防廳因有生番往來，建一公所於枋寮，以便生番住宿，選一譯番語者以為通事，由是買賣日久，番頭漸與人親。
——陳英《台東誌》

道光 9 年(1829)起，受迫害的西部平埔族利用浸水營古道越嶺到東部定居。伊能嘉矩《觀風蹉跎》手稿，有如下記載：

舊鳳山縣阿猴、武洛和搭樓三社 30 戶平埔族，在 3 個頭人率領、男女老幼互相扶持之下，離開故鄉，南遷至枋寮，從枋寮（沿三條崙道）越嶺到巴塑衛（大武），繼續北上至卑南平原、舊大庄（玉里長良）、大庄（大里）、蠻人埔（萬寧）定居。……墾荒三年後所種的米粟開始豐收，乃向故鄉招徠族親十二戶，沿著另一條山路東遷。……後來，從前山舊社移居後山的平埔族人逐年增加。族老還記得他們是來自鳳山縣阿猴、武洛、搭樓；舊台南縣大傑巔社和新港社；以及舊嘉義縣大武隴社。

咸豐 10 年（1860）起，漢人也開始循浸水營古道到東部開墾。此時所走的路是原住民原有的道路。

同治 13 年(1874)的牡丹社事件，使清廷改變對原住民及後山地區不聞不問的態度，政策轉趨積極，開山撫番政策下，不但花費大筆經費及人力，同時開闢北、中、南三路以通後山，也積極進入山區進行招撫工作。

北路蘇花古道、中路八通關古道、南路崑崙坳古道，不僅所經地形艱困難行，

沿途還時常遭受原住民攻擊，駐守營盤的官兵不僅補給不易，更時常被馘首。這三條路在完工後不久，就無法通行了。

另一條南路「南崑崙古道」，由總兵張其光率兵所開，其路線就是荷蘭時代探險隊所走的路，也是原住民原有的社路。開通後路況尚好，但是一般人仍習慣走三條崙道路，直到光緒 8 年(1882)，清廷才想到要把這一條既成道路，拓寬成爲正式的官道。

三條崙、卑南道的開拓

光緒 8 年(1882)，提督周大發率南路屯兵三營(1,500 人)，自石頭營起，開始修築三條崙、卑南道。所謂南路屯兵，大部分都是放索社的馬卡道族平埔人。

光緒 9 年 2 月，道路開至中央山脈分水嶺，由提督張兆連率鎮海後軍中營，接替周大發及其所率領的屯兵，繼續向東開路。三條崙、卑南道與其他官道的規制一樣，路寬 6 尺，使用土方、木石築路，陡峭處有石階或木梯，依地形而開，最寬處達到 1 丈，道路兩旁各 30 尺的草木都被刈除。

光緒 10 年(1884)，三條崙、卑南道全線完工。沿線設石頭營、歸化門營、六儀社營、大樹前營、大樹林營、出水坡營、溪底營、巴壟衛營、卑南營。

根據《鳳山縣采訪冊》所述：

石頭營在港東里三條崙嶺，縣東五十里，同治十三年屯兵於此。現駐都司一員，兵二百名，內分札歸化門、力裏社、樹林口、浸水營、出水坡等處，各駐兵三十名，惟大營五十名，合二百名。

完工後，鎮海後營移防卑南，山上各營盤改募南路屯兵分段防守。

根據台灣道劉璈《巡台退思錄》所記：

各社由頭人派番兵幾名，隨同官勇扼要分札巡防，藉作屯兵、屯番之始基。番人能耐勞苦，上山下嶺，健步如飛，不畏風雨，而每月工食費只四元。

屯番的來源爲新開庄、大響營的馬卡道族，以及中途站力里社、東部的排灣族，他們領取防衛武器、農具和耕牛，在沿線設堡駐防，從事墾荒，自給自足。同時擔任行旅的安全護衛，以及轎夫。另外，也負責東、西雙向公文郵件的遞送。

這時候「三條崙、卑南道」的路線是從石頭營直接向東爬上三條崙嶺，而不是先到南邊的崁頭營再上山。由《鳳山縣采訪冊》中所載，也可以看出，石頭營轄下，駐守「三條崙、卑南道」的五個屯營，根本沒有包括崁頭營在內。

三條崙、卑南道是前後山唯一的通道

開通後的三條崙、卑南道，完全取代了自康熙年代以來利用已久的「恆春、卑南道」，據《恆春縣志》所述，三條崙道拓寬完工後：

恆春縣城至牡丹灣一帶，遂成僻境，長林豐草，路鮮行人。

三條崙、卑南道除了繼續作爲東西交易、向東移民、向西輸牛等用途外，長老教會的傳教士，也開始利用此路到東部創設禮拜堂，向原住民傳教。

清光緒 14 年(1888)，由於璞石閣撫墾委員雷福海胡作非為，激怒了原住民，璞石閣八社平埔族與阿美族聯合抗清，圍攻各地營哨。張兆連所率的鎮海中營被圍而情況緊急。當時清兵的援軍從鳳山縣出發，就是沿著三條崙卑南道馳赴東部救援的。這是三條崙道作為軍事用途最重要的一次。

這一次，由於大軍過境，引起力里社的不滿而抗拒，清兵因此引火燒毀力里社一半的房屋。種下了排灣族與清兵間的仇恨，後來在甲午戰爭後，當清兵勢弱時，就遭排灣人攻擊。

根據台東知州胡傳三次走三條崙、卑南道所見所聞，在《台東州采訪修志冊》所述：

查三條崙道自知本社以南至巴壟衛七十餘里，皆沿海砂磧之路。自溪底營以至石營盤七十餘里，皆山嶺崎嶇之路。旁無居民，官商往來皆依賴營房以資餐宿。並須營勇護送，乃保無虞。目下前後山相通，恃此一縷而已。

在同書的另一處，胡傳又大發議論，數落其他道路開鑿的不當：

同治 13 年秋冬以後，督辦台灣海防大臣沈葆楨，建議用重兵靡巨餉所開，穿番中以行，處處築堡設防，剿撫兼施，不遺餘力。然兵甫撤而道即為番所阻，今皆不復能通行，前功盡棄矣。

今前後山相通，只三條崙一縷之道。乃光緒八年以後，提督周大發、張兆連相繼開通者也。

總之，清代的開山撫番道路，除了三條崙道之外，都是侵入原住民地界，勉強橫斷崇山峻嶺開成的，所以不易維持。而三條崙道路是現成的交通要道，原住民沒有被侵犯的感覺，而且拓寬後對原住民、漢人都有好處，所以能長久維持。

清代末期三條崙道的狀況

清代治台末期，三條崙道路的路況算是相當良好，胡傳於光緒 18 年(1892)4 月，銜台灣巡撫邵友濂之命，由石頭營經三條崙道到台東視察，再由此路返回石頭營，乘坐四人抬的轎子，來回均在大樹前營過一夜、溪底營過一夜。沿途崗哨密布：歸化門營有 2 哨、六儀社營有 2 哨、大樹前營有 3 哨、大樹林營有 3 哨、出水坡營有 3 哨、溪底營有 2 哨，戒備看似森嚴，但軍紀渙散，勇兵抽鴉片藉以抵擋瘴癘，疏於訓練，胡傳命他們設靶試射，中靶者不多。

胡傳於光緒 19 年(1893)接任台東知州，第三次乘轎過三條崙道。卸任知州呂光璜也一樣乘轎經三條崙道返回西部台南安平。這個年代，官商往來都可以依賴營房餐宿，這是清代三條崙道路況最佳的時刻。

胡傳在《台東州采訪修志冊》中，記道路里程為：

石營盤 15 里 歸化門 7 里 六儀社 13 里 大樹前 15 里 大樹林 18 里
出水坡 7 里 溪底營 15 里 巴壟衛 15 里 大得吉 15 里 蚶仔崙 20 里
大麻里 20 里 知本社 20 里 卑南
共計 172 華里 (約 99 公里) 其中石頭營至大武為 82 華里 (約 47.2 公里)

光緒 20 年(1894)2 月，池志澂就任胡傳幕僚，經三條崙道時，部分路段已崩毀失修，必須下轎步行，且沿途要放槍以驚嚇排灣族。

池志澂記道路里程為：

石頭大營 15 里 歸化門 15 里 六儀社 8 里 大樹前 15 里 大樹林 15 里
出水坡 8 里 溪底營 15 里 巴壟衛 共計 91 華里 (約 52.4 公里)

池志澂在其《全台遊記》中批評其上司胡傳長於吏治而不懂帶兵：

所統五營，北至花蓮港、西至三條崙，縱橫五百里，分紮三十處，共二千而實不及千人。嗚呼，海疆營制，壞不可言，而台灣更甚，良以兵弁皆由內地脫逃而出，非昏眊即流活，無營不缺額，無兵不煙癮。

其實，軍中吃空缺，兵勇抽鴉片是清軍的通病，胡傳並非不知而是無法管理。

根據光緒 20 年 (1894) 成書的《鳳山縣采訪冊》所記，當時三條崙道路上的各營駐守兵力為：石頭營駐都司 1 人，兵 50 人、歸化門 30 人、力里社 30 人、樹林口 30 人、浸水營 30 人、出水坡 30 人，總計 201 人。

甲午戰爭後到日本統治台灣前，三條崙道上的排灣族經常攻擊清兵營哨，守兵勉強抵抗，僅能自保，甚至懼怕原住民混入而拒開營門讓旅人入內休息。

光緒 21 年 2 月 15 日，台南基督教長老教會傳道師陳有成，走三條崙、卑南道前往東部迪階教堂赴任。他帶著幼子和纏足的妻子，從台南出發，經水底寮上山，當天在樹林口營過夜。夜晚營官警告他內山十八社內亂，正在交戰中。

16 日在惶恐中通過浸水營到出水坡營過夜，見到營兵正在加緊備戰中。

17 日早晨，數百名排灣族圍攻出水坡營。當夜來犯者正要斬門而入，營內立即施放火砲，擊退了來犯者。因為情況危急，一直到 18 日才獲准啓程。

到達出水坡山下方的溪底營時，備戰中的清兵，竟然因為懼怕排灣族戰士趁機混入營盤，不肯讓身為善良百姓的陳傳道師與妻小立即進入避難。

局勢雖然混亂，但這時候的三條崙道路，路況應當還很好。主要理由是，傳道師陳有成帶著幼兒和纏足的妻子旅行，若路況不佳，他們是無法順利走過去的。

根據明治 29 年(1896)，日本軍方對全台道路的普查，最早的地形圖上，畫著雙實線路線，表示清代三條崙道路是寬闊的正式道路，根據《台灣史料》明治 29 年公文類纂所記：

三條崙、卑南道，路寬五、六尺，乃至一丈左右，乾季可以騎馬通過，惟不少路段陡峭，陡坡處需牽馬而行。

可知，一直到清代治台末年，浸水營古道一直有人維護。日本人接管台灣時，三條崙、卑南道算是路況不錯的。

日治時代(1895~1945)

清光緒 21 年、日本明治 28 年(1895)，因甲午戰爭失敗，清廷在馬關條約中，讓渡台灣給日本求和，然而台灣人民堅決拒絕日本統治。

日軍於 5 月在北部登陸，忙著平定四起的抗日行動。直到 10 月，乃木希典中將所率的第二師團援軍，才在台灣南部的枋寮登陸，之後揮軍北上支援平亂，留下一支部隊駐守枋寮。

留駐在枋寮的日軍不久就開始整修道路、架設電信線路以利統治。次年起，開始進行整修清代的三條崙道路並架設電信線連接台東。

六次整修三條崙、卑南道，改名浸水營越嶺警備道

從日本領台次年的明治 29 年（1896）起，日本軍方及警方一直持續拓寬、整修浸水營古道，作為郵政、電信、行軍、山地控管之用。每年都編有修路預算，作正常的道路維護之用。大規模的拓寬道路，甚至改道以降低道路坡度的有六次之多，簡述如下：

第一次拓修：

明治 29 年(1896)4 月，駐紮在枋寮的陸軍守備隊派工兵拓修三條崙道路，架設電報、電話線，作為軍事用途。明治 34 年(1901)7 月，新設浸水營警官駐在所於三條崙道最高點，之後改稱浸水營越嶺道。明治 36 年(1903)，駐在所被排灣族襲擊，人員撤退，房舍被毀。明治 38 年(1905)2 月，新設力里警官駐在所；8 月，新設姑仔崙警官駐在所於三條崙道清代溪底營盤址上。

第二次整修改道：

明治 39 年(1906)2 月，台東廳和阿猴廳分別整修浸水營道路，其中東部有 15.7 公里是原路線拓寬，另外 11.7 公里變更路線使得道路坡度較緩，西部路線改由水底寮經新開、崁頭營東上歸化門，不再經過石頭營。明治 40 年(1907)6 月，重建浸水營警官駐在所。明治 43 年(1910)8 月、9 月，連續二次颱風吹毀浸水營警官駐在所。於明治 44 年(1911)3 月第三次重建完工。大正 3 年(1914)10 月，浸水營警官駐在所被排灣族襲擊燒毀。大正 4 年(1915)6 月，新設歸化門警官駐在所於歸化門社內，以加強自浸水營越嶺道下山的控管。

第三次整修：

大正 6 年(1917)6 月，分別整修浸水營越嶺道東段與西段道路，建加羅坂吊橋與姑仔崙吊橋。大正 7 年(1918)3 月，第四次重建浸水營警官駐在所。大正 8 年(1919)5 月，新設出水坡警官駐在所於清國出水坡營址。

第四次整修：

大正 10 年(1921)1 月，重建之前因颱風毀壞的吊橋，並拓寬路幅，降低坡度。原本路寬 4 尺，擴寬為 6 尺，原本坡度 6.5% ，降低為 3%~4%。

第五次整修改道：

大正 11 年(1922)2 月，大幅變更浸水營越嶺道在中央山脈越嶺的路線，原本由山頂直下的路線，改為經其北方鞍部越嶺。東、西兩段的路線也同時再度整修。大正 12 年(1923)2 月，遷建姑仔崙警官駐在所於出水坡山東側稜線上。

第六次整修：

大正 12 年 9 月，再度修改浸水營駐在所下方道路，原本清代陡急的石階路，改修為坡度 2.5%的和緩坡道。同時再度整修步道東西段路面。大正 13 年(1924)3 月，第五次改建浸水營警官駐在所完工。大正 15 年(1924)3 月，移建出水坡警官駐在所於原址西方 1.2 公里處。重建姑仔崙吊橋，同時撤銷古里巴保諾警官駐在所。

以上為浸水營越嶺道歷次較大規模的整修。其實，台東廳及阿猴廳為維持浸水營越嶺道的良好路況，每年均撥款數百日圓至數千日圓，進行道路的改善工作，或重新架設吊橋。

昭和 10 年(1935)壽峠越嶺車道（南迴公路）完工通車，由總督府交通局經營「局營巴士」，每日固定有一班車往返。自枋寮到台東的單程巴士車票，票價高達 5.25 日圓，遠非一般民眾所能負擔。浸水營越嶺道雖然喪失作為官方道路的重要性，但民間仍持續使用此路，浸水營越的登山健行活動也盛極一時。

這一年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高雄州山地里程表〉，其中浸水營越嶺道的里程如下：

枋寮警察分室 2.3K 水底寮駐在所 3.9K 炭頭駐在所 3.9K 歸化門駐在所
8.2K 力里監督駐在所 5.3K 大樹林駐在所 7.7K 出水坡駐在所 3.9K
姑仔崙駐在所 9.6K 大武支廳 總計 44.8 公里

另外，昭和 15 年(1940)3 月 2 日，台灣山岳會發行〈台灣山岳參考圖表〉記載浸水營越嶺道里程與各據點海拔高度（括弧內數字）如下：

水底寮 3.9K 炭頭營(106M) 12.3K 力里駐在所(818M) 9.8K 州廳界
(1,437M) 11.9K 姑仔崙駐在所(364M) 9.8K 大武(7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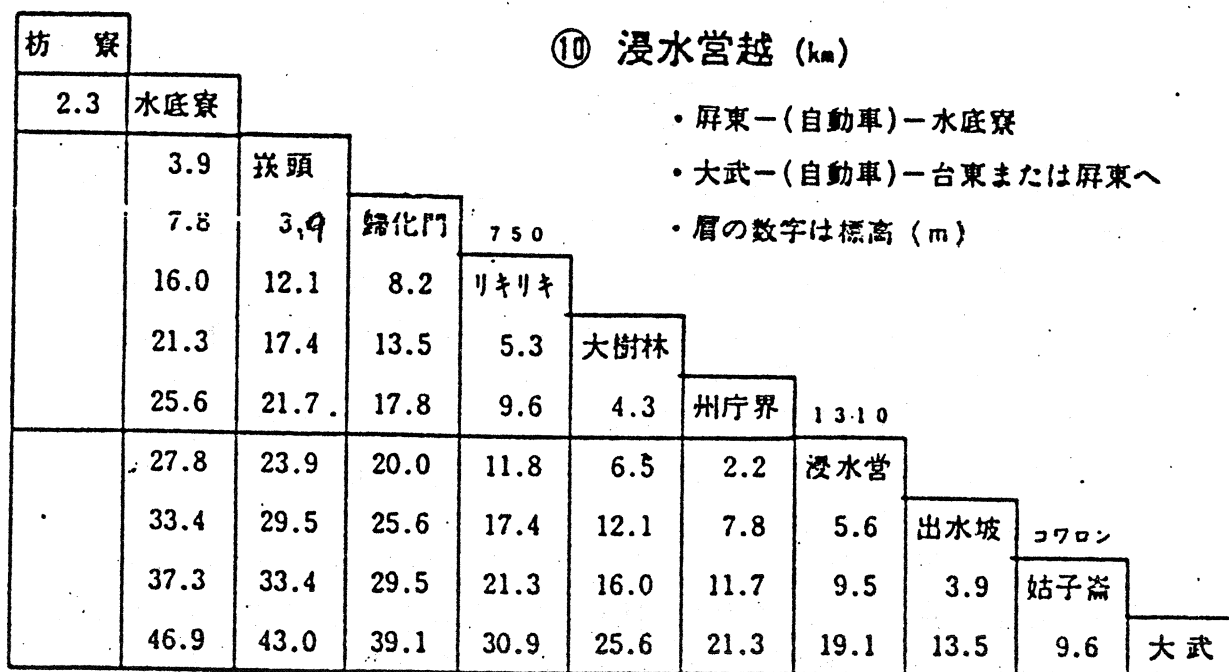
單程約需健行 14 小時，步程總計 47.7 公里

原註：力里駐在所與東部出水坡之間 17.6 公里，其間各駐在所已撤廢。

昭和 16 年(1941)，因太平洋戰爭，海岸防務吃緊，浸水營越嶺道只保留出水坡駐在所，其餘都撤廢，將人力撥至海防使用。

昭和 19 年(1944)，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敗象漸露，準備固守台灣與美軍決一死戰。日軍將軍需物品運至三條崙嶺挖山洞儲藏，並將浸水營越嶺道西段拓寬為吉普車道，在原來的大樹林駐在所上方設監視站，派軍駐守。

昭和 20 年(1945)8 月，日本無條件投降。10 月，將台灣交還中國，人員陸續撤離台灣。



日治時代「浸水營越」的道路里程表

民國時代(1945~)

光復後，浸水營古道一度成爲陸軍野戰部隊的訓練場所，士兵在古道兩旁挖掘戰壕、散兵坑，並踏出許多路徑，野戰訓練大約到民國六十年代爲止，這些遺跡目前在浸水營駐在所附近還可看到。當時警察每年定期在分水嶺會哨。

民國 57 年，國防部獲得美援計畫，於海拔 1688M 的大樹林山頂，建置雷達站，並將此山改名爲大漢山。爲建設需要，要求林務局將日治時代的浸水營越嶺道，拓寬成卡車道，並延長至山頂，稱爲大漢林道，全長 27 公里。據當年曾參與道路測量與施工的林務局屏東林管處治山課林慶信課長所述：

當年開闢大漢林道時，發現日本人已經將道路拓寬成可容吉普車行駛的車道，全長約 19 公里，終點處有一個大平台，不知是何用途？

(此平台應是日治時代末期，昭和 19、20 年日本的駐軍處，位在原本已撤廢的大樹林駐在所原址。)

目前浸水營古道西段，除了林道開闢時因改道所殘留的少數幾段外，只留下越嶺點以前約 1.2 公里的完整步道。古道東段，自越嶺點起經浸水營、出水坡、(新)姑仔崙駐在所，大部分都保持日治時代浸水營越嶺道的路線與規模，新姑仔崙駐在所以東至大武的步道，則因開闢林道而消失，只留下清代溪底營附近約 2 公里的古道。由於重建於日治時代大正 15 年(1926 年)的姑仔崙吊橋已朽斷，必須下到溪畔，涉渡茶茶牙頓溪到對岸，連接舊林道，約 5 公里可到加羅坂部落，之後有柏油車道約 4 公里可抵大武。

近幾年，登山隊伍都利用大漢山林道縮短步程，乘車至林道 24K 處，以一天或二天的行程，自中央山脈分水嶺東下大武。二天行程的隊伍，大多選擇在地勢寬平的出水坡駐在所旁紮營。

民國 90 年，新開村居民利用補助款，整修自崁頭營上稜到歸化門的日治時代浸水營越警備道路。由崁頭營附近的林務局新開苗圃起，沿著大漢山西向長稜稜尾，崁頭窩山的西稜緩緩而上，直到歸化門社，步道全長約 3 公里，道路幾乎都開闢在寬平的稜線上，和緩易行且視野寬闊，沿途可展望屏東平原、台灣海峽、大鵬灣與小琉球。這一段古道在新開村民整理與維護下，目前成爲南部熱門的半日健行路線。

91 年林務局委託楊南郡調查浸水營古道相關的人文史蹟，準備整修成爲國家步道。調查中除了釐清清代「三條崙道」與日治時代「浸水營越警備道路」路線外，也確認了古道上的清代營盤及日治時代警官駐在所遺址，並勘查與古道相關的排灣族部落歸化門社、力里社、姑仔崙社、茶茶牙頓社，以及傳說中的 2 處小矮人部落遺址 Chuwalaju 與 Losakalu。

四、浸水營古道族群

曾經活躍在浸水營古道上的原住民族有排灣族、馬卡道族、卑南族，以及傳說中的小矮人族。卑南族曾是浸水營古道的掌控者，馬卡道族在清代時，被任用為「屯勇」駐守在沿途的各個營盤上，而排灣族則是浸水營古道所在區域的主人。

至於生活在密林中的小矮人族，一直活在排灣族的口傳史中，位在浸水營古道南邊的割肉社（古華社），則自稱他們是小矮人的後裔。

以下簡介各族群的來歷、文化及生活。

排灣族

排灣族分布於台灣南部高雄縣、屏東縣與台東縣山區，人口總數次於阿美族、泰雅族，是台灣原住民的第三大族。

排灣族有明顯的階級制度，在土地所有權上分為地主與佃農，在社會階級上分為貴族與平民。

貴族階級裏又有大頭目、小頭目、司祭、長老之分，所有階級都是世襲的，排灣族的繼承制度為「長嗣繼承」，由最大的子女繼承家屋及家號。這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從頭目大宅、頭目家前院的司令台、簷衍板雕刻、刺青，以及平民階級納貢、納租的義務中表露無遺。例如：豎立於頭目家屋內及庭院的陰刻祖先像愈大，表示權威愈大；穀倉越高越寬，表示佃農越多，越有權勢也越富有；家屋門前廣場越寬，表示越有能力號召族人。

雖然大頭目權威很高，但是並不是獨裁社會，排灣族部落裡有許多會議，包括頭目會議、軍事會議、祭典會議、審判會議，重大的事情都由會議公決。

根據台北帝國大學移川子之藏教授分類，排灣族可粗分為北方的人數較少的 Raval 系統，和南方佔大多數的 Butsul 系統。

Butsul 系統包括：

北排灣（固有的 Butsul）

中排灣（Pau-maumaq）

南排灣（Chaoboobol、Sabudek、Parilarilao）

東排灣（Paqaroqaro）

其中，Pau-maumaq，被視為「祖先發祥地之群」，包括佳平社、來義社、古樓社、佳興社、庫瓦魯斯社、望嘉社與力里社，都是祖先發祥地的一群。

這一群的特色，就是每隔 5 年，舉行「五年祭」（Maruvok），也就是祖靈祭。祖靈永居於大武山頂，每隔 5 年就下山巡視各社子孫，而各社也分別舉行隆重的迎靈和送靈祭典。

根據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助手宮本延人，到內文社長期觀察排灣族五年祭全部過程。祖靈從大武山頂下來後，由北而南到各部落巡視賜福，沿

途各部落依序舉行迎靈祭迎接祖靈。

宮本延人查出排灣祖靈的巡視路線是：

佳平社→古樓社→七佳社與力里社→率芒社→內文社→巴士墨社→加芝來社、牡丹社→八瑤社、高士佛社→豬勝東社、四林格社→龜仔角社（鵝鸞鼻社頂）。回程從龜仔角社起，由南而北，各部落依序舉行送靈祭。

浸水營古道上的力里社，屬於五年祭的第三輪。

據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囑託馬淵東一的調查，浸水營古道東段上的姑仔崙社，則緊接在佳興社、來義社、古樓社、大里力社、八里芒社之後，屬於第六輪。

浸水營古道上的排灣各社如力里社、七佳社、割肉社、出水坡社、茶茶牙頓社和姑仔崙社，都是屬於中排灣 Pau-maumaq，他們的來歷，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佳平社。各社在移居的過程中，都曾經停留於 Karuvoan 故地（目前此地成爲春日鄉第 5 公墓）。

按照力里社頭目的說法：Karuvoan 位在浸水營古道西端，歸化門社西北，當地雖然荒蕪，但是早年卻是相當繁盛的大部落。在移川教授調查的年代，這個地方是望嘉社、白鷺社、力里社、七佳社共有的土地，力里社和七佳社眾可以在此耕種及狩獵，但是必須先知會白鷺社和望嘉社，且每年必須攜帶禮物前往致謝。

這些部落有共同的祖居地，他們向南方和東南海岸移動，和五年祭移動的方向一致。因爲祖靈是在北方的大武山，人死後行蹲坐葬時，死者要面向北方大武山的方向。

浸水營古道上沿線的排灣族部落，最重要的就是歸化門社、力里社、出水坡社、姑仔崙社、加羅坂社，其他相關的部落則有七佳社、割肉社、茶茶牙頓社等。分別簡介如下：

【歸化門社】

原址西北方在很早的年代有 Karuvoan 部落，浸水營古道上的排灣各社如力里社、七佳社、割肉社、出水坡社、茶茶牙頓社和姑仔崙社，都是屬於中排灣 Pau-maumaq，他們的來歷，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佳平社。各社在移居的過程中，都曾經停留於 Karuvoan 故地。後來此地成爲力里社、七佳社、望嘉社、白鷺社的共有地，由力里社及七佳社耕種，但要送禮物給另外兩社。

日治時代明治 33 年（1900），日本人類學者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曾經由水底寮經新開庄、歸化門社到力里社進行田野調查。他們曾在歸化門社過一夜，鳥居龍藏並留下這樣的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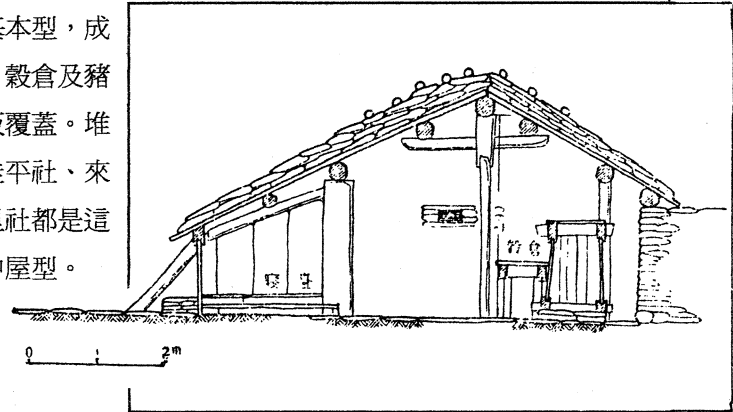
歸化門社蕃屋無論是牆壁或是屋頂，都是用黏板岩砌造的。男子下身用一塊烏布圍繫在腰部，女子則用兩塊烏布，從左右兩邊圍起來，上身穿著漢人婦女式樣的衣服。女子在手背上刺幾何形的黥紋，這種黥紋是世家的徽章，只有頭目、貴族等世家的婦女可以擁有此種刺青。男子則在胸部、背部、肩部及手臂上刺幾何圖形黥紋，這是顯赫家世或勇士的徽章。

日治時代昭和 2 年，在日警規劃下，有 40 戶力里社社眾，遷到歸化門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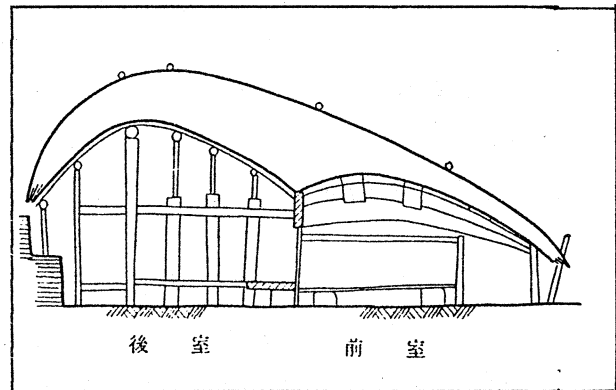
居，昭和 6 年起，日警再將原本住在力里社的排灣人，分批遷到此地居住，稱為 Kinaliman 社（中文寫做歸化門社，後來改稱歸崇）。根據昭和 16 年人口資料，當時有 74 戶，378 人。昭和 20 年，日本離台前的最後資料，當時歸化門人口有，95 戶，436 人。

部落分為南北兩個部分，其中南部落較小，還混居率芒社人，因此歸化門社裏有石板屋與龜甲茅頂屋，兩種住家型態。

北方的石板屋型，是排灣族住屋的基本型，成橫寬矩形，屋內分為起居間、寢室、穀倉及豬舍四部分，屋頂成雙斜面型，用石板覆蓋。堆砌石片為牆，所以是石造建築，以佳平社、來義社住屋最具代表性。七佳社、力里社都是這種屋型。歸化門社的大部分也是這中屋型。



南方龜甲茅頂型，是屏東縣士文溪以南的住屋形式。呈縱深比橫寬大的矩形，屋內分為前室和後室。屋頂以茅草修葺成龜甲型。住屋正面牆壁是木板構造，側牆及後壁都用石片堆砌。所以從正面看可以看成是木造龜甲型茅葺建築。



歸化門社於民國 48 年起，陸續遷到山下定居，原址目前無人居住，成為養蜂場。

（註）「歸化門」這個地名的來源，文獻上並無記載。但清代光緒 13 年（1887）劉銘傳〈台灣生蕃歸化並開山招撫情形疏〉提及前一年張兆連在卑南、恆春、鳳山縣內讓 129 社，35,000 多個「番丁」薙髮歸化的情形：

……層巒疊嶂，內有番社。在鳳山轄境者，以三條崙為大枝，……張兆連督同鳳山營都司藍鳳春、管帶林維楨，分道進山，招撫三條、六儀等十五社……均皆薙髮歸化。

奏摺中所提到的「三條社」，很可能指的就是位在三條崙嶺上方的部落，在光緒 13 年時還沒有漢譯的部落名稱，因此次集體剃髮歸化而被稱為「歸化門社」。

【力里社】

力里社原本是一個大部落，在清代文獻上又稱為六儀、鹿耳、力裏等，早在荷蘭時代就逐年紀錄其戶數與人口（西元 1656 年為 129 戶，485 人）。根據明治 44 年（1911）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的調查，當時力里社有 261 戶，1,058 人。

力里社座落在力里山東北方，海拔 600~750 公尺的斜坡上，分為大小兩個部落，北邊較低的大部落稱為 Kinajian，南邊位在較高的小部落稱為 Contres。

力里社的起源，根據台北帝國大學移川子之藏調查，是由祖社佳平社，先到歸化門西北方的 Karuvoan 居住，再遷居到現地。力里社的原名應是 Rarukuruk，意思為「生麻」（另一說是將野獸四足引裂），但被漢人訛譯為力裏（力里）。日治時代再根據漢譯，譯音為リキリキ（Rikiriki）。

力里社在荷蘭時代曾因出草殺害蔗園工人，而被荷蘭人攻擊焚村；清代光緒 8 年（1882）三條崙道開路時，以及光緒 14 年（1888）台灣東部叛亂時，因阻擋清兵經過部落，而被焚村；日治時代大正 3 年（1914）更因為反對強制收繳槍枝而率先發動「浸水營事件」，不但慘遭焚村，更被強制遷村而使部落衰微。

在台灣的人類學調查史上，力里社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鳥居龍藏、森丑之助、宮本延人、移川子之藏、國分直一等學者，都曾到力里社訪查。其中，明治 33 年，鳥居龍藏在〈台灣蕃地探險談〉曾記述：

力里社分布在率芒溪與七佳溪之間的山坡地，由 Kinajian、Tantui、Ripa、Tsakojo 等四社構成。Kinajian 社位於四社中心，社內有大股頭人（大頭目）居住。大股頭人的石砌頭骨架，具有「恆春上蕃社」的頭骨架形式，上面的頭骨，只有極少數是漢人的頭，大部分可以認定是蕃人的頭。我和森氏冒險採集了一個頭骨。

昭和 3 年宮本延人在《私の台灣紀行》中描述：

「亞熱帶原生林使我大感驚奇，樹冠猶如天蓋，樹蔭下有腐朽的倒木，高大的羊齒類植物生長於其間，不知名的藤蔓攀繞巨木，寄生的蘭科植物正開著嬌豔的花朵。……力里社建於山坡上，石板屋密集，排灣男子穿短裙，緊身束腹。女子穿類似漢人衣裳，頭上戴著用花草編製的花冠。」

以及昭和 10 年國分直一在〈蕃界南路山と海〉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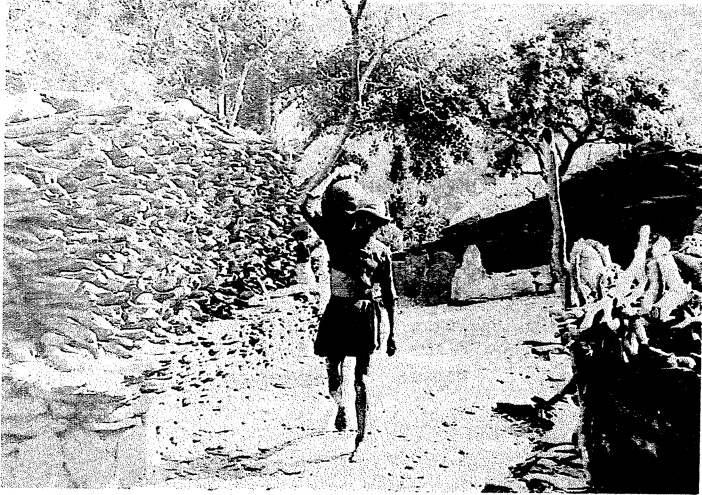
「頭目家屋簷下的簷衍板施過精美的雕刻，如百步蛇、山豬、鹿或人頭，作為頭目家的表徵。……蕃屋大都低矮，屋頂、樑柱和牆壁都是石板，甚至睡床也是石板。……蕃社入口處，已經聚集了一群排灣少女，她們頭戴野草和百合花編成的花冠。今晚夜色特別美，要通宵跳舞聯歡，大家圍成圓圈，相互交叉攜手，跳聯手舞。月下舞步緩慢，只是從右向左，緩緩旋轉。」

勾勒出力里社令人神往的浪漫情境，只是這一切現在都埋葬在熱帶闊葉森林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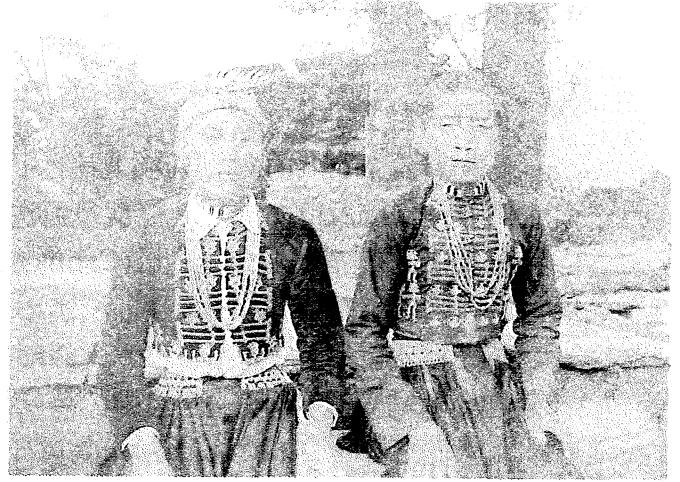
目前，原力里社的領地裏，還有幾個小聚落：位在大漢林道 11.5K 處的力里小聚落、位在林道 12.5K 的具馬奴小聚落，以及 16K 的農地工寮。住民以打獵、

飼養山豬、種植芋頭維生。

以下為日治時代台北帝國大學語言學教授淺井惠倫在力里社所拍攝的照片：



力里社扛陶壺的男子。



力里社盛裝的2名男子。



頭頂著行李的力里社婦女，
背後是石可見山。



力里社排灣族的一家人，在穀倉前圍著吃飯。

【出水坡社】

出水坡社位在清代出水坡營盤址南側山麓，其地原本有古老的 Rilao 部落，後來該部落原住民遷往他處。昭和 4 年（1929），日警因為原本由割肉社遷往茶茶牙頓社的排灣人不好管理，於是強迫他們遷到 Rilao 部落原址，仍稱為 Rilao 社，漢譯則採用清代地名，稱之為出水坡社。當時，出水坡社共 11 戶、64 人。

昭和 7 年（1932）11 月，再將茶茶牙頓社 18 戶，76 人遷到出水坡社。

昭和 20 年（1945），日警又強迫出水坡社人遷移到台東縣金崙鄉壠丘村，遷村的時候，出水坡社共有 70 戶。

【姑仔崙社】

姑仔崙舊社位在姑仔崙溪北岸，中央山脈姑仔崙山東稜向南的山麓，因為土地肥沃，日照及飲水充足，糧食多到吃不完而發臭，姑仔崙的意思就是腐臭味。姑仔崙社人原本是從大里力社(Carilik)遷來的，傳說當年祖先打獵到此，狗不肯再走，因此定居下來。社眾從前種植小米、甘藷、山芋、陸稻、糯米為主。其中，陸稻是原本就有的，並不是日本人教種的。日治時代在姑仔崙舊社及 Choakakulai 栽種金基納樹(規納樹)，目前，舊姑仔崙社還有當時栽種的金基納樹。

大正 3 年（1914）的「浸水營事件」，姑仔崙社人響應力里社的抗日行動，在浸水營殺了三個日本巡查，又返回部落殺掉留守的巡查和女眷，惹來日警強烈的報復，發動攻擊、焚村。事後，姑仔崙社眾大部分被強迫遷村至 Choakakulai（森茂）。

大正 8 年（1919），姑仔崙舊社發生嚴重的流行性感冒，社眾病死過半，成為排灣族心目中的忌諱之地。

大正 15 年（1926）9 月，日警將小部分社眾遷到浸水營古道，出水坡山東邊，仍舊稱為姑仔崙社（新姑仔崙社）。昭和 2 年 9 月，再將殘餘的社眾遷到新姑仔崙社。據昭和 11 年的人口統計，當時有 22 戶，59 人。

目前，隱藏在熱帶林中的舊姑仔崙社，依然保有相當完整的石板部落廢墟，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曾振名教授甚至曾建議列為一級古蹟加以保護。

但是，位於浸水營古道上的新姑仔崙社，則因為當年日警倉卒規劃以茅頂木屋形式供社眾居住，現在反而腐朽而難尋遺跡。

馬卡道族

屬於平埔西拉雅系的馬卡道族，與浸水營古道有深厚的關係。根據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蕃務課於明治 42、43 年彙編的《平埔蕃調查書》，有以下的報告：

港東上里赤山庄、新厝庄，港東中里餉潭庄，港東下里新開庄、內埔庄的馬卡道族，在荷蘭時代居住於鳳山廳海岸一帶及高屏溪西岸。明鄭時代起因為不歸順而遭受驅逐，170 戶遷到港東上里力力社（今屏東縣崁頂鄉力社村）。清代又因不歸順，於乾隆 44 年（1779）遭受總兵林萬掌率 500 名清兵襲擊，再度集體逃至現居地餉潭庄、赤山庄及新厝庄開墾荒地。

乾隆 47 年（1782），清廷再來招撫，當時的頭人 Aluamou 爲了族人的生活，只好率眾歸順，被賜姓爲潘。

新開庄和內寮庄的平埔族，部分是清道光 20 年（1840），從赤山一帶遷來的。其他部分則是從鳳山廳尖山一帶遷來。他們姓張、李、王、陳等。

港東下里大響營庄平埔族，原來住在港東中里田墘厝（放索社舊址，林邊鄉頂厝村與水利村），清嘉慶年間，土地被漢人騙取，只好遷到港東中里餉潭庄南方新埤頭溪上游溪畔。咸豐 10 年（1860），因洪水沖走土地，只好再遷居到現居地。

乾隆時代清廷採納福康安的建議，以「熟番制生番」，在漢番界線實施屯兵制度，以「熟番」平埔人守隘，以保護漢人的安全，所用的屯兵大多是馬卡道族放索社人。

同治 13 年（1874）開山撫番政策下，在大響營東邊山腳下，設防守三條崙道的大營—石頭營，該地原是馬卡道族放索社屯番的居地，當時還設有教化平埔學童的「義學」，至今還留著一座三級古蹟——當年焚燒字紙的「聖蹟亭」。

爲了山產交易的需要，又在熟番的居地中選擇適當的隘口，作爲「民番交易」的場所，位於三條崙道西口的大響營就是一個重要的隘口。居住在這裡的平埔人經常與後山原住民交易，知道後山情況，當在西部無法過活時，自然情願盤山過嶺到後山另闢新天地。平埔人爲母系社會，並無階級之分，而是每個村落都有能力較強的人，稱爲「頭人」，大家願意聽從他的指導，甚至追隨他遷移居地。清代道光 9 年，馬卡道人由浸水營古道，遷移到台東地區，這一趟艱辛的移民路程，就是在頭人帶領下完成的。

光緒 8 年起，提督周大發率南路屯兵三營修築三條崙、卑南道，所謂的南路屯兵，就是馬卡道人。

光緒 10 年，三條崙、卑南道開通後，沿線各營盤的屯兵，也是由馬卡道族人擔任。不但駐守屯營，還護送旅客、爲官員抬轎，並負責遞送公文、郵件。

到了日治時代，馬卡道人幾乎沒有自己的土地，就算有，也是非常貧瘠荒旱，很難有收穫的赤地。當時許多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在此開闢蔗園，馬卡道人因此成爲「會社工」，以微薄的日薪過活。

據明治 42 年 7 月，〈阿猴廳管內平埔蕃族戶口及沿革報告〉，當時位在浸水營古道西端起點的大響營庄和新開庄，當時的村落規模為：大響營庄 66 戶，401 人；新開庄 57 戶，371 人。

直到近年，枋寮鄉芒果與黑珍珠蓮霧大受歡迎，才得以改善生活。

平埔人崇祀「阿立祖」（又稱老祖、太上老君等），每年在阿立祖聖誕日，都要舉行隆重的慶典，準備大甕的酒、檳榔、麻糬、生豬肉等祭祀。

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移川子之藏教授採集時，稱之為 **Aurao** 祭，他說：「馬卡道族所舉行的 **Aurao** 祭，彷彿是排灣族五年祭的翻版。」

馬卡道族老埤、赤山、萬金、加瓠朗、舊九塊石、崙仔、萬巒、獅子頭、糞箕湖、大響營、以及屬於枋寮境內的新開、中庄、上營等庄，每年舊曆 10 月 15 日或 16 日，族人都會聚在一個地點，舉行 **Aurao** 祭典，祭拜他們共同的祖先。馬卡道族的祭典，和起源於中排灣的五年祭一樣，可視為祖靈祭。

這一天，馬卡道人以一個大酒甕為中心，大家圍在周圍，用竹盃和聯盃盛滿『神酒』，邊喝邊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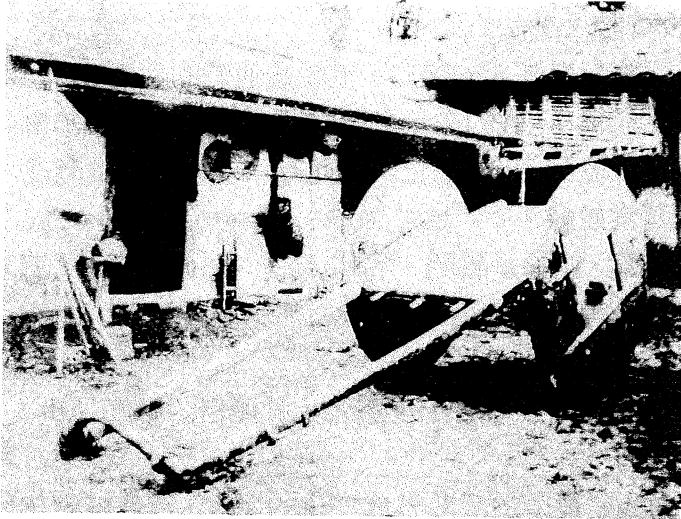
其實，以前村莊祭日並非同一天，而是輪流選不同的日子舉行的。餉潭庄所傳的是，他們每隔 3 年舉辦一次，赤山庄說，祭典從最古老的茄藤社開始，先到力力社再轉到赤山。

另一種說法是，萬巒庄、赤山庄每年舊曆 1 月 3 日舉行 **Aurao** 祭，但是新開庄和餉潭庄則是新曆 7 月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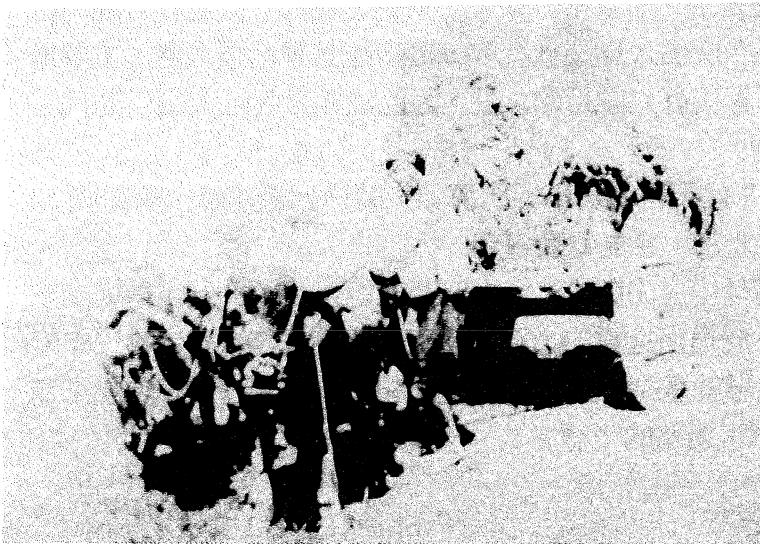
住在大響營的馬卡道人潘進，還記得以前舉辦的祭典。他說：「關於大響營每年的祭祀活動，我的記憶還很清晰。每年農曆 3 月 3 日，是馬卡道平埔族祭拜老祖的日子。在以往的年代，由赤山、萬金、糞箕湖、餉潭、新開各庄輪流主辦，稱作爐主。祭祀由爐主和炆姨主持，爐主捐豬，庄民每戶捐一畚箕稻米贊助祭典活動。」

祭拜老祖（即西拉雅平埔族所稱的阿立祖）要連著舉行「跳戲」3 天。不分男女，交叉牽手跳聯手舞，圍成圓圈的舞者隨著「曲頭」（帶頭唱歌者）帶唱平埔語的曲調緩緩繞圈子。男女都用黑布纏頭，額前插鮮花，黑色纏頭布上綴繫著許多小「含鈴」，隨著舞步叮叮作響。女子穿下擺繡花的長裙，男子則穿黑色棉布褲，再圍上稱作「龜篋仔」的繡花布片。手腕和腳踝都繫著含鈴，跳「潮番戲」時全身顫動，鈴聲如潮水般一波波傳過來，非常好聽。

因為經濟因素及社會因素，大響營馬卡道族的平埔祭典已經很久沒有舉行，是非常可惜的事。



日治時代初期，馬卡道族的住屋與屋前的牛車



在大響營農場當「會社工」，載運甘蔗的馬卡道人

卑南族

分布在台東縱谷南端的卑南族，是一個人口只有數千人的小族群，卻曾經統治人口大於它 20 倍的阿美族，並讓東部排灣族集中排灣、南排灣多個部落成爲它的藩屬，必須向卑南頭目進貢以確保自己不會被征伐。

（根據 1912 年，台灣總督府的統計資料，當年卑南族有 1,273 戶，6,675 人，其中壯丁有 1,256 人，共有槍 1,055 枝。）

身爲少數民族的卑南族，爲何會有這麼大的勢力，主要是他們的武力強大，卑南族對青少年的訓練非常嚴格，年滿 13 歲的少年必須離開父母，到「少年會所」接受生活訓練與叢林戰鬥訓練，直到 20 歲爲止。因此有一支精悍的戰鬥部隊，打勝戰時還把對方俘虜回部落當奴隸。

另一個原因是卑南族的巫術發達，無論是戰鬥、咒詛、害人、防備攻擊等「惡的巫術」或是祈禱豐收、豐獵、治病等「善的巫術」，法力都比他族強大，使他族因害怕而臣服。

卑南族由於人口稀少，常與外族通婚，事實上，與各大社頭目的聯姻，也是卑南族擴大勢力的方法之一。

在台灣眾多的原住民中，卑南族是最善於吸收外族文化的民族，清代咸豐年間漢人鄭尙由浸水營古道到台東，帶來漢人器物、耕種、經商的新概念。不久，卑南族頭目就能自任通事，到水底寮經營山產交易所。

卑南族的傳統，由長女繼承家屋與財產，第 18 代卑南頭目比那賴 (Pinalai)，曾經入贅於水底寮馬卡道平埔族家中（他因爲長姐過世，才被召回擔任頭目），前述的漢人鄭尙也入贅於卑南望族，後代子孫融入卑南族血緣中。

在卑南族勢力盛大的時代，阿美族和東排灣、中排灣、南排灣各部落，每年都要向卑南族大頭目繳納「蕃租」，亦即進貢穀物、獸肉等。平埔族馬卡道人，甚至漢人通事，也須向卑南王進貢。

由於各社到卑南社路途遙遠，所以姑仔崙社、茶茶牙頓社、力里社、割肉社率芒社等，都將這些進貢品，交由大鳥萬社統收，再轉送到卑南頭目處。主要是當時的大鳥萬社頭目，娶了卑南社大頭目的女兒，因此成爲卑南社大頭目的代言人，在排灣族群中權勢大增。

卑南王的勢力，在第 18 代頭目 Pinalai (比那賴) 時達到最高峰，清乾隆 52 年(1787)，Pinalai 甚至遠赴北京，晉見乾隆皇帝。

浸水營古道的前身，橫越中央山脈、貫通南台灣東西兩地的社路，是卑南王巡視管轄地，以及西部各社向卑南進貢的道路。在清代光緒 9 年「三條崙、卑南道」開闢之前，浸水營古道早就是原住民與漢人往來頻繁的重要道路。說起來還是因爲卑南族的威勢，保障了道路的平靜。

小矮人族

有關台灣小矮人的記載，最早出現在清代康熙 58 年出版的《鳳山縣志》：「由淡水入深山，蕃狀如猿獠，長僅三、四尺，語與外社不通，見人則升樹杪，人視之，則張弓相向。」（此處的淡水，是指下淡水溪，現稱高屏溪。）

日治時代，博物學家鹿野忠雄曾蒐集、整理所有有關小矮人的傳說，得到以下幾個結論：

1. 小矮人身高 2 尺至 4 尺餘。
2. 小矮人的頭髮是紅色且卷曲如毛毯狀。（部分蕃人傳說如此。）
3. 穴居或半穴居，住屋是石板屋構造。
4. 種植芋頭為主食。
5. 善用弓箭，用的是強弓，箭鏃是用石頭、獸骨或鐵製作。
6. 部分小矮人使用陶器。
7. 部分小矮人出草獵頭，其他的沒有此習俗。
8. 群體居住，一間房屋居住多人。
9. 身材矮小，但是膂力強，動作敏捷伶俐。
10. 大部分的小矮人是蕃人移入以前的台灣先住民。
11. 蕃人曾經因為小矮人而受苦，但最後合力驅趕小矮人，最後小矮人不知所終。
12. 小矮人所居住過的地方，蕃人視為「Parisi，禁忌之林」，不敢擅入，否則會生病。

台灣原住民各族，都有小矮人的傳說，其中，賽夏族「矮人祭」的緣由，更是家喻戶曉的故事。但是，真正能找到小矮人的部落遺跡，以及認定自己是小矮人的後代的部落，就在浸水營古道上。

根據《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 5 卷（小島由道與小林保祥，1920）所述：小矮人從台灣東南海岸西遷，其中一支從達仁鄉達仁，越過中央山脈，到達麻里巴社（Maripa）地方居住。（此地為現在的南迴鐵路最長的隧道上方，屬屏東縣獅子鄉）後來又繼續南下到恆春地方居住。

另一支則從台東縣大武鄉大武，沿著後來浸水營古道的路線，越過中央山脈。途中，在出水坡南側，茶茶牙頓溪北岸居住。（本計劃調查隊曾到此部落遺址實地勘察，發現許多石屋遺跡。）

後來又分散到西部屏東縣春日鄉境內，浸水營古道路線上的大茅茅社、割肉社、率芒社及力里社一帶居住。

小矮人 Sagudul 身材矮小但力氣很大，他們來自東方茶茶牙頓溪沿岸，原本住在割肉社上方 2 年。後來遷離此地，到屏東平原居住。他們身軀非常矮小，出獵時，捕獲一隻山羌，就背起來回家。回家後發現山羌因為被拖行在地，背後的毛都磨光了。

力里社東南方山上，蕃語叫做 Sapchibichikan 的地方，還遺留著小矮人居住的遺跡。（本計劃調查隊曾到此部落遺址實地勘察，發現數間石屋遺跡。）

力里社還保存著相傳是小矮人的歌謠。歌詞中的 Jakojakotsu 和 Marigarin，正是力里社兩個頭目家系的「家號」。歌詞是：『秋天來了，樹葉紛紛掉落，等到秋去春來，雨季來臨，所有的樹就會再度發芽生長。』

人類學者移川子之藏在《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一書中，採集許多有關浸水營古道沿線的小矮人傳說：

位於大烏萬溪出海口北岸的獅仔獅社（Sarayasai）頭目 Rangal 家系所傳的祖先故事，顯示原本住在牡丹灣附近的小矮人，和來自大武山的排灣族 Rangal 頭目家共同居住於浸水營道路東段出水坡的南側，叫做 Congurui 的地方，其溪南側有割肉社。從前，這個家系有一個女頭目名叫 Vais，他的子女帶領族人到大烏萬社南側居住，留下她一個人住在 Congurui，割肉社人知道這個情形，就把女頭目迎回自己的部落。住在出水坡社的 Pakaruva 頭目家系的人，都與小矮人女頭目的有血緣關係。

Congurui 地點現在留有石棺之類的遺物，暗示著那裡曾經是一個古老的居住地。

出水坡社的口傳史如下：「我們出水坡社（Rilao）的創社始祖，來到這個地方時，當地已有小矮人居住。後來小矮人和阿美族打仗，戰敗後部落潰散，不知所終。」

茶茶牙頓社的口傳史如下：「我們茶茶牙頓社的創社始祖 Maringarín 和 Lakolakotsu 兩個頭目，最初來到 Koabal（即割肉社舊址，位於茶茶牙頓社西南方）居住時，原本住在其東北方 Congurui 地點的小矮人，心生恐懼而逃走，不知去向。」

力里社的口傳史如下：「出水坡社的西側，排灣語叫做 Cov-tsuv-tsukan 的地方，曾有小矮人居住，但是詳情我們不清楚。」

入澤片村《中央山脈橫斷》，有關浸水營古道沿線的訪查，提到許多當地口傳小矮人的故事：

Congurui 位於浸水營道路出水坡營的南側下方，移川教授曾經前往調查，並指出有小矮人（Ngurur）的住屋遺跡和疑似石棺留存。

東部的割肉社人，曾經宣稱：「那裡的小矮人，就是我們的祖先，所以我們開墾祖先留下的土地，沒有義務向茶茶牙頓社納貢。」現在割肉社有 7 戶留居於祖先的故地。

浸水營道路古里巴保諾駐在所下方 7 町（763 公尺）的地方，和茶茶牙頓溪對岸上方約 5 町（545 公尺）的地方，原來有先住蕃人居住，現在還有蕃社遺址保存下來。

先住蕃人是小矮人，力氣很大。根據的理由是小區域內有數十間廢屋，每間住屋佔地僅 1 坪左右。住屋的石柱低矮，普通人是無法在這麼小的房屋內生活

的。先住蕃人所用的石柱很重，不是普通蕃人所能搬動的。

據說，矮小的先住蕃人的子孫，是目前已遷到潮州郡割肉社的蕃人（今古華村的排灣人）。

浸水營越嶺道附近的蕃人，都認為進入小矮人故地將會生病，所以都不敢擅入。

有關力里溪上游和出水坡南側的兩個小矮人部落遺址，本研究計畫的調查隊曾於民國 92 年 1 月 26 日和 92 年 3 月 6 日，分別前往探勘，確認遺址的位置與現況。

其中，1 月 26 日在力里溪上游闊葉林中，發現的小矮人部落遺址。此地測高 1,220M，為北向山坡地，較清楚的石屋有 2 間，不甚清楚的有 3 到 5 間，採用自然石堆疊，部份牆壁有豎立的石板，但與排灣族取自溪底的黑色水成岩石板不同。

3 月 6 日在出水坡南側，茶茶牙頓溪北岸，海拔 420M 的寬平山頂，發現小矮人部落遺址，分為 3 層小平台，每層都有整排傾倒的石板廢屋，石板散落於屋內外，但部分石板仍豎立著，可以用來分辨屋牆位置。屋舍都面向東南，部落最高處有大榕樹。山頂風大而日照充足，適於作物生長。

部落遺址範圍很大，分布在高度 400~420M 的平緩山坡。發現一根立石高 80 公分，上端有凹槽，應是承接屋樑的石柱。

小矮人的屋式與排灣人的屋是可以明顯分辨出不同之處：

- (1) 排灣人所用的石板是取自溪底的水成岩，石板為深灰黑色的薄片。小矮人的建材則取材自山坡的砂岩，石板較厚且呈土褐色。
- (2) 小矮人的住家都在地面，沒有排灣人半穴居的住家形式。

同行的排灣族嚮導 Konlo（陳田光）說，他的祖父 Kasao 和祖母 Vais 曾經對他說小矮人的故事：

小矮人建部落於山頂，主要原因是懼怕排灣人的馘首習俗。祖先與小矮人曾有接觸，因彼此語言不通，完全靠手勢溝通。

後來排灣人口越來越多，勢力範圍擴大，小矮人心生恐懼而逃往北方，不知所終。小矮人的身高不到排灣人的胸口，他們與排灣人一樣種芋頭、小米和蕃薯，也獵捕動物。祖父 Kasao 年輕時曾看到小矮人半倒的石屋，對於小矮人身材矮小，住屋卻寬敞感到很奇怪。

在浸水營古道幽祕的闊葉林下，小矮人的傳說與部落遺跡，使古道的健行，增添攸遠魅惑的氣氛。

五、浸水營事件（南蕃騷亂事件）

不同於其他地區原住民部落的封閉，浸水營古道上的排灣族部落，在荷治時代以前就與外界接觸，清治時代已與漢人交易頻繁，到了日治時代初期，除了繼續維持友好的山產貿易關係，還承擔日本官方的郵件遞送工作。

數百年來，除了幾次規模不大的衝突事件外，並不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戰事。又稱「南蕃騷亂事件」、「南蕃暴動事件」的浸水營事件，起因完全是台灣總督府「五年計畫理蕃事業」，強硬的槍枝收繳政策。

大正3年(1914)8月，總督府完成「五年計畫理蕃事業」中，「北蕃」泰雅族的討伐行動，開始將目標轉向「南蕃」排灣族。

當時，官方已調查出阿猴廳（屏東）有64社，17,900人，台東廳有65社，8,600人。初期計畫採取兵不血刃的手段，由各部落駐在所警官直接收繳武器，以瓦解可能的反抗。

力里駐在所慘案

9月，佐久間總督命警視總長龜山理平太為指揮官，組織討伐隊執行「南蕃」的槍枝沒收行動。屬於阿猴廳的日警討伐隊本部設於枋寮，準備作為「強硬理蕃」的後盾。

9月26日起，浸水營古道力里社、姑仔崙社與浸水營駐在所一帶的「蕃情」開始不穩。

10月4日，部隊以魯凱族大南社為第一個目標，強制收繳槍枝，南部各蕃社動盪不安。

10月6日，力里社駐在所警部補槓寺佐市召集社眾，傳達收繳槍枝的命令。社眾只肯交出6支槍，佯稱要再出獵一次才願交出槍枝。力里社數十人出發打獵不久，從大樹林方面傳來喊聲，駐在所派出探視的2名巡查被殺。力里社、割肉社、大茅茅社和獅子頭社共150名壯丁旋即攻擊力里駐在所，將槓寺警部補、酒井巡查及其妻小共11人悉數殺戮。只有1名漢人巡查補逃走，向枋寮支廳報案。此事件被日方稱為力里駐在所慘案。

浸水營駐在所全滅

10月9日，姑仔崙駐在所的日本警官，發現姑仔崙與浸水營駐在所之間的電話線路不通，懷疑是被排灣族切斷，於是派警丁前去查看。原來是力里社眾襲擊浸水營駐在所，殺害2名巡查和眷屬共5人，其中2個是幼兒，其餘3名成人皆被滅首。

當姑仔崙駐在所的警丁到達浸水營駐在所大門口，發現無頭的日本婦女屍

體，驚駭莫名，不暇細看就轉身逃回姑仔崙駐在所報告。

姑仔崙駐在所得知後，立刻向巴壟衛（大武）支廳報告，經上級研判浸水營駐在所人員已全滅，除通令各駐在所加強警戒外，也準備次日上山收拾殘局。

姑仔崙社眾的暴動

10月10日上午7點，巴壟衛支廳派遣警部補指方前夫，帶領巡查石川作治、石川廣作、相原龜藏、高橋要藏，另外，姑仔崙駐在所派遣巡查班長道下雄次郎與巡查神尾檢束，率領40名姑仔崙社眾，準備前往浸水營駐在所收屍。

一路平安無事，但在抵達浸水營駐在所後，日警正在檢視屍體時，一名姑仔崙社眾突然開槍，其餘蕃人立即蜂湧而上，攻擊同行的日警，當場殺死道下雄次郎、石川作治和石川廣作3名巡查及1名負責維修電話線的工人，其餘4名日警趁亂逃回巴壟衛支廳。

姑仔崙社眾放火燒毀浸水營駐在所後，回到姑仔崙駐在所時，乘勢再殺死留守的巡查加藤和作夫婦及神尾巡查的妻女，並放火燒毀姑仔崙駐在所。

日警的報復

台東廳搜索隊長松山警視聞訊，立刻派遣部隊趕往巴壟衛（大武），攻佔巴壟衛背面（西面）的山丘，架設山砲與臼砲各1門、重機槍1挺，瞄準姑仔崙溪上游方向。

10月21日，台東廳與巴壟衛支廳聯合派遣一支搜索隊，展開報復行動。日警攻入姑仔崙社，燒毀30間房屋，激戰中，姑仔崙社頭目陣亡，日警巡查班長出井奧次郎及數名警備員也陣亡。

10月26~28日，日警隊伍攻進位於茶茶牙頓溪上游的茶茶牙頓社，放火燒毀部落房屋，同時損壞耕地，使部落因缺糧而就範。

在行動中，日警搜索隊一面作戰一面整修浸水營道路，並及時修復原先被砍斷的電話線。

在西部方面，枋寮支廳於10月6日，接獲力里社慘案的報告，立即聯合枋寮支廳的警力，沿浸水營道路邊走邊戰，10月12日攻佔力里社後方山稜。14日向下進擊。當時力里社分為大小2個社群，總共有240多戶，1,100多人。當日警進攻力里社時，社眾已全部逃到深山中躲藏，戶戶家具狼藉，家中爐火未熄，灶上的熟芋還有餘溫，可以看出倉促逃難的驚惶。

「南蕃騷亂」

力里社與姑仔崙社的抗日行動，以及被收繳武器的仇恨，鼓舞了南台灣排灣族的同仇敵愾之心。抗日戰火蔓延於浸水營道路東西兩方，排灣各族群紛紛響應

抗日行動。包括浸水營道路北邊的七佳社，道路南邊的率芒群、內文群及更南方的巴士墨群，都響應力里社的反抗行動，紛紛起義。

戰火擴大，從浸水營道路沿線，擴及南台灣的所有排灣族群。最盛時，包含枋寮支廳、枋山支廳、恆春支廳轄下的排灣各部落都動盪，甚至阿里港支廳的魯凱族德文社、霧台社等也都蜂起，到處焚燒警官駐在所，殺害駐警及眷屬。

戰火繼續延燒，排灣人還進攻平地，枋山支廳公署、郵局、公學校以及 100 餘間民房都被燒毀。另外，魯凱族霧台社人也趁亂起義，殺進阿里港支廳，阿里港支廳長及屬下共 17 人被殺身亡。

東部方面，警察部隊在巴壘衛（大武）警察分室背後山上架設的砲台，被大烏萬社頭目 Kayama 率眾攻下，其中一門大砲被推下斷崖。

軍艦鎮壓

由於戰火四起，單憑警力已無法鎮壓，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只好向海軍省請求派遣軍艦支援。

接獲派遣令當時，第 10 艦隊立即派遣旗下的 2 艘驅逐艦「薄雲」和「不知火」，緊急駛往枋寮灣，以艦砲射向排灣族據守的山區，砲彈迸裂，震動山谷。

隨後「薄雲」駛往南部，投錨于楓港外海，「不知火」繼續留在枋寮灣，兩艦以大型探照燈射向戰場，讓據守在山上的排灣人，知道軍艦仍虎視眈眈而心生恐懼不敢妄動。

節節進逼

爲了徹底平定「南蕃騷亂」，日本警方從台中、桃園、嘉義、台南、花蓮港各支廳，調來 1,680 名警察，加上山砲、野砲、臼砲中隊。開始反擊山上的部落。

11 月 1 日起，攻打內文社群各部落，除了使用炮火，並埋設許多地雷，在激烈的白刃戰中，日警陣亡 9 人、受傷 11 人，排灣戰士則陣亡 5 人。但是，被炮火及地雷炸死的社眾不計其數。

日警部隊攻佔部落後，一律先焚村，將房屋及糧倉燒盡，並搗毀耕地，斷絕糧食供應，使排灣人流離失所，飢寒交迫。

力里社眾自從 10 月 6 日遭受日警攻擊時，四散逃入深山，經過一個月的挨餓受凍，老弱婦幼傷病連連。11 月 7 日，力里社 6 名頭目率領 31 名壯丁，下山到枋寮日警守備隊隊部，表明希望停戰的意願，並交出 40 支火槍和 6 支「殘缺槍」以示誠意。

（註 1：所謂殘缺槍，是排灣人在叢林戰中，爲了便於攜帶而故意拿掉槍托的槍。
註 2：由於力里社眾當時分散四處，這一批投誠的排灣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後續追剿

大正4年(1915)1月20日，「南蕃騷亂事件」鎮壓行動已壓制最初的戰火，從其他支廳調來支援的警察隊陸續撤回。1月21日，日警主力部隊重新編組，「枋寮、枋山特別警備隊」以永田警視擔任隊長，帶領924名警備隊員。「恆春方面特別警備隊」以松山警視擔任隊長，帶領337名警備隊員，繼續追剿「逃竄蕃人」及強制收繳「蕃人殘餘武器」。

永田警視轄下的一支部隊，進駐「力里舊社高地」(即浸水營古道上的Kumado高地)，於1月28日完成武器收繳後撤出。

其他各警備隊也分別入山掃蕩，並完成槍枝收繳任務。討伐行動直到3月8日才結束。

總計在鎮壓這一場所謂的「南蕃騷亂事件」，日警動用了近2,000名警力，加上山砲、野砲、臼砲中隊，並獲得海軍2艘驅逐艦「薄雲」和「不知火」從近海砲火支援，終於在5個月後平定。

大正4年(1915)3月8日，「南蕃騷亂事件」鎮壓行動停火，並完成槍枝收繳任務。此役日方陣亡107人，其中包括阿里港支廳長。收繳槍枝8,108支，另外有2,268支殘缺槍也被沒收。

事後，阿猴廳佐藤廳長引咎辭職。佐久間總督的「五年計畫理蕃事業」至此宣告全部完成。

善後

戰事結束後，日方積極安撫排灣人，大正4年(1915)6月，阿猴廳在力里社新設蕃人療養所，派日人公醫定期前往診療病患。同時，在歸化門社新設歸化門警官駐在所，加強浸水營道路接近平地處的戒備。

大正5年(1916)2月27日，日警重建姑仔崙駐在所於姑仔崙溪與茶茶牙頓溪匯流點上方，原清代溪底營遺址上，距離姑仔崙舊社2日里多(約8公里)。

大正6年(1917)3月，總督府警視江口良三郎主持「蕃務協議會」，會中阿猴廳警務課長報告「浸水營越嶺道復舊計畫」：

「浸水營越嶺道不僅是郵遞、電信線路，而且是台東的水牛與黃牛向枋寮輸出的唯一孔道，必須儘快修復前年在南蕃騷亂事件被破壞的路段」

東段方面，6月15日，由巴壘衛支廳長妹尾半助警部率領37名搜索隊，整修受戰火破壞的浸水營道路。因排灣人不肯出役，只好雇用漢人修路。7月24日，修路隊抵分水嶺，共完成16.5公里的道路修復。

西段方面，6月21日，阿猴廳由崁頭駐在所起工，整修浸水營道路至分水嶺，共修路20公里。於7月21日完工。

大正10年底，原本在大正3年(1914)「南蕃騷亂事件」中被討伐而逃離部落的力里社人，僅有70戶返回部落。

大正 11 年（1922）8 月 18 日，在日警與頭目的招撫後，離散的 167 戶，全部遷回力里社安居。

8 月 22 日，力里社舉辦全社小米豐收祭，一方面也是爲了歡迎流離在外 8 年的社眾返回故居。至此，「南蕃騷亂事件」的餘波完全平息。

強迫遷村，加強箝制

爲了防止類似的抗日行動再起，日警加強對浸水營道路上的警備，並將各部落居民分別強迫遷到他處居住。

大正 8 年（1923）5 月，浸水營警備道東段，加設出水坡駐在所於原來清代出水坡營盤舊址。

大正 12 年（1923）2 月，姑仔崙駐在所從溪底營舊址，遷至稜線上的現址。

大正 14 年（1925），日警將西部力里社 21 戶，133 人集體遷至東部茶茶牙頓社，與原先於光緒 14 年（1888）遷來的同社族人一起定居。

大正 15 年（1926）3 月，遷建出水坡駐在所，由原清代出水坡營址，向西遷移 1.2 公里到現址。位於出水坡駐在所西側 1.3 公里的古里巴保諾駐在所撤銷，新設茶茶牙頓駐在所於古道南側的茶茶牙頓社。

9 月，姑仔崙舊社社眾，在警方勸誘下，集體遷到新建於稜線上的姑仔崙駐在所西側 760 公尺處的山坡地。姑仔崙社原本有 40 戶，153 人，在大正 3 年（1914）「南蕃騷亂事件」中被討伐而部落離散，再加上大正 8 年（1919），流行性感胃奪走半數以上社眾生命，這時候只剩下 22 戶，61 人。

昭和 2 年（1927）9 月，姑仔崙舊社社眾 15 戶，在警方勸誘下，集體遷到新建於稜線上的姑仔崙社，此新部落由日警規劃，採用木造房舍，整齊劃一，但不耐久。

昭和 2 年（1927）日警將力里社 40 戶，遷入歸化門社。

昭和 6 年（1931）6 月，將力里社 36 戶，102 人，遷入歸化門社，形成本社。11 月，力里社 2 戶，9 人，遷入歸化門社。同時，率芒社 7 戶，37 人，也遷入歸化門社。結果分成 2 個部落居住，分別是北部落 33 戶，南部落 12 戶。

昭和 16 年（1941）的統計資料，當時歸化門社共有 74 戶，378 人。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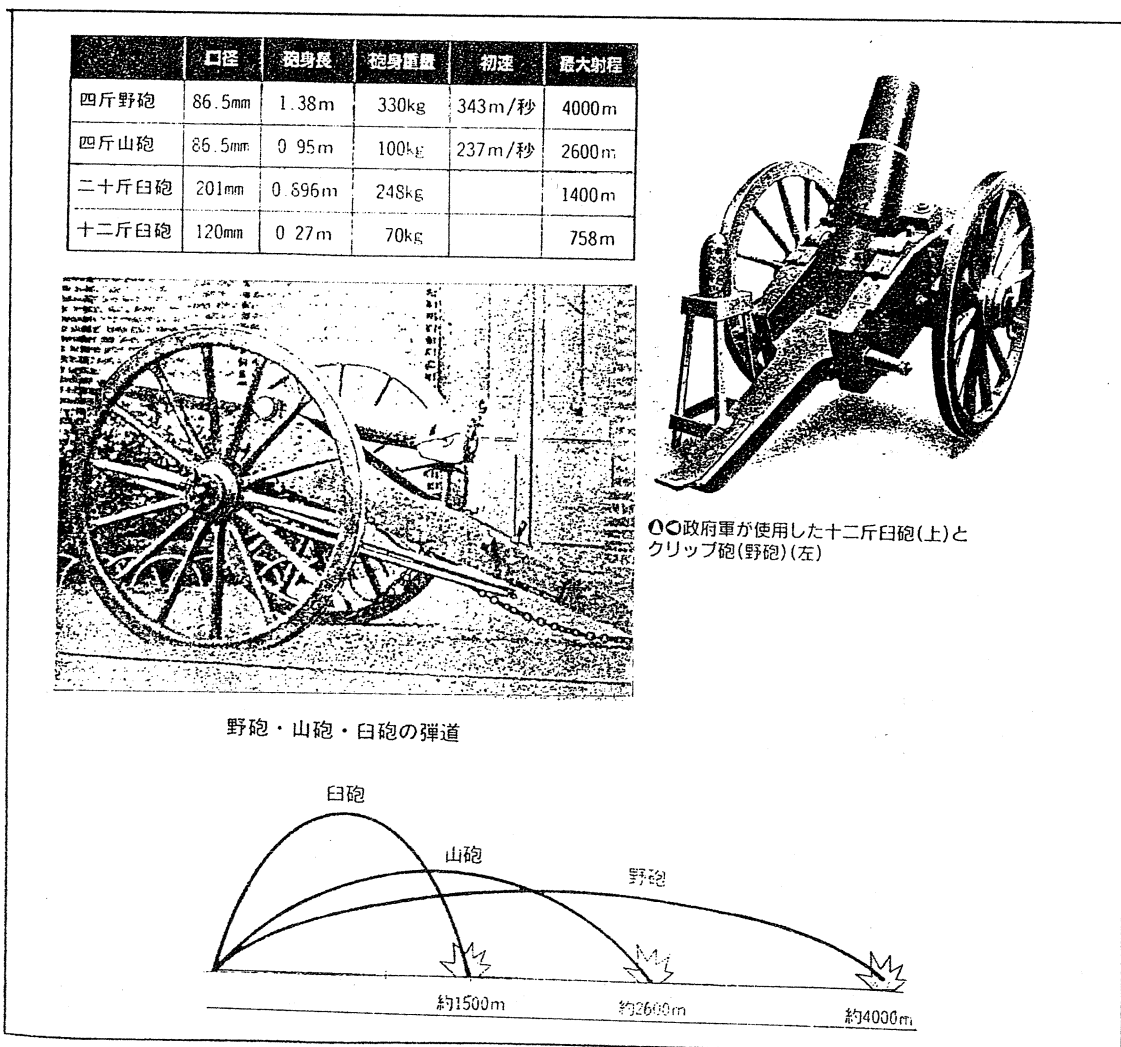
浸水營事件的起因，完全是統治者強迫收繳排灣族的槍枝所引起的。槍不但是維生工具，也是祖先留下來的貴重財產。有些槍枝遠從荷蘭時代起就陸續取得，是非常精良的歐製槍械，經過歷代祖先的傳承，如果在自己手上丟失，是非常對不起祖先的事。排灣族對祖先的重視，遠超過其他原住民族，因此把槍枝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力里社與姑仔崙社，屬於排灣族 Paumaumaq 群（祖先發祥地的族群），因此，

當他們率先起義抗日時，南台灣及東南台灣的所有排灣人，都受到號召起而響應。戰火遍布，規模遠超過清代同治 13 年的牡丹社事件。

此次戰爭能在 3 個多月後迅速控制，除了日警的強勢火力和 2 艘驅逐艦的威力外，向來與日方關係良好的「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潘文杰家族，也出面疏通各部落的反日情緒（當時潘文杰已逝）。潘文杰的長子潘阿別，也以日警巡查補的身分參戰，且因戰功而獲得勳章。

心高氣傲的佐久間總督，若非情勢危急，戰火燎原無法控制，絕不會低頭向海軍省求援。但事後日方所有文件，都將這一件排灣族抗日的重大事件，輕描淡寫成「南蕃銃器收繳」、「南蕃騷亂事件」，刻意淡化的心態，令人難以接受。



浸水營事件時，日軍用於鎮壓排灣人的山砲、野砲與臼砲（摘自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六、浸水營古道的使用

道路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被需要、被使用。一旦無人使用，在大自然的復原力下，不出幾年，道路就被草木壅塞，土石掩埋。在清代所開的 7 條橫越中央山脈的開山撫番道路，三條崙道（浸水營古道）能夠保存最久，是因為它的使用率最高，浸水營古道不只是官道、警備道，更是與庶民生活息息相關的道路。

以下就是浸水營古道被各民族多方使用的狀況。

移民

要去後山三條崙，盤山過嶺路途遠

最早移民後山的是平埔族。清乾隆年代後期，漢人移民日多，較弱勢的客家人無法與閩南人競爭，轉而欺壓更弱勢的平埔人，搶奪他們的土地。道光 9 年（1829），原居住在鳳山縣的平埔族，再也無法忍受壓迫，於是由族中頭人潘烏拉、潘阿旺、潘阿枝率領三十幾戶族人，攜帶全部家當牛隻，扶老攜幼，舉村遷移到枋寮，再翻越中央山脈到後山。他們以牛、豬及酒與後山原住民卑南族交換土地，暫時先定居下來。

說起來，平埔族的移民血淚史有一長串，以西拉雅族來說，原本居住在台南麻豆、佳里一帶，在明鄭時期大舉屯墾時，被鄭氏的屯兵強奪土地而向東遷移至台南縣烏山嶺。

清康熙年代設有海禁，漢人移民壓迫平埔人的情況稍緩，使得平埔族能稍事生息。但是，到了乾隆年代，大量閩粵人士渡海來台，因為土地不足，紛紛不顧官方的禁令，尾隨平埔人開墾的腳步，再度奪取田地。在烏山嶺的西拉雅族被迫南遷至甲仙、老濃、旗山、內門一帶，而住在高屏溪一帶的西拉雅系馬卡道族，把全部家當放在牛車上，趕著 2000 多頭牛，沿著山麓丘陵地帶向南移動至恆春一帶。

南遷的平埔族，部分族人分別落腳於加納埔、大路關、隘寮、老埤、赤山萬金、新置、餉潭、大響營與新開。另一方面，居住在屏東縣林邊河流域的馬卡道族大部落放索社，早在荷蘭時代已經開墾到枋寮鄉大武力與水底寮，同樣被漢人移民壓迫而部分返回林邊，部分東遷到大響營、新開。

乾隆時代採納福康安的建議，以「熟番制生番」，在漢番界線實施屯兵制度，以「熟番」平埔人守隘，以保護漢人的安全，所用的屯兵大多是放索社人。

為了山產交易的需要，又在熟番的居地中選擇適當的隘口，作為「民番交易」的場所，位於三條崙道西口的大響營就是一個重要的隘口。居住在這裡的平埔人經常與後山原住民交易，知道後山情況，當在西部無法過活時，自然情願盤山過嶺到後山另闢新天地。

清道光 25 年（1845），行腳商人鄭尙，從水底寮隨著因為交易而認識的後山

「番頭」，走三條崙道到後山去遊覽。發現後山土地肥美，地廣人稀，與前山人多土地不足的狀況迥然不同，他回到西部後，慫恿親友隨他前往後山開發。並不改行商本色，攜帶大量禾麻菽麥種子與耕具，販賣並教導後山原住民耕種。

鄭尙後來入贅於卑南貴族 Ra'ra 家，生活富裕，使得前山親友大為艷羨，於咸豐 10 年(1860)起，三條崙山道上，開始有了漢人移民潮。

這些移往後山的人，多數是較晚渡海來台的漢人，到台灣時，發現前山已無田可耕，生活困頓，逼不得已只好冒險到後山。他們以思想起的歌謠方式，唱出移民後山的心聲：

思想起，古早生活真艱苦，三頓捧來蕃薯籮，真濟人移居過東部，後來看有生活路。
思想起，古早去台東討生活，親戚相招真大群，想要出外看會當轉運，給阮某子過日較著勻。

與平埔人不同的是，漢人移民多是單身前往，並以入贅的方式快速取得土地和身分地位，如鄭尙的兒子林貴，後來成為第 21 代卑南總頭目（卑南王）。很諷刺的是，有些移民原本是爲了要賺錢讓妻兒過好日子，沒想到去到台東被招贅而負心。這一首以著名的「台東調」唱出的歌謠，就描述了萬般無奈的心情。

要去台東賺銀票，未知去到台東啊喂賺無著，想要回返怕人笑，姑不理哀啊喂給娘招。
要去台東吃粒仔飯，未知來到台東煞來行二，想要回返這麼遠，想起咱的故鄉啊喂心頭酸。

當然，大部分羅漢腳的移民，走在浸水營古道時，心中是充滿對未來的期待和少許的不安，同樣也在歌謠中呈現：

番仔牛車巴里令，駛要闖港仔作頭前，給阮後山哪住落性，毋要再想咱山前。
要去後山路彎彎，路邊那拔仔結雙籮，路途生疏不識人，望娘疼兄山前人。
（*巴里令是平埔語轉動之意，用來稱牛車，闖港仔是年輕力壯的公牛）

據民俗音樂家許常惠教授考證，俗稱台東調或恆春調，甚至被稱爲「三聲無奈」、「青蚵仔嫂」的曲調，應該正名爲「平埔調」。之所以被稱作台東調，是因爲幾乎每首歌開頭都唱著：「要去台東……」。

這首移民傳唱的平埔調，可以說是浸水營古道的主題曲。

通事

唐山郎自客庄來，欲娶番婆郎自媒，學得番言三兩句，掛名通事好生財
涂繼善
涂繼善是浙江會稽人，光緒年間渡台任恆春知縣幕僚，主修恆春縣誌。他冷眼旁觀漢人與原住民的互動，寫下許多竹枝詞。上述這一首是諷刺亟亟營財的漢

人，爲了要當通事，不惜入贅番社，靠著與原住民的姻親關係，就可以坐收巨大的財富。通事的利益究竟有多大？從清代陳英所著的《台東誌》可以窺見一二：

凡有貨物出前山者，皆要歸枋寮公所通事度賣。穀麥芝麻每賣十包，通事抽一包，鹿茸、熊膽等物，每賣十元銀，通事抽一元。每年麥有一萬包，穀有七千包，芝麻有一千餘包。其稅每年僅有八百餘歸台防廳，餘者通事得之。

通事是熟知番情番語的漢人，經官方委任，中介漢人與原住民的交易。通事的利益竟然有這麼大，甚至第 19 代卑南王 Sirogao (西魯牛、西洛姑) 的女兒陳達達，都願意下嫁通事張新才爲妾。張新才別號義春，當時在卑南擔任總通事，同時設有「張義春號」，從事招攬開墾、換番（山產交易）生意，財力權勢盛極一時。

眼看通事買賣抽成這麼好賺，西魯牛與夫婿陳安生（漢人與卑南混血兒）也在水底寮設商號，取得通事資歷，從事三條崙道東西兩方的雙邊貿易，大賺其錢。

販牛

移民潮之後，浸水營古道最大的功能是作爲「牛路」，這些牛最初是由荷蘭人引進的。荷蘭人以東印度公司在台殖民，最主要的工作是種植甘蔗、製糖，外銷以賺取厚利。因此，自印尼引進黃牛作爲耕作、搬運及拖動糖場榨汁機器之用。也將部份牛隻放牧在東部，由卑南族及排灣族看守，生息備用。

放牧在東部曠野的牛隻，因爲氣候適宜水草充足，繁衍迅速且身強體健，在當時已經是深受歡迎的搶手貨。當時，帶牛走三條崙道路到西部販售的是排灣人和卑南人。

及至明鄭時代與清代，也因移民開墾所需，自中南半島及華南地區進口水牛，也將部份牛隻付給平埔族用以交換土地。

道光年間，原在西部的馬卡道族平埔人，因爲無法忍受漢人的欺壓而集體移民到東部，他們帶來數百頭水牛與黃牛，在良好的照顧下，大量生息繁衍。

清代中期以後，西部對牛的需求更加殷切，從東部牽一頭牛到西部，足足可以賺一倍的價差。因此，從事「牽牛割」工作的漢人急遽增加，甚至使得台東地區無牛可用。光緒 13 年，巡撫劉銘傳特別頒布禁令，嚴禁東牛西輸，但在厚利引誘下，牛販還是勾結三條崙（浸水營古道）上沿途駐紮的清兵偷偷放行。

日治時代，日本商社在台灣西南部大量開闢蔗園，牛隻的需求量非常大，特別在東部大量放養水牛和黃牛，數量達到二萬多頭。

屏東阿猴廳警務課長提出「浸水營越嶺復舊計畫」，特別說明：

浸水營道路不僅是郵遞、電信路線，也是台東水牛與黃牛向西部枋寮輸出的唯一管道，必須儘快整修大正 3 年時，南蕃騷亂事件中被破壞的路段。

甚至在浸水營道路被破壞時，牛隻的輸出仍不絕於途，以大正 4 年（1915）資料為例，一年內，輸出牛隻 1,600 多頭，都是經由浸水營越嶺道，成群結隊翻山越嶺來的。

不僅台灣南部所需牛隻，必須經由浸水營越嶺道輸入，甚至台灣中部的牛，也自浸水營道迢迢而來。昭和 4 年（1929），雲林虎尾糖廠需添購 75 頭牛，都是經由浸水營越嶺道牽到枋寮，再以火車運送至虎尾。

通常牛販都是成群結隊而行，每個牛販依自己的能力牽 2~5 頭牛，每隊集結少則 2、30 頭，多則 6、70 頭，甚至 100 頭牛以上。由於牛隻有群居性，只要牽好帶頭的牛，其他的牛就會一頭頭跟著走。

「牽牛割」是一個很辛苦的行業，餐風露宿，而牛隻有時因長途跋涉而病倒，或牛性大發互相衝撞而跌落山谷，雖然獲利高，風險也很高。

恆春保力庄人張正夫，光復後曾在浸水營古道上的歸化門附近放牧黃牛，也曾當過牽牛割，多次到台東買牛，牽著牛群走浸水營古道到西部販售。據他所述：

因為牛隻走路緩慢，通常要在半路過夜。水底寮、新開的牽牛割，走古道到東部大武、金崙、台東、猴仔山，向卑南族、排灣族或平埔族購買牛隻，牽到枋寮、水底寮後，自然有來自岡山、餉潭、石光見、恆春的牛販來買走。

浸水營古道最後一個「牽牛割」是枋寮人黃朝福（已逝），直到民國 60 年，還牽牛走浸水營古道到枋寮販售。當時盛況已不再，每群大約只有 15、6 頭牛。

山產交易

早在荷蘭時代，位在三條崙道中途站的力里社排灣族，已經攜山產下山來交換日用品。山產包括：鹿皮、鹿肉、鹿茸、熊膽、黃藤、薯榔等，其中鹿皮是銷日本的，鹿肉、鹿茸、熊膽等則外銷中國。交換的用品則為布匹、農具、海鹽、豆脯、洋槍、火藥等。

清代乾隆年間，在卑南王的控管下，三條崙道路全線通暢，台東地區的原住民，也常到水底寮、枋寮交易與當地人和平相處，甚至連第 18 代卑南王 Pinalai，都在水底寮被平埔人招贅。

據陳英的《台東誌》所述：

道光以前，生番所射之鹿茸及各獸皮等，番頭目帶番眾往前山枋寮兌換。台防廳因有生番往來，建一公所於枋寮，以便生番住宿。選一譯番語者以為通事，由是，買賣日久，番頭漸與人親。

道光年間，跟隨「番頭」去台東的鄭尙，正是因為山產交易而結交東部原住民，可知當時「換番」的盛況。

到了咸豐年，由於向東移民以及向西販牛的各色人等，絡繹不絕於浸水營古道上，山產交易也隨之大大興盛，第 19 代卑南王 Sirogao（西魯牛）甚至親自在水底寮開換番所，以免被漢人通事賺太多。

枋寮鄉東邊近山腳的歸崇，舊稱「傀儡寮」(加禮寮)，就是當時在此經營換番所的通事，為下山交易的排灣族特別興建的臨時宿舍。

傳教

由於移民到東部的平埔人，有很多原本是基督教徒，三條崙道開通後，光緒 11 年(1885)，東部的平埔族教徒，特別到前山迎接台南長老教會涂為霖牧師 (Rev. Willian Thow)到後山為他們做禮拜。在平埔教友的嚮導下，走三條崙道。沿途住宿樹林口(大樹前營)、溪底營、蚶仔崙(金崙)，第四天才到達台東。

光緒 17 年(1891)，台南基督教長老教會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和涂為霖牧師，分別經三條崙道到東部傳教，其中巴克禮牧師乘坐二人抬的「番仔轎」。同年 12 月，基督教長老教會宋忠堅牧師(Rev. Duncan Ferguson)，循三條崙道到後山巡視各禮拜堂，原路返回時，在接近石頭營時遭狙擊而胸部中槍，負傷回台南。

光緒 21 年(1895)2 月，閩南籍的陳有成牧師，帶著幼子和纏腳的妻子，走三條崙道到東部迪階教堂赴任。由台南出發，經水底寮上山，在樹林口過一夜、出水坡過二夜，原因是排灣族人圍攻出水坡營，雙方激戰無法離開營盤。而到了溪底營時，守兵竟然為了懼怕排灣人，軍營大門深鎖，不讓他們進入。

郵遞與電信

光緒 10 年(1884)，三條崙道開通後，原本利用「恆春、卑南道」遞送的公文與郵件，改為使用三條崙、卑南道，主要原因是路線較短。當時，負責遞送公文、郵件的，是平埔族的屯勇，台灣道劉璈誇讚他們：「能耐勞苦，上山下嶺，健步如飛，不畏風雨。」光緒 10 年 3 月，負責遞送公文、郵件的屯勇潘清，在半路上被殺。

日治時代明治 29 年(1896)4 月，駐紮在枋寮的陸軍守備隊派工兵拓修三條崙道路，沿路架設通信用電纜(電報、電話線)，作為台灣東、西部緊急聯絡之用。同時，在枋寮與巴壟衛分別設置郵局，展開正式的郵遞業務。枋寮、巴壟衛間的郵遞業務，全由力里社排灣人負責，但在明治 31、32、33 年、明治 42 年 6 月 12 月，分別有郵件遞送人在半途被殺害，後來日警加派巡查監督及保護，才有較安全的郵遞。

明治 41 年(1908)1 月，台灣總督府通信局長鹿子木小五郎，率電信、地理及海事技術官，到東部視察，經浸水營越嶺道返回枋寮，為架設正式的電信纜線勘查實地情況。據同行的電信技師山本三次郎報告：

從巴壟衛到分水嶺的線路，大致是沿著清國舊道架設。東段現已改修成新路。新路坡度不大，作為人行步道很好走，但是路線彎曲且沿途樹木鬱閉，不適合架設電線。舊道雖陡急但彎曲少，而且兩邊各 5 間餘(9 公尺)以內的樹叢已被

砍除，只剩等身高的雜草。將來只要經常除草，線路維護並不難。從分水嶺到枋寮之間，電信線沿路旁伸長，樹木不多，將來架設正式電纜時，不用擔心障礙物，巡查線路及維護都很容易。

學術調查

日治時代學者利用浸水營古道從事人類學、植物學、動物學等學術調查，明治 33 年(1900)，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在通事黃漢生的帶領下，走浸水營古道西段到力里社訪問，途中在歸化門社與力里社各過一夜，留下人類學者最早對此 2 個部落的調查紀錄。

明治 37 年(1904)，森丑之助從大武走浸水營古道到水底寮，這是日治時代第一次學術調查走過浸水營古道的紀錄。

之後，植物學家佐佐木舜一、金平亮三、正宗嚴敬、鈴木重良、福山伯明、清水英夫，人類學家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博物學家鹿野忠雄、民族考古學家國分直一、語言學家淺井惠倫等，都利用浸水營古道進行各種學術調查。昭和 7 年(1932)正宗、鈴木、福山等三人進行浸水營沿線植物調查，發現許多新品種，並冠以浸水營命名。昭和 12 年(1937)清水英夫從大武出發，走浸水營古道沿路調查，發表浸水營原生植物採集目錄共 57 科 228 種。

光復後，我國學者如廖日京、林渭訪、徐國士、蘇鴻傑、楊秋霖、郭耀綸、楊勝任等等，也都經由浸水營古道，深入山區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累計記錄浸水營地區植物共 126 科 756 種。據調查，發現浸水營山區之蕨類植物共 238 種，蕨類商數高達 11.3，為台灣全島之冠。

巡視

浸水營古道是清代和日治時代貫通台灣東西部最好的道路，因此也成為官員巡視地方必走路線。清代光緒 17 年底，胡傳奉台灣巡撫邵友濂之命巡視全台，當時稱作「三條崙、卑南道」的浸水營古道，也是視察重點。光緒 18 年 4 月，胡傳在沿線令營盤守兵射擊演習，可是士兵缺乏訓練，中靶不多。

日治時代，第 11 任台灣總督上山滿之助、第 12 任總督川村竹治、第 16 任總督中川健藏，都曾經乘著四人抬的轎子，率上百名隨員浩浩蕩蕩的巡行浸水營越嶺道。軍方的台灣軍司令部柴五郎大將、台灣軍司令部佐田司令官，或總督府官員，也都利用浸水營古道巡視、控管南台灣。

駛牛車

泥因積雨漾成渠，平麓迷離怕溢餘，過客欲行行不得，村南村北盡牛車 康作銘

這首竹枝詞，描述南部夏日雨季，處處淹水泥濘難行的狀況，這時候只有俗稱番仔牛車的板輪牛車能通行。番仔牛車又稱巴里令，木製的輪子大約有一個人高，以防止車身陷入泥濘。又因車輪高大，無論多麼崎嶇的路面或溪流，都可順利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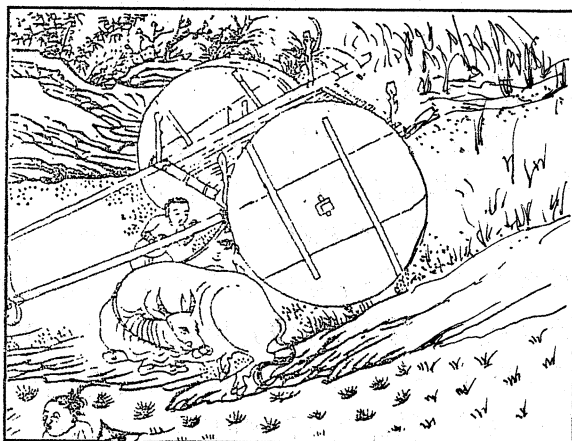
番仔牛車是平埔人最重要的財產與生活必需品，平日交通與運送農作物都要靠它。道光年間，馬卡道族因無法忍受漢人欺壓而移民到後山，就是駕著番仔牛車，載著全部家當與妻小，奮力的爬坡翻過中央山脈。

浸水營古道從水底寮嶺路頭開始，就是一段牛車路。現在還可以看出因昔日牛車車輪輾軋，使道路深陷成為溝渠狀。

傳唱在浸水營古道上的平埔調，有二句歌詞：番仔牛車巴里令，駛要闖港仔作前頭。描繪出平埔族駕著牛車行走在浸水營古道上的實況。

板輪牛車（番仔牛車），馬卡道人稱之為「巴里令」，最大的特徵是車輪由三片木板拼成，車軸直接插入車輪。由於輪軸與車身間沒有滾珠等緩衝作用，因此必須經常加油來潤滑車軸，否則行走時軋軋作聲，非常刺耳。

圖為《諸羅縣志》中所繪的板輪牛車。



圖為日治時代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的「會社工」——馬卡道人以板輪牛車載運甘蔗的情形。



殖產

昭和 2 年(1927)，力里駐在所巡查山野福太郎，指導力里社眾種植相思樹、鳳梨、咖啡樹，並開梯田 30 多甲。另外，他之前在大樹林駐在所附近種植的日本板栗 200 株，這一年已可採收。

昭和 11 年(1936)起，日本商社在浸水營古道東段山坡種植各種熱帶經濟作物。其中蘇門達臘興業會社種茶、咖啡、可可亞；台灣拓殖會社種規納樹；鹽水港製糖會社種油桐、規納；森永製果會社種可可亞。都是佔地數千甲的大規模栽種。

根據當時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公布的「台東地區熱帶栽植企業適地一覽表」，申請栽種面積及樹種如下：

台灣拓殖會社（5,752 甲，栽種規那樹）、蘇門答臘興業會社（9,447 甲，栽種可可、咖啡、茶）、鹽水港製糖會社（5,753 甲，栽種規那樹、油桐、茶）、森永製果會社（2,000 甲，栽種可可亞）。

燒木炭

民國 48 年起，林務局發包給民間以雜木燒作木炭。民國 50 年代，浸水營古道上設有許多木炭窯，燒成的木炭，利用古道運出。

目前，浸水營古道出水坡附近，仍可看到當年留下來的炭窯。圓形的炭窯直徑達 4.8 公尺，夯土窯壁高 2.1 公尺，厚達 0.8 公尺，留有窯門及查看木炭燒製狀況的小門。炭窯原本就沒有屋頂，等堆滿待燒的木柴後，才在上面及窯門覆以黏土密封。由於炭窯四周的夯土壁面，因高溫而燒結硬化，不易風化，成為浸水營古道上令人懷舊的一景。

目前在水底寮東方，浸水營古道所經過的舊大響營附近，還有一座同形式的木炭窯在使用中。



浸水營古道出水坡山附近，燒製木炭的夯土炭窯遺跡。



枋寮鄉舊大響目前仍在使用的同類型燒炭窯。

軍事用途

清代擴寬浸水營古道的目的，原本就是爲了後山防務。清光緒 14 年(1888)，由於璞石閣撫墾委員雷福海胡作非爲，激怒了原住民，璞石閣八社平埔族與阿美族聯合抗清，圍攻各地營哨。張兆連所率的鎮海中營被圍而情況緊急。當時清兵的援軍從鳳山縣出發，就是沿著三條崙卑南道馳赴東部救援的。這是三條崙道作爲軍事用途最重要的一次。

日治時代昭和 18 年(1943 年)因爲太平洋戰爭失利，日本政府有「本土決戰」的決心，開始把軍需品移往深山，做長期戰爭的準備。在大樹林駐在所的遺址重建兵營，並於昭和 19 年(1944 年)將浸水營道路，由原本的人行步道，拓寬爲可供吉普車行駛的 3 公尺寬的軍用車道。

民國 57 年，政府利用美援經費，在大樹林山頂(後來改山名爲大漢山)建置雷達站，浸水營古道西段再次被拓寬以供軍事用途。

山訓

光復後到民國 60 年代，浸水營古道成爲陸軍野戰部隊的訓練場所，士兵在古道兩旁挖掘戰壕、散兵坑，並踏出許多路徑，這些遺跡目前在浸水營駐在所附近還可看到。

撈魚苗、運送魚苗

自清代以來，恆春、射寮、埔墘等地的恆春人，紛紛到大武討海，他們住在舊稱「客庄」的大武和尚武。(所謂客庄，指的是外客居住處，並非是客家人的村莊。)民國五十年代起，南部沿海開始發展養殖事業，所需的鰻苗、虱目魚苗都須從海中撈取。枋寮一帶漁民每年冬季都走浸水營古道到大武海岸，搭建臨時棚屋，撈捕魚苗。

討海人用竹筏在近海捕魚和撈魚苗。魚苗在海岸邊賣給販仔，販仔挑魚苗沿浸水營古道到台南鹽埕，賣給漁塢養殖業者。魚苗連海水裝在不透水的米籬內，由於走山路搖搖擺擺，米籬內的海水不斷激起水花，含氧量大增，魚苗因此存活率高。當時雖然已有南迴公路，但一般人爲了省錢，都走浸水營古道往返。腳程快的人一天即可到達，比起搭乘巴士 6 小時，走古道也並不太費時。當地有一句俏皮話：

掠有，撇四輪仔，掠無，躡三條崙仔返來。

意思是收獲好，就可以花錢坐車，收獲不好時，還是省點錢，走浸水營古道回家吧。

健行

浸水營古道的健行活動，在日治時代就很盛行。當時由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調查，由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的「台灣各州廳蕃地里程表」，顯示浸水營道路沿線各駐在所區間里程如下：

枋寮 2.3K 水底寮 3.9K 炭頭 3.9K 歸化門 8.2K 力里 5.3K
 大樹林 4.3K 分水嶺 7.7K 出水坡 3.9K 姑仔崙 9.6K 大武
 全長 49.1 公里，步程 46.8 公里

從枋寮到大武全程 49.1 公里。除了枋寮到水底寮之間有車可搭之外，其餘均須步行，健行者多在大樹林警官駐在所過夜，駐在所可提供食宿，但必須酌付費用。

昭和 11 年 4 月起，浸水營越嶺道沿線大樹林駐在所、浸水營駐在所被撤廢後，仍然有許多隊伍繼續健行於古道上，讓我們可藉由當時登山社團的紀錄，補足官方紀錄的空窗期（1936~1942 年間）。

昭和 15 年（1940），台灣山岳會小林武男編製，由台灣山岳會發行的「台灣山岳參考圖表」，引用浸水營道路各駐在所高度、區間公里數，列表如下：

水底寮 6.2K（車道） 炭頭（106M） 12.3K 力里（818M） 9.8K 州廳界
 （1,437M） 11.9K 姑仔崙（364M） 9.8K 大武 步程 43.8 公里

（原註：力里駐在所與東部出水坡之間 17.7 公里，其間各駐在所已撤廢。）

光復後浸水營古道上一直沒有健行隊伍，直到民國 81 年，楊南郡與林古松帶領大專學生登山隊伍重新踏勘浸水營古道，使古道上的健行人潮再現。目前每逢假日，都有登山隊伍健行在這一條古道上。

據從事「登山服務」，人稱「赤腳伯」的陳國明所述，他曾擔任嚮導，帶領登山隊伍走過 50 幾趟古道，最多時，一個禮拜內走 5 趟，都是清晨自枋寮雇車載送到大漢林道 24K 浸水營古道步道入口。以一天時間健行至大武苗圃下方的茶茶牙頓溪對岸，預先雇車在此接送至大武火車站，當天晚上就可以回到枋寮。

由於這樣的行程不需要帶帳棚，僅須帶一日糧食及飲水，即可輕裝完成，相當受歡迎。缺點是匆匆趕路，無法細賞沿途的風景和史蹟。另外，夏日茶茶牙頓溪遇雨暴漲，無法安全涉渡，是健行者最大的問題。

以下為日治時代台東廳統計，大正 14、15 年（1925、1926）利用浸水營古道旅行者的概況

浸水營道路旅行者人數統計表 1 大正 14 年 台東廳公佈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計
日人	14	17	15	13	15	8	12	19	6	7	5	21	152
漢人	38	31	31	30	17	32	43	18	33	25	33	16	277
日人	12	22	47	26	8	2	16	9	7	61	16	14	230
漢人	43	32	35	67	19	21	34	22	27	42	15	10	367
合計	99	102	118	126	59	53	105	68	63	125	59	61	1026
途中 宿泊	31	26	27	44	18	15	28	18	11	19	16	20	273

說明：

1. 日治時代，漢人、日本人或外國人走浸水營古道，必須先申請「入蕃許可」。原住民不需申請許可，所以無統計資料。
2. 前 2 列為自枋寮出發，往東到大武的人數。
3. 其下的 2 列為自大武往西到枋寮的人數。
4. 途中過夜的人，約占總人數的四分之一。

浸水營道路旅行者人數統計表 2 大正 15 年 台東廳公佈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計
日人	11	17	11	6	6	7	6	11	7	7	3	15	107
漢人	16	13	15	19	15	25	27	20	13	22	15	12	112
日人	17	28	21	8	11	13	11	19	10	11	16	14	179
漢人	12	25	42	15	7	18	27	43	13	14	16	36	268
合計	56	82	89	48	39	63	71	93	43	54	50	77	766
途中 宿泊	13	23	19	15	22	10	22	28	8	9	16	14	199

說明：

1. 7 月份，途中宿泊者，有 3 個是英國人。
2. 9 月份，途中宿泊者，有 7 個是清國人。
3. 當時由大武往西旅行者佔多數。而現在，幾乎所有隊伍都是由枋寮往東。

七、古道現況、重要史蹟點與沿線遺址

清代的三條崙、卑南道現況

清代的三條崙、卑南道，從石頭營（枋寮鄉玉泉村，現在的大響營農場東南邊）起，沿著東邊的小支稜直上至海拔 150 公尺高的稜線頂，稜線上有一座標高 165 公尺的小山頭，此小山頭因西邊有三條支稜伸出，而被稱為「三條崙」或「三條崙嶺」，因此，石頭營又稱為「三條崙本營」。(註 1)(註 2)

清代道路是沿著三條支稜中最北的一條而開，這一條路也是早年力里社排灣族下山交易的主要路線。入山口在道光年間就建有草寮供下山貿易的排灣人居住，稱作「傀儡寮」（後改字為加禮寮，現在稱為歸崇。）。

三條崙嶺上的寬平稜線，排灣地名為 Chuwakavan（聯勤等高線地圖音譯為基娃加娃），Chuwa 是指地點，Kavan 相信是 Karuvoan 的省略音，就是說這一條路是久遠年代時，中排灣 Pau-maumaq 群，自佳平社移民到力里社的古老移民路線。

（浸水營古道上的排灣各社如力里社、七佳社、割肉社、出水坡社、茶茶牙頓社和姑仔崙社，都是屬於中排灣，他們的來歷，可以追溯到位於北大武山西南山麓，最古老的佳平社。各社在移居的過程中，都曾經停留於 Karuvoan 故地。）

這一段古道現在成為產業道路，路基清晰，可通小型車，但因嶺上 Karuvoan 故地，現在成為春日鄉第 5 公墓，一般人都避走此路。

(註 1) 有關「三條崙」這個地名，有人解釋為自石頭營到中央山脈必須經過三條稜線，這是不通的。從文獻上可以看到許多例證，說明「三條崙」是一個地點的名稱，而不是泛指一大片地區的二道稜線。

劉銘傳〈台灣生蕃歸化並開山招撫情形疏〉：……層巒疊嶂，內有番社。在鳳山轄境者，以三條崙為大枝，……張兆連督同鳳山營都司藍鳳春、管帶林維楨，分道進山，招撫三條、六儀等十五社……。全文中所出現的，都是單一的地名或番社名。

另外，池志澂《全台遊記》：……又八里至大樹前營，止焉。營官歐君曰：「自三條崙至此，雖峻嶺，馬輜皆可行。…」可看出三條崙是一個地名。

(註 2) 在此之前，大家都認為「三條崙、卑南道」——清代的浸水營古道路線，是由石頭營到炭頭營再東上歸化門營的。實際上，應該是循石頭營東邊稜線直接上山的。理由如下：

1. 據光緒 18 年，胡傳申報：「十二日至石營盤，即三條崙道西面入山之口也。……，十三日上嶺而東，十五里至歸化門……」完全沒有提到炭頭營。何況由石頭營到炭頭營須先越嶺南下再轉向東方上山，如此迂迴繞道，完全不是清代開路作風。
2. 光緒 20 年《鳳山縣採訪冊》：「石頭營在港東里三條崙嶺，縣東五十里，同治十三年屯兵於此。現駐都司一員，兵二百名，內分札歸化門、力裏社、樹林口、浸水營、出水坡等處，各駐兵三十名，惟大營五十名，合二百名。」完全沒有提到炭頭營。可知清代雖有炭頭營，但那是南北縱貫隘線的一環，與三條崙道無關。

由古道拓寬變成的產業道路，繼續沿稜向東行，過歸化門社遺址後，在檢查哨與大漢林道合而為一（大漢林道 6K）。之後，以大漢林道的路線沿稜線北側至崁頭窩山東邊大型儲水槽（大漢林道 7.5K）。

古道路線在此離開林道，繞道稜線北側，約 400 公尺處為位在北支稜上的「歸化門營盤」遺址（此遺址即日治時代歸化門警官駐在所《須知簿》及明治 43 年地圖所標示的「歸化門清兵營盤址」。根據《須知簿》所記載：清國歸化門營址在日本歸化門駐在所東北 18 町（約 2 公里）處。）。古道的路線後來變成產業道路，現在已崩毀。此路線沿稜線北側緩緩上坡到力里社遺址。

古道由力里社繼續沿稜線北側緩緩上坡到「六儀社營盤」遺址。目前遺址被大漢林道分為上下兩個部分，還留有石砌圍牆及防止水土流失的石砌駁坎。遺址附近的古道寬達 8 尺以上，大約 100 公尺後，與大漢林道相接（大漢林道 15K）。之後，古道以略高於大漢林道的路線，沿稜線北側緩緩爬升至「大樹前營盤」遺址。

大樹前營又稱為「樹林口」，位在現在的大漢林道 20K，也就是大樹林山（大漢山）西稜 2 公里處的稜線寬平處，是清代商旅、官吏往來三條崙道的過夜住所。

大樹前營後來成為日治時代的大樹林駐在所，經過日人的重建，清代所留下的史蹟，僅剩下一片人字形砌石駁坎供後人追認、憑弔。

古道過大樹前營後，繞大樹林山稜線北麓緩升，這一段路由於地質不佳，經常崩山，無論是清代三條崙道或日治時代浸水營警備道的路基，全部都不存在。目前的大漢林道 20K~24K 路段，都是民國 57 年以後，林務局所開的車道。

清代三條崙道在中央山脈分水嶺大樹林山北邊，沿東向的長稜直接開在稜線上，緩緩下降至「大樹林營盤」遺址。大樹林營在清光緒 20 年《鳳山縣采訪冊》上，已被改稱為「浸水營」。浸水營的得名據說是形容此地氣候溼度極高，終年濃霧深鎖，物品經常濕漉漉，猶如浸泡水中一樣。此說法未見於文獻，浸水營的來由，仍待以後進一步考證。

過浸水營後，古道完全順稜而開，目前在稜線上還留有清代的石砌碉堡遺跡。開在稜線上的清代道路，除了在民國 81 年時，楊南郡與林古松第一次踏查時走過外，幾乎沒有隊伍前來。因為大家都利用日治時代修改的浸水營越警備道路線及部分林道完成健行。

出水坡清營址，由於日治時代出水坡駐在所曾建於清營盤舊址上，很難分辨是否還有清代的遺跡。但在出水坡駐在所上方稜線最高點，發現 18 個由石塊砌成的方形結構，呈規律排列，可能與清代營盤有關。

從出水坡到溪底營，清代的道路仍在稜線上，雖然草木壅塞，但路基仍在，此稜線上也有石砌碉堡遺跡。

清代的溪底營，就在現在的苗圃上，營盤遺構已因苗圃整地而難以辨認，但在苗圃靠東北方，有成排堆疊較整齊的駁坎，以及一條長達 120 公尺、寬 1.2 公尺的浮築道路，道路高過平地 0.6 公尺，建築師林古松與營造工程專家李煙潭，都判定此遺構應是清代所造。

清代由溪底營到巴壟衛（大武）走的是溪底路，目前無跡可考。

日治時代浸水營越警備道路現況

日治時代的浸水營越嶺道，起初沿用清代路線，後來不斷修改路線，降低坡度，成為目前所見到的，順著稜線開，但不完全開在稜線上，反而有較多的山腰路。

日治時代的浸水營古道，以水底寮為道路起點，經新開庄，由炭頭上山。水底寮到炭頭營的步道，現在已經全由車道取代。炭頭營目前遺有一間建於清代的石屋，在日治時代被使用為炭頭駐在所，以管制古道的出入，自炭頭營入山口起的一小段路，因為經過私人土地而改道由林務局新開苗圃旁上山。

這一小段長約 3 公里的步道，開在稜線上，視野開闊，可展望台灣海峽、小琉球景觀，經新開村民整理後，目前路跡清晰好走。

之後的浸水營越嶺道，已被大漢林道取代，沿線展望良好，可遠眺大漢山、石可見山，秋冬時自 16K 以上有楓、槭等紅葉植物可賞，是一條適於健行的道路。可惜現在大家都只想快速走完浸水營古道，這一段車道，通常都雇車完成。

從林道盡頭、浸水營古道步道口起至中央山脈越嶺點的 1 公里路，是力里溪上游，浸水營闊葉樹林自然保護區的範圍，所謂浸水營濃霧瀰漫的特殊地形氣候，就是指這一段路所通過的區域。目前路況除了稍微潮濕外，路基、駁坎都很完整，但已有人將摩托車騎進來，若禁止將危害路面。

自越嶺點至浸水營駐在所路況尚佳。根據日治時代的報導，浸水營駐在所視野開闊，可展望整個大武溪流域與太平洋。但現在高大的樹木與芒草遮蔽視野，若稍加修剪刈除，可得到較好的景觀。

自浸水營至出水坡，至新姑仔崙駐在所的古道，除了些許小坍方路段要稍作整修，基本上路況不錯，大部分的石砌駁坎、路肩石也都還完整。新姑仔崙駐在所以下，因林道開闢，破壞古道路基，必須改由廢棄林道步行至苗圃。

苗圃以下，因建於大正 15 年（1926）的姑仔崙吊橋已斷。必須涉水過茶茶牙頓溪以接上對岸的林道。秋冬枯水期，水深約 50 公分，可順利過溪。但夏季豪雨水漲時，勉強過溪危險性很大。

苗圃至大武的路程有 9 公里，若無接駁車，需步行約 2 小時。

與浸水營古道有關的史蹟點

【枋寮】

枋寮位於屏東平原最南端，西鄰台灣西南海岸枋寮灣，有近海的漁業港口；東鄰排灣族地界，昔日後山族群到前山交易，都以枋寮為出入口及交易中心。清末同治、光緒年代，枋寮儼然成為扼制南北驛路與通往後山的地理要衝。

枋寮原本是一片蒼鬱的森林，屬於馬卡道族放索社的領地，康熙 33 年（1694 年）從華南漳州移入台灣的漢族移民，在這裡伐木製材，搭建木板工寮定居，形

成一個聚落，因此被稱為「枋寮」（枋是閩南語木板之意）。到了康熙 44 年（1705 年），位於台南安平台灣府，已成為船舶修復中心，所需木材都取自鳳山縣山區。乾隆年間，枋寮已經是樟枋、厚力木等造船木料的集散地及輸出口岸，枋寮街口也有專司船舶修造的軍匠聚居。乾隆 28 年（1763 年），清廷在枋寮設「汛」，以杜絕走私、盜匪，「枋寮口汛」是出入瑯嶠地方的門戶，也是「防番」重鎮。

台灣割讓之初，日軍第二師團由枋寮登陸；日治時代的縱貫鐵路，以枋寮為終點；南迴公路也以枋寮為起點；太平洋戰爭時，枋寮成為防衛南台灣的要塞。

枋寮的開發年代久遠，史蹟地也很多，比較重要的有：

- (1) 德興宮，興建於乾隆 43 年（1778 年）的媽祖廟，現在廟內還珍藏乾隆 43 年的皇帝詔告「嚴禁混籍扳累非辜告示碑」，
- (2) 昭忠祠，光緒 2 年調來南台灣「剿番」的淮軍，因霍亂病死近二千人，其中 769 人的埋骨之所，「淮軍義塚」，俗稱白軍營。
- (3) 位於枋寮國小旁的「故乃木將軍上陸紀念碑」，台灣割讓當年（1895）10 月，乃木希典中將率第二軍團在枋寮海岸的登陸地（原紀念碑現已佚失）。

佳冬【忠英祠】

曾於光緒元年至 3 年帶一營清兵駐守於石頭營的振字營副將李光，鑑於駐防期間，員弁勇丁或與排灣族交戰中陣亡，或因天災疫癘而病故者極多。因此，於光緒 5 年 10 月，在石頭營、大響營的北方，今屬佳冬鄉玉光村，建忠英祠，提對聯「忠魂用慰、英氣常留」，祠內供奉一塊青斗石神主牌，直寫「皇清振字、福靖營開山陣亡病故員弁勇丁神位」，以祭祀屬下兵勇英靈。

當年襄助李光「撫番」，並招募六堆客家人隨李光前往恒春地方拓墾的佳冬人蕭南斗，其後裔在李光去世以後，為了感念李光的庇蔭而致富，於祠內另立「誥授武功將軍諡光李公神位」（此神位現已佚失，但鄉民仍稱此祠為李將軍廟）。

枋寮【昭忠祠、淮軍義塚】

清光緒元年 1 月 8 日，守備南台灣的溫州右營游擊王開俊，率領勇兵二百人，深入獅頭社「剿番」，因疏忽，中了埋伏而陣亡 96 人。事後清廷為了報復，由唐定奎率領淮軍 13 營 10,970 人，渡海來台，以其中 11 營加上原駐守南部的 2 營清兵，大舉進剿。清兵於 3 月初進兵，到 5 月 9 日已完全枚平獅頭社及鄰近的排灣各部落。命各部落送孩童 30 人到枋寮番學堂學習漢文，也作為人質。

原本成功的剿番行動，死傷不多，卻因軍中霍亂流行而病死 1918 人。光緒元年 7 月，朝廷將病故者分在鳳山、枋寮二處安葬。其中，在枋寮鄉隆山村（北勢寮）埋葬 769 人，提額為淮軍義塚，並建昭忠祠祭祀。由於墓塚外牆以白堊（石灰）塗刷避免疫病流出，故鄉民稱之為「白軍營」。

【水底寮】

水底寮聚落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明末永曆 12 年（1658），當時住在大武力放索社的馬卡道族，進入此地打獵及開墾，此地原本為森林中的積水窪地，因此被稱作水底寮。

清代康熙 50 年（1711），枋寮墾首黃茂純率眾進入水底寮拓墾。因較近山區，「換番交易」興盛，逐漸形成街市，道光 13 年（1833）水底寮汛已有千總駐守，守兵 130 人（當時的枋寮汛只有 20 名清兵駐守）。

清代同治及光緒年間，枋寮因霍亂及地震、海嘯，使居民害怕而紛紛遷到水底寮，水底寮的繁榮，因而逐漸凌駕枋寮。到了日治時代，已將水底寮定為浸水營越嶺道的起點，目前台 1 線與枋寮建興路交叉口，原立有「左卑南道」石柱路標。當時水底寮有劇場、信用組合、百貨店、公共浴場、公會堂，儼然是一個時髦的城鎮。

水底寮的重要史蹟有：浸水營古道路口、忠誠義士十五爺廟、惜字亭。

水底寮【浸水營古道入嶺口】

水底寮中華路的三叢榕土地廟旁，當地人稱為「入嶺口」，是日治時代浸水營越嶺道的起點。有天然石上刻「嶺（嶺）路頭」及道教保佑行人平安的符咒。

由此過去的古道，因早年牛車輪轍深陷，經常在雨季積水，日久侵蝕成爲溝渠，被稱爲「牛車巷」。現在看起來就像一條小溪。這一段牛車路已經完全廢棄不用，目前在牛車路旁，另闢一條平行的鄉道，路寬 2.4 公尺，僅容一車勉強通行，卻是當地居民使用頻繁的主要通路。

水底寮【忠誠義士十五爺廟】

清代較晚來台拓墾的客家人，由於平原良田已被先來的閩南移民佔據，因此只好耕作缺水的荒地而經常欠收缺糧，必須向枋寮、水底寮等閩南村庄借糧。由於屢借不還，閩南人不願再借，使得閩客關係大爲緊張。

清代道光 12 年（1832），粵籍人士許成、張丙、李受等人，率眾圍攻閩南村莊，焚村搶劫，南部各庄閩南人紛紛逃難。只有畢支尾、水底寮、枋寮三庄因「其民慣習鹿銃，稍稍支持」。在對抗客家人的攻擊時，適巧有黃榮元等 17 位來自恆春的閩籍武師經過，因義助閩南村落而陣亡 15 人。

後來水底寮等村莊，得到當時軍火商人運來的百餘斤鉛藥（鉛丸子彈），才擊退客家人。

事後，水底寮地方人士感激捨命義助鄉人的 15 人，特別爲他們建廟崇祀。

水底寮【惜字亭】

水底寮惜字亭爲清代同治年間由當地讀書人發起的文琳社所建，有聯曰「文字歸鎔化、琳瑯附寶藏」，建成年代早於石頭營附近的三級古蹟「聖蹟亭」，可惜因地方人士不當維修而喪失古蹟原貌。

【石頭營】 GPS 座標：21015/248109

石頭營建於清代同治 13 年（1874 年），主要是因應日軍強占瑯嶠地方，攻打牡丹社，清廷為充實國防，積極採行開山撫番政策，除增加兵力防守枋寮口汛外，在扼守後山出入口的山腳地帶，砌石為營。光緒元年，清副將李光受命管帶總兵張其光麾下的振字中營 500 名兵勇，駐紮此地三年，期間與排灣族交戰陣亡、受水災淹歿或病死者過半數。後來合祀於大響營北邊的忠英祠，石刻的神主牌上有「皇清振字、福靖營開山陣亡病故弁勇丁神位」字樣，當地人稱為「李將軍廟」。

石頭營又稱石營盤、三條崙本營，位於大響營農場東南角，因為四周為大石塊所砌的高大圍牆，而被稱為石頭營。石頭營四周有壕溝及高約 3 公尺的疊石圍牆，牆內有營舍數棟，為石砌牆壁、紅瓦屋，部分也用重達 4、5 斤，當地人俗稱「大憨磚」的大磚塊砌成。

圍牆內土地約有 2 甲多，圍牆有東、西、南、北四個門，為了符合倚山面海的風水觀，營房正門朝西。

光復後台糖接收大響營農場，後來退輔會安排退役軍人來農場工作，這些老兵以石頭營房舍為居所，當時石頭營仍然完好。退輔會工作隊離去後，排灣人進佔該地種植花生。後來政府將石頭營東半部 1 甲多土地放領給佔用的排灣人種作。石頭營靠西邊的 1 甲土地，於民國 70 年代被台糖大響營農場的主管下令拆除圍牆及營舍，併入農場種植甘蔗，使這個百年重要史蹟地面遺構蕩然無存。目前整個石頭營的遺跡，只剩下東半部花生園裏的一排疊石屋基。

【聖蹟亭】 GPS 座標：21016/248107

聖蹟亭在石頭營西南方。同治 13 年，清兵在石頭營屯兵後，隔年，為了教化原住民，總兵張其光特別設立「番學堂」，並建字紙亭一座，用來焚燒字紙，稱為聖蹟亭，用意為敬重文字。

聖蹟亭的造型特殊，其下層為六角形，上層為四方形，亭頂為硬山屋面及馬背山頭，現已被列為三級古蹟。

【新開庄】

清代同治 7 年，原住在高屏流域的馬卡道族，遷入此地，形成一個叫做新興庄的聚落，不幸在同治 10 年時，被排灣族屠村，庄內男女老幼無一倖免。

同治 13 年，另一批馬卡道人遷入此地，更名為新開庄。原本土地為馬卡道族所有，但後來林萬記、黃碩德等漢人墾首率眾入墾，巧取豪奪結果，原本的地主馬卡道人反而變成佃農。

日治時代大正 12 年，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收購土地，設立大響營農場，種植甘蔗。新開庄馬卡道人成為被糖廠雇用的「會社工」。

近年來，新開村發展精緻農業，種植蓮霧、芒果等高價果樹，生活改善，也

開始有族群意識。

民國 89 年 7 月 15 日，新開村民舉辦「古道新開」活動，藉勘查、整修浸水營古道崁頭營段，凝聚村民向心力。

【崁頭營】【崁頭駐在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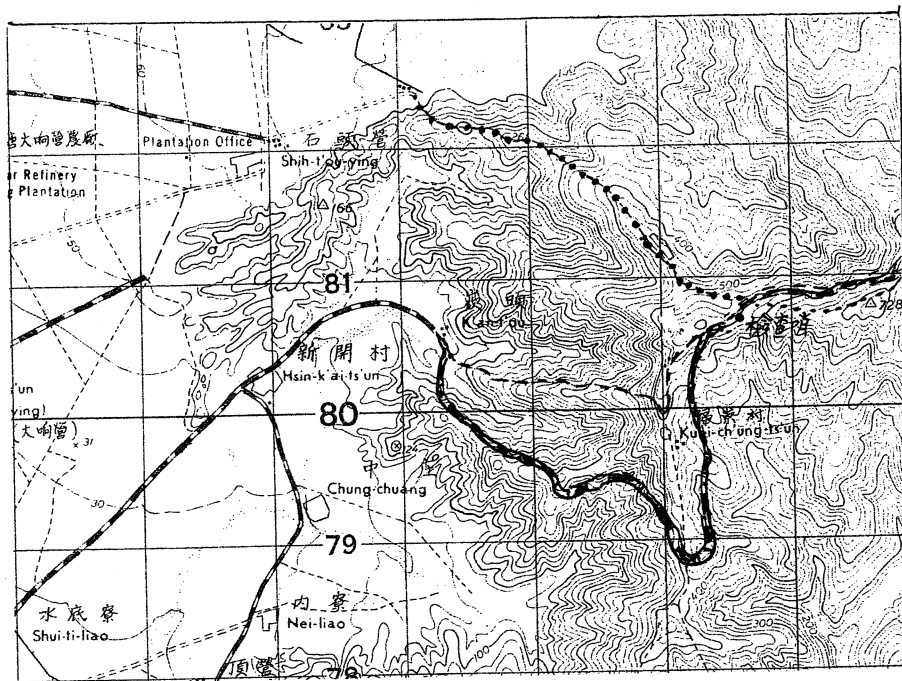
標高 105 公尺 GPS 座標：21129/247931

崁頭營原址在新開村近山腳的果園內，現在還留有一棟前清時代的石造營舍，牆壁厚達 45 公分，目前壁面外塗水泥，被當做倉庫使用，只能從砌石的地基看出部分原貌。據村民說，日治時代也利用此遺址作為崁頭警官駐在所。當時日本人與漢人出入浸水營古道，都要事先申請「入蕃許可」，在崁頭駐在所查驗後才能放行。

由崁頭營起的浸水營古道步道西端入口的一小段路，目前為私人租用土地，無法通過，因此改道到鄰近的新開苗圃旁。

由崁頭營起，浸水營古道開始爬坡，沿著大漢山西向長稜稜尾，崁頭窩山的西稜緩緩而上，直到歸化門社，步道全長約 3 公里，道路幾乎都開闢在寬平的稜線上，和緩易行且視野寬闊，可展望屏東平原、大鵬灣與小琉球。

這一段古道在新開村民整理與維護下，目前成為南部熱門的半日健行路線。



清代三條崙道 日治時代浸水營越嶺警備道 - - - - 林道

【歸化門社遺址】【歸化門駐在所】

位置 崁頭窩山西稜稜尾，大漢林道檢查哨西方約 1 公里處。

標高 495 公尺 GPS 座標：21290/248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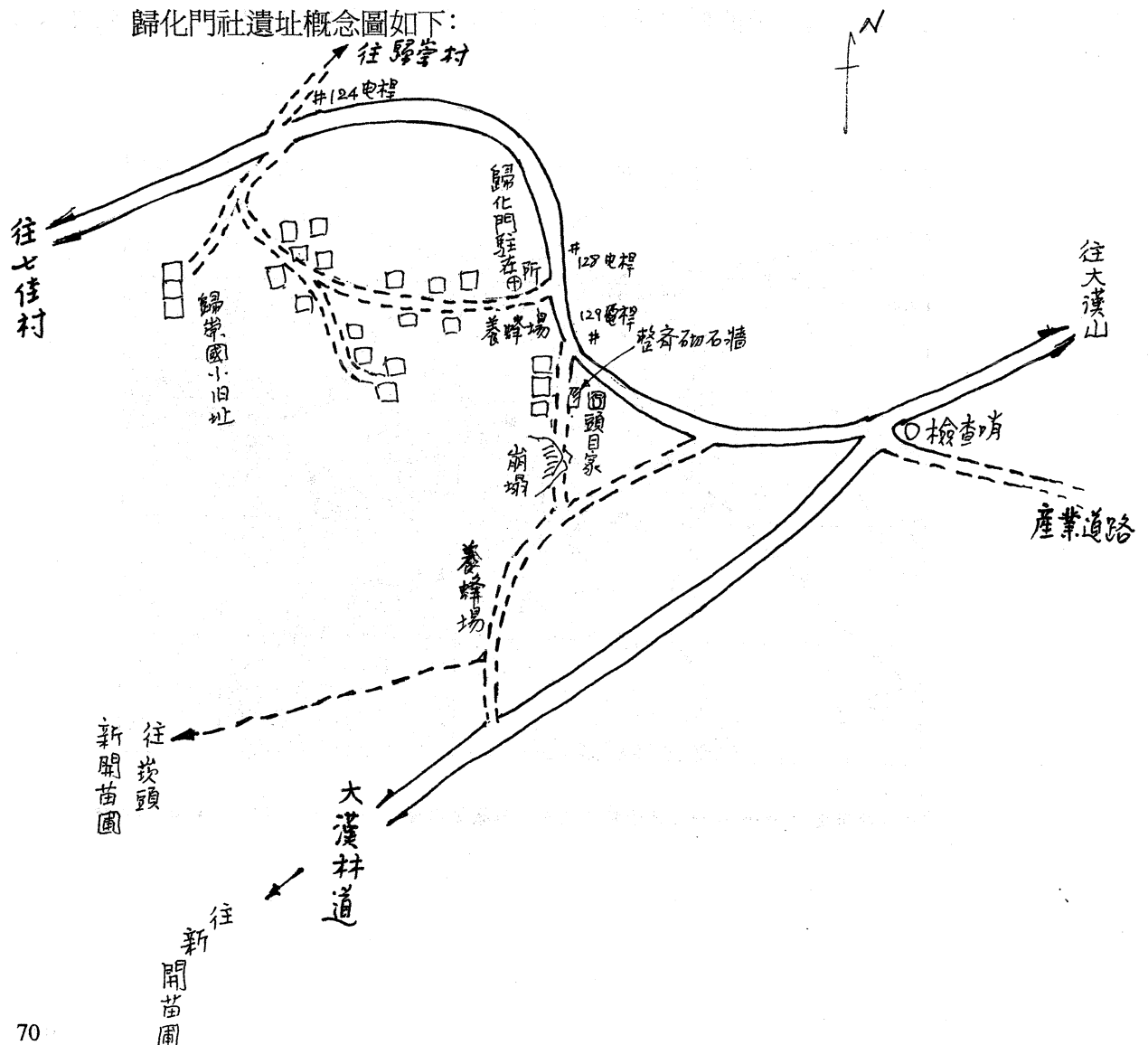
說明 歸化門原本是力里社的耕地，日治時代大正 3 年（1914 年）浸水營事件後，日本警察陸續將力里社居民遷到此地，形成歸化門社。歸化門社分為二處，位於稜線北側的是有 100 多戶的大部落，位在稜線上的是小部落，其旁有教育所。

歸化門駐在所，設於大正 4 年（1915），位在歸化門大部落上方，現在台電電線桿編號 129 號附近，光復後改為派出所，有二名警員。光復後在大部落設歸崇國小，於民國 60 年廢校。

據歸化門社排灣族原住民 Bula Subuzi（漢名謝明士，58 歲）所述，歸化門社原有住戶 7、80 戶，因位在山脊上無法引水使用，每天必須至山坳處挑水，非常辛苦，民國 55 年起，陸續遷村至山腳歸崇村。

現況 目前仍可看到小學教室、操場、數十間石板屋遺跡，石板屋大部分建於地面，少部分是半穴居式。目前有養蜂人將蜂箱數十個放置在遺址上，駐在所原有木造建物已毀，僅餘屋基。

歸化門社遺址概念圖如下：



【歸化門營盤遺址】

- 位置 位在崁頭窩山東北方,力里山西稜北側，距離歸化門社（歸化門駐在所）約 2 公里
- 標高 680 公尺 GPS 座標: 21524/248025
- 說明 清代三條崙、卑南道路線通過此地，繞力里山北側山腰至力里社。守營屯兵 30 人，分為 2 隊。
- 現況 營盤遺址原本有砌石駁坎等遺構，因開闢產業道路而毀壞。

【力里小聚落】

- 位置 位在力里山東南方小鞍部，大漢林道 11.5K 處
- 標高 1,020 公尺
- 說明 此地原無部落，民國 48 年起，陸續有力里社居民搬來此定居，排灣地名為 Chalalapa。聯勤五萬分之一及二萬五千分之一等高線地圖標示為「舊力里」是錯誤的。
- 現況 目前有 10 餘戶居民，聚落西邊力里山山麓，大漢林道上方約 10 公尺處，有日治時代道路的殘跡。

【力里社遺址】【力里駐在所】

- 位置 力里山東北方，海拔 600~750 公尺的斜坡上
- 說明 分為大小兩個部落，北邊較低的大部落稱為 Kinajian，南邊位在較高的小部落稱為 Contres。駐在所設於明治 38 年（1905）2 月，位在大部落上方。力里社的部落很大，根據明治 44 年（1911）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的調查，當時力里社有 261 戶，1,058 人。因大正 3 年的「浸水營事件」，力里社是帶頭起義的部落，事後日警就將力里社眾分批遷村到茶茶牙頓社及歸化門社，以削弱部落力量。
- 光復後，仍居住在力里的排灣族，於民國 48 年遷到山下的七佳村居住。
- 現況 目前部落遺址內還有數十棟石板屋遺跡，有儲水槽、駐在所遺址、小學教室、升旗台、操場，其中，屬於頭目的石板屋，四周石片堆砌的牆壁還算完整，但近年來許多村人及外人競相來此搬走石板，若不加禁絕，恐怕會加速破壞。

【六儀社營盤遺址】

位置 具馬奴山北麓，大漢林道 14.7K 處

標高 1,000 公尺 GPS 座標：21743/247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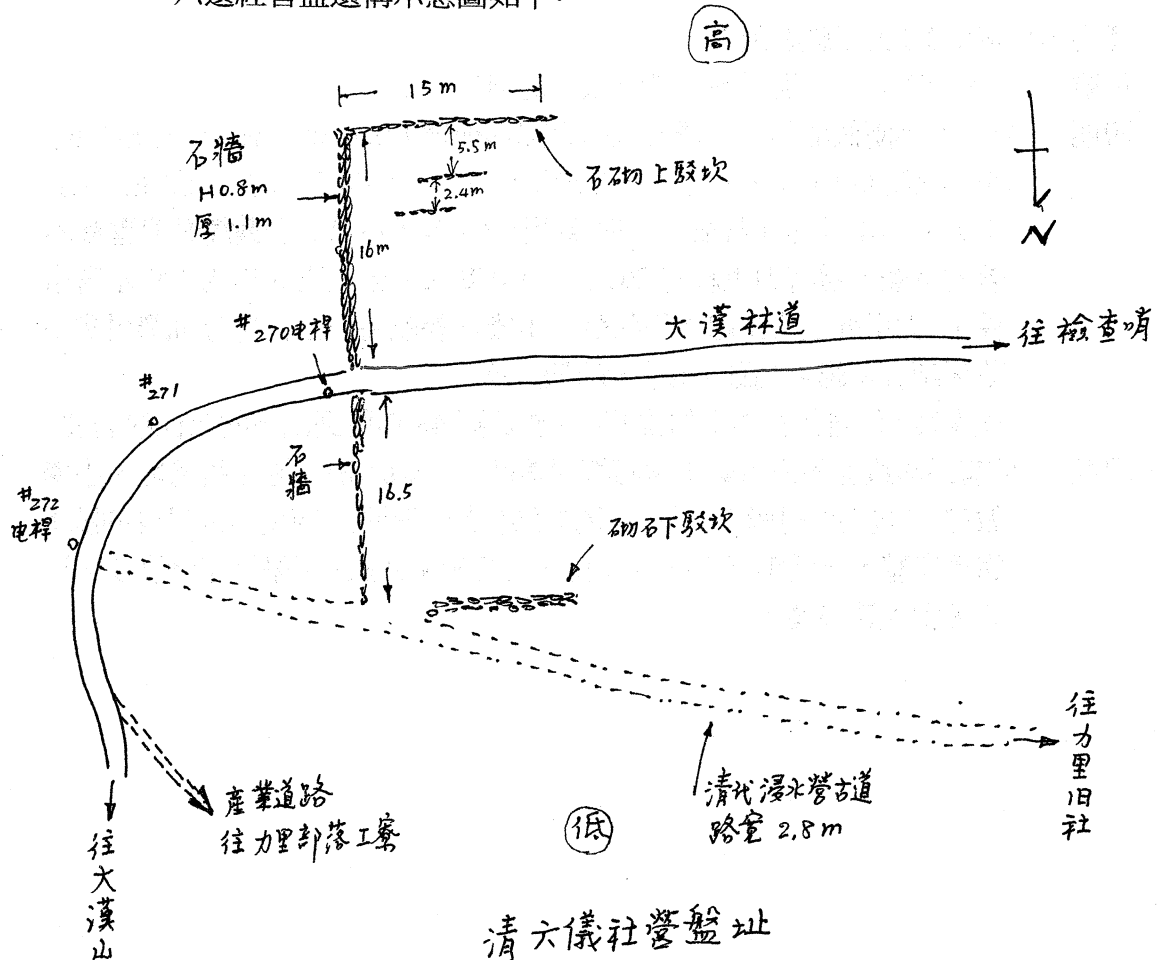
說明 清光緒 8 年，三條崙道開闢時所設，守營屯兵 30 人，分為 2 隊。

這個營盤遺址，曾被許多人誤認作「大樹前」營盤遺址。事實上，大樹前營，位在「大樹林山」之前，也就是後來的「大樹林駐在所」的位置。從文獻上很容易判斷：清代所有行走浸水營的旅人，包括官吏、傳教士，都在大樹前營過夜。從石頭營到大樹前營都是馬轎可通的平緩大路，過了大樹前營需爬陡坡且路徑崎嶇難行。主要是要繞過大樹林山(大漢山)北側的困難地形。

至於「六儀社營」為何不在力里社部落裏？這是清代設營盤常有的現象歸化門營盤也是設在距離歸化門社 2 公里處，主要是避免與部落發生衝突。力里社的勢力範圍很大，不僅此地，甚至再進去的大漢林道 16K 附近，也都是力里社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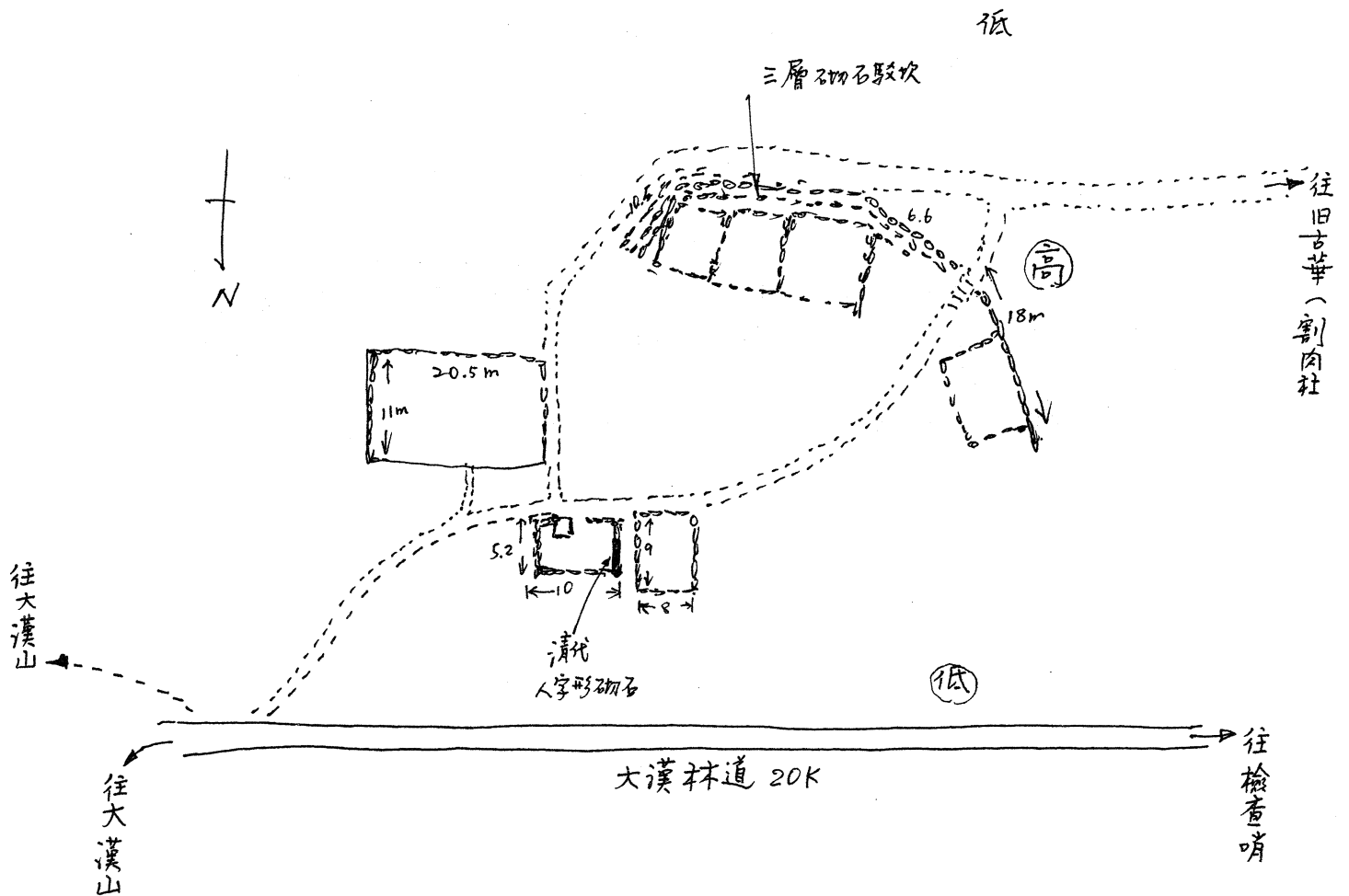
現況 營盤被大漢林道切割成上、下二部分，遺址上目前還有圍牆、駁坎等石砌遺構。清代浸水營古道由營盤下方通過，路寬達 2.4 公尺。

六儀社營盤遺構示意圖如下：



【大樹前營遺址】【大樹林駐在所遺址】

位置 舊稱「大樹林山」的大漢山西稜鞍部，大漢林道 20K 處。
標高 1,230 公尺 GPS 座標: 22197/247906
說明 清代大樹前營（樹林口營盤），在日治時代成為大樹林駐在所。清代由石頭營往東到巴壟衛的商旅或官吏，都在大樹前營過夜。
日治時代昭和 11 年因南迴公路通車，浸水營道路失去重要性而撤廢大樹林駐在所。於昭和 18 年因為太平洋戰爭失利，準備本土決戰而重新建設此地。當時並拓寬浸水營古道成為 3.6 公尺寬的車道。
現況 數年前因開關直昇機停機坪破壞部份遺址，目前已廢棄的停機坪芒草叢生，需穿過芒草後始能看到遺址，在日本大樹林駐在所遺址內，發現一段清代的人字形砌石駁坎，除此之外，更有多間房舍遺跡，都是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
遺址示意圖如下：



【浸水營】【州廳界】

標高 1437 公尺 GPS 座標: 22609/247908

「浸水營」這個名詞，最早出現在光緒 20 年的《鳳山縣采訪冊》中，在此之前，無論是胡傳的巡視報告或池志激的遊記，都稱此地為「大樹林營」。浸水營的得名據耆老傳說，是形容此地氣候溼度極高，終年濃霧深鎖，物品經常濕漉漉，猶如浸泡水中一樣。（此說法未見於文獻，浸水營的來由，仍待以後進一步考證。）

另外據戚啓勳《氣象與工程》(1988)所述「浸水營位於冬夏季風氣流輻合帶，年平均雨量高達 5,200mm，僅次於雪山山脈東北尾間的火燒樟(6,558mm)，為台灣第二大降雨區。」也有可能是在光緒 20 年時，因暴雨宣洩不及使營盤浸水而得名。

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授移川子之藏，曾在浸水營越嶺點前拍攝排灣族搬運物品走在古道上的情況，照片及其文字說明如下：

「從高雄州炭頭啟程，橫越中央山脈到大武的山路上，有時遇到蕃人往來於途。仲夏，林中傳來喧噪的蟬鳴，此起彼落，似乎在迎送旅人。從溪谷湧上來的濃霧，瀰漫於原始林間。」——移川子之藏《台灣の土俗與人種》

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巡視浸水營古道時，高雄州知事及各級官員都在此地迎接。

嚴格說起來，最能代表浸水營的特殊風貌，應該是從現在的浸水營古道步道入口算起，到大漢山與姑仔崙山間的鞍部，中央山脈越嶺點為止的 1 公里路段。地貌是力里溪源流區平緩的老年期地形。林下因大量腐葉堆積而不易透水，加上地勢平緩不易宣洩積水。

排灣族稱此地為 *Chuwazarom*，*Chuwa* 是指地點，*zarom* 是水的意思。這一片區域原本是力里社打獵的勢力範圍。

【大樹林營遺址】【浸水營駐在所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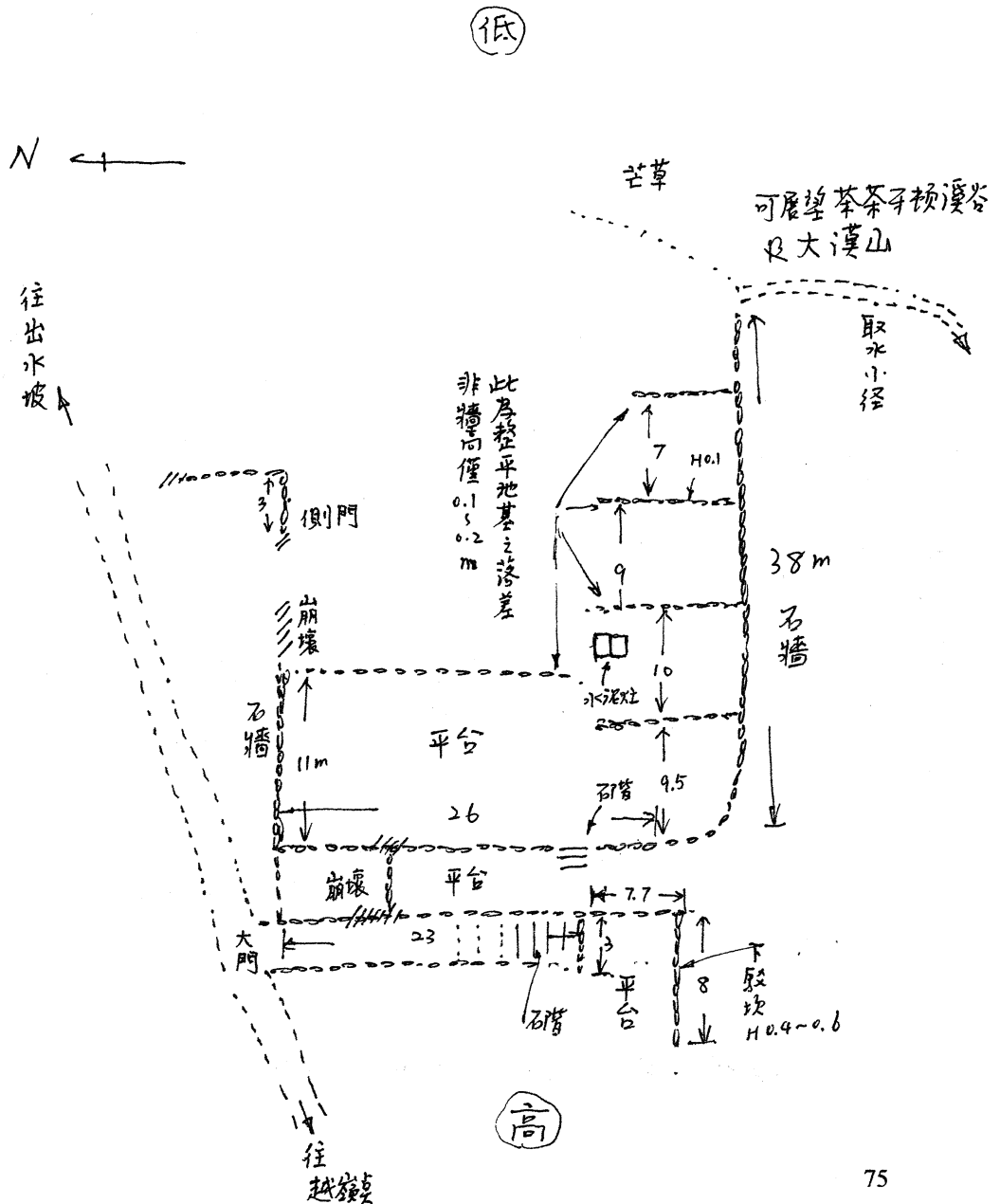
位置 中央山脈主脊大漢山東稜轉東南稜上。

標高 1,280 公尺 GPS 座標: 22609/247851

說明 清光緒 8 年起設屯營，有屯兵 30 人，分為 3 隊。原稱大樹林營，光緒 20 年又稱浸水營。日治時代明治 34 年新設浸水營駐在所，曾多次遭受排灣族攻擊，燒毀屋舍，也數次毀於風災。大正 3 年的浸水營事件，先是駐在所日警、眷屬共 5 人被殺，隔日來善後的日警又被殺巡查 3 人，技術工 1 人，駐在所被燒毀。大正 7 年重建，大正 13 年改建為現在所看到的規模，昭和 11 年撤廢。

撤廢以前，浸水營駐在所是自大武西向，走浸水營古道的中途休息站，台灣總督巡視浸水營道路時，都是在此午餐。

現況 遺址還有許多石砌駁坎、坡道、圍牆、水泥灶等遺構留存，應該都是日治時代所造。另外，遺址上發現酒瓶、碗盤瓷器碎片等日治時代遺物。遺址示意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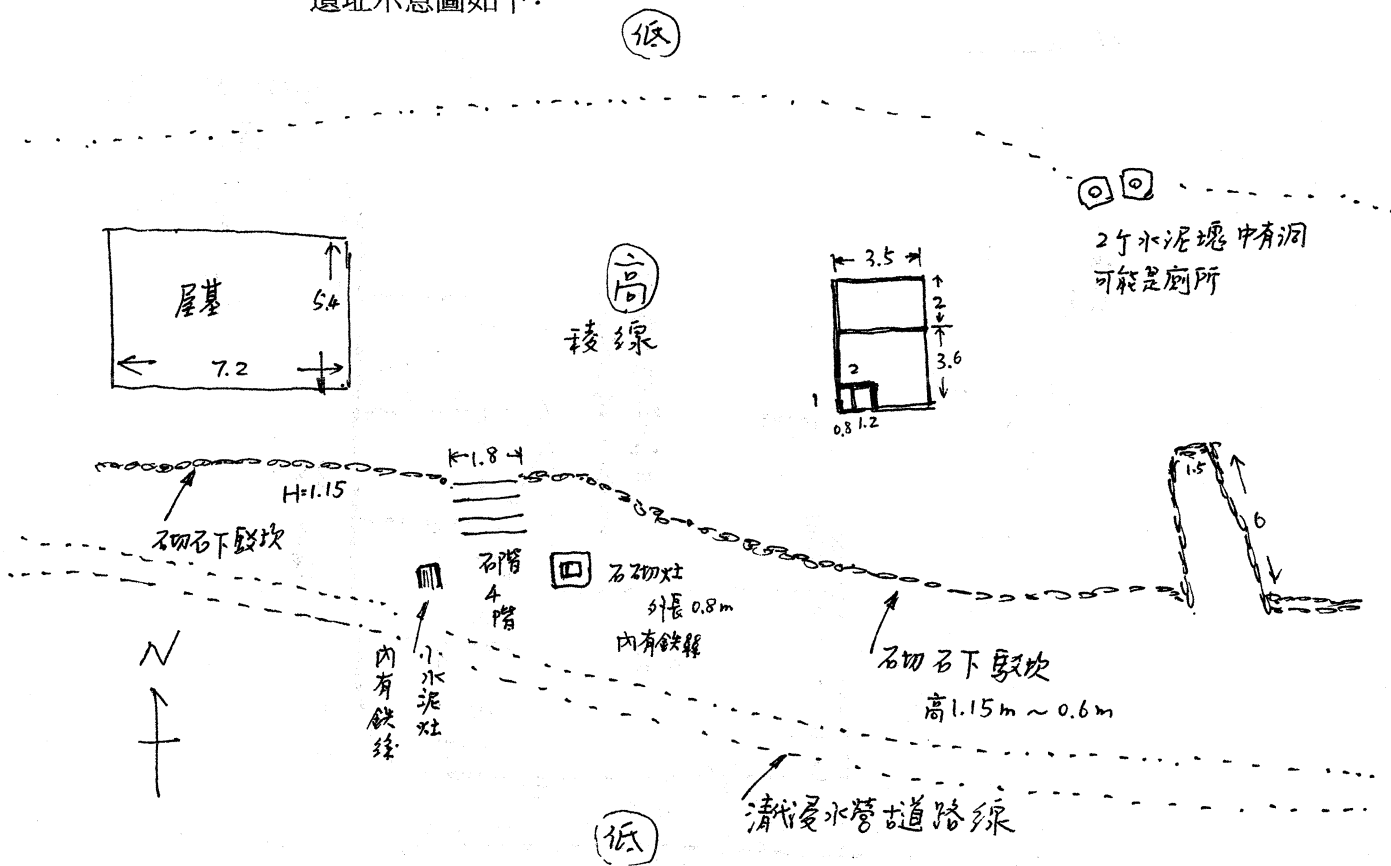


【古里巴保諾駐在所遺址】

- 位置 大漢山東南稜，聯勤等高線地圖標示 × 972 的無名小山頭的南支稜上。在出水坡駐在所西邊 1.3 公里處。
- 標高 850 公尺 GPS 座標：22870/247580
- 說明 古里巴保諾駐在所設於大正 10 年，為一個長約 10 公尺、寬約 5 公尺的崖邊小平台，當年有路順南支稜可下到茶茶牙頓社。大正 15 年(1926) 3 月撤廢，改在茶茶牙頓社新設駐在所。
- 現況 目前遺址上只有一棵大黑松，以及少量可能是屋基的長方形石塊。

【新·出水坡駐在所遺址】

- 位置 出水坡駐在所西方約 400 公尺的稜線上，由出水坡神社後方稜線上去。
- 標高 760 公尺 GPS 座標：22952/247586
- 說明 大正 15 年自出水坡駐在所遷移至此，為稜線上的一個小山頭，浸水營古道從駐在所前通過。
- 現況 遺址保存狀況良好，有水泥屋基、廁所、2 個灶、台階、石砌駁坎、竹叢、山櫻樹等，遺址上找到許多酒瓶等。
- 遺址示意圖如下：



稜線上新·出水坡駐在所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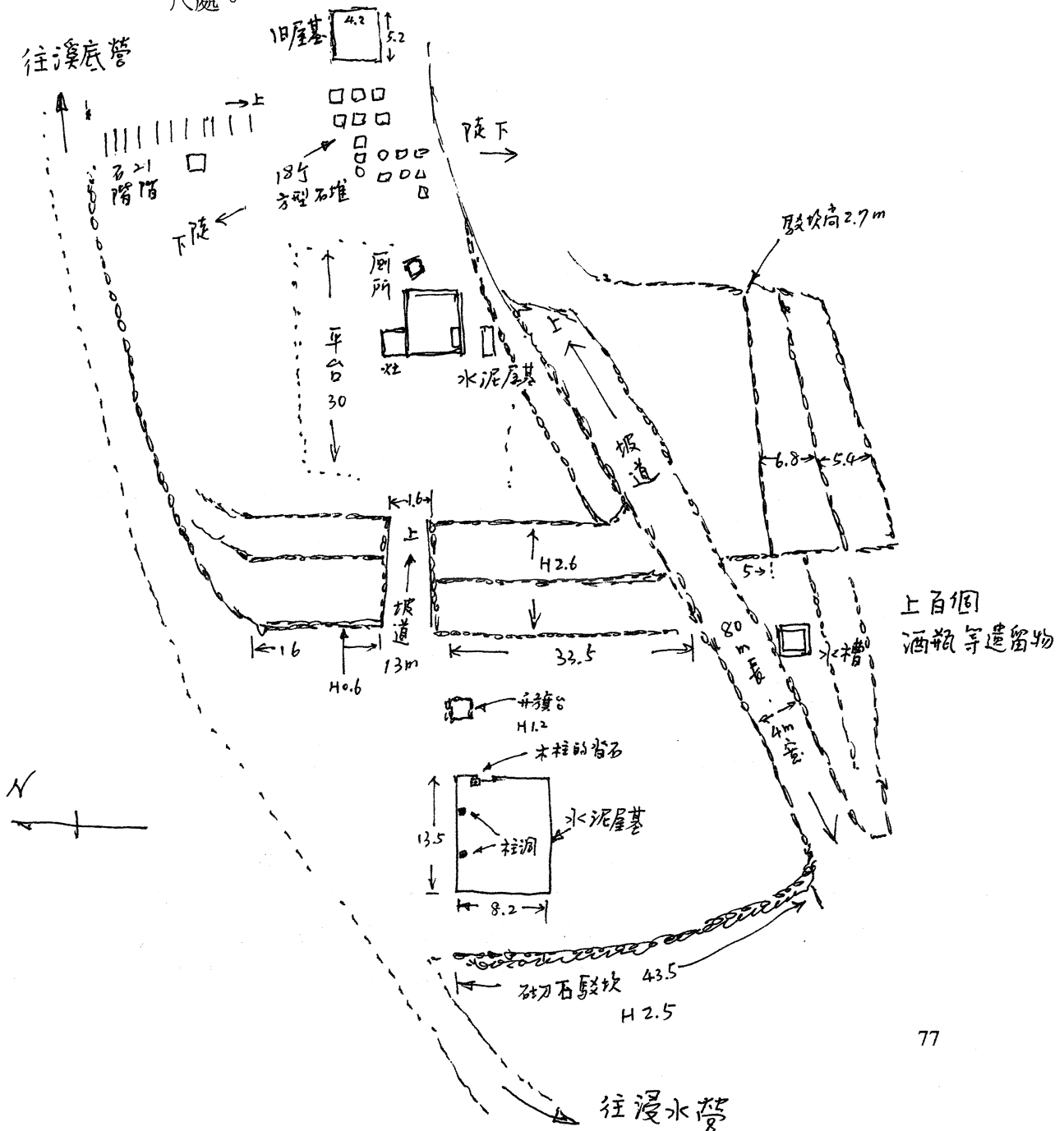
【出水坡營遺址】【出水坡駐在所遺址】

位置 大漢山東南東稜，出水坡山以西約 2 公里的稜線上寬平處，包含一個標高 715 公尺的小山頭。

標高 700~715 公尺 GPS 座標: 22991/247583

說明 光緒 8 年設出水坡營，屯兵 30 人，分為 3 隊。大正 8 年新設出水坡駐在所於清營遺址上。大正 15 年遷移至原址西方約 1200 公尺處重建。(實地踏查發現新舊兩駐在所距離僅約 400 公尺)。出水坡駐在所一直使用到昭和 20 年，直到日本投降才撤除。是日治時代末期，浸水營越嶺道東段唯一的駐在所。民國五十年代起，伐木工人與造林工人曾利用此遺址作為工寮。

現況 遺址佔地非常大，分為上下 2 個大區塊，有水泥屋基 2 棟、廁所、儲水槽、坡道、升旗台等。遺址上發現上百個酒瓶、醬油瓶、鍋具、碗盤碎片，主要散佈在儲水槽附近。另有出水坡小神社在駐在所西方約 100 公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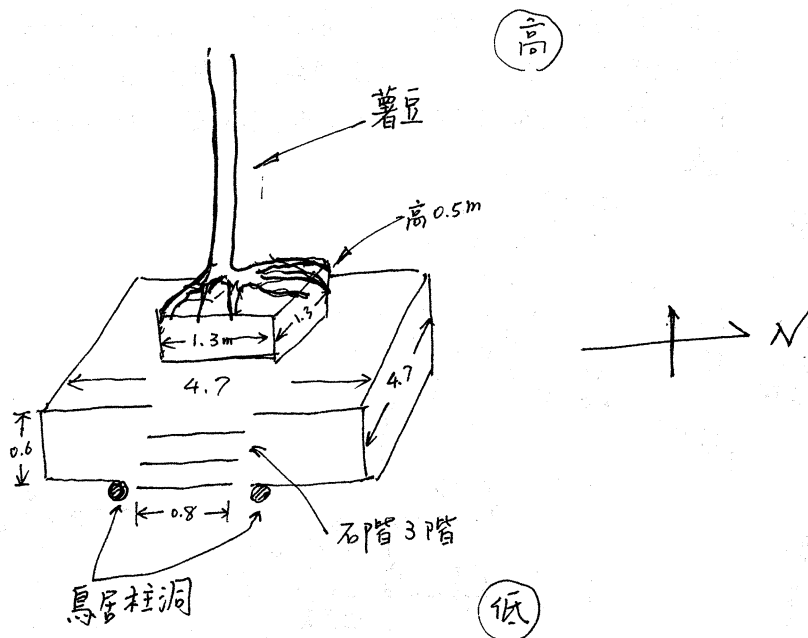


【出水坡神社】

位置 出水坡駐在所西，路旁有石階 7 階，沿稜而上，約 100 公尺為出水坡神社遺跡。

標高 720 公尺 **GPS 座標**: 22990/24759

說明 神社基地 4.7 公尺見方，高 0.6 公尺，前方有寬 0.8 公尺的三階石階。中央為 1.3 公尺見方、高 0.5 公尺的石砌平台。原本的木造小神社已腐朽，目前平台上長出一棵「薯豆」喬木，立於石階兩側的「鳥居」木柱也已腐朽，僅殘存兩個深洞及一塊朽木。



【出水坡山】

出水坡山標高 655 公尺，山頂有 1196 號二等三角點。登山口在浸水營古道南邊，大約 1 分鐘即可登頂。此山理應有極好的展望，但因山頂樹木茂密，阻絕視野。

【木炭窯遺跡】

位置 出水坡山東稜北側，在浸水營古道下方約 10 公尺處。

測高 550 公尺 **GPS 座標**: 23205/247528

說明 木炭窯設置年代約在民國 50 年，雖然還稱不上具有古蹟的價值，但是現代人已經很不容易看到這種古老的建造物，而且木炭窯充分反映祖父母輩的生活方式，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現狀 圓形的炭窯直徑達 4.8 公尺，夯土窯壁高 2.1 公尺，厚達 0.8 公尺，留有窯門及查看木炭燒製狀況的小洞。炭窯原本就沒有屋頂，等堆滿待燒的木柴後，才在上面及窯門覆以黏土密封。由於炭窯四周的夯土壁面，因高溫而燒結硬化，不易風化，成為浸水營古道上令人懷舊的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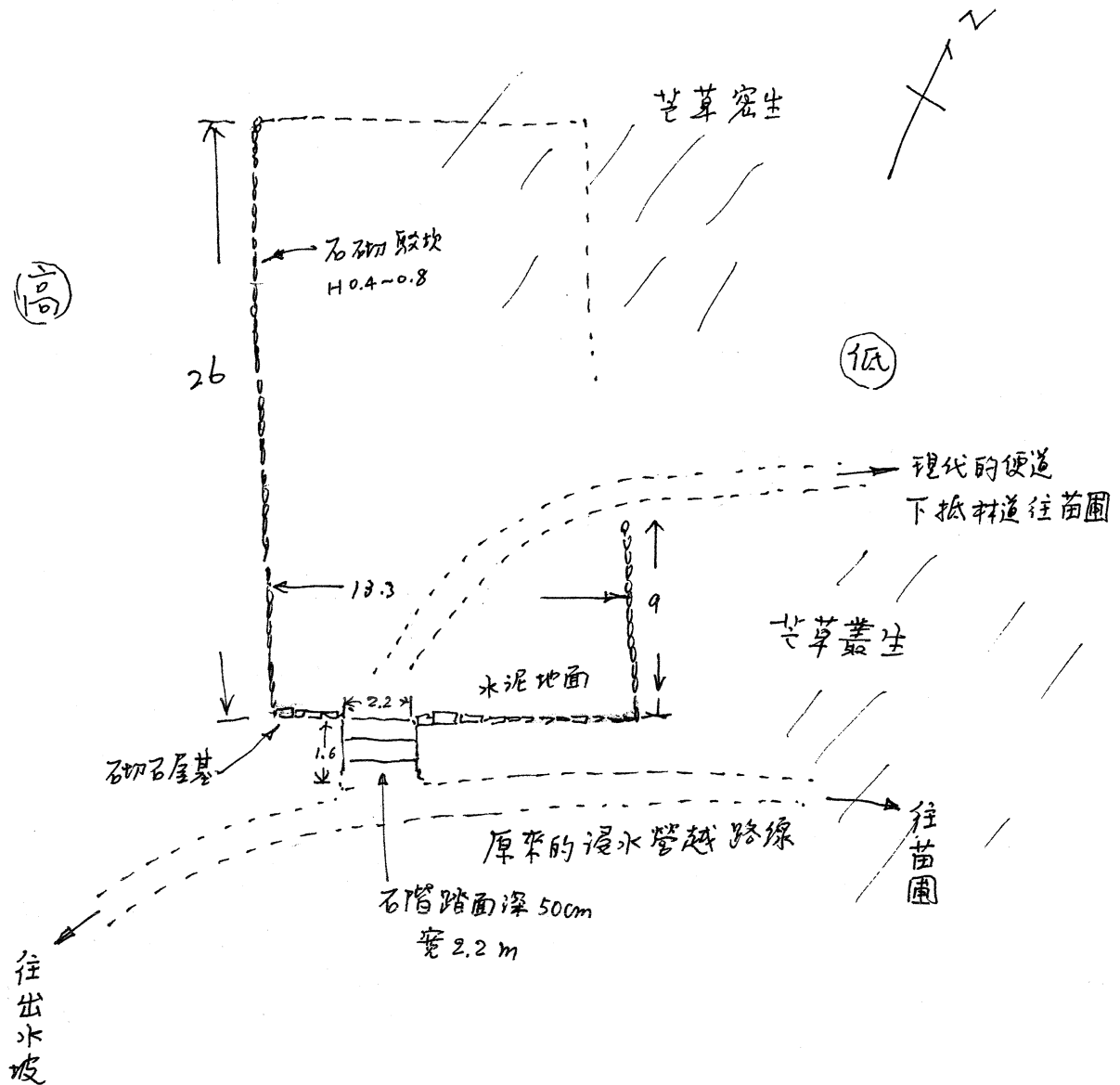
【新·姑仔寮駐在所遺址】

位置 出水坡山東方約 3 公里的稜尾北側

標高 345 公尺 GPS 座標: 23348/247466

說明 最早的姑仔寮駐在所位在姑仔寮溪北岸，姑仔寮舊社上方，設立於明治 38 年（1905）8 月。大正 3 年浸水營事件時被燒毀。大正 5 年，重建於苗圃清代溪底營遺址上。大正 12 年再遷建於稜線上的現址。同時也將姑仔寮舊社部分居民遷移至駐在所下方，沿用姑仔寮社名，稱為新姑仔寮社。日治時代駐在所附近的浸水營古道兩旁栽種桃樹，5、6 月桃實成熟期間任旅人摘食。

現況 駐在所的水泥屋基、石階、駁坎還很清晰，後方廚房位置有數十個啤酒瓶、清酒瓶、藥酒瓶、醬油瓶及醋瓶。教育所的基地石砌駁坎還在，但附近的部落由於是木造茅頂屋舍，已經很難找到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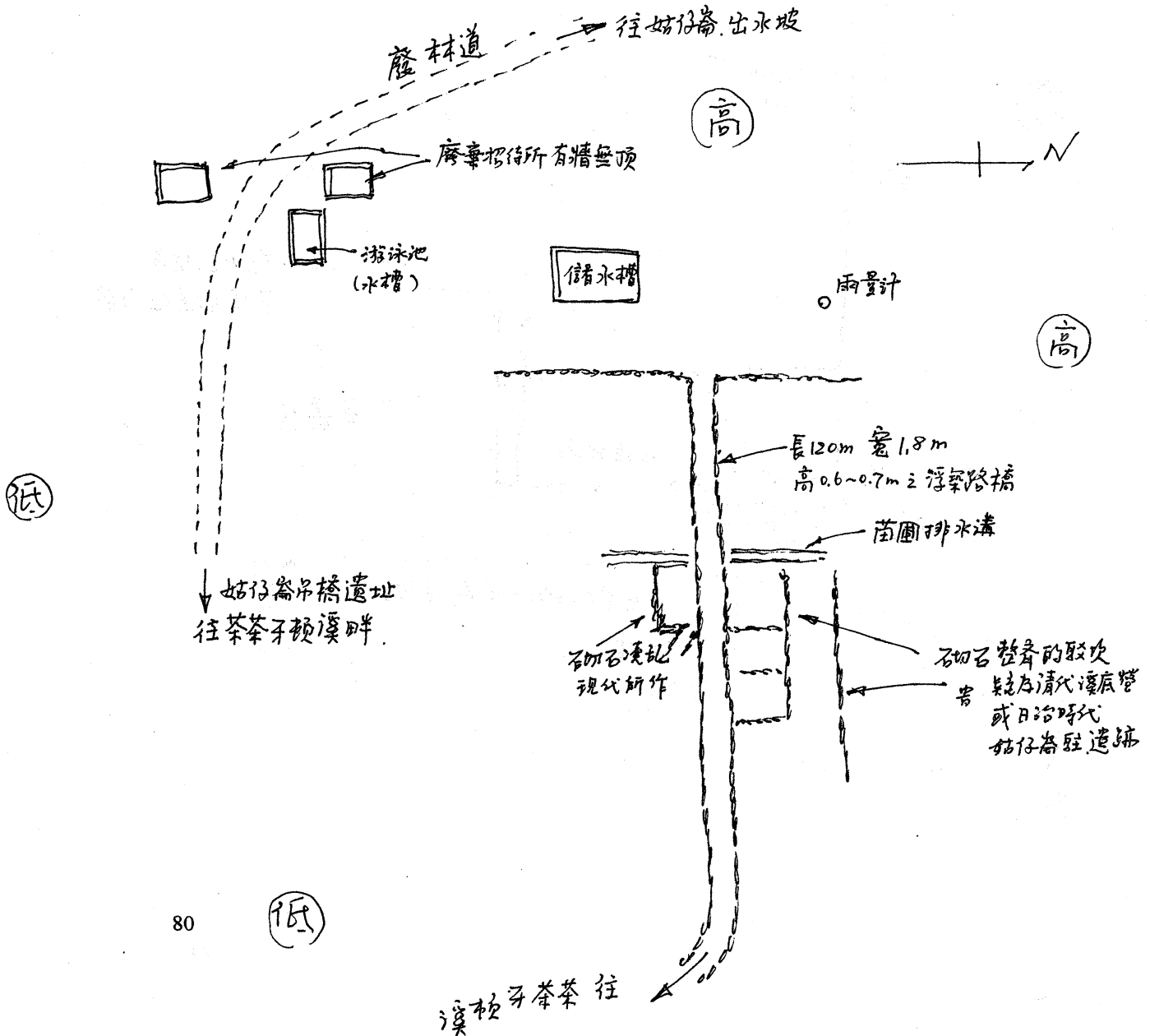
【溪底營遺址】

位置 茶茶牙頓溪與姑仔崙溪匯流點上游平台，現稱苗圃

標高 150 公尺 GPS 座標：23371/247456

說明 清代光緒 10 年三條崙道開通後，設溪底營，守營屯兵 30 人，分為 2 隊。清代商旅、官吏往來三條崙道，都在溪底營過夜。大正 5 年，曾設姑仔崙駐在所於此地，大正 12 年遷移至稜線上方。民國 57 年，設立苗圃。當時苗圃內設有「林相變更招待所」，其後方平台闢有直昇機停機坪，招待所有 9 間客房，有電燈、電話、游泳池等設施，供美國派來的林業專家居住。民國 65 年，林相變更工作人員撤出。

現況 營盤遺構已因苗圃整地而難以辨認，但在苗圃靠東北方，有成排堆疊較整齊的駁坎，以及一條長達 120 公尺、寬 1.2 公尺的浮築道路，道路高過平地 0.6 公尺，建築師林古松與營造工程專家李煙潭，都判定此遺構應是清代所造。招待所等設施因失修而傾頹，目前尚有 2 間屋頂已塌的舊房舍。當年苗圃殘留的樹苗，有桉樹、台灣欖與光蠟樹，如今已長成大樹。



【姑仔崙吊橋遺址】

姑仔崙吊橋架設於茶茶牙頓溪上，是浸水營越嶺道上重要的 2 座吊橋之一。最早架設於大正 6 年（1917），當時姑仔崙警官駐在所正好設在北岸的清代溪底營盤址上（苗圃），所以將此吊橋稱作姑仔崙鐵線橋。大正 7、8 二年，吊橋兩度被颱風吹襲而損壞，於大正 10 年（1925）重新架設吊橋。

現在所見的吊橋遺蹟，是大正 15 年以 1,250 日圓經費重建的，時隔 70 餘年，僅剩橋桁而已。

【加羅坂部落】

位於加拉板溪匯入大武溪的匯流點旁河階台地，主要為加羅坂舊社居民，也有部分是原茶茶牙頓社居民遷到此地。民國 60 年代，加羅坂居民以種植香茅草為業，當時外銷香茅精油，收入很好。在經濟條件改善下，村民大事改建房屋，所以現在的加羅坂，幾乎全是磚瓦水泥屋。目前居民在大武溪和加拉板溪河床砂石地，種植西瓜和冬瓜，山坡上種植相思樹及小米，主要經濟來源是年輕人到外地打工所得收入。

現在從大武往西走浸水營古道，加羅坂部落是最後的部落。

【大武】

原稱巴壟衛，其地原有排灣族巴壟衛社，自清代道光年間起，平埔人、漢人陸續沿浸水營古道到台灣東部定居，當時巴壟衛是移民的中繼站。

位於尙武村的「客庄」並非是專指客家人，在排灣人眼中，閩南移民一樣是外客，客庄就是外客形成的聚落。本地的平埔族都是清朝時代來自恆春的移民，目前大武街上，約有二十餘戶，捕魚維生，被稱作「恆春平埔」。民國 48 年後，大陳義胞遷入尙武，形成大陳新村。大武鄉有原住民排灣族，以及先後移民來此的平埔族、閩南人、客家人、大陳人，是一個多元民族的聚居之地。

大武鄉人口約七千人，其中超過一半是排灣人(3,600 人)，但是大武街上的排灣人，只有百餘人，大多數是漢人的姻親。其餘的排灣人還是聚居在自己的部落加羅坂、大鳥萬等。尙武海岸有大武漁港，這是光復後興建的小型漁港。

大武分局是日治時代「巴壟衛支廳」遺址。巴壟衛支廳是大武地方（包括浸水營古道東段）的最高管轄官署，目前遺址上已無任何舊建築遺留。

林務局大武工作站為日治時代「大武神社」遺址，目前大門前的參拜道，當年的舊台階仍在。

從大武通往西部枋寮的浸水營古道，東端道路起點在大武街尾福安宮旁，經大武神社下方，走溪邊山腰路到加羅坂再到苗圃（清代溪底營盤址），中間原有 2 座吊橋，加羅坂吊橋與姑仔崙吊橋，目前加拉板溪有水泥橋，但因姑仔崙吊橋已斷，需涉水過茶茶牙頓溪。

日治時代浸水營古道相關各駐在所名稱、標高及管轄部落

單位：公尺

州廳	郡/支廳	駐在所	標高	管轄部落	部落標高
高雄州	潮州郡	崁頭	106	無	---
高雄州	潮州郡	歸化門	510	歸化門社 Kinaliman	495
高雄州	潮州郡	力里 Rikiriki	810	力里社 Rarukruk	1,109
高雄州	潮州郡	割肉	760	割肉社 Koabal 大茅茅社 Chiibabao 龜仔籠藕社 Klalagao	764 750 996
高雄州	潮州郡	大樹林	1,290	無	---
台東廳	大武支廳	姑仔崙	360	姑仔崙社 Kuwarun	317
台東廳	大武支廳	茶茶牙頓	495	茶茶牙頓社 Chalangatoan	495
台東廳	大武支廳	出水坡	782	出水坡社 Rilao	680
台東廳	大武支廳	浸水營	1297	無	---

資料來源：《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10年（1935）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八、總結與建議

調查成果

浸水營古道是一個通稱，它包括最早的排灣族社路、清代所修築的「三條崙卑南道」與日治時代不斷修改路線的「浸水營越警備道路」。

在本計劃調查中，首次發現清代古道，石頭營上三條崙嶺的路線。也實地踏查了石頭營、歸化門營、六儀社營、大樹前營、大樹林營（浸水營）、出水坡營、溪底營等，7個記載於文獻上的清代營盤遺址，作成遺址現況調查紀錄。

在日治時代浸水營越警備道路方面，勘查了自水底寮越嶺道路口起，經埃頭駐在所、歸化門駐在所、大樹林駐在所、浸水營駐在所、古里巴保諾駐在所、出水坡駐在所及神社、姑仔崙駐在所至大武的沿線道路與史蹟地的現況。

其中，位於稜線上，建於1923年（大正12年）的新姑仔崙駐在所，是本次調查時所發現。

此外還實地踏查與浸水營古道歷史相關的部落如：歸化門舊社、力里舊社、茶茶牙頓舊社、姑仔崙舊社、七佳舊社等，並前往舊社居民移居的新部落如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歸崇村，台東縣大武鄉大武村、新化村、加羅坂、大鳥村，金崙鄉壠丘村、金崙村等，訪問部落移民的後裔。

值得一提的是，在浸水營古道一帶，各部落間傳說已久的兩個小矮人部落，在此次調查中，分別找到部落遺址，所作成的紀錄，將是台灣考古人類學上的重大發現。

做為國家步道，浸水營古道的SWOT分析：

Strength

浸水營古道有以下的優勢：

長遠的歷史背景

浸水營古道的形成，可以追溯到500年前。500年來，卑南族、排灣族、荷蘭人、平埔族、漢人、日本人，利用這一條路納貢、交易山產、訪親、山地探險、學術調查、移民、販牛、郵遞、傳教、行軍、赴任、爭戰、討伐、山地警備、巡視、健行、山訓……，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發生在這裡。這些故事，可激發人們健行古道時的思古之幽情。

豐富的史蹟資源

雖然浸水營古道西段，目前已開闢成林道，但是沿線的遺址如埃頭營、歸化門社、力里社、六儀社營、大樹前營（大樹林駐在所），都還留有豐富的史蹟物，可作為歷史文化解說之用。

古道東段的史蹟點，包括中央山脈分水嶺的「州廳界」，（長年濃霧深鎖，此地也是浸水營得名的原因。）、浸水營駐在所、古里巴保諾駐在所、出水坡神社、出水坡駐在所、夯土木炭窯、出水坡山、新姑仔崙社駐在所、苗圃、姑仔崙吊橋、大武神社等歷史遺跡，都豐富了古道健行的歷史深度。

多樣的自然生態景觀

本區域設立有「大武台灣穗花杉自然保留區」、「浸水營闊葉樹林自然保護區」、「浸水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可知具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步道沿途豐富的生態，闊葉林遮蔽天空與蕨類植物密生於地面，百年樹齡以上的九芎樹林，以及林下繁衍的山豬、穿山甲、山雀、貓頭鷹等野生動物。還有大漢林道 16K 以上的楓香造林與柳杉造林，浸水營至出水坡間的杉木人造林、苗圃的檸檬桉等，也讓浸水營古道的健行成爲生態之旅。

開闊壯麗的視野景觀

由於浸水營古道沿著大漢山東、西兩條長稜而開，道路沿線視野開闊，自崁頭營上到歸化門的古道上，即可眺望屏東平原、台灣海峽、小琉球等。在大漢林道上，可展望土文溪與力里溪溪谷與雄踞溪谷源流的大漢山、石可見山、姑仔崙山等。

浸水營古道東段則有茶茶牙頓溪谷、姑仔崙溪谷與太平洋的雄渾大視野。另外在茶茶牙頓溪與姑仔崙溪匯流點，有優美的溪流景觀。

步道定線優良

浸水營古道循著中央山脈大樹林山（大漢山）東、西兩條長稜而開，越嶺點標高只有 1,430 公尺，這兩條稜線坡度都十分緩和，路線幾乎成一直線，且道路開在稜線上，不易被溪溝沖蝕，路基容易保存維護。僅在東段苗圃下方過茶茶牙頓溪時必須架橋，以銜接往加羅坂、大武的林道。

路程長度難易適中

浸水營古道，崁頭營到歸化門社的 3 公里步道，可作爲半日健行及參訪歸化門遺址的大眾行程。

浸水營古道中央山脈分水嶺到苗圃的步道，都是沿著等高線所開的和緩的下坡路。步程僅有 20 公里，健腳隊伍一日即可走通。時間寬裕的隊伍，則可在出水坡駐在所西側寬平的小鞍部上紮營。

Weaknesses

浸水營古道的弱點：

步道兩端接駁交通不便

目前浸水營古道步道西端的大漢林道，以及東端的大武林道的接駁，都要事先聯絡專車接送。如有接駁車系統，可增加接駁效率及減少遊客經濟負擔。

沿途沒有水源

由於道路開在稜線上，沿途不經過溪流而無法補充飲用水，登山健行隊伍都要背負一日飲用水，若在中途過夜，更須背負大量用水。

步道兩端住宿提供不足

古道東、西兩端入口枋寮、水底寮或大武，住宿條件差，容納遊客數量不足。

資訊錯誤或不足

由於過去沒有完整的調查報告，許多錯誤的資訊流傳，例如將建於民國 57 年，大武苗圃的招待所，當作日治時代的姑仔崙駐在所，並發表於報章雜誌。或將六儀社營盤址當作大樹前營盤址等等，錯誤資訊流傳。一般人很難取得相關資訊，需靠少數「登山服務社」嚮導。

遺址易遭破壞

文化史蹟遺址非常脆弱，天然破壞力包括樹根竄生、芒草覆蓋、颱風與豪雨沖刷。人為破壞力曾有野戰部隊的破壞，近幾年來登山健行隊員進入史蹟地，任意穿行踐踏，使石砌的駁坎、圍牆崩塌（如浸水營駐在所），並撿拾地面上遺留的日治時代遺物如酒瓶等作為紀念。

景觀據點視野被遮蔽

日治時代登山健行及採訪紀錄，盛讚在出水坡駐在所與浸水營駐在所，展望太平洋與海上日出的壯麗景觀，以及擁有二等三角點，應有良好展望的出水坡山，目前都因草木過度生長遮蔽視野。（若稍加刈除即可使開闊視野重現）

行動電話無法接收

自姑仔崙駐在所到苗圃以至加羅坂部落前，因基地台不足，無法接收行動電話，如遇緊急事故（如溪水暴漲無法涉渡），或要聯絡接駁車等，都不方便。

Opportunities

使浸水營古道發揮效用的契機：

增加接駁車服務

在大武與水底寮或新開，建立接駁車服務系統，有固定的收費與聯絡方式，便於小隊伍使用，也減少林道會車的危險性。

找出清代出水坡營的水源

出水坡營盤的水源，應該是引自茶茶牙頓溪上游小支流，找出水源，並引到出水坡駐在所儲水槽，方便健行者中途補充飲用水。

增建遊客服務中心與資訊站

浸水營古道西端，屬於林務局的新開苗圃，可作為遊客服務中心及資訊提供站。初期利用現有房舍，作為聯絡及展示中心，未來可加建簡易宿舍，供健行者住宿。

重要景觀與史蹟點設立解說牌

在主要景觀點，設解說指示牌，指引山巒、溪流、部落遺址方位，有助於遊客辨認。在史蹟點外設解說牌，描繪史蹟遺跡及解說歷史背景。限定遊客參觀範圍，以免破壞遺跡。

地方人士的支持

浸水營古道東、西兩端入口的地方人士，包括排灣人、漢人和馬卡道人，都很支持古道建設成為國家步道，並期望此舉能帶動地方生態旅遊和產業發展。

結合地方經濟、文化

浸水營古道兩端，枋寮鄉與大武鄉，都有優美的海岸景觀與豐富的魚產，枋寮鄉的魷仔魚、黑珍珠蓮霧，品質更冠於全台灣。此外，排灣族的傳統主食「山芋乾」，特殊的風味以及利於保存的特點，可作為很好的旅遊禮品。

新開村馬卡道族的牛車踩街，大武海岸的牽罟捕魚，都是結合地方文化的活動，可吸引遊客在當地停留。

加設行動電話基地台

委請行動電話業者加設大武地區的基地台，以利通訊。

Threats

浸水營古道承受的威脅：

茶茶牙頓溪無橋可過

原架設於茶茶牙頓溪上的姑仔崙吊橋已斷，健行者必須涉水過溪，夏日豪雨水漲時，阻擋遊客前來，若勉強涉渡，更可能危及生命。

盜獵野生動物及盜採植物猖獗

原住民以及少數漢人，經常進入本地區設陷阱捕捉野生動物（調查隊曾在大樹林駐在所附近，短短 1 公里內發現 9 個陷阱。）及採集稀有植物、草藥等。

摩托車進入古道

浸水營步道起點 1 公里內，由於路徑寬平，經常有摩托車駛入，車輪輾軋路面形成積水溝渠，破壞古道路面的完整性。

力里社遺址及歸化門社遺址石板失竊嚴重

由於商人高價收購石板，用於裝潢及石板烤肉，部落遺址石板失竊問題嚴重。

台電核廢料儲存場可能要設在大武鄉

結論

經由以上 SWOT 分析，可得到以下的結論：

1. 浸水營古道作為國家步道的條件十分充裕，無論在歷史文化、史蹟資源、自然生態、視野景觀或步道里程、維護難易度上，都具有良好條件。
2.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茶茶牙頓溪的涉渡，夏日溪水常因豪雨暴漲，無法通行。
3. 作為國家步道，浸水營古道還要解決交通接駁問題，以利小隊伍使用古道。
4. 路途中缺乏水源的問題也要解決。
5. 自姑仔崙駐在所以下到加羅坂之前，無法接收行動電話的問題需要解決。
6. 新開苗圃與大武苗圃（溪底營），可加以運用。
7. 浸水營古道定線優良，沿線少許崩坍處須加整修復舊，不必改道。
8. 整修古道需用近自然工法，採用當地石材，配合環境。
9. 結合地方文化、經濟、觀光產業，可以得到地方人士的支持，豐富遊客的旅遊體驗。
10. 嚴禁任何破壞古道及古蹟的行為，以適當的護欄阻止缺乏公德心的遊客。
11. 由於古道上的史蹟地，易被露營者破壞，不鼓勵中途過夜的隊伍。由於整修後的古道，路況較好，一般隊伍以一天時間完成古道健行，應該不成問題。
12. 須提供健行者更多的資訊，包括浸水營古道的路線圖、文化史蹟背景、動植物介紹、交通與住宿資訊。這些資訊可透過網站、大眾媒體、摺頁、小手冊等發布給大眾。

建議

1. 重新架設跨越茶茶牙頓溪的吊橋

原架設於茶茶牙頓溪上的姑仔崙吊橋已斷，健行者必須涉水過溪，夏日豪雨水漲時，阻擋遊客前來，若勉強涉渡，更可能危及生命。民國 60 年代，茶茶牙頓溪上曾有水泥橋，但東部溪流易暴漲，架設吊橋可避免被洪水沖走。宜重新架設吊橋，目前遺留的「姑仔崙吊橋」橋桁（橋架），可作為架設吊橋地點的參考。

2. 適度整修步道

目前浸水營古道有少數幾處有小型崩塌，分別在浸水營駐在所下方、出水坡山東北方，須以砌石駁坎固定坡面及路基。浸水營古道沿線道路整修，應以近自然工法，選用當地石材，做最小限度的整修。

3. 擴大景觀點的視野

沿線幾個重要的景觀點，如浸水營駐在所、出水坡駐在所、出水坡山頂，適度刈除遮蔽視野的草木，使其恢復原有的開闊景觀。

4. 大武苗圃的利用

大武苗圃西北邊有清代「溪底營」營盤遺址。目前苗圃雖已廢棄，但 30 幾年前種植的檸檬桉、光臘樹等已經長成特殊而美麗的景觀。可整理大武苗圃，作為浸水營古道東端的遊客服務中心與遊憩景點。現有兩棟建於民國 57 年的招待所，屋頂已塌，牆壁與內部房間還好，若能整修復舊，可利用為展示及提供緊急住宿使用。（如無法復舊，就依原樣重建。）並可考慮以此為基地，作為姑仔崙溪、茶茶牙頓溪戲水、溯溪探訪溫泉（普沙羽揚野溪溫泉）等活動。

另外，此地原為日治時代「熱帶經濟植物栽植區」，可考慮栽種規納樹（金基納樹）、咖啡、可可等，作為熱帶植物園。

5. 新開苗圃的利用

研議新開苗圃作為浸水營古道西端入口的遊客服務中心，目前的房舍可利用。新開苗圃是南部的熱門大眾健行路線——崁頭～歸化門社的起點。以此為服務中心，遊客可進行下列建議行程。

建議行程：

第一天 枋寮、水底寮、新開村，參觀漁港、藝術村、浸水營古道入嶺口、石頭營遺址、三級古蹟聖蹟亭（字紙亭）、崁頭營遺址等。由新開苗圃旁，步行浸水營古道上歸化門社遺址參觀，原路下來，住宿新開苗圃或水底

寮。(枋寮鄉夏日有芒果、鳳梨，冬季有黑珍珠蓮霧。)

第二天 清晨 6 點，由新開苗圃乘接駁車經大漢林道，參觀大樹林駐在所遺址，上午 8 點以前開始步行，沿途參觀浸水營、出水坡、姑仔崙、溪底營遺址。步程約 8 小時，加上參觀休息時間可於下午 5 點半以前到達茶茶牙頓溪。利用接駁車約半小時可抵達大武街晚餐。利用南迴鐵路往台東或高雄方向。

6. 印製浸水營古道路線自導地圖摺頁及手冊

印刷浸水營古道資訊分 2 種，一是路線地圖摺頁及簡單景點說明，二是包含浸水營古道歷史背景、動植物介紹、各史蹟點介紹等較深入的小手冊。

7. 以解說牌代替深入參觀史蹟地

在各史蹟地點設適當護欄，阻擋遊客進入踐踏，但要提供完整解說以滿足遊客的求知欲。

8. 杜絕進入部落遺址竊取石板行為

結合力里社後裔，以老七佳社保護石板屋為模範，巡邏舊社，禁止外人或排灣族人搬走力里舊社與歸化門舊社石板屋的石板，以維護部落遺址的完整。

9. 設置大型地圖與解說牌

在水底寮入嶺口、新開苗圃浸水營古道登山口、大漢林道 24K 浸水營古道西端步道入口、大武街福安宮旁古道入口、大武苗圃浸水營古道東端步道入口等地，設置大型自導式地圖與解說牌。

10. 結合當地的文化、經濟、觀光產業

結合地方人士，定期舉辦當地特殊的活動，如新開村馬卡道族牛車踩街，乘牛車參觀庄內特殊的景點如：「營頭」、「崁頭營」、「木炭窯」等。

力里小聚落的排灣族「石灶烤芋頭」、「餵小山豬」等。

大武的海灘看日出及牽罟活動，增加遊客的特殊文化體驗。

11. 定點定時接駁車

輔導新開、大武兩地的接駁車業者，定時、定點接駁古道健行者，以方便小型隊伍利用，增加浸水營古道的接駁效率。

12. 結合鄰近旅遊景點提供遊客相關旅遊資訊

例如枋寮、水底寮史蹟地與海濱漁港探訪，枋寮火車站旁「藝術村」的參觀。或將大武與知本溫泉、史前博物館，枋寮與東港、墾丁聯成旅遊動線，增加遊客旅遊廣度。

浸水營古道沿革與族群動態年誌

明天啓 4 年（西元 1624 年）

荷蘭人從澎湖退據大員（Tayoan，台灣安平），明朝承認荷蘭人佔有台灣。

天啓 6 年（西元 1626 年）

台灣南部放索社熟番（馬卡道平埔族）從其原居地—屏東縣林邊鄉田墘厝，遷入枋寮鄉番仔崙、大武力居住。

崇禎 9 年（西元 1636 年）

放索社歸順荷蘭駐台長官，接受教化。

崇禎 14 年（西元 1641 年）

本年起，荷蘭人將台灣分為北部（台南以北）、南部（台南以南）、卑南（台東地方）及淡水（北台灣）四區，每年一次定期召開地方集會（Landdag）。與會的各部落頭目和代表，都向荷蘭人報告部落人口，並表達忠誠與服從。荷蘭長官賜予各部落頭目一枝藤杖，杖頭嵌著刻有荷蘭東印度公司縮寫（VOC）的銀飾，以及衣帽、煙草，作為結盟的象徵。

浸水營古道東、西段及附近平原，分別屬於卑南與南部集會區。沿線及附近部落—力里、七佳、古樓、姑仔崙、大鳥萬、蚶仔崙等社名與人口資料，先後出現於 1647、1648、1650、1654 及 1655 各年度的「番社戶口表」上。

荷治時代荷蘭人所查台灣番社戶口表
（節錄浸水營古道相關部落已列上部落名與人口資料者）

部落	1647	1648	1650	1654	1655	1656
Pangsoya （放索社）	1,465 (222)	1,547 (303)	1599 (316)	1416 (296)	1,251 (284)	1,247 (279)
Tarikidiick （力里社） 自稱 Rarukruk		468 (150)	468 (200)	480 (130)	480 (130)	485 (129)

（註：括弧內數字為戶數，括弧外數字為人數）

崇禎 15 年（西元 1642 年）

荷蘭人驅逐北部西班牙人殘餘勢力。之後，積極派軍隊前往南台灣和東海岸探尋金礦。

本年 1 月至 2 月，荷蘭武裝探險隊 225 人，連同雇工共 353 人，乘船繞過南台灣海岸，前往台東地方探險。回程採陸路，從東海岸大鳥萬溪口，循大鳥萬社向西部延伸的山路越嶺，回到西部平原。（此大鳥萬——姑仔崙——力里越嶺道，後來經清兵拓修，成爲開山撫番道路之一。稱爲「射寮、卑南道」。）

崇禎 16 年（西元 1643 年）

荷蘭人再度派遣探險隊前往台東地方。隊伍從林邊溪放索社入山，所走的路線與上次相同，越嶺道終點仍是大鳥萬溪口，然後沿海岸北上到台東。

順治 4 年（西元 1647 年）

Tarikidick（浸水營古道中途站力里社排灣族）反抗荷蘭人派軍通過其地盤。

順治 5 年（西元 1648 年）

3 月，荷蘭人爲了「消弭當地排灣族的反抗意志」，繼降服瑯嶠群和率芒群排灣族後出兵攻打立里社和割肉社（Quaber），但是排灣守軍對外保持高度戒備，部落入口處架設柵欄（Qeceng），小徑上佈滿倒插竹尖的陷阱（Tjukar）防守，拒退了荷軍入侵。

順治 15 年（西元 1658 年）

已移居於枋寮大武力的放索社馬卡道族，著手開墾水底寮森林地。水底寮此時初具聚落型態。

順治 18 年（明鄭永曆 15 年，西元 1661 年）

1 月，荷蘭商務員率領官兵 250 人，進攻力里社，殺 1 人，焚燒房舍，以報復排灣社眾到平原獵首行兇。

12 月，明朝遺臣鄭成功入主台灣，荷蘭人 38 年的台灣經營結束。鄭在台共 21 年（前後 22 年）。

清康熙 22 年（西元 1683 年）

8 月，已降清的鄭成功部將施琅，率領水師攻入台灣，鄭克塽投降，終結了明鄭 21 年的台灣統治。台灣歸入清國版圖。

康熙 23 年（西元 1684 年）

台灣劃歸福建省，島上設諸羅縣（台南以北西部平原）、台灣縣（含台灣府）及鳳山縣（台南以南平原）治理。事實上，清廷治權僅及西部海岸，其餘佔總面積四分之三的土地，是統治權所不及的無所屬地帶，被蔑稱為「化外之地」、「生番地」。

康熙 33 年（西元 1694 年）

枋寮地方原來也是森林地。從華南漳州移入台灣的漢族移民，在這裡伐木搭建板寮定居，形成一個聚落。這裡同時是樟枋、厚力木等造船木料的集散地及輸出口岸。漢人入墾以前，枋寮一帶是屬於舊鳳山八社之一的放索社領地。

康熙 50 年（西元 1711 年）

枋寮庄漢籍墾戶黃茂純，在水底寮公館前，設立開墾事務所，自力開墾土地。

康熙 61 年（西元 1722 年）

枋寮位於海岸、平原與山地交界處，自古以來是前、後山族群出入、交易之地，自然地成為漢、「番」界址，稱為「枋寮口」。清廷在南北沿山地帶擇 54 處立石定界，禁止人民私入番地，枋寮口即其中之一。（後來，在乾隆 28 年，1763 年，設立枋寮汛，把總 1 名，兵 18 名。同治 6 年，1867 年起設置枋寮巡檢署。）

雍正 4 年（西元 1726 年）

林邊鄉放索社頭目（名字叫確條），勸導泉、漳二州漢籍移民，到枋寮庄北勢寮開墾，此後，北勢寮初具聚落型態。

乾隆 28 年（西元 1763 年）

因為枋寮地方靠海，而且是通往「番地」的入口，清廷設立「枋寮汛」，查緝私越口岸的船隻，會哨緝捕盜賊，防守南北驛道。

「枋寮口汛，鳳山縣東南八十里，地近瑯嶠，奸匪所匿，駐防外委把總一員，目兵十八名。」—《諸羅縣志》

乾隆 43 年（西元 1778 年）

在枋寮地方經營船運的商人和地方仕紳，集資興建枋寮地方最古老的媽祖廟「德興宮」，信徒遍及東港等地。（另一說是道光 11 年，1831 年，林光輝等人籌建。）日治時代廟產包括水田 3 甲、旱田 5 甲。廟內保留著乾隆

43 年所刻的石碑「嚴禁混籍扳累非辜示告碑」。

乾隆 52 年（西元 1787 年）

第 18 代頭目卑南王（比那賴，Pianlai）到北京朝見清乾隆皇帝。

乾隆 53 年（西元 1788 年）

清廷採納福康安的建議，在番界實施屯番制度。屯番設於漢、「番」之間，作為緩衝地區。「枋寮」、「糞箕湖」等靠山之地設隘，各派放索社屯勇 10 名把守。

「以熟番治生番，撥熟番守隘，使漢人在外，生番在內，熟番間隔其中，以及熟番適中之地，擇一供民番交易。」——《清奏疏選集》

（枋寮隘的位置，據推測是枋寮東北角的大響營，該地原是放索社屯番的埔地。更晚於同治 13 年設防守三條崙道的大營—石頭營，也因為該地位置適中，設在大響營的南側，今玉泉村。附近還留著一座三級古蹟「字紙亭」。）

嘉慶 18 年（西元 1813 年）

移居番仔崙、大武力的放索社馬卡道人，因為枋寮海岸地帶已受漢人拓墾，蠶食殆盡，最後一批全部遷回位於林邊溪原居地（今林邊溪沿岸舊社）。

嘉慶年代（西元 1796—1820 年）

水底寮已設民、番交易所，當時稱為「換番所」。後山地方卑南族、排灣族、卑南族屬下的阿美族，以及前山排灣族，都往來於三條崙、卑南道，進行物產交易。

嘉慶 24 年（西元 1819 年）

清廷派一名把總（武官）駐紮於枋寮。（這是繼乾隆 53 年（1788），南路設「放索大屯」，動用 1,000 名「鳳山八社」馬卡道族擔任屯勇，防守山界以來，首次派武官前來枋寮督導。）

道光初年（西元 1821 年 ~）

（曾經因為明鄭實施屯墾，佔用平埔族土地，屬於西拉雅、馬卡道和「四社平埔」（Taivoan）各群，被迫大舉南遷高屏河流域，但是漢人不顧禁令大舉尾隨南下，侵墾平埔族土地。）從道光初年起，平埔族被迫離鄉背井，第 2 次南遷。有的繼續南下至瑯嶠地方與排灣族雜居，有的經由枋寮、水底寮，循三條崙、卑南道東遷到後山，尋找新天地。

道光 9 年（西元 1829 年）

「舊鳳山縣阿猴、武洛和搭樓三社 30 戶平埔族，在 3 個頭人率領、男女老幼互相扶持之下，離開故鄉，南遷至枋寮，從枋寮（沿三條崙道）越嶺到巴壘衛（大武），繼續北上至卑南平原、舊大庄（玉里長良）、大庄（大里）、蠻人埔（萬寧）定居。……墾荒 3 年後所種的米粟開始豐收，乃向故鄉招徠族親 12 戶，沿著另一條山路東遷。……後來，從前山舊社移居後山的平埔族人逐年增加。族老還記得他們是來自鳳山縣阿猴、武洛、搭樓；舊台南縣大傑巔社和新港社；以及舊嘉義縣大武壠社。」

——伊能嘉矩：《觀風蹉跎》手稿

道光 11 年（西元 1831 年）

枋寮更加繁榮，成為鳳山縣城以南貨物集散地。此時枋寮已有 700 多戶居民（有組織的閩南人來枋寮開墾，始於乾隆初年，當時閩南人七股為墾首，招募佃農入墾。）

道光 12 年（西元 1832 年）

已移入枋寮地方的閩南人與粵人（客家人）械鬥。來自恆春的閩人義士黃榮元等 17 名，義助出戰，15 名陣亡於北旗尾西方。鄉民為感念此事蹟，建造「忠誠義士十五爺廟」祭拜。

道光 20 年（西元 1840 年）

舊鳳山縣赤山和尖山一帶馬卡道族南遷，落籍於枋寮鄉「新開」和「內寮」兩庄。（他們姓詹、王、李、陳、林以及潘。潘姓者是在乾隆 47 年，曾集體被清廷賜姓潘。）

道光年間（西元 1821—1850 年）

因為漢人大舉入墾屏東平原，馬卡道族所擁有的土地被蠶食殆盡，族人被迫南遷。在頭人謝爐（Siyaru）帶領下，趕著 2,000 隻水牛，從屏東萬丹地方南下到枋寮，繼續趕著牛到恆春，以若干水牛與（斯卡羅族）龍鑾社交換土地，定居於恆春城址，之後遷至山腳庄，最後沿著「恆春、卑南道」東遷射麻里，部分的人則遠遷到台東公埔一帶。 ——伊能嘉矩：《觀風蹉跎》手稿。

道光 25 年（西元 1845 年）

水底寮閩人鄭尙，行商為業，開始沿著三條崙、卑南道，前往台東與後山的卑南、阿美、排灣各族交易。鄭尙帶去了禾麻、菽麥的種子，教導卑南地方各族耕種方法，同時進行卑南與水底寮間的雙邊交易。

（另一說，是鄭尙在更晚的咸豐年代，跟著來前山交易要回去後山的「番頭」到後山的。）鄭尙娶卑南族顯赫世家 Ra'ra 系女子為妻，其子林貴後來

繼承爲第 21 代卑南族總頭目，子孫都已融入卑南族內。

「道光以前，生番所射之鹿茸及各獸皮等，番頭目帶番眾往前山枋寮兌換。台防廳因有生番往來，建一公所於枋寮，以便生番住宿，選一譯番語者以爲通事，由是買賣日久，番頭漸與人親。」——陳英《台東誌》

道光 30 年（西元 1850 年）

枋寮發生大水災，一共 24 間民宅被洪水沖走。

咸豐年間（西元 1851—1861 年）

「咸豐年間，有一鄭尙隨番頭進山，探看風土。鄭尙見遍地無禾麻菽麥，即回家，帶有禾麻菽麥各種籽，復教番仔種之。回家傳諸眾人，那時即有人隨番進山，……且有水底寮、番薯寮、枋寮之平埔隨番進山。……不數年間，卑南與阿眉之禾麥芝麻甚多，無路可售，因于枋寮僱船承載。凡有貨物出前山者，接要歸枋寮公所，通事度賣。穀麥芝麻每賣十包，通事抽一包；鹿茸、熊膽等物，每賣十元銀，通事抽一元。每年麥有一萬包，穀有七千包，芝麻有一千餘包。其稅每年只有八百餘歸台防廳，餘者通事得之。」——陳英《台東誌》

咸豐 2 年（西元 1852 年）

清廷在水底寮設千總（武官）衙門。

咸豐 10 年（西元 1860 年）

從林邊鄉田墘厝遷到新埤頭溪上游定居的放索社馬卡道人，因爲洪水，田地流失，輾轉遷到枋寮大響營居住。

鄭尙既已入贅於卑南族貴族家，教導後山原住民耕種並從事前、後山間的交易，生活富裕，使得前山親族、友人羨慕。

從今年（1860）起，三條崙、卑南道上，開始有漢人走此古道移民台東，形成漢人社區「台東新街」，移民浪潮已開始。

「住在枋寮地方的馬卡道平埔族和漢人中，勇敢、進取者陸續沿著三條崙、卑南道移民後山或往來於枋寮、卑南間從事交易。他們爲了保護自身的安全，多半與有權勢的排灣、卑南各族通婚（例如鄭尙也成爲卑南族女婿），帶去鐵器、耕牛、種籽，教導後山各族農具製作、耕種方法與冶金技術，光是在卑南（又稱寶桑，即今台東市）就形成 20 多戶新移民街庄。」

——《台東廳統計書》，大正 8 年

後山卑南社第 19 代女總頭目 Sirogao (西魯牛，或譯西洛姑) 與夫婿陳安生 (漢、卑南混血者)，素與西部水底寮、枋寮地方，維持著友好關係，並在水底寮設商號，從事三條崙、卑南道東、西方向雙邊貿易。

其女陳達達 (Ta'ta) 嫁給漢人總通事張新才，又名張義春。張義春在卑南擔任總通事，同時設「張義春號」，從事招攬開墾、「換番」(山產交易) 生意。

同治元年 (西元 1862 年)

清廷將千總衙門從水底寮移到枋寮。

同治 6 年 (西元 1867 年)

清廷派一名巡司駐紮於枋寮。(之後，20 年間先後派來接任的 7、8 名巡司，都因為染瘧疾而病亡。最後不得不把枋寮巡檢署移到東港。)

同治 7 年 (西元 1868 年)

阿猴、潮州方面馬卡道平埔族大舉遷入新開，形成「新興庄」。

同治 9 年 (西元 1870 年)

枋寮地方大地震，居民多數在驚慌中遷到水底寮和林邊避難，很多富戶沒有遷回枋寮。

同治 10 年 (西元 1871 年)

新興庄被排灣族襲擊，庄內馬卡道族婦孺被殲滅。當本事件發生時，新興庄男子多數在水底寮看戲，庄內只有婦女、小孩，全部被慘殺。

同年，枋寮接連發生地震和海嘯，人畜皆死，房屋全部被海浪捲走，倖存者流離失所，地方荒蕪，了無生機。

11 月，漂流到台灣東南海岸的琉球船員，在八瑤灣登岸，54 名被牡丹社、高土佛社排灣人殺害。

同治 13 年 (西元 1874 年)

3 月，潛入台灣的日本陸軍樺山少佐 (21 年後首任台灣總督的樺山資紀)，在南台灣進行軍情與民情偵查。他偕同枋寮「林氏勝源號」店主林得勝活動於枋寮至恆春南灣一帶。3 月 26 日，樺山訪問駐紮於枋寮的巡司王懋功和千總郭占鰲，在枋寮看戲並與「番女 10 名」共杯飲酒，對於枋寮、水底寮的馬卡道族和來自加祿堂的排灣族風俗，有犀利的觀察與記載。

「熟番女子的髮式和頭飾最美，在本地不同人種中最出色。男女皮膚黝黑，

男子散髮，頭髮披散至前額和背上，用深藍色頭布盤繞於頭上。耳垂穿孔，嵌以貝殼製成的大貝飾，所以耳垂看起來特別大。

酒宴中主、客不分彼此身分，歡樂於一堂。這一戶民房位於戲院旁邊，引來眾多村民來看熱鬧。番女們從容的繼續她們的謳歌，甚至以言語和舉動，嘲弄不識趣的漢人。」
——樺山資紀：《台灣記事》日記

新興庄（今枋寮鄉新開村）馬卡道族被排灣族襲擊造成家破人亡以後，另有阿猴廳馬卡道族重新遷入，部落名更改為「新開庄」。境內土地為馬卡道平埔族所擁有，但是漢人林萬記、黃碩德尾隨移入，他們獲得官府許可，占本地的大租權，招漢佃入墾。本地靠山，聚落形成較晚，故名「新開」。

5月，日本征台軍三千人登陸車城瑯嶠灣，討伐牡丹社等排灣族，世稱牡丹社事件。

清廷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辦理台灣海防，乃宣佈「開山撫番」政策，派清兵開鑿北、中、南三路聯絡後山，移民屯墾以鞏固後山海防。

6月，南路理番同知袁聞柝，前往卑南招撫後山各社，回程時帶5名頭目走三條崙、卑南道，經水底寮回到鳳山郡城。

7月，陸路提督羅大春率13營兵工，接辦台灣道夏獻綸開築的北路（蘇花古道）工程。11月北路通至花蓮，因泰雅族抵抗而折損很多官兵。

7月，袁聞柝率3營淮軍，開鑿「赤山、卑南道」（南路之一）。工程進行中，受到西部來義社、古樓社排灣族協助，而東部的卑南社陳安生也率領社眾闢路，到古樓社相迎。11月抵卑南，張其光率兵進駐諸也葛、大麻里一帶。

枋寮大響營內開始有屯兵據守，稱為石頭營。

「石頭營，在港東里三條崙嶺，縣東五十里，脈由南崑崙出。同治十三年屯兵於此。現駐都司一員，兵二百名，內分札歸化門、力裏社、樹林口、浸水營、出水坡等處，各駐兵三十名，惟大營五十名，合二百名。」

——《鳳山縣采訪冊》

鎮海後軍統領張其光，在頭營（三條崙本營）設立番學堂，勸說附近排灣與平埔部落子弟入學，接受化導。

光緒元年（西元 1875 年）

1 月，清軍福靖營管帶王開俊，率領 200 名清兵進剿枋山鄉獅頭社排灣族，以報復獅頭社於去年 12 月殺害 2 名武官事件。帶隊的游擊王開俊、儘先守備楊舉秀、儘先千總楊占魁及勇丁 93 人，共 96 人被殺。（這是清廷實施開山撫番政策下，首次遭遇排灣人反抗的事件。枋寮鄉南邊南勢湖公路旁的「王太師鎮安宮」，即奉祀王開俊的廟。南勢湖村民於民國 72 年在芒果園內發現 8 具無首屍骨，乃合葬在一起，並於民國 74 年建廟祭拜。）

2 月，欽差大臣沈葆楨派提督唐定奎招募勇丁 1 千多人，向內、外獅頭社一邊開路一邊進剿，尋獲王開俊等人首級，放入木匣帶回郡城。至 5 月「獅頭社 50 多人到營乞降」。在交戰中，唐軍遭受嚴重傷亡，而且「中瘴物故者幾二千人」，遷葬於鳳山和枋寮二地。

枋寮鄉北勢寮原有淮軍萬人塚，南北長 237 尺，東西寬 37 尺，整個墓園圍牆以白灰塗抹，俗稱「白軍營」。村民拾骨，建昭忠祠。祠內石質橫匾寫「淮軍義塚」，右側直書「光緒二年二月 日」。

埋於枋寮的這個義塚，共 79 塚，共葬勇柩 769 具，包括淮軍陣亡武官：提督王德成、張光亮、李常孚、總兵胡國恒、福建候補道田勤生諸人。

從以上清將王開俊之廟和淮軍義塚（白軍營）可知，枋寮和枋山一帶仍遺留著從同治末年至光緒年間，清兵為開山撫番興兵失利的斑斑史蹟。相對的，自古以來通往後山的三條崙、卑南古道，卻少見漢人與原住民間的流血衝突，印證了貿易道的暢通對各族群有益，但清兵在山區片面用武力進剿原住民，都遭受激烈反抗而失敗。

6 月，台灣鎮總兵張其光率領粵勇，開鑿「射寮、卑南道」（南路之二）。此線經由「鹿力社界」（力里社）、南崑崙（姑仔崙山，中央山脈主脊）南腰，經古阿崙（姑仔崙舊社）東至大鳥萬溪口，然後北伸卑南。

射寮、卑南道起點是林邊溪糞箕湖浮州「射寮」，東部終點是大鳥萬溪口，所經之處只有力里社至姑仔崙山路段可能與三條崙道重疊外，其餘是獨立伸展的新道，亦即力里社群與東部大鳥萬社群之間傳統的越嶺道。

福建巡撫王凱泰評論開山撫番南路二路的優劣。他說，袁聞柝所開的「赤山、卑南道」，經由來義社、古樓社的傳統越嶺道，崎嶇難行；而張其光所開的「射寮、卑南道」經由力里社、姑仔崙舊社（正是傳統的力里社、大鳥萬社間越嶺道），則比較平易。

兩路都是日軍出兵台灣攻打牡丹社後，清兵倉促拓修的「番路」，完工以後只有排灣人繼續用於訪親與狩獵，所以不像三條崙道道完工後派兵駐守，並開放給一般人使用。

本年清廷設台東直隸州。漢籍移民早已聚居成街市，叫做「卑南新街」——台東市。

台灣道夏獻綸設義學於鳳山縣「番界」，招徠「生、熟番」學童上課。枋寮、北勢寮、糞箕湖、赤山、加蚋浦、杜君英等六庄，皆設義學。枋寮義學的「番童」，每人領到學費 2 兩，其他義學則每人領到 1 兩和米 3 斗。

枋寮的義學設立於石頭營（今玉泉村）旁。當地仕紳募捐之下，在附近建立聖蹟亭一座以焚燒字紙，俗稱「字紙亭」。今被列為三級古蹟。

11 月，北、中、南三條開山撫番道路之中的中路（八通關古道）最後於本月完工。清廷頒布「入番撤禁」告示，鼓勵人民進入山區拓墾。

提督高登玉駐守恆春，其副將李光，帶 1 營駐防三條崙石頭營。（李光曾於前一年率領振字前營支援袁聞柝開赤山、卑南道；光緒 3 年，從三條崙調至東海岸防守八瑤至大麻里一帶。）

光緒 2 年（西元 1876 年）

颱風間作，歷年清兵所開道路被豪雨沖毀。加上南部氣候炎熱，瘴癘與風雨交侵，致沿山路屯駐的清兵，或因天災，或因感染風土病（瘧疾、痢疾等），病亡者極多，山區防務大受影響。

「淮軍自去秋渡台以後，沿海設防，衝風冒雨，瘴癘交侵，物故者已不少。今年深入內山，圍剿番社，披荆斬棘，越澗騰巖，艱險萬狀，將士勞苦之餘，加以疫疾其甚者，至一營無病之人，僅二十有七。」

——沈葆楨：《福建台灣奏摺》

福建派巡撫丁日昌，頒布〈開山撫番善後二十一條章程〉。例如，「凡准番民交易之處，應專設公局，……嚴飭鄉民等不得任意欺凌，如有殺害生蕃及搶奪生蕃物件，並侵占生蕃地基者，……分別秉公追辦究底」、「新開之路……所有樹木一律砍伐摧燒，以杜凶番藏匿」、「前、後山各處曠土甚多，應即舉設招墾局，即日由營務處派委員前往汕頭、廈門、香港等處，招工前來開墾」……等項。（除了招墾局於次年設立，開始招募移民來台外，其他研擬措施，都淪為空談。）

光緒 3 年（西元 1877 年）

候補通判鮑復康帶領兵勇，開鑿楓港經由阿朗壹溪口至卑南的道路（今南迴公路前身）。

恒春縣令周有基，整修自康熙年代以來使用已久的「恒春、卑南道」。此驛路從恒春縣城起，沿著山路穿行於斯卡羅族各社之間，伸到八瑤灣，然後沿著海岸經由牡丹灣，北上到卑南。

光緒 5 年（西元 1879 年）

台南基督教長老教會李麻和巴克禮兩牧師，搭帆船繞過鵝鑾鼻到後山視察新設立的教堂。此時陸路仍屬危險地區。

10 月，曾於光緒元年至 3 年帶 1 營清兵駐守於石頭營的振字營副將李光，鑑於駐防期間，員弁勇丁或與排灣族交戰中陣亡，或因天災疫癘而病故者極多，在石頭營、大響營的北方，今屬佳冬鄉玉光村，建忠英祠，供奉一塊石質神主牌，直寫「皇清振字、福靖營開山陣亡病故員弁勇丁神位」，以祭祀屬下兵勇英靈。

當年襄助李光「撫番」，並招募六堆客家人隨李光前往恒春地方拓墾的佳冬人蕭南斗，其後裔在李光去世以後，爲了感念李光的庇蔭而致富，於祠內另立「誥授武功將軍諡光李公神位」，分春秋兩季祭祀。

在枋寮民間，這個忠英祠被稱作「李將軍廟」，另有一傳聞：李將軍曾娶蕭姓女子爲妻，其後裔按時來祭掃。（李將軍個人的神主牌已佚失。日治時代日本陸軍興建陸軍機場，拆除民房，唯獨保留忠英祠。今佳冬農場只遺留陸軍航空指揮部三層樓房和忠英祠。）

光緒 8 年（西元 1882 年）

提督周大發率領南路屯兵 3 營（1,500 名），修築三條崙、卑南道（今稱浸水營古道）。

光緒 9 年（西元 1883 年）

三條崙、卑南道西段於今年二月開通，屯兵被裁撤。之後，提督張兆連另率領鎮海後軍中營，接替周大發的南路屯兵，續開三條崙、卑南道東段。

前、後山原住民使用已久的三條崙、卑南道東、西段全部被拓修，道路規制和其他開山撫番道路（例如中路—八通關古道）一樣，路幅 6 尺，部分是一丈寬，使用土方、木石築路。

水底寮霍亂流行，數百人病死。

光緒 10 年（西元 1884 年）

三條崙、卑南道全線開通。完工以後，鎮海後軍移防卑南，改募南路屯兵分段防守。

採用台灣道劉璈建議：「各社由頭人派番兵幾名，隨同官勇扼要分紮巡防，藉作屯兵、屯番之始基。」
——劉璈：《巡台退思錄》

由於「番人能耐勞苦，上下山嶺健步如飛，不畏風雨，而每月工食費只四元」，屯兵以「熟番」（平埔族）和「生番」（排灣族）充任，負責護送客旅並遞送公文、郵件。

位於石頭營（此線本營）附近，新開庄的馬卡道族、中途站的力里社排灣族，甚至東部大武一帶的排灣族，都被徵用，擔任「屯番」的工作。屯番領取防衛武器、農具和耕牛，在沿線設堡駐防，同時從事墾荒，自給自足。

由於聯結前山枋寮與後山大武最近捷的山路已開通，從康熙年代以來使用已久的「恒春、卑南道」開始沒落。原因是公文、郵件的遞送改走三條崙、卑南道，而且清代前後期間的平埔族、阿美族、斯卡羅族（排灣化的卑南族）移民浪潮已成過去。前、後山的交易也以「三條崙、卑南道」為唯一通道。

「恒春縣城至牡丹灣一帶，遂成僻境，……長林豐草，路鮮行人。」
——《恒春縣志》

「同治 13 年秋冬以後，督辦台灣海防大臣沈葆楨，建議用重兵，糜鉅餉所開，穿番中以行，處處築堡設防，剿撫兼施，不遺餘力。然，兵甫撤而道即為番所阻，今皆不復能通行，前功盡棄矣。今前、後山相通，只三條崙一縷之道。乃光緒八年以後，提督周大發、張兆連相繼開通者也。」——胡傳：《台東州采訪修志冊》

3 月，三條崙道起點「石頭營」營官處理馘首事件不當，引發排灣族「率芒社圍攻歸化門事件」。

營官潘高陞所雇用的 1 名七佳社「番勇」被馘首，嫌犯疑為率芒社人。18 日率芒群數十人至石頭營與七佳社人對質，爭辯不決中，七佳社人 1 名被殺，漢人屯勇幫七佳社「番勇」殺率芒社 2 名，其一是頭目的兒子。此事一發即不可收拾。

10 天後，在三條崙道上遞送公文、郵件的屯勇潘清被殺。台灣道劉璈派人前往調查沒有結果。4 月 10 日，率芒群反叛，聚數百人圍攻歸化門清營。放火燒毀歸化門營房舍。（4 月，台灣兵備道劉璈派兵剿討率芒群，焚燒部落後撤兵。）

三條崙、卑南道，不但有營官、哨官、屯兵、屯番駐守，保護行旅，而且有販牛隊往來於途，以及往後山（東部）開墾、移民的漢人絡繹不絕。

「後山自開闢以來，民庄、番社畜牛千隻，孳息頗蕃。．．．以後後山牛價略為便宜，不肖之徒結幫進山，販牛隻出口。．．．販牛之路尚未開通，販牛之徒均由三條崙出。」—《劉銘傳撫台前後檔》

水底寮庄霍亂流行，100 多名庄民相繼死亡。

後山駐軍，另募南路屯兵，分駐於巴塹衛（大武）、蚶仔崙（金崙）、大麻里（太麻里）及知本各營。

光緒 11 年（西元 1885 年）

9 月，台灣南部長老教會傳教士第一次沿三條崙、卑南道，徒步越過中央山脈到後山。此時，後山已開始創設禮拜堂。

台南長老教會涂為霖牧師（Rev. William Thow）在後山平埔族教友到前山迎接、嚮導之下，走三條崙道往後山。他在途中「樹林口」和東段「溪底營」各宿一夜，繼而在東海岸蚶仔崙（金崙）再宿一夜，第 4 天才抵達寶桑（台東市）。回程也走原路。

此後，西部基督教傳教士，都選擇本線為前往後山傳教之路。東部平埔族教友，走此線到前山迎接傳教士。

光緒 12 年（西元 1886 年）

自清曆 11 月 11 日起，至 16 日，恆春縣屬大小 43 社男丁 4,269 名「一律薙髮歸順」，設立正、副社長姓名，給口糧、衣褲。清冊中包括豬勝束社、內文社等屬於「恆春下番」與「恆春上番」，但是三條崙道上各社沒有名列於清冊。據統領鎮海後軍兼統各路屯軍總鎮銜的張兆連稟稱，三條崙、卑南道沿線及附近歸化門、力里等 15 社，也都包括在內。

「竊卑職兆連於前月 29 日，由卑南馳抵三條崙，會同鳳山縣令張星鏞，招撫鳳屬之六儀、立禮等 15 社薙髮。」
——《恆春縣志》

光緒 13 年（西元 1887 年）

4 月，三條崙、卑南道上牛販絡繹於途，牛隻踐踏路基，而且牛隻輸往西部，地方官認為影響後山墾務的進展，貼出告示禁止耕牛輸往西部，但是沒有發生效果。（日治 50 年及光復初期，仍有牛隻被牛販沿三條崙道牽至西部枋寮出售，或轉運西部農場。）

光緒 14 年（西元 1888 年）

6 月，東部大庄事件爆發。

清撫墾委員雷福海對玉里、大庄平埔族嚴徵田賦，又姦污大庄婦女，引起公憤。璞石閣八社平埔族在秀姑巒阿美族支持下，殺害清吏並圍攻各地營哨。張兆連的鎮海軍中營被圍攻而危急。西部清兵從鳳山縣出發，大軍沿三條崙、卑南道前往東部救援。

（本線再次被證實是往後山最近、最便捷、可以行軍的越嶺路。）

清兵行軍於三條崙道上，通過力里社地盤時，遭到力里社排灣人反抗，清兵迎敵，放火燒了部落的一半，力里社人屈服。

這一年引起了力里社 7 戶、31 人遷到東部茶茶牙頓溪南岸，形成一社。（後來又有更多的力里社社眾向東遷入茶茶牙頓社。）

枋寮再度發生霍亂流行，死者無數，導致枋寮衰微。

光緒 16 年（西元 1890 年）

三條崙、卑南道及附近番社頭目受到清廷招撫，「一律薙髮歸化」之事，出現例證。

道路南側茶茶牙頓社（Chalangatoan）頭目 Piya，於今年起從出水坡營清軍按月領受 3 個銀元。南路屯兵營陸路總鎮頒發的「總餉票」顯示：

「茲有太郎短社長錢加鼈，以及該社生番戶口等，本鎮所查屬實，歸化薙髮為民，耕種新業，安分守己，即飭通事，當將該社男女丁口，均已個別入冊，所查社內人口無多，當該社社長按月前來領洋參元，以備教化散番之需。如有別社來領月，飭即隨通事至營領回社。」

——引自入澤片村：《中央山脈橫斷》收錄的總餉票

（「太郎短社」即 Chalangatoan 社，錢加鼈指入澤片村所訪查的茶茶牙頓社頭目 Buralian 的祖父 Piya。Piya 是當時的茶茶牙頓社頭目。入澤氏指出根

據總餉票，茶茶牙頓社頭目，從清代光緒 16 年 3 月 29 日至光緒 21 年 4 月 29 日止，每月從清廷領取洋銀 3 元。）

光緒 17 年（西元 1891 年）

卑南海防屯兵管帶守備畢寶印，率領海防屯兵（後哨）分別駐守東部「大竹篙營」、「巴壘衛營」及「溪底營」。（溪底營位於三條崙、卑南道東端從尾稜下降溪底地點，位於姑仔崙溪和茶茶牙頓溪合流點。日治初期曾設姑仔崙駐在所於此，今大武苗圃內。）

台南長老教會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和涂為霖牧師分為不同梯次往後山。巴克禮牧師東部之行，是乘坐「蕃人」二人抬的「蕃仔轎」越嶺的。原來，三條崙道維持 6 尺寬規制，起伏量不大，彎度也不大，可通行轎子。

巴克禮牧師與涂為霖牧師分別於 1 月 11 日及 11 月 17 日從府城（台南）啓程，前者於 7 日後抵達寶桑（台東），後者則於 8 日後才抵達寶桑。雖然乘轎過嶺，一半路程還是靠雙腿步行。

枋寮庄霍亂橫行，病死者無數，因而由繁榮轉為衰微。

光緒 18 年（西元 1892 年）

1 月，補用總兵江雲山率領南路屯兵前哨，進駐三條崙、卑南道上的大樹林營、出水坡營和溪底營；左哨進駐三條崙本營（即石頭營）、歸化門營、六儀社營（力里社營）及大樹前營。此二哨共 201 名。

清末，亦即臺灣割讓前，三條崙、卑南道已成為一條營官與屯番嚴密防守的軍事道路。最早期的前、後山交易道、馬卡道族移民道，以及新興的基督教向後山傳教路線等多元功能依舊，因為有營兵防守有了更大的安全保障。

本年，清兵再度剿討三條崙、卑南道的南側，屬於土文溪地界的排灣族率芒群。

2 月，二年前來台的胡傳（國學大師胡適的父親），奉臺灣巡撫邵有濂之命，巡察全台防務。

4 月，胡傳乘轎子從鳳山縣啓程，到三條崙「石營盤」（石頭營）。從這裡上稜東行，經過「歸化門」、「六儀」、「大樹前」、「大樹林」、「出水坡」、「溪底」各營到巴壘衛（大武），然後轉往卑南各地巡閱。他發現，兵勇抽鴉片以消除瘴癘，軍紀渙散，疏於訓練，設靶試射，中靶不多。

「四月十二日至石營盤（石頭營），即三條崙道西面入山之口也。管帶南路屯軍二哨總兵江雲山，領親兵二隊及左哨七隊三棚在此。十三日上嶺而東，十五里至歸化門，查閱該軍左哨五、六兩隊。折而南行山右高道，轉入山左。十里至六儀社，查閱左哨三、四兩隊。又南十里至大樹前，查閱該軍右哨一、二、三，三隊。十四日折而東，下嶺，十五里至大樹林，查閱該軍前哨一、二、三，三隊。又東十八里至出水坡，查閱該軍前哨四、五、六，三隊。又東十里下至溪底，查閱該軍前哨七、八兩隊。十五日由溪中行，十五里至巴壘衛，地在海邊。」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啓》

因爲開山撫番路「南路」（一是南路理番同知袁聞折所開的「崑崙坳古道」，其二是總兵張其光所開的「南崑崙坳古道」）久已阻塞，不能復行，胡傳仍舊走三條崙道回西部。他描述路況：

「查三條崙道自知本社以南至巴壘衛七十餘里，接沿海沙磧之路；自溪底以上至石營盤七十餘里，皆山嶺崎嶇之路，旁無居民，官商往來皆依營房以資餐宿，並須營勇護送，乃保無虞。目下前後山相通之道，恃此一縷而已。」

——胡傳：《台東州采訪修志冊》

「五月初一日，由卑南啓程，至大麻里，溪水大，幾不得過。初二日，回抵溪底。初三日，回抵大樹前，是日遇雨。初四日抵三條崙，午後亦雨。」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啓》

台東直隸州知州胡傳，對於清末三條崙、卑南道路況與沿線各營盤，用日記作了詳細說明。由上面記載可知，清末，清廷派屯軍駐守越嶺道，其嚴密的程度，比三年後臺灣割讓，日人在沿線設立警官駐在所戒備的情形，有過而無不及。

12月，台南基督教長老教會宋忠堅牧師（Rev. Duncan Ferguson），沿著三條崙道往後山巡察各禮拜堂。回程走原路，但是牧師一行人快接近石頭營時，被不明的部落排灣族狙擊，胸部中槍，負傷回台南。

光緒十九年（西元 1893 年）

5月，胡傳爲了接任台東直隸州知州職務，再度乘轎沿三條崙、卑南道前往台東。6月，原任知州呂光璜卸任，他也沿此路返回安平。

光緒二十年（西元 1894 年）

臺灣割讓前一年。1月，胡傳的幕賓池志澂也從三條崙本營啓程，乘轎往台東赴任。他是清代最後一個來台宦遊的文人，所著的《全台遊記》對於全島，尤其對清代三條崙道投以最後一瞥，留下重要的見證：

「2月18日，取道三條崙道入山。因沿途皆番山險社，營關派遣哨兵1名，洋槍隊20名，刀叉大旗對號各2名護送。」

當天乘坐四人抬的轎子上山，經歸化門營、六儀社營至大樹前營過夜。次日，走大樹前營以後的40（清）里路，則乘坐二人抬的番轎，由手執槍矢的番兵30人護送。

「兇巖峭壁，草木蒙茸，行走困難，煙瘴甚厲，歲不見天日，雲霧淋漓，十步之外不見人。沿途鹿啼猿吼，遠近俱聞。兩旁皆合抱大樹，樹黑如山。土著往往藏匿於此，以槍矢殺人。過出水坡營，方下嶺降溪底，沿途依然險峻，且為土著出沒之危險地區。溪床闊數里，冬春水涸方可涉行，秋夏颶風暴雨，往往漂人入海。」

——池志澂：《全台遊記》

7月，清、日甲午戰爭爆發。

光緒21年 / 明治28年（西元1895年）

2月，清軍大敗，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於黃海。

台灣割讓前夕。台南基督教長老教會傳道師陳有成，走三條崙、卑南道前往東部迪階教堂赴任。

「陳有成於2月15日，帶著幼子和纏足的妻子，從台南出發，經水底寮上山，當天在樹林口營過夜。夜晚營官警告他內山十八社內亂，正在交戰中。

16日在惶恐中通過浸水營到出水坡營，見到營兵正在加緊備戰中。

17日早晨，數百名排灣族圍攻出水坡營。當夜來犯者正要斬門而入，營內立即施放火炮，擊退了來犯者。因為情況危急，一直到18日才獲准啓程，到達姑仔崙下方的溪底營時，備戰中的清兵，竟然因為懼怕排灣族戰士趁機混入營盤，不肯讓身為善良百姓的陳傳道師與妻小立即進入避難。」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迪階觀音山教會早期五十年史》第9章
〈清末的後山、悲慘的教會〉

（這是台灣割讓前夕，清廷與日本正在談判割地的重大時期，在台灣南部的排灣族仍在互相交戰，而駐守三條崙道上的清兵也不知內外情勢，只顧防守自己，讓行走於古道上的善良百姓，窺見了路況與各處營盤的守備實況。）

3月，日軍攻佔澎湖，意圖在談判桌上逼清廷割讓台灣。

4月17日，清、日兩國代表在日本下關春帆樓，簽訂「馬關條約」11款，其中的1款是台灣島、離島與澎湖群島全部割讓。

5月，日軍登陸台灣北部三貂灣。6月17日，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舉行「始政式」。台灣正式歸入日本統治。日本征台軍開始由北而南掃蕩「土匪」（抗日軍）。

10月11日，日本征台援軍渡台。乃木希典中將率領陸軍第二師團，登陸於

枋寮海岸，番仔崙與大武力之間的米粉埔。這一天，師團長與隨員在下寮庄住宿一夜。

於是師團向北前進，留下第四聯隊兩個中隊，守備枋寮。「守備隊」駐紮於枋寮媽祖廟「德興宮」內，另外設置「枋寮憲兵屯所」，負責民間治安。(此時台灣全島尚無警察派出所的設置。)

明治 29 年(西元 1896 年)

2 月，枋寮守備隊在隊長菊地主殿大尉的倡議之下，在枋寮德興宮前右角，建立「守備隊駐屯紀念碑」。至於作戰陣亡守備軍軍墓，則在枋寮麻油角公墓內。

4 月，駐紮於枋寮的陸軍守備隊，派工兵隊拓修清代以來民間使用已久的「枋寮、卑南道路」(即三條崙、卑南道路)，作為軍事用途。

「三條崙、卑南道，路寬約五、六尺，乃至一丈左右，乾季可以騎馬通過，惟不少路段陡峭，陡坡處需牽馬而行。」

——《台灣史料》，明治 29 年公文類纂，乙 22 卷

這一年是軍政時期。台灣總督府於「舊台南縣」水底寮三條崙道西端入口處，建立開路碑與石標，石標上寫「左卑南道」四個大字，指引由此循古道通往後山卑南的方向。(此開路碑與石標建於水底寮建興街口，旁為南北方向公路，目前已佚失。)

本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獲得國會撥出專款補助，派人類學、地質學、植物學與動物學學者來台調查。負責動物部門的多田綱輔於 8 月抵台，9 月 1 日至 8 日以巴壟衛(大武)為據點，進行浸水營道路東口與山區的動物調查。這一帶猿猴和穿山甲比較多。(之後一直到昭和年代，日人昆蟲學者、動物、植物學者和人類學者調查持續下去，而浸水營道路上常見有研究者足跡。)

東部巴壟衛(大武)設置憲兵屯所維護治安。

西部枋寮設置郵局，開始枋寮與台東間的郵件遞送業務。

枋寮設立「街庄總理事務所」。北勢寮總理管轄北勢寮、內寮及新開 3 庄；水底寮總理管轄水底寮、番仔崙及大武力 3 庄；北旗尾總理管轄北旗尾、大響營及大庄等 3 庄。

五月，日本陸軍「混成旅團」一個大隊登陸台東，開始掃蕩殘留於東部的清兵勢力。日軍獲得卑南族女總頭目 Sirogao 及其女陳達達(Ta'ta)協助，以及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潘文杰的支援。

台東守備隊爲了行軍與架設軍用電纜的雙重目的，調查巴壘衛至枋寮間的道路，並派電信技術員矢矧昇二等 9 名，沿線架設電話、電報線。開路與電信施工費用，都由陸軍負擔。

3 月，駐守於西部枋寮的陸軍守備隊，逮捕了 3 名殺害枋寮商人的土匪。

明治 30 年(西元 1897 年)

台灣全島臨時戶口總查開始。

11 月，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囑託伊能嘉矩，正在進行環島一周風土、民情總調查，寫下他所觀察的，從枋寮循「三條崙、卑南道」移民到後山大庄（東里）的平埔族生活與習俗，引用如下：

「平埔蕃移居於後山以前，就開始漢化了，現在繼續在漢化中。雖然如此，現在仍可看到蕃俗，尤其是平埔蕃女，還保留著『蕃髮大足』的習俗。有時還可看到平埔蕃，穿起筒袖短衣，胸前掛著玉飾，彼此見面時，用蕃語呼叫“Hyaut!”。

我在大庄停留時，曾經看到三個平埔蕃女從山上下來，其中兩個腰跨蕃刀，猜想是平埔古俗的遺風。平埔蕃傳統人家，通常在屋簷下掛著無數獸類頭骨。他們移居後山初期，仍然使用部分平埔語。現在，只有 60 歲以上的老人，還記得一些平埔語，平埔語可以說是已淪落為死語了。」

——伊能嘉矩《觀風蹉跎》手稿

明治 31 年(西元 1898 年)

2 月，枋寮、北旗尾、水底寮各庄，設置巡查駐在所。巡查駐在所的密度相當高，顯示枋寮庄和水底寮庄境內，龍蛇雜處，無賴犯法之徒流竄至這個邊陲之地，社會浮動不安。

7 月，日本人郵差從巴壘衛沿三條崙、卑南道往枋寮的途中被擊殺。

明治 32 年(西元 1899 年)

11 月，三條崙、卑南道東段北側的舊姑仔崙社十多名社眾，襲擊巴壘衛支廳（位於大武），交戰中，巡查小久保兼次郎陣亡。

12 月，三條崙、卑南道西段力里社派出的郵差，在越嶺道上被擊殺。

明治 33 年(西元 1900 年)

1 月，人類學探險家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偕同住在水底寮的漢人通事黃漢生，從枋寮走三條崙道到力里社訪查。(黃漢生是東部排灣族頭目的女婿，在排灣人眼中，素有名望。)他們抵達力里社 5、6 天前，一個力里社青年郵差，在三條崙道上被敵對的望嘉社人馘首。

「枋寮憲兵屯所」被撤銷，改設「東港辨務署枋寮支署」。

明治 34 年(西元 1901 年)

3 月，「巴壠衛憲兵屯所」被撤銷，改屬於「台東廳卑南出張所」管轄下。

6 月，新設「巴壠衛出張所」於大武，管轄太麻里以南至台東廳與恆春廳交界以內的 1 庄 66 社。

7 月 1 日，新設「浸水營警察官吏駐在所」於三條崙、卑南道最高處。此後，日人將本道路改稱為「浸水營道路」。(「浸水營」地名，首次出現於台灣割讓前一年出版的《鳳山縣采訪冊》。之前，此地一直稱為「大樹林營」。)東海岸太麻里和蚵仔崙(金崙)也同時設立警察官吏駐在所。

11 月，台東廳巴壠衛出張所，改為「巴壠衛支廳」。

明治 36 年(西元 1903 年)

1 月 21 日，數十名不明部落的排灣族，襲擊浸水營駐在所，槍殺巡查皆川奏治和巡查捕林火生。駐在所內其餘人員棄守，撤回巴壠衛支廳避難。

原巴壠衛支廳官署位於內陸平台上，衛生條件極差。本年遷移至海岸邊現在大武分局位置。

2 月，阿猴廳內各街庄開始組織農會，由日人教導庄民在含鹽分土地種植甘蔗的方法。

因地方制度改正，枋寮支署更改為「阿猴廳枋寮支廳」。

明治 37 年(西元 1904 年)

2 月，日俄戰爭爆發，日軍在枋寮和大庄分別設置展望哨防守海岸線。

本年，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內新設「有用植物調查課」，正式由官方主導台灣植物的調查。由川上瀧彌技師主持，森丑之助、早田文藏等人皆參與

調查工作。

自本年起到昭和年代，佐佐木舜一、山本由松、工藤祐舜、金平亮三、正宗嚴敬、鈴木重良、福山伯明等植物學家，利用浸水營古道調查植物。

人類學家森丑之助於本年（1904）首次走浸水營古道時，留下下述文字：

「陸軍以水底寮為起點，開鑿一條通往巴壟衛的軍用道路，沿線架設通信用的電纜。這可能是日本人最早在台灣所開的山路，通過海拔五、六千尺的越嶺點。從水底寮東北方的新開庄起，進入山區，通往力里社的山路，主要是靠力里社蕃人提供勞役才築成。……水底寮入口處，現在還矗立著一座開路碑。」
——森丑之助《生蕃行腳》

明治 38 年(西元 1905 年)

2 月，阿猴廳設置力里（Rikiriki）警察官吏駐在所。

8 月，台東廳在姑仔崙舊社上方，設立姑仔崙（Kuwarun）警察官吏駐在所。

12 月，瑯嶠十八蕃社總頭目潘文杰去世，得年 52 歲。

明治 39 年(西元 1906 年)

台東廳和阿猴廳分別由東西兩端改修浸水營道路。

2 月 23 日，浸水營道路東段起工，5 月 24 日修路到浸水營，清除古道上灌叢 16.7 公里，拓寬 15.7 公里，改修 11.7 公里，總工程費 2,780 日圓。改修道路的目的，是作為東西方向郵遞、電信線路。

9 月 18 日，浸水營駐在所巡查有賀藤次郎（此時在姑仔崙駐在所執行公務）護送在姑仔崙修復電話線路的工人返回巴壟衛支廳。9 月 23 日歸途中，在姑仔崙溪合流點被狙殺。

明治 40 年(西元 1907 年)

6 月，浸水營駐在所復舊工程完工。（原駐在所於明治 36 年遭排灣族襲擊，人員撤退，房舍被破壞。）

枋寮鄉大響營開始種植甘蔗。因當地缺乏飲用水，馬卡道族庄民集體遷居於林邊溪支流南岸的隘寮。（隘寮也是一個小庄，居民是早期遷來的馬卡道族放索社人。）

明治 41 年(西元 1908 年)

1 月，台灣總督府通信局長鹿子木小五郎，率領電信、地理及海事技術官，視察東部 22 天。其中，電信技師山本三次郎勘查「巴壟衛、枋寮間電信線路」，寫下下述報告：

「從巴壟衛到分水嶺的線路，大致上是沿著舊道（清道）架設。東段現在已經改修成新路。新路的坡度不大，作為人行步道很好走，但是路線彎曲，而且沿線樹木蒼鬱，並不適於沿路架設電線。舊道雖然比較陡急，但是路線較直，而且兩側各 5 間餘（30 尺）以內的樹叢已經被伐除，祇剩等身高的雜草而已。如果定期刈除雜草，很適合架設線路，將來維護也不難。從分水嶺到枋寮之間，電信線沿著步道旁架設，樹木不多，將來架設電纜時，不必擔心障礙物，西段的維護或巡視線路都很容易」

——山本三次郎《復命書》

2 月，枋寮支廳發生「民蕃衝突事件」。原因是 1 月中，2 個水底寮庄民被殺，庄民認為是被浸水營道路上的排灣人所害。2 月，趁力里社男女 4 人來水底寮交易時，聚眾襲殺他們，造成力里社人 3 死 1 傷。力里社人不願再為官署遞送郵件、文書，並下山出草，將大響營庄民 1 人馘首，搶奪 1 頭水牛。

3 月 8 日，力里社各頭目在枋寮支廳長的見證下，在新開庄與水底寮、大響營兩庄庄民和解。由枋寮庄民支付力里社 200 日圓的等值物品，力里社支付大響營 90 日圓。此和解由阿猴廳長出面，透過漢人通事黃漢生的協調。和解會中，力里社頭目同意繼續派人擔任郵遞工作。

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在阿猴創設，收購甘蔗以新式方法製糖。部分甘蔗仍交給舊式糖廊壓製粗糖。

明治 42 年(西元 1909 年)

3 月 8 日，由於力里社人屢次襲殺日本巡查，警方將該社 5 個頭目誘出，拘禁於東港支廳內，繼而召集 63 名社眾嚴加指責，沒收 25 支槍，並強迫交出 10 頭活豬謝罪。此事警方稱為「力里社之膺懲」，於 4 月 23 日結束。

7 月，阿猴廳奉命調查轄下平埔族，向總督府警察本署提出「阿猴廳管下平埔蕃戶口及沿革調查報告」。

浸水營古道起點「新開庄」的馬卡道人有 57 戶，371 人；鄰近的「大響營庄」馬卡道人有 66 戶，401 人。

12 月，台東廳在姑仔崙駐在所轄區內，架設加芝來溪吊橋，次年 3 月完工。

明治 43 年(西元 1910 年)

8 月與 9 月，浸水營駐在所兩度遭受颱風吹襲而毀壞。過後，台東支廳立即開始重建。

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下令開始實施「五年計畫理蕃事業」，在山地推動隘勇線前進，討伐抗命的部落，以武力收繳原住民所持有的槍枝。

明治 44 年(西元 1911 年)

總督府警察本署開始調查全台蕃社戶口。其中，浸水營道路附近的部落為：力里社，261 戶，1,058 人，茶茶牙頓社 7 戶，35 人，大茅茅社 44 戶，242 人，割肉社 40 戶，263 人，巴壟衛社 9 戶，60 人，姑仔崙社 40 戶，153 人。

明治 45 年 / 大正 1 年(西元 1912 年)

警察本署蕃務課完成部分蕃地測量與製圖，包括阿猴廳枋寮方面 4.2 日方里。現存「蕃地五萬分之一地形圖」枋寮部分是明治 43 年 11 月測繪的。標示日治初期的浸水營道路舊線與部落分布。巴壟衛部分則僅標示巴壟衛社、茶茶牙頓社和姑仔崙駐在所。

12 月，枋寮支廳新建官舍落成。(此建物後來讓「枋寮警察分室」使用，即現在枋寮分局位置。)

大正 2 年(西元 1913 年)

12 月，「枋寮稅關監視署」新官舍啓用，顯示枋寮已具商港功能。

大正 3 年(西元 1914 年)

8 月，總督府完成「北蕃」泰雅族的討伐行動。「五年計畫理蕃事業」持續進行中。

9 月，佐久間總督命警視總長龜山理平太為指揮官，組織討伐隊執行「南蕃」的槍枝沒收行動。

屬於阿猴廳的日警討伐隊本部設於枋寮。

10 月 4 日，部隊以魯凱族大南社為第一個目標，強制收繳槍枝，南部各蕃社開始動盪不安。

10 月 6 日，力里社駐在所警部補植寺佐市召集社眾，傳達收繳槍枝的命令。社眾只肯交出 6 支槍，佯稱要再出獵一次才願交出槍枝。

力里社數十人出發打獵不久，從大樹林方面傳來喊聲，駐在所派出探視的 2 名巡查被殺。力里社、割肉社、大茅茅社共 150 名壯丁旋即攻擊力里駐在所，將槓寺警部補、巡查及其妻小共 11 人悉數殺戮。只有 1 名漢人巡查補逃走，向枋寮支廳報案。此事件稱為力里駐在所慘案。

10 月 9 日，力里社眾襲擊浸水營駐在所，殺害 2 名巡查和眷屬共 5 人，其中 2 個是幼兒，其餘 3 名成人皆被馘首。姑仔崙駐在所得知後，召集 40 名姑仔崙社眾，準備次日前往收屍。

10 月 10 日，巴壘衛支廳警部補指方前夫，率 4 名巡查偕同姑仔崙駐在所的巡查和社眾前往浸水營駐在所。抵達後不久，姑仔崙社眾突然攻擊同行的日警，殺死 3 名巡查，其餘 4 名逃回巴壘衛支廳。

姑仔崙社眾燒毀浸水營駐在所後，回到姑仔崙駐在所時，乘勢再殺死留守的 1 名巡查及 2 名巡查之妻，並放火燒毀姑仔崙駐在所。

10 月 21 日，台東廳與巴壘衛支廳聯合派遣一支搜索隊，展開報復行動。日警攻入姑仔崙社，燒毀 30 間房屋，激戰中，姑仔崙社頭目陣亡。

11 月，台東方面搜索隊長松山警視的部隊攻打各社，同時伐木修復浸水營道路及掃蕩藏匿的各社社眾。

11 月 26~28 日，日警進攻茶茶牙頓社，放火燒毀部落房屋，同時破壞耕地，使部落因缺糧而就範。

在西部方面，從 10 月到 12 月底，排灣各族群包括率芒群、內文群及南方的巴士墨群，響應力里社的反抗行動，紛紛起義。包含枋寮支廳、枋山支廳、恆春支廳轄下的排灣各部落，阿里港支廳的魯凱族德文社、霧台社等，到處焚燒警官駐在所，殺害駐警及眷屬。

爲了鎮壓這一場所謂的「南蕃騷亂事件」，日警動用了 1,680 名警力，加上山砲、野砲、臼砲中隊，並獲得海軍 2 艘驅逐艦「薄雲」和「不知火」從近海砲火支援，終於在 5 個月後平定。

大正 4 年(西元 1915 年)

3 月 8 日，「南蕃騷亂事件」鎮壓行動停火，並完成槍枝收繳任務。此役日方陣亡 107 人，其中包括阿里港支廳長。收繳槍枝 8,108 支，另外有 2,268 支損壞的槍枝也被沒收。事後，阿猴廳佐藤廳長引咎辭職。佐久間總督的「五年計畫理蕃事業」至此全部完成。

「南蕃騷亂事件」平定後，排灣族人轉向山腳地帶的平埔庄襲擊。

3月，大響營平埔人潘清被狙殺於自家門口。日警捕獲行兇的望嘉社排灣人，處以150元罰款與3個月拘禁。

6月，阿猴廳在力里社新設蕃人療養所，派日人公醫定期前往診療病患。同時，在歸化門社新設歸化門警官駐在所，加強浸水營道路接近平地處的戒備。10月，7名排灣人襲擊新開庄黃萬吉經營的山產店，殺死店員潘己。日警逮捕兇手，各處以40~300元罰款。

本年度「蕃產品交易所一覽表」顯示，阿猴廳枋寮庄和崁頭二處已設有交易所。台東廳巴壟衛庄也有一處交易所。

大正5年(西元1916年)

2月27日，重建姑仔崙駐在所於茶茶牙頓溪與姑仔崙溪合流點（即清代溪底營，後來的苗圃位置），距離姑仔崙舊社2日里多（約8公里）。

3月1日，枋寮蕃產物交易所正式設置。

台東廳統計：本年經由浸水營道路向西部枋寮輸出的牛隻共有1,600頭。

大正6年(西元1917年)

3月，總督府警視江口良三郎主持「蕃務協議會」，會中阿猴廳警務課長報告「浸水營越嶺道復舊計畫」：

「浸水營越嶺道不僅是郵遞、電信線路，而且是台東的水牛與黃牛向枋寮輸出的唯一孔道，必須儘快修復前年在南蕃騷亂事件被破壞的路段。」

6月15日，巴壟衛支廳長妹尾半助警部率領37名搜索隊，整修受戰火破壞的浸水營道路。因排灣人不肯出役，雇用漢人修路。

7月24日，修路隊抵分水嶺，共完成16.5公里的道路修復。

6月21日，阿猴廳由崁頭駐在所起工，整修浸水營道路至分水嶺，共修路20公里。於7月21日完工。

本年，總督府警察本署發布「台灣蕃社戶口一覽表」，其中與浸水營道路有關的部落規模如下：

枋寮支廳：力里社有237戶，1,115人、大茅茅社有39戶，248人、割肉社有44戶，274人。（歸化門社並未出現於一覽表內）

巴壟衛支廳：巴壟衛社有5戶，28人、姑仔崙社有26戶，116人（出水坡

社並未出現於一覽表內)

8月5日，新設於力里社的乙種蕃童教育所開始授課。

巴壟衛設立公學校。(因巴壟衛街漢人較排灣人多，所以設公學校。)

大正7年(西元1918年)

3月，浸水營駐在所第4次重建工程完工。

大正8年(西元1919年)

2月28日，浸水營道路東段新設出水坡駐在所，駐在所房舍建於清代出水坡營盤遺址上。

浸水營道路東段姑仔崙社流行性感冒蔓延，許多人染病死亡。

巴壟衛支廳派遣2隊，139人開鑿新路，從大竹篙溪口北岸延至出水坡，成為浸水營道路的支線。同時，架設包括出水坡的3座吊橋。因姑仔崙溪北岸是姑仔崙社忌諱之地(發生流行性感冒，半數社眾病死)，社眾不肯出役，只好請大鳥萬社頭目 Kayama 來此做法念咒消災。道路工程才得以順利展開。

4月16日，本段道路全部完工。

4月，20名漢人，結隊牽著60頭牛從東部沿浸水營道路往西部。位於浸水營道路西段上的力里社，向漢人牛販強索「通行稅」10圓。聲稱牛隻通過部落，觸犯禁忌，必須舉行祭典消災，10圓是祭典費用。

日本官員聲明：「浸水營道路是官道，蕃人不得向過路人收取通行稅。」，強迫力里社還錢。

6月，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率隨員、護衛共150人，視察東部。

6月4日，凌晨5點，總督乘4人抬的轎子自巴壟衛出發，溯巴壟衛溪(大武溪)抵達位於雙溪口的姑仔崙駐在所。由此開始爬坡，走浸水營道路，於上午11點半抵達浸水營駐在所。

午餐後，更換轎夫出發，到分水嶺時，阿猴廳長已率領官員和力里社頭目等100多人在此迎接。在此改由阿猴廳警務課長負責護衛，快速向枋寮方向前進。於下午2點40分到達大樹林駐在所，4點半到達力里駐在所，天黑時經過歸化門駐在所。這時大雨滂沱，排灣轎夫已經疲憊不堪，隊伍拉長2公里，點火把繼續趕路，終於在晚上10點半抵達枋寮。

雖然行程有點勉強，但是百餘人的大隊人馬，以一天時間自大武走到枋寮，

可知當時路況相當好。

6月5日，總督乘人力車自枋寮出發，視察東港後搭輕軌火車前往阿猴。

大正9年(西元1920年)

10月1日，台灣地方制度改制。廢除枋寮支廳，改設潮州郡警察課枋寮分室。將原本的枋寮庄、蕃仔崙庄、水底寮庄、新開庄、內寮庄、北旗尾庄、大庄、大響營庄等八個舊庄，合併為枋寮庄。地圖上改為大字。

阿猴廳改為高雄州，巴塹衛改為大武。

總督府派藤田捨次郎巡視「帝國最南端——瑯嶠」，藤田乘轎經過水底寮時，看道路旁有一個「左卑南道」石標，說明：「水底寮是重要的驛站。」

台灣軍司令部佐田司令官一行40人，從台東走浸水營道路到水底寮。

總督府撥下3,000圓預算，其中2,500圓用於維修加拉坂吊橋與姑仔崙吊橋，另外500圓用於維修姑仔崙至出水坡間的道路。

日本學者小島由道、小林保群、移川子之藏、入澤片村等人，開始採集本地區有關小矮人的傳說。包括浸水營古道西段的大茅茅社（Chiibabao）、割肉社（Koabal）、率芒社（Subon）、力里社（Rarukruk），以及東段的出水坡社（Rilao）、茶茶牙頓社等，都有小矮人的傳說。

大正10年(西元1921年)

1月6日，台東廳派6名巡查帶隊，重新架設姑仔崙吊橋。原吊橋架設於大正6年，於大正7、8兩年，兩度被颱風吹毀到無法修復的地步。

2月10日，新吊橋完工。

同時，台東廳另派6名巡查和10名警手，整修浸水營東段道路，降低坡度，拓寬路幅，整平路面。

3月31日，整修浸水營東段道路完工。

4月，台灣軍司令部柴五郎司令官一行人，從台東走浸水營道路到水底寮。

本年再獲總督府撥下3,000圓預算，用於浸水營道路東段的改善。

預定將路幅拓寬為6尺，坡度由清舊道的6.5%以上，降低至4%~3.5%。主要改善路段為浸水營駐在所附近的3.7公里，與姑仔崙駐在所附近的2.8公里。沿等高線緩緩升降，取代舊道的陡上陡下。

潮州郡割肉社11戶遷到茶茶牙頓社，與原來從力里社遷來的排灣族混居。

大正 11 年(西元 1922 年)

2 月 15 日，台東廳方面由警部補木明喜左衛門率領 2 名巡查部長、18 名巡查及 20 名警手所組成的「共同道路作業隊」，從浸水營駐在所往東南方向的 1 公里，清代舊道下方 18 公尺處開始動工，回繞山腰過去。另外，浸水營至分水嶺州廳界的舊道，原本是直接沿稜線上去，現在改由北面山腰上鞍部繞過去。

3 月 15 日，本段道路改善工程完工。

3 月 31 日，姑仔寮駐在所前後的 4.4 公里，道路拓寬及坡度降低工程完工。同時，高雄州方面也開始整修浸水營道路西段，崁頭營至分水嶺段 5 日里 3 町（約 20 公里）的路段，總經費 4,000 日圓。

8 月 18 日，原本在大正 3 年（1914）「南蕃騷亂事件」中被討伐而逃離部落的力里社人，在日警與頭目的招撫後，全部遷回力里社安居。

8 月 22 日，力里社舉辦全社小米豐收祭，「南蕃騷亂事件」的餘波完全平息。

大正 12 年(西元 1923 年)

2 月 25 日，姑仔寮駐在所從溪底營舊址，遷至稜線上的現址。

7 月，枋寮庄民在枋寮公學校旁建「故乃木將軍上陸紀念碑」，10 月完工。

高雄州方面再度整修浸水營道路西段，崁頭營至分水嶺段 20 公里的路段，總經費 3,000 日圓。

9 月 26 日，台東廳改修浸水營駐在所下方 654 公尺處的陡坡，由原石階路改為坡度 2.5% 的緩坡路，拓寬路幅為 6 尺。9 月底完工。

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收購枋寮大響營農場，投入 561,400 日圓，以 3 年時間完成灌溉工程。使原本缺水而無法經營的「岡滿壽瓊麻農場」，變成廣達 1,555 甲的甘蔗田。

大正 13 年(西元 1924 年)

3 月，浸水營駐在所改建工程完工。

台東廳修護浸水營道路東段 14 公里，經費 800 日圓。

高雄州修護浸水營道路西段 20 公里，經費不詳。

4 月，台灣軍司令部柴五郎大將一行人，從台東走浸水營道路到水底寮。

5月14日，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賀來佐太郎與隨員、技師，清晨5點半乘轎從大武出發，上午11點抵達浸水營駐在所午餐，下午1點到達州廳界，高雄州知事和各級官員在此迎接，當晚抵達枋寮。

大正14年(西元1925年)

西部力里社21戶，133人集體遷至東部茶茶牙頓社，與原先於光緒14年(1888)遷來的同社族人一起定居。

台東廳修護浸水營道路東段大武至姑仔崙段11.8公里，經費600日圓。
高雄州修護浸水營道路西段20公里，經費800日圓。

大正15年 / 昭和1年 (西元1926年)

3月31日，遷建出水坡駐在所，由原清代出水坡營址，向西遷移1.2公里到現址。

位於出水坡駐在所西側1.3公里的古里巴保諾駐在所撤銷，新設茶茶牙頓駐在所於古道南側的茶茶牙頓社。

台東廳修護浸水營道路東段大武至姑仔崙段，經費350日圓。另外，重新架設姑仔崙吊橋，經費1,250日圓。

9月，姑仔崙舊社社眾，在警方勸誘下，集體遷到新建於稜線上的姑仔崙駐在所西側760公尺處的山坡地。姑仔崙社原本人丁興旺，在大正3年(1914)「南蕃騷亂事件」中被討伐而部落離散，這時候只剩下22戶，61人。

昭和2年 (西元1927年)

4月8日，台灣總督上山滿之進乘轎於上午8點，由大武出發，沿大武溪北岸山麓小徑前行，過姑仔崙溪後上抵海拔394公尺的新姑仔崙駐在所。姑仔崙社、茶茶牙頓社、六禮灣社(Coa-Kakulai)、大蟒鴨社(Coa-Vangas)頭目和貴族共100多人在此迎接。

繼續前行2.4公里，到達海拔667公尺，新建的出水坡駐在所。下午1點，抵達海拔1,303公尺的浸水營駐在所。3點抵達州廳界。(以下沒有紀錄)

4月16日，陸軍陸地測量部通知台東廳，本年4月下旬到七月底，將在台東和大武支廳內，實施地形測量。

日警開始規劃將力里社眾遷移至歸化門事宜。

力里駐在所巡查山野福太郎，指導社眾試種相思樹2甲地，開闢梯田30甲。另外，試種鳳梨與咖啡樹335株。在大樹林駐在所附近所種的日本板栗200

株，本年第一次採收。

高雄州維修崁頭營至力里社道路，經費 800 日圓。另外，改修力里社至割肉社道路（與浸水營道路交叉的南北向部落聯絡要道），經費 690 日圓。含架設跨越率芒溪的吊橋費用 360 日圓。

在警方勸誘下，力里社眾 40 戶集體遷到原為力里社耕地的歸化門。

9 月，姑仔崙舊社社眾 15 戶，在警方勸誘下，集體遷到新建於稜線上的姑仔崙社，此新部落由日警規劃，採用木造房舍，整齊劃一，但不耐久。

昭和 3 年 (西元 1928 年)

台東廳修護浸水營道路東段，經費 600 日圓。

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教授移川子之藏和助手宮本延人，從大武走浸水營道路到水底寮，調查沿途的原住民部落，宮本延人記載如下：

「亞熱帶原生林使我大感驚奇，樹冠猶如天蓋，樹蔭下有腐朽的倒木，高大的羊齒類植物生長於其間，不知名的藤蔓攀繞巨木，寄生的蘭科植物正開著嬌豔的花朵。……力里社建於山坡上，石板屋密集，排灣男子穿短裙，緊身束腹。女子穿類似漢人衣裳，頭上戴著用花草編製的花冠。」

——宮本延人《私の台灣紀行》

移川教授也留下下述記載：

「從高雄州崁頭啓程，橫越中央山脈到大武的山路上，有時遇到蕃人往來於途。仲夏，林中傳來喧噪的蟬鳴，此起彼落，似乎在迎送旅人。從溪谷湧上來的濃霧，瀰漫於原始林間。」 ——移川子之藏《台灣の土俗與人種》

移川教授此文發表時，還附有一張在浸水營古道上拍攝的排灣人行進隊伍珍貴照片。本照片也被收錄於《日本地理大系，台灣篇》

10 月 14 日，台灣總督川村竹治，於早上 7 點，從大武出發，乘轎沿浸水營道路到水底寮。

昭和 4 年 (西元 1929 年)

4 月，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台灣支社虎尾農場，從台東廳購入耕牛 75 頭。所購牛隻交給工人沿著浸水營道路牽到枋寮，再利用火車運送至虎尾。台東地方土地遼闊，適合放牧牛隻，當時，繁殖有 20,000 頭牛。

5 月，原從西部割肉社遷入茶茶牙頓社的排灣人，因交通及管理不便，被警方強制遷到浸水營道路上，形成出水坡社，共 11 戶，64 人。

台東廳修護浸水營道路東段，經費 600 日圓。

高雄州修護浸水營道路西段，經費 800 日圓。

昭和 6 年 (西元 1931 年)

6 月，力里社 36 戶，102 人，遷入歸化門社，形成本社。11 月，力里社 2 戶，9 人，遷入歸化門社。同時，率芒社 7 戶，37 人，也遷入歸化門社。結果分成 2 個部落居住，分別是北部落 33 戶，南部落 12 戶。

本年度枋寮庄人口統計數字如下：

閩南人 8,686 人，客家人 110 人，熟蕃（馬卡道人）1,460 人（住內寮、新開、大響），生蕃（排灣人）19 人（漢人的雇工或妻妾）。

昭和 7 年 (西元 1932 年)

8 月 25 日早上 8 點，台灣總督中川健藏，由大武冒雨乘轎出發，於 11 點到達出水坡駐在所時，全體人員衣物盡濕，在此烤火取暖，於下午 5 點抵達力里駐在所過夜。

8 月 26 日早上 9 點，由力里社出發，經歸化門、炭頭、水底寮、林邊到溪州搭輕軌火車往高雄州廳。

（中川總督原本要從大武沿東海岸經牡丹灣到四重溪，因大雨，阿塿衛溪水暴漲，無法通行而改由浸水營道路返回西部。）

11 月，茶茶牙頓社 18 戶，76 人，在日警勸誘下，遷到出水坡社。與原本在昭和 4 年遷入出水坡社的割肉社人 11 戶混居。

昭和 9 年 (西元 1934 年)

1 月，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助手宮本延人，到內文社長期觀察排灣族五年祭全部過程。祖靈從大武山頂下來後，由北而南到各部落巡視賜福，沿途各部落依序舉行迎靈祭迎接祖靈。

宮本延人查出排灣祖靈的巡視路線是：

佳平社→古樓社→七佳社與力里社→率芒社→內文社→……→龜仔角社（鵝鸞鼻社頂）。回程從龜仔角社起，由南而北，各部落依序舉行送靈祭。

浸水營古道上的力里社，屬於五年祭的第三輪。

據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囑託馬淵東一的調查，浸水營古道東段上的姑仔崙社，

則緊接在佳興社、來義社、古樓社、大里力社、八里芒社之後，屬於第六輪。

昭和 10 年 (西元 1935 年)

7 月，民族考古學者國分直一，訪問卑南平原的部落後，循浸水營古道返回西部。途中在力里社過夜，接受頭目招待。國分直一描寫力里社的見聞如下：

「頭目家屋簷下的簷衍板施過精美的雕刻，如百步蛇、山豬、鹿或人頭，作為頭目家的表徵。……蕃屋大都低矮，屋頂、樑柱和牆壁都是石板，甚至睡床也是石板。……蕃社入口處，已經聚集了一群排灣少女，她們頭戴野草和百合花編成的花冠。今晚夜色特別美，要通宵跳舞聯歡，大家圍成圓圈，相互交叉攜手，跳聯手舞。月下舞步緩慢，只是從右向左，緩緩旋轉。」

——國分直一：〈蕃界南路山と海〉

「壽峠越嶺車道」(今楓港、大武間南迴公路)完工，正式通車。總督府指示交通局官營巴士行駛此路線。從起點枋寮到終點台東的車程是 6 小時，票價 5.25 日圓。雖然已有巴士班車，東西的交通仍是以步行浸水營古道為主。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調查，由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的「台灣各州廳蕃地里程表」顯示浸水營道路沿線各駐在所區間里程如下：

高雄州(西段)：

枋寮 2.3K 水底寮 3.9K 崁頭 3.9K 歸化門 8.2K 力里 5.3K
大樹林 4.3K 分水嶺 (全長 27.9 公里)

台東廳(東段)：

分水嶺 7.7K 出水坡 3.9K 姑仔崙 9.6K 大武 (全長 21.2 公里)

從枋寮到大武全程 49.1 公里。此外另有支線，出水坡 4.1K 茶茶牙頓。

6 月 4 日，台灣總督府頒布「戶口規則施行規程」，將「熟蕃」改稱「平埔族」，「生蕃」改稱「高砂族」。

昭和 11 年 (西元 1936 年)

台北工業學校(台北科技大學前身)的建築科教諭兼台灣山岳會常務理事千岩助太郎，從本年起，花 10 年時間，實地調查台灣各地原住民族的家屋建築，並將之分類為 18 種傳統型式。其中，力里社所屬的排灣族 Paumaumaq 群，其傳統的家屋型式，稱為「北方型」，其格局為：橫寬的長方形，屋內分為門廳、寢室、穀倉和豬舍四部份，屋頂及牆壁皆用石板，可說是典型的石板屋。

台灣總督府宣布台東廳大武山區，已成為「台灣本島熱帶產業中心」，多次派遣殖產局農務課長等人員，前往調查栽種地、栽種物種及申請開發殖產的狀況。當時申請栽種的狀況如下：

台灣拓殖會社（5,752 甲，栽種規那樹）、蘇門答臘興業會社（9,447 甲，栽種可可、咖啡、茶）、鹽水港製糖會社（5,753 甲，栽種規那樹、油桐、茶）、森永製果會社（2,000 甲，栽種可可亞）。

昭和 12 年 (西元 1937 年)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公布「台東地區熱帶栽植企業適地一覽表」，北起初鹿南至牡丹及牡丹灣，共分 19 區適地，由五家企業總共申請 26,085 甲，種植咖啡、可可亞、規那、蓬草、油桐、茶等作物。

浸水營東方由蘇門答臘興業會社申請種茶，栽種面積為 1,533 甲。另外，蘇門答臘興業會社也在大武溪南岸申請種茶、咖啡與可可亞，栽種面積為 2,380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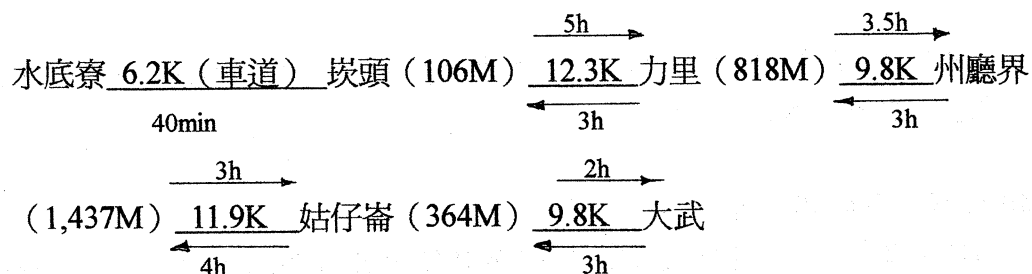
位於茶茶牙頓溪上游的加羅坂社 (Karapang)，在警方勸誘下，集體遷村至大武溪南岸，形成新加羅坂社。

昭和 14 年 (西元 1939 年)

9 月，台灣總督小林躋造第二次巡視東部，經大武、阿望衛沿東南海岸返回西部。由於海岸線部分路段及南迴公路已通車，官員不再乘轎越嶺。

昭和 15 年 (西元 1940 年)

台灣山岳會小林武男編製，由台灣山岳會發行的「台灣山岳參考圖表」，引用浸水營道路各駐在所高度、區間公里數與步行時間，列表如下：



(原註：力里駐在所與東部出水坡之間 17.7 公里，其間各駐在所已撤廢。)

昭和 16 年 (西元 1941 年)

居住在出水坡社的東部割肉社人 50 多戶，被日警強制遷至金崙鄉歷丘村

(Rurakus)。

12月8日，日本偷襲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因應太平洋戰爭，海岸防務吃緊，浸水營道路只保留出水坡駐在所，其餘都撤廢，將警力撥至海防。

昭和17年(西元1942年)

11月，台灣山岳會高雄州支部會員，前往浸水營古道健行，留下日治時代浸水營古道最後一篇登山健行紀錄〈浸水營越踏破記〉，內容擇要如下：

11月6日

高雄—(火車)—	枋寮—(汽車)—	炭頭駐在所	————	歸化門駐在所	————
8:05		11:00到,11:30發		12:30到,13:15發	
力里駐在所		————			
大樹林(駐在所已廢,宿於駐在所上方監視哨)					
15:45到,16:30發	****				

11月7日

監視哨	————	州廳界	————	浸水營(駐在所已廢)	————	出水坡駐在所	————
8:30		9:30		9:55		11:45到,12:15發	
—姑仔崙吊橋		————		大武	————	知本溫泉	
14:00		15:15		18:00			

11月8日

知本溫泉	—(壽峠越巴士)—	枋寮	————	高雄
9:40		15:00		17:40

由這一篇記錄可以了解1942年時，浸水營古道的實況：

1. 當時大樹林駐在所雖已廢除，但因為其地展望良好，特別在其上方設監視哨，派二人駐守。
2. 浸水營駐在所已廢，而且已殘破不堪住宿。
3. 由浸水營到出水坡之間，路況不佳，雜草倒木很多。
4. 出水坡駐在所是浸水營古道東段唯一有警官駐守的駐在所。
5. 出水坡駐在所到姑仔崙吊橋之間路況良好，可以跑步。
6. 姑仔崙吊橋到大武走溪底路，須過溪14、15次。
7. 下山後回到枋寮時，特別到枋寮警察分室向警官致謝，

昭和18年(西元1943年)

因為太平洋戰爭失利，日本政府有「本土決戰」的決心，開始將軍需品移往深山，做長期戰爭的準備。

在大樹林駐在所的遺址重建兵營，建材、木料由力里社、七佳社排灣族原住

民自崁頭以人力搬上去。

將浸水營道路，由原本的人行步道，拓寬為可供吉普車行駛的 3 公尺寬的軍用車道。

昭和 19 年 (西元 1944 年)

應太平洋戰爭所需，日軍在大響營西北方及隘寮一帶，建築「陸軍飛行場」(陸軍航空基地)。將原住在此地的馬卡道族，強制遷移到大響營西南側，稱為新隘寮。

陸軍飛行場的指揮部，為一棟三層樓的建築，目前依舊完好。當地人就直接稱它為「三層樓」。

日本政府宣布本年為「本土決戰年」，日本防衛台灣的兵力為，陸軍 5 個師團與 7 個旅團，共 20 萬人，另有海軍 4 萬 5 千人。

日軍認為枋寮海岸是盟軍登陸台灣最有可能的地點(台灣割讓第二年，日軍即由此登陸)。

台灣防衛軍開始在枋寮海岸沿岸挖掘壕溝，以防止盟軍坦克車長驅直入。並在枋寮鄉和春日鄉山麓地帶，挖掘山洞，修築輕便鐵路通往山洞，儲藏物資與彈藥。

昭和 20 年 / 民國 34 年(西元 1945 年)

8 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人開始分批撤離台灣。

民國 39~42 年(西元 1950~53 年)

浸水營古道東段的姑仔崙社人，集體遷至達仁鄉新化村與大武鄉大鳥村。

民國 48 年(西元 1959 年)

浸水營古道西段的歸化門社、七佳社、力里社，從本年起，陸續遷村到力里溪下游南岸「圓山」一帶，新聚落稱為「七佳村」(又稱為舊七佳)。

陸軍野戰部隊開始利用浸水營古道從事野戰訓練，挖掘戰壕、散兵坑，破壞部份遺跡。

民國 57 年(西元 1968 年)

林務局在浸水營古道東段，姑仔崙溪與茶茶牙頓溪匯流點，原清代「溪底營」營盤址上，設立苗圃。(此地亦為日治時代早期的姑仔崙駐在所遺址)

林務局將浸水營古道西段，拓寬，修改部分路段，並延伸至大樹林山山頂，以配合國防部在此建設雷達。(大樹林山後來更名為大漢山。)

此路後來稱為大漢林道，主線全長 27 公里，其中 19 公里在日治時代晚期已

被拓寬為吉普車道。

民國 58 年(西元 1969 年)

大漢山頂原有林務局瞭望台，因配合國防部軍事設施，遷移至西稜的具馬奴山頂（標高 1,111 公尺）。因配合國防部軍事設施，大漢山頂削平高度達 24 公尺，變成一個大平台。

因為大力推行林相變更與伐木作業，開闢大武事業區內林道網。當時，苗圃內設有「林相變更招待所」，供美籍林業專家居住，並有直昇機停機坪、游泳池等設施。

本年起，大漢林道 11 公里處，陸續有排灣人到此居住，形成一個十幾戶的小聚落。（聯勤 1/25,000 地圖，將此地誤標為「舊力里」。）

民國 61 年(西元 1972 年)

自大漢林道 13 公里處（Kumado）通往力里大社舊址的產業道路開通。力里社眾已完全遷離，原有耕地已被造林，但是本年起陸續回到山上建工寮，栽種芋頭等作物。

返回保留地耕種的力里人並未在原有石板屋內居住。力里石板屋群在歲月中慢慢崩毀。

因颱風造成洪水及土石流，沖毀圓山舊七佳部落，原本移居在此的力里社及七佳社人，再度遷居於七佳村現居地。

民國 62 年(西元 1973 年)

公司設於高雄市的木材商周順興，標下伐木造林作業。自大武沿茶茶牙頓溪北岸開林道至中央山脈分水嶺。（從稜線上看到的磚造水泥屋，是當時的炸藥庫。目前林道只剩下分水嶺以東約 4 公里可通，即穗花杉保護區大門口。）

民國 63 年(西元 1974 年)

台東林管處大武事業內伐木作業完成，林道不再維修，造林工人利用浸水營古道往返，並增闢造林小徑。

民國 65 年(西元 1976 年)

浸水營古道東段林相變更作業結束，人員撤離。

民國 75 年(西元 1986 年)

6 月 27 日，林務局公告設立「大武事業區台灣穗花杉自然保留區」，範圍在

台東林區管理處大武事業區第 39 林班，主要保護對象是稀有植物「台灣穗花杉」。

民國 79 年(西元 1990 年)

8 月，研究平埔族的民間學者吳東南，到南台灣各平埔族村落訪查，在枋寮鄉大響營和新開村，紀錄了馬卡道平埔族現已失傳的信仰古俗、各部落來歷與傳說。

大響營與新開的馬卡道族，每年正月初三，遵照舊俗，穿傀儡衣、頭上插銀花，手腕戴銅鈴，會飲、跳戲與祭祖。祭典包括：點豚、砍竹、採花、送花、走鏢等儀式。

民國 81 年(西元 1992 年)

10 月，楊南郡與林古松，帶領數名大學生初探已經 20 年無人行走的浸水營古道路況與史蹟物，找到古道沿線的清代營盤與日治時代駐在所遺址，確認三條崙本營（石頭營）與崁頭營位置，並發表於報章。引起登山界與文史工作者開始注意浸水營古道。

民國 85 年(西元 1996 年)

5 月，枋寮漁港改建為可停泊 50 噸級漁船的二級漁港。海岸有大面積的養殖漁場，近海漁業以撈捕魷仔魚為大宗。

魷仔魚與黑珍珠蓮霧，成為浸水營古道西口枋寮鄉的海陸二大地方特產。

民國 89 年(西元 2000 年)

7 月 15 日，枋寮鄉新開村居民，舉辦「古道新開」活動，以耆老訪談、古道踏勘、民俗表演、吃野菜粥、牛車踩街等活動，緬懷百餘年前，平埔族祖先沿浸水營古道移民後山的艱苦。在活動中，新開村民不再隱瞞平埔族身分，並以身為馬卡道族為榮。

10 月 19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設立「浸水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與「茶茶牙賴（頓）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分別位在國有林潮州事業區第 16 林班與第 28-30 林班。

民國 90 年(西元 2001 年)

枋寮鄉新開村居民，利用勞委會補助款，修整浸水營古道崁頭（新開苗圃）以上至大漢林道約 3 公里的步道，成為南部民眾半日健行的熱門路線。

民國 91 年(西元 2002 年)

林務局委託楊南郡調查浸水營古道人文史蹟，準備做為國家步道。

民國 92 年(西元 2003 年)

1 月 26 日，浸水營古道人文史蹟調查隊，由力里社排灣族耆老徐天貴與杜文瑞嚮導，在力里溪上游南岸，海拔約 1,200 公尺高的山坡，發現小矮人部落遺址 (Chuwalaju)。

3 月 6 日，浸水營古道人文史蹟調查隊，由加羅坂社排灣族耆老陳田光嚮導，在茶茶牙頓溪中游北岸，海拔 430 公尺高的寬平稜線頂，發現小矮人部落遺址 (Losakalu)。此部落的小矮人，相傳是割肉社 (Koabal) 的祖先。

田野調查訪問紀錄

第一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7.12~14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李煙潭、陳嘉進、楊三二、郭東雄、張吉雄、莊進安、周保樂等。

調查概要：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水底寮，春日鄉玉泉（石頭營）新開（崁頭營）田野調查訪問、史蹟地勘查，與力里社、歸化門社舊部落遺址調查，及浸水營古道崁頭營至歸化門段之踏查。

主要成果：與浸水營古道有關聯的史蹟地初查，獲得當地耆老諸多寶貴資訊。

7/12

14:00 台北搭火車往高雄。

17:00 高雄大仁飯店。

19:00 與高雄登山會前理事長林古松、枋寮生活文化促進會理事長陳嘉進共進晚餐，訪談內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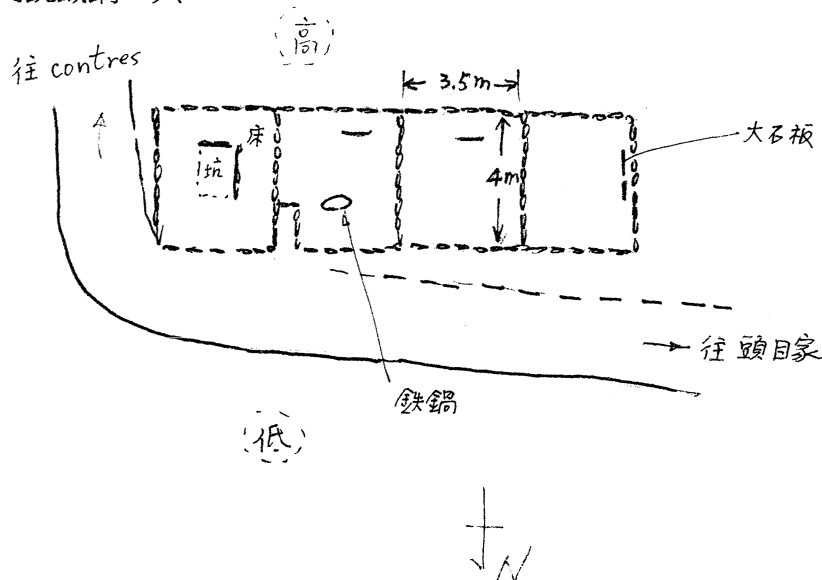
林古松：

1. 大漢林道原本是軍事用途，建於日治時代昭和 18 年（1943）左右，當時太平洋戰爭日益吃緊，預料美軍可能會從枋寮登陸。日方為長期作戰考慮，將軍力退向中央山脈部署。
2. 其友人孫進丁當時為日本陸軍，駐守在大漢山，每週都乘軍車往來山下採購糧食。
3. 台灣光復後，空軍接收林道及大漢山相關軍事設施，並增建雷達，目前仍有空軍駐守。
4. 二十年前曾到古華舊社（割肉社），當時還有許多石板屋，屋內有很多室內葬的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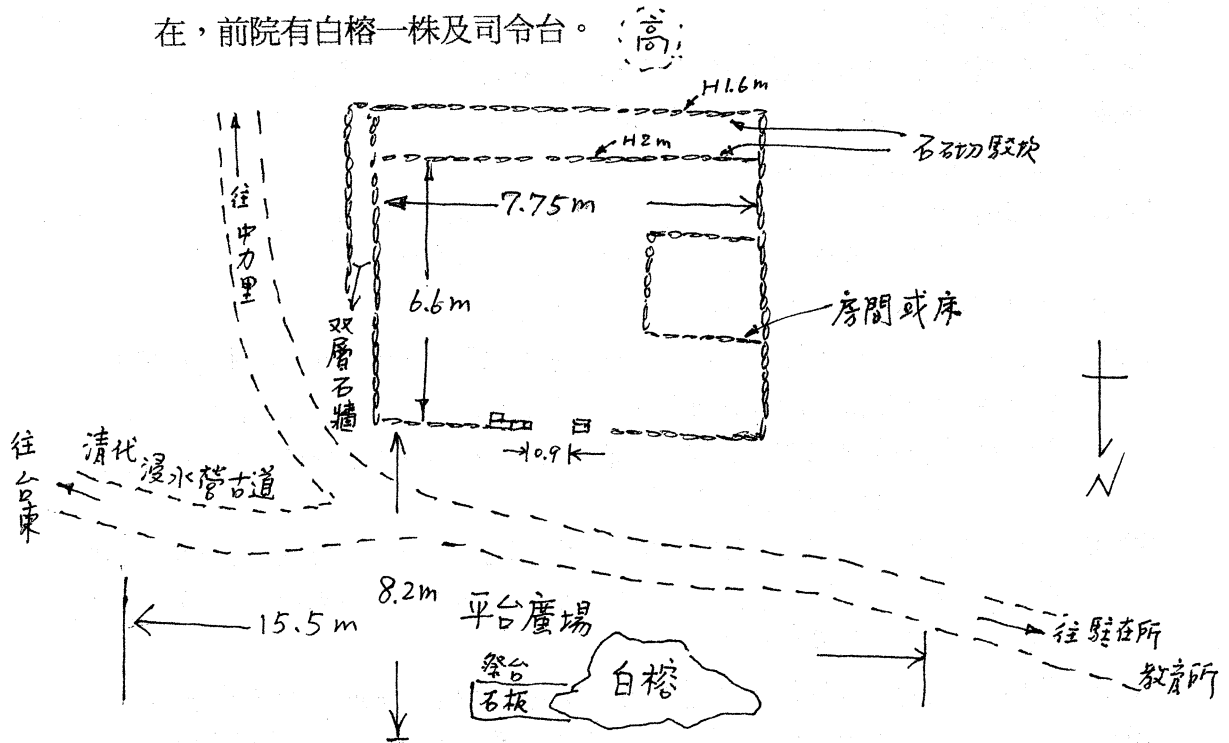
陳嘉進：

1. 枋寮原本是天然良港，雖然是沙岸，但因為洋流關係，帶走淤沙，海水很深，軍艦可直接靠岸。
2. 小時候常見國軍登陸演習，軍艦靠進海岸，艙門一開，軍車可直接上岸行駛。
3. 二次大戰末期，日軍為藏匿物資，修築許多小鐵路直通內陸山洞。
4. 日治時代，乃木希典將軍登陸枋寮的地點在番仔崙溪與北勢溪之間的海岸。
5. 枋寮漁港於民國 85 年 5 月改建為二級漁港，可停靠 50 噸級漁船，主要漁獲為近海、沿岸漁類，以魩仔魚為大宗。

- 7/13
- 06:50 高雄出發。
- 08:00 到達枋寮生活文化促進會會所，已有多名會員在此等候。
- 08:40 與李煙潭、楊三二、莊進安、郭東雄、張吉雄村長等十餘人分乘箱型車及吉普車前往石頭營（屏 136 縣道）
- 08:52 石頭營聖跡亭（惜字亭），建於光緒初年，為三級古蹟，張其光於同治 13 年在石頭營設番學堂，翌年建聖跡亭以焚燒字紙。
- 09:05 排灣族力里社周保樂（Buraruyan）前來會合，出發。
- 09:15 炭頭營，林務局新開苗圃。浸水營古道起點，此路段由新開社區發展協會，申請勞委會「社區永續發展」經費，於 90 年 12 月 3 日動工，雇用 12 位村民，砍草修路上接歸化門附近大漢林道 3.8 公里處。此段古道全長約 3 公里，大致是沿稜而開。
- 09:30 炭頭營舊址，原址目前為新開村民李全剛所有，上遺有石屋一間，牆壁厚達 45 公分，目前壁面外塗水泥，做為倉庫使用。據村民說，日治時代也利用此遺址作為警官駐在所。
- 10:00 回到石頭營，由於大漢林道坍方，改由七佳村力里國小旁產業道路上山。
- 10:05 石頭營、炭頭營之間的稜線上。前去查看石頭營、炭頭營越嶺路。
- 10:20 檢查哨 6K。
- 11:00 力里小部落 11K(聯勤二萬五分之一地圖上標示為舊力里)，此地原無部落，民國 58 年起陸續有數戶遷至此地居住，目前約有十餘戶。
- 11:10 出發。
- 11:15 道路正在鋪水泥，禁止通行，在此下車步行。
- 11:30 13K，向北走林道下力里社遺址。此為民國 61 年水災後重新開的產業道路，林務局在力里社遷村後，在部落原址造林，此路為造林而開。
- 11:43 路上遇材車，載整車杉木。
- 12:03 火耕山坡地，新種芋頭旱田。
- 12:25 產業道路盡頭，此地為中力里社 Contres 遺址。由此改走小路，路旁有多間廢棄石板屋。
- 12:30 周保樂老家，有四棟石板屋連建。目前仍有直立石板、石砌牆，遺址找到銹鐵鍋一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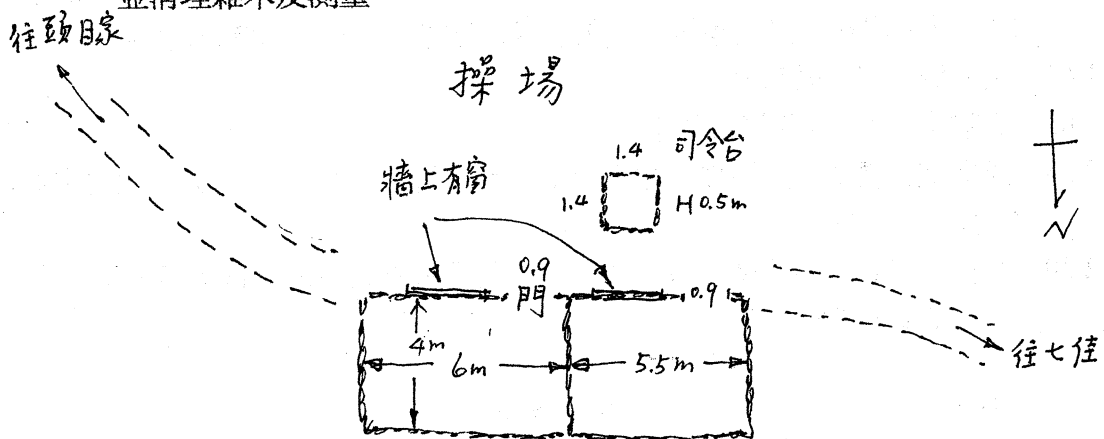


12:40 大頭目家。室內寬 7.75 公尺、深 6.6 公尺（約 15.5 坪），四周石砌牆壁仍在，前院有白榕一株及司令台。



13:00 力里警官駐在所遺址。前下方植有一株數十年的九重葛盛開。未到駐在所前有石砌外敷水泥的儲水槽，路旁虎尾蘭成片生長。過小溪溝，溝邊有石砌護岸，過此溝後即為大力里社 Kinajan 遺址範圍。

13:10 力里蕃童教育所，尚留有教室兩間及升旗台、操場。據周保樂說，原本中力里社 Contres 有七十多戶、大力里社 Kinajan 有二百多戶。在此午餐並清理雜木及測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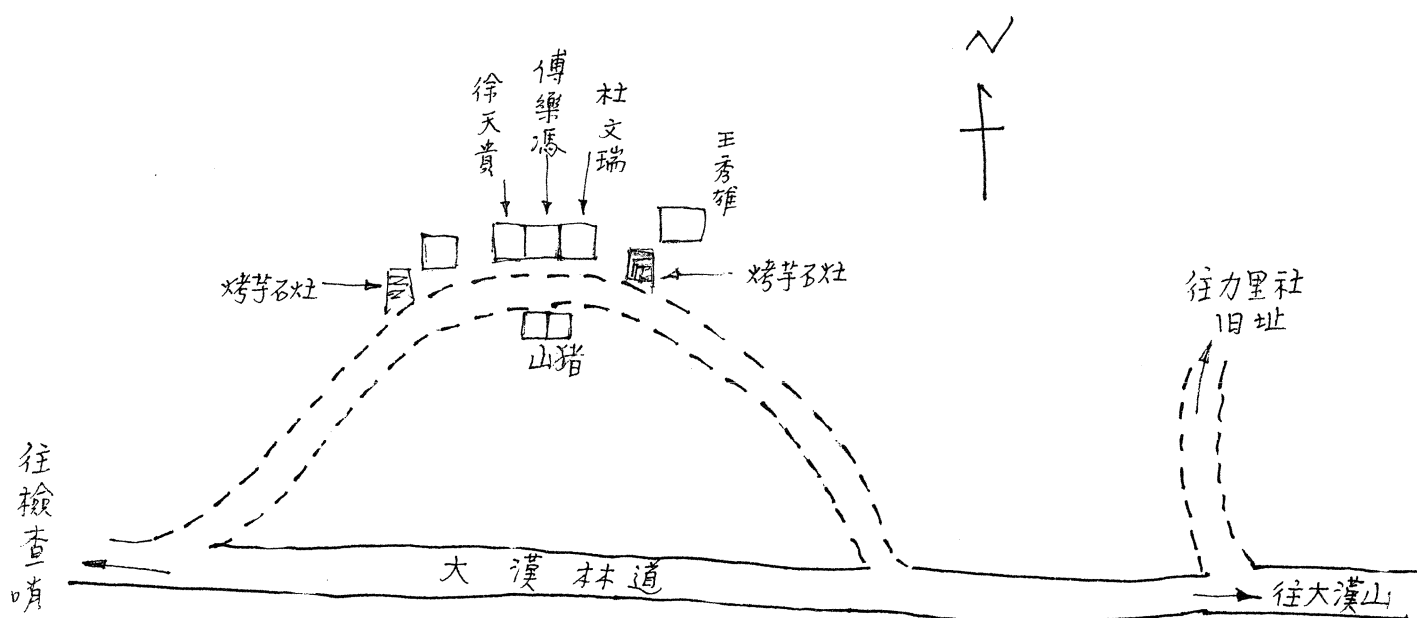


14:00 離開力里社舊址。

14:40 回到大漢林道。訪問住在林道 13K 上方 Kumado 的排灣族老人 Kabaruan Kapan(漢名徐天貴，78 歲)，以及其妻 Kabaruan Kulopu(漢名傅銀，74 歲)。Kumado 共有五戶居民，其中只有三戶經常在此居住，徐天貴夫婦原本住在力里社 Contres，在民國 48 年搬到現住地。其妻為貴族階級，手背

有排灣傳統刺青。訪談內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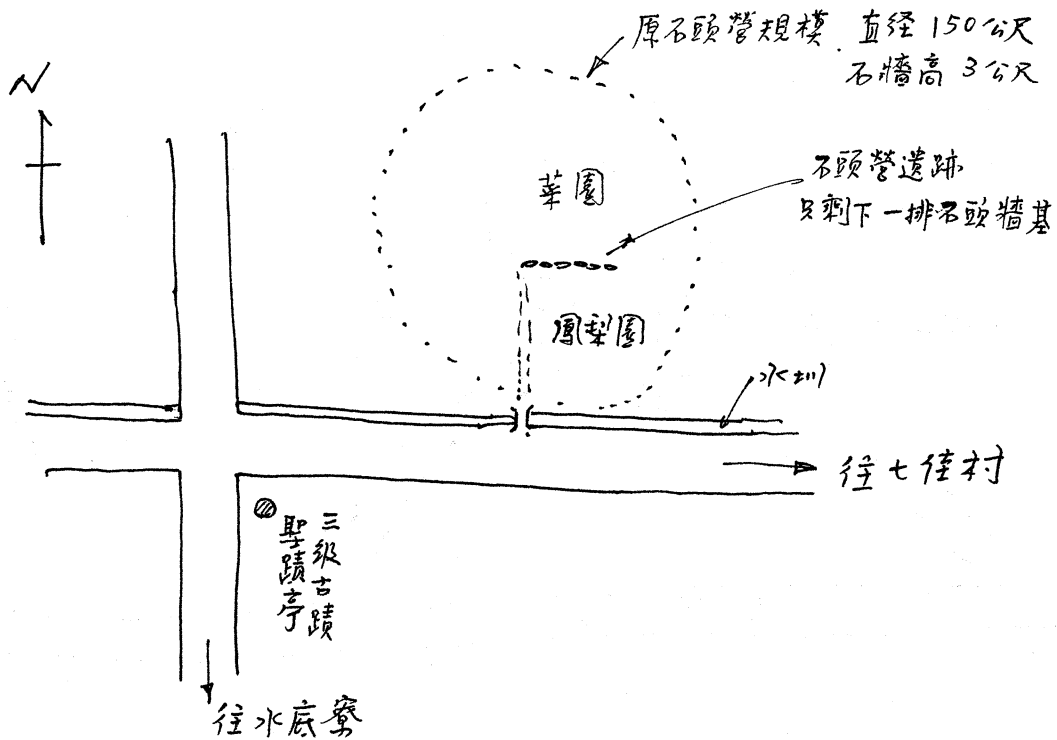
1. 幼年時曾在力里蕃童教育所就讀，後來學校移到七佳。
2. 當時，力里到七佳的路很好，約有4尺寬，並有鐵線橋，從力里到七佳，走路只要1小時。
3. 稜線上的路(即大漢林道路線)在出生前就有了，當時是5尺寬的泥土路，路況非常好，應該是日本人開的。
4. 到台東的路，從力里社出發，經過頭目家門前，繼續向東南方慢慢上坡，在具馬奴山前接上大路(大漢林道 14K)。那裡的排灣地名是 Veal，有路可以下到古華社。
5. 徐天貴夫婦目前靠種芋頭及飼養山豬生活。



- 16:05 回到大漢林道 11K 力里小部落。訪問原住民 Kadamu(漢名蔡天助, 68 歲), 由他帶領查看小力里附近的舊路遺跡。
- 17:00 崁頭窩山東側大水槽, 在此踏查, 並登上山頂, 未發現舊跡。
- 17:30 歸化門日本警官駐在所遺址, 由此下車步行, 走新開村居民新近整修完成的浸水營古道。古道沿稜而開, 路況及坡度均適宜, 已成為南部地方熱門的健行路線。
- 17:40 路上展望良好處, 可展望大鵬灣及小琉球。
- 18:05 三叢榕(三棵大榕樹)休息地。
- 18:30 回到新開苗圃。
- 19:05 借宿北勢寮陳德政先生家, 陳老先生為訪寮鄉民政課長退休, 熟諳地方掌故。

7/14

- 06:30 晨起，訪談陳德政老先生有關枋寮地方文史及傳聞。
08:30 枋寮出發，李煙潭先生開吉普車。
08:45 水底寮「左卑南道」路碑舊址，位於中正路二段與建興路交叉口，路碑已不存，其地目前為一個檳榔攤。
08:50 訪問前任鄉長吳良興(80 歲)。談論地方掌故及浸水營古道往日利用情形。
09:10 水底寮中華路，三叢榕土地廟。當地人稱為「入嶺口」，有天然石石碑上刻「嶺(嶺)路頭」及道教符咒。由此過去的古道，因早年牛車輪轍深陷，經常在雨季積水，日久侵蝕成為溝渠，目前看起來就像一條小溪。
09:30 石頭營遺址，拍照，與十年前相比，營跡破壞更甚。



- 10:00 歸化門社舊址，原址本為率芒社所有，日治時代昭和 6 年(1931)起，在官方主導下，分批遷移力里社人到此居住，稱為 Kinaliman。最盛時有 112 戶。民國 34 年日本投降時，歸化門還有 95 戶，436 人居住，民國 48 年，在國民政府主導下，集體遷移至山腳下的七佳村居住。由於當年歸化門是經過規劃才遷入居民的，因此部落內道路寬闊，兩旁房舍整齊，並有小學教室四間及操場。此地有多棵九重葛老樹及虎尾蘭，很可能是從力里舊社移種過來的。在此拍照、測量。

- 11:00 春日鄉玉山路「加禮寮換蕃所」(蕃產交易所)舊址。

- 11:10 春日鄉圓山路 95 號，訪問原住民阮春富。
- 11:50 佳冬鄉玉光村「忠英祠」(俗稱李將軍廟)，此祠祭祀清代振宇、福靖兩營，開山、陣亡、病故弁勇丁。目前因乏人照管而顯得殘破。
- 12:10 回水底寮李煙潭先生家。
- 14:25 枋寮福安宮後，訪問耆老陳源發(81 歲)，陳老先生為第八代移民，在枋寮經營「源成碾米場」，熟知地方掌故。訪談主要內容如下：
1. 日本接收台灣時，乃木希典中將所率領的第二師團船艦隊，是由枋寮「米粉埔」登陸的，其地在枋寮國小以北海岸，日治時代在國小旁立有乃木將軍上陸紀念碑，目前已佚失。
 2. 日本治台後首任北勢寮總理陳能壽是陳源發的祖父。
- 16:00 楊三二先生開車載送至米粉埔海岸觀察地形，由德興宮(媽祖宮)起，沿海岸北上，至北勢溪口、蕃仔寮溪(下苦溪)口。海岸均已築防波堤，看不出沙岸原貌。
- 17:20 蕃仔寮廣澤宮，廟前左方有一長約 15 公尺獨木桿，為昔日大船之桅桿，曾被當作獨木橋用來跨越蕃仔寮溪，現豎立於廟前當作旗桿。
- 17:30 水底寮中華路 219 號，訪問日治時代商人鄭松才後代鄭景炎(85 歲)、鄭天生(83 歲)。鄭氏原為行商，因見水底寮地當浸水營道路出入口，商機無限，因此招徠族人在此經營日用百貨店，長袖善舞，獲得日方特許經營換蕃所(山產交易所)，獲利豐厚，後來還經營劇院，並在枋寮最熱鬧的中華路口，起造五連棟的店面及大宅。
- 19:00 回到枋寮，搭乘客運返高雄。
- 20:30 搭乘飛機返回台北。

第二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8.15~16

參加人員：楊南郡、謝文淵、葉明璋

調查概要：台東縣大武鄉大武、加羅坂，壠丘、大烏萬、金崙田野調查訪問、史蹟地勘查。

主要成果：與浸水營古道有關聯的史蹟地初查，獲得當地耆老諸多寶貴資訊。

行程紀錄：

8/15

07:55 台北松山機場出發。

09:00 飛抵台東。

09:20 台東林管處，訪問作業課與育樂課。之後，驅車前往大武。在葉明璋課長與謝文淵技正陪同下，勘查大武工作站現址。工作站為日治時代「大武神社」遺址，目前大門前的參拜道，當年的舊台階仍在。

繼而查看大武分局位置，判定這是日治時代「巴壘衛支廳」遺址。巴壘衛支廳是大武地方（包括浸水營古道東段）的最高管轄官署，目前遺址上已無任何舊建築遺留。之後，前往大武苗圃，準備查看清代「溪底營」、日治時代姑仔崙駐在所遺址。

10:30 苗圃前，茶茶牙頓溪畔。

因夏季溪水高漲，無法通行，改往加羅坂（Karapang，大武村排灣族部落）。

10:40 加羅坂，訪問排灣老人 Konlo Mulan（漢名陳田光，68歲）與 Buka Biah（漢名許天送，70歲）。訪談內容如下：

1. 舊加羅坂社（Karapang）目前已成廢墟，但道路仍在，沿加拉坂溪舊路步行約2小時可到。
2. Konlo的家族是Kusavikyan社人，於父親的年代遷到加羅坂現址。
3. Kusavikyan社是茶茶牙頓社（Chalangatoan）部落群中，位在較上游的內部落。其下游還有茶茶牙頓本社與沙迪布社（Sadip）。日治時代的茶茶牙頓警官駐在所與蕃童教育所設於沙迪布社。
4. 茶茶牙頓舊社目前已成廢墟，從加羅坂步行約3小時可到。
5. 舊社附近有小矮人的遺址，其地名為Conguuri，離溪面約高100公尺，舊屋寬敞，可住大家族，目前只有斷垣殘壁。Konlo於一年前還去查看。從溫泉上去約半小時可達。
6. 苗圃上曾有日治時代的「舊姑仔崙駐在所」，後來遷到稜線上。從前有水泥屋基。
7. 前往姑仔崙溪上游的舊姑仔崙社，從前有溪底路可走，日治時代還有吊橋。
8. 小時候曾隨長輩一起走浸水營古道到力里社拜訪親戚。當時路況很好，沿線各駐在所警察很親切，從大武出發，當天可到力里社。力里

社位於古道北邊山坡。目前親戚都已移居山腳七佳村，還有往來。

9. Konlo 的父親年輕時曾做販牛工作，沿浸水營古道將牛牽到枋寮賣給漢人。每人牽二、三頭牛，結伴而走。牽牛走古道並不難。

12:35 離開加羅坂，前往浸水營古道上部落的遷移地壠丘與金崙，以及清代南路終點站大鳥萬查看地形。

訪談大武工作站許忠男主任。得到下述資料：

1. 位於浸水營古道東端口的苗圃，於 1968 年底設立。許主任於 1971 年到大武工作站工作時，當時苗圃內設有「林相變更招待所」，其後方平台闢有直昇機停機坪，招待所有 9 間客房，有電燈、電話、貯水池等設施。
2. 1969 年因伐木作業及林相變更作業所需，開闢大武事業區內運材林道。1974 年起伐木作業完成，道路失修，造林工人改走造林小徑上山。
3. 1976 年，林相變更工作人員撤出，1979 年招待所等設施因失修而傾頹，現已無任何舊房舍。
4. 當年苗圃殘留的樹苗，有桉樹、台灣檫與光蠟樹，如今已長成大樹。以前林相變更希望造成單一純林以利管理，如今考慮生態而進行「多樹種造林」。

16:00 離開金崙返回台東。

16:30 台東林管處拜訪田處長。

8/16

08:20 台東出發往金崙(Kanalon)。

09:00 訪問金崙村排灣族長老黃明義(73 歲)，訪談內容如下：

1. 本地的排灣地名是 Paragiragi，意即是溫泉。日治時代已設有金崙溫泉療養所，南來北往的官員都會到此享用溫泉設施。
2. 壠丘(Rurakus)的居民都是從浸水營古道那邊的部落遷下來的。

09:20 離開金崙前往壠丘，途中經過即將完工的「大武自然生態館」。

09:40 到達壠丘，訪問排灣長老 Robuchi Sujan (漢名李道生，76 歲)，訪談內容如下：

1. 壠丘居民的原居地是浸水營古道上的出水坡社(Rilao)，李道生 19 歲時，(1945 年)，在日警命令下，共有 50 多戶集體遷到此地。
 2. 當年壠丘警官駐在所在現在壠丘國小後上方的平台。
 3. 壠丘村 1、2、3 鄰的居民是來自出水坡社，4、5 鄰住戶來自茶茶牙頓社。
 4. 以前住在出水坡社時，種植小米、花生、芋頭、地瓜維生，收成很好可自給自足。
 5. 目前壠丘村主要收入都是年輕人到外地工作所得，老人孤守部落。
- 另外，訪問壠丘村雜貨店老闆娘 Choko Okabun (漢名王美香，47 歲)

Choko Okabun 的娘家是浸水營古道西段南側山坡上的媽嘮喇社(Maraji) 人，其夫陳明成是出水坡社人，兩家都是在父母的時代遷居到壠丘的。訪問居住在 4 鄰的壠丘村村長曾春花(55 歲)，據她說，4 鄰的居民都是壠丘的原居民，5 鄰則是混居了茶茶牙頓社人。

出水坡社與茶茶牙頓社如今皆已廢社，其後代居住於金崙鄉壠丘村。

12:00 離開壠丘，午餐後前往大鳥萬。

13:30 大鳥萬溪口，大武鄉大鳥村 2 鄰 19 號，訪問大武鄉鄉長王福源。王鄉長是排灣族大鳥萬社(Pacaval) 大頭目 Kayama 的後代，以電話訪問其母親王金枝女士有關清代南路之一，由射寮越中央山脈，經姑仔崙山南麓到大鳥萬的古道是否還有路跡，母子二人均未曾聽過。

到大武鄉尙武村訪問鄉公所機要秘書蕭國書，訪談內容如下：

1. 日治時代「大武支廳」位置，即是目前大武分局。「大武館」則未曾聽說。
2. 位於尙武村的「客庄」並非是專指客家人，在排灣人眼中，閩南移民一樣是外客，客庄就是外客形成的聚落。
3. 本地的平埔族都是清朝時代來自恆春的移民，目前大武街上，約有二十餘戶，捕魚維生，被稱作「恆春平埔」。
4. 1949 年後，大陳義胞遷入尙武，形成大陳新村。
5. 大武鄉有原住民排灣族，以及先後移民來此的平埔族、閩南人、客家人、大陳人，是一個多元民族的聚居之地。
6. 大武鄉人口約七千人，其中超過一半是排灣人(3,600 人)，但是大武街上的排灣人，只有百餘人，大多數是漢人的姻親。其餘的排灣人還是聚居在自己的部落。
7. 尙武海岸有大武漁港，這是光復後興建的小型漁港。

16:00 離開大武返回台東。

17:00 回到台東市，晚餐。

19:15 楊南郡搭乘火車往花蓮。

22:00 火車抵花蓮，預備明日進行能高越嶺道東口的田野調查訪問。

第三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9.7~8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李煙潭

調查概要：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水底寮，玉泉（石頭營）、新開（崁頭營）、七佳、內寮、白軍營淮軍義塚、枋山南勢湖王開俊廟等田野調查訪問、史蹟地勘查。（原本要踏勘浸水營古道全程，因颱風警報無法上山，改為史蹟地的詳查）

主要成果：與浸水營古道有關聯的史蹟地詳查，獲得諸多寶貴資訊。

9/7

- 08:00 高雄出發。
- 10:00 抵達水底寮，李煙潭家，請他帶路尋訪浸水營古道西端，所有相關的史蹟地。李煙潭年輕時曾任台電收費員，穿行於枋寮鄉內的大街小巷，不僅嫻熟鄉土掌故，也認識境內所有的耆老。
- 10:45 浸水營古道起點「嶺（嶺）路頭」石碑，當地人俗稱「入嶺口」，或「三叢榕」。由此順古道車轍所形成的乾溝，一路查看。此乾溝遇雨變成水道，所以溝旁又另走出新路。
- 10:50 車路巷，牛車路軌跡形成小溪，路兩旁皆栽種刺竹，又稱為「竹巷」。當地人俗稱此地為「砲台仔」。在此拍照，查看牛車路走向。據李煙潭說，車路巷在日治時代初期，仍是水底寮通往石頭營、崁頭營的正式道路，後來，因車轍在雨季時積水難行，才在其旁另走出一條新的牛車路。車路巷乍看像一條小溪，仔細觀察，因經年受壓而形成平坦堅硬的溪底，與一般小溪崎嶇不平、石塊壘壘的樣貌完全不同。
- 11:00 變電所，開車走新的牛車路，沿途觀察舊路。此路目前仍被鄉民當作捷徑使用。
- 11:30 至七佳村自強一路 229 號，訪問排灣族原住民 Kanbi Samaku (漢名周嘉明，嚮導周保樂之父)，訪問內容如下：
1. 歸化門駐在所的位置，就是在從崁頭營上來約三公里的浸水營古道旁，目前有養蜂場。
 2. 蕃童教育所在駐在所的後方。
 3. 崁頭窩山原為歸化門社的墓葬區，清朝的營盤址不在那裡。
 4. 歸化門社所在地，原本是率芒社的一部分，後來廢社，昭和 6 年力里社 36 戶遷來此居住，形成新的歸化門社。
 5. 大漢林道 21K、22K 之間的下方，有小矮人部落的遺址。
 6. 崁頭窩山東南方有 Tsubusu 社遺址。
- 12:50 請周嘉明一家人到七佳村圓山仔午餐，民國 48 年力里社第一次遷居到圓山仔，後來於民國 60 年因山崩，再遷到現在的居地。

- 14:55 崁頭營(新開村)，查看遺址，其地的磚頭約為一般的三倍大，已拆除成為廢墟。其南面有「南營頭」，形似土地廟，但無神像或代替神像的石頭，而置有一個草人持一枝紅旗，門旁有聯上書「鎮南朱雀旗、守營火輪界」。據李煙潭說，枋寮地區的閩南人村落，早年因原住民及客家人經常來攻擊村落四角均有哨崗，稱為營頭。後來人力花費太大，因此改為以草人代替真人守界。目前仍有少數營頭可以看到。
- 15:00 內寮，清代千總林萬掌的舊宅，目前已改為廟。
- 15:10 北營頭，造型較南營頭華麗，內有石刻牌位，上刻「趙元帥統領軍兵鎮守香位」，其旁也有草人手持竹刀。門楣有「北營」兩字，門旁有聯上書「北營千秋赫，賜福萬古揚」，顯然已經脫離崗哨的功能，而融入土地廟的性格。與南營頭相較，可以看出變遷的軌跡。
- 15:15 春日鄉古華社區老鄉長宅。
- 15:30 清代中營舊址，目前為陳天元帥壇，當地人都稱為「丁將軍廟」。
- 15:45 北勢寮白軍營「淮軍義塚」，此為清代光緒元年三月至六月，為報復同年元月，被獅頭社原住民殺害的游擊王開俊等 93 名官兵，而展開大規模征伐行動。雖然順利平定各社，但因瘟疫流行官兵病死者眾，連同戰死者，死亡者總數達 1,918 人。於光緒二年，將其中 1,149 人葬於鳳山，另外 769 人葬於枋寮，兩地分別建有「昭忠祠」，每年春秋兩祭。由於墓葬地四周圍牆以白石灰塗抹，一般鄉民俗稱「白軍營」。
- 16:00 南勢湖「王太帥鎮安宮」，此為祭祀光緒元年一月入山剿番，遭伏而死的游擊王開俊。廟前有納骨塔，安置附近田園耕作時發掘的八具屍骨。
- 16:30 水底寮「忠誠義士十五爺廟」，此為清代道光 12 年，客家人攻打閩南村落時，有來自恆春的閩南人黃榮源等十七人，義助閩南村落而陣亡十五人。村民感念恩澤，特別建廟祭祀。
- 16:40 水底寮惜字亭。此為清代同治年間由當地讀書人發起的文琳社所建，有聯曰「文字歸鎔化、琳瑯附寶藏」，建成年代早於石頭營三級古蹟「聖蹟亭」，可惜因地方人士不當維修而喪失古蹟原貌。之後返高雄。
- 18:40 抵達高雄。

第四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10.4~6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李煙潭、陳國明、莊效光、翁儷芯、周保樂

調查概要：踏勘浸水營古道全程：清代歸化門營盤址、六儀社營盤址、樹林口營盤址、大樹林營盤址、出水坡營盤址、溪底營盤址。以及日治時代大樹林駐在所、浸水營駐在所、古里巴保諾駐在所、出水坡駐在所、姑仔崙(新)駐在所、姑仔崙(舊)駐在所等史蹟地勘查及測量。

主要成果：與浸水營古道有關聯的史蹟地詳查，與文獻資料相互對照，獲得諸多寶貴資訊。

10/4

08:00 高雄出發。

08:30 小港機場接翁儷芯。

09:30 枋寮火車站會合楊三二箱型車及莊效光。

09:45 枋寮出發，先至水底寮接李煙潭、陳國明，續往七佳會合周保樂。

綽號「赤腳伯」的陳國明兼作登山服務，已帶隊走過浸水營古道 50 餘次，通常行程是二天一夜，在出水坡紮營過夜，或一天行程，清晨出發，以輕裝快速健行，天黑前抵達加羅坂，搭南迴線火車返回枋寮。由於紮營需措水，近來登山隊伍都採行一天快速行程。陳國明曾有一星期內連走 5 趟浸水營古道的紀錄。

10:25 大漢林道檢查哨 6K。

10:30 崁頭窩山東側大儲水槽，由此走北側產業道路，前去查看文獻《歸化門須知簿》及明治 43 年地圖所標示的「歸化門清兵營盤址」。

根據須知簿所記載：清歸化門營址在日本歸化門駐在所東北 18 町(約 2 公里)處。崁頭營守備兵屯營在日本歸化門駐在所西北 20 町(約 2.2 公里)處。吉普車車輪因被林道混凝土輪基銳利的邊緣割破，在此換胎。

10:33 歸化門營盤址，600M。沿產業道路繼續往力里社方向而行。此路為力里社出入枋寮地區交易的重要道路，也可說是浸水營古道的前身。

10:45 道路崩坍折返處，在此展望力里山地形。力里山北稜尾端，因力里溪切鑿而成為峭壁，昔日道路由峭壁上緣通過。近年崩毀，目前已無法通行。

10:55 回到歸化門清代營盤址勘查。此營盤在力里山西稜向北的支稜上，地形平坦。

據李煙潭說：以前從此處開始攀登力里山時，在這一帶曾經看到石牆及駁坎，由於此處新開下接七佳的產業道路，從前營盤下方完整的石砌駁坎，已被產業道路破壞。

在遺址上找尋，除了幾處疑似屋基的隆起土堤外，並未發現其他遺跡。

在此停留 15 分鐘。

- 11:30 力里小聚落，11K，1,020M。此地約有十餘戶，在大漢山軍用林道於民國57年底完成後陸續搬遷來此，原住民地名爲 Chalalapa。聯勤二萬五千分之一等高線圖誤標爲「舊力里」。在此停留 5 分鐘。
- 11:40 Kumado 往力里舊社產業道路口，13K，此地有徐天貴、杜文瑞等五戶力里社原住民居住。在此停留 7 分鐘。
- 11:50 Chuwatzkas，13.7K，往舊稱「割肉社」的古華社路口，由此向南步行，以原住民腳程約 3 小時可到，回程因上坡多約需 4 小時。在此查看 3 分鐘。
- 11:55 具馬奴山登山口，14K，1,100M。前行約 100 公尺處即爲清代六儀社營盤址，遺址上有石砌駁坎、圍牆多處。在此測量、拍照及午餐。
- 12:45 暴雨，急上車，繼續前行。
- 13:20 清代樹林口營盤，日治時代大樹林駐在所遺址，20K，1,230M，此地即爲近年所稱的「大漢坪」。位置是舊稱「大樹林山」的大漢山西稜鞍部，地形平坦。
數年前因開闢直昇機停機坪破壞部份遺址，目前已廢棄的停機坪芒草叢生，需穿過芒草後始能看到遺址，在日本大樹林駐在所遺址，發現一段清代的人字形砌石駁坎，除此之外，更有多間房舍遺跡，都是日治時代遺留。大雨不停，在此停留 45 分鐘測量及拍照。
- 14:25 22.9K，大漢山雷達站水管路小徑，總計有三千餘級水泥階，以大水管自力里溪源流抽水至山頂，可說工程浩大。在此停留 15 分鐘。
- 14:45 24K，1,420M，大漢山軍用道路轉折點，此地有告示牌，標示浸水營野生動物保護區，以及台灣穗花杉保護區。
由此離開柏油路面的大漢林道，轉向北邊泥土路面的林道。
- 15:00 林道翻過中央山脈，往茶茶牙頓溪上游延伸。在大漢山北稜，中央山脈分水嶺上紮營，測高 1430M。
- 10/5
- 07:25 出發。浸水營古道步道起點，取出昨夜留置的瓶裝飲用水。古道沿著偏西北的中央山脈主稜左側而行。路寬平，路肩石或石砌下駁坎清晰。
- 07:35 中央山脈低鞍，第一越嶺點。
- 08:00 中央山脈低鞍，第二越嶺點 1410M。在此放下背包，勘查史蹟。稜線上有一排石砌駁坎，長約 30 公尺，高 0.5~0.8 公尺，其來源尚待查證。
- 08:15 出發。
- 08:35 清代大樹林營盤、日治時代浸水營駐在所遺址，1,280M。此遺址佔地相當大，除了有圍牆、駁坎、坡道、石階外，還找到 2 門混凝土灶，另有啤酒瓶、醬油瓶多個，在此停留 55 分鐘，測量及拍照。

- 09:30 出發。
- 09:35 路旁有一個水泥的木柱杳石。應是浸水營駐在所的遺物被攜來此處。路旁有許多野戰部隊山訓時所留下的壕坑，寬稜地平，排水不佳，螞蝗很多。
- 10:30 瘦稜斷崖上方平台，測高 1100M，此處可展望自大漢山以東，整個茶茶牙頓河流域地形，是浸水營古道東段唯一最佳展望點。在此午餐吃粽子。
- 10:55 出發。
- 11:30 過山坳乾溪谷，此處九芎樹甚多，多是上百年老樹，其中一棵大樹且被南部登山社團暱稱為「九芎王」。
- 11:40 野牡丹藤盛開，停留數分鐘拍照。
- 12:10 古里巴保諾駐在所遺址，890M，為一個 5×10 公尺的崖邊小平台，遺址上已無建物遺跡，僅有一棵大黑松，應是當年栽植於駐在所前院的。在此停留 15 分鐘。
- 12:25 出發。
- 13:00 出水坡駐在所遺址，700M，在此放下背包，第二次午餐吃粽子。之後開始進行遺址測量及拍照。
- 13:10 路旁有石階 7 階，沿稜而上，約 100 公尺為出水坡神社遺跡。神社基地 4.7 公尺見方，高 0.6 公尺，前方有寬 0.8 公尺的三階石階。中央為 1.3 公尺見方、高 0.5 公尺的石砌平台。原本的木造小神社已腐朽，目前平台上長出一棵「薯豆」喬木，立於石階兩側的「鳥居」木柱也已腐朽，僅殘存兩個深洞及一塊朽木。
- 日治時代出水坡駐在所建於清代出水坡營盤原址，目前只有駐在所遺跡。包含升旗台、操場、水泥地面的廳舍、儲水槽、駁坎、石階等，佔地約有 1 公頃，地面有許多日治時代遺留的酒瓶及醬油瓶，由於民國五十年代，造林工人也曾在此住宿，儲水槽可能在當時重修過。
- 14:00 離開出水坡駐在所。
- 14:05 路右有石階上坡，上面 20 公尺處有方形石砌平台，類似出水坡的小神社，推測可能是神社原址，後來又遷建到現址。
- 14:15 出發。路右方有疊石上駁坎，左方有路肩石及疊石下駁坎。路況良好。
- 14:30 稜上寬平處，有許多板栗樹，應是昭和 2 年日警所種。休息 10 分鐘。
- 14:40 出發。
- 14:47 出水坡山登山口，距離山頂僅 50 公尺。出水坡山頂，二等三角點 1196 號，標高 655M，山頂林木閉塞，展望不佳。
- 15:00 續沿古道走，路上有多處坍塌。
- 15:15 古道開鑿在石壁上，狀況良好，有路肩時下駁坎。
- 15:20 古道左下方約 10 公尺處有大型木炭窯，圓形夯土牆面，直徑 4.8 公尺，高 2.1 公尺，土牆厚度 0.8 公尺。原本誤以為是清代的碉堡，經排灣原住民周保樂解說：這是民國五十年代，林務局發包給民間燒製木炭的炭窯。他的父親周嘉明曾經受雇建造了二十餘個類似這樣的炭窯。

炭窯原本就沒有屋頂，堆滿待燒的木柴後，才覆以黏土，門邊的小洞是查看木炭燒製狀況用的。夯土壁面因受高溫燒結而硬化，因此可以保留到現在。

雖然炭窯並不是真正的古蹟，但是目前已經非常少見，而且位在浸水營古道旁，作為解說從前生活重要的老行業，也可增添歷史的趣味。

- 16:15 新姑仔崙駐在所遺址，364M。原本的姑仔崙駐在所位於清代溪底營盤址上，1914年因姑仔崙社抗日，殺死巡查及家眷。事後日警強制姑仔崙社遷居，其中大部分被遷至 Choakakulai，小部分遷到此地，因此在此重建姑仔崙駐在所。

目前駐在所僅留下疊石駁坎，入口台階及出入斜坡。

在此紮營，以所攜帶的礦泉水煮食。

10/6

- 07:40 出發，古道因林道開闢破壞，目前已無跡可循，沿駐在所前方之字形便道直下。

07:52 接上廢棄林道。路面崎嶇。

07:56 小溪谷，稍上方有峽谷狀地形，推測原本有吊橋，因林道開闢破壞古道，之後都循林道而走。

08:35 苗圃，150M。此地為大武溪上游的兩大支流，姑仔崙溪與茶茶牙頓溪會流處，地勢平坦開闊，清代曾設有溪底營，日治時代曾建姑仔崙駐在所，光復後林務局於民國 58 年起，為變更林相，在此開闢苗圃，並建林相變更招待所。目前遺址上有許多屋基、駁坎、排水溝，更有一條寬 1.2 公尺，長達 120 公尺的浮築道路，道路高過平地 0.6 公尺。在此測量及拍照。

09:35 出發，路旁有高大的檸檬桉樹，灰白色的樹幹筆直成列，十分壯觀。

09:38 姑仔崙吊橋遺跡，僅存橋珩，橋柱刻有「大正十五年三月竣功(工)」。

在此停留 10 分鐘。

09:50 茶茶牙頓溪畔，脫鞋涉溪後在對岸烹茶。

10:40 出發，沿林道走。

11:40 加羅坂，在此喝飲料等候大武工作站卡車。

12:20 上車。

12:40 大武工作站，此地原為大武神社舊址，展望良好，目前仍存有神社的參拜石階。

13:20 大武街上午餐後，李煙潭、陳國明、周保樂經南迴鐵路返回枋寮。其餘留下準備明日到茶茶牙頓溪上游尋找小矮人部落遺址。

20:00 與加羅坂原住民聯絡，發現之前的資訊有誤，小矮人部落路途遙遠，可能要在途中過夜。緊急改為探查姑仔崙舊部落。

第五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10.7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莊效光、謝文淵、翁麗芯、陳復興（排灣族嚮導）、溫正治（卡車司機）

調查概要：姑仔崙舊部落實地踏查，訪問新生村排灣部落長老及頭目，詢問有關當年遷徙經過與日治時代台灣東南部山地的殖產事業。

10/7

06:05 大武工作站出發

06:50 新化村森茂 6 鄰 4-1 號，前村長吳明德家。請村長代雇卡車及嚮導。

在此訪問吳村長的母親 Pazazron Saunion (漢名賴玉桂，74 歲)，有關姑仔崙舊社的事情，訪談內容如下：

1. 賴女士是姑仔崙社人，在其父母時代(大正 3 年)被遷到 Choachuks，另外，大部分居民被遷到 Choakakulai，小部分被遷到浸水營古道上的新姑仔崙，受警方嚴密監控。
2. 住在舊姑仔崙時，去大武都走溪底路，下去時會碰到往新姑仔崙的路，有吊橋。
3. 日治時代從舊姑仔崙到出水坡、茶茶牙頓都有日本警備道路。
4. 從森茂到舊姑仔崙社走路約需 3 小時。
5. 日治時代在姑仔崙舊社及 Choakakulai 栽種金基納樹(規納樹)，目前，舊姑仔崙社還有當時栽種的金基納樹。
6. 賴女士年輕時曾受雇採收金基納樹。一般金基納樹長到 2 公尺高時即可收成。採收時連根拔起，用石頭搥打樹根及樹幹樹枝，剝下樹皮洗淨曬乾，再用木臼搥打。剛砍下的金基納樹並無氣味，曬乾後則非常臭，而且非常苦。
7. 森茂從前是原生林，光復後，於民國 37~42 年間，住在 Choakakulai 的姑仔崙社人陸續搬遷到此居住。
8. 姑仔崙社人原本是從大里力社(Carilik)遷來的，當年祖先打獵到此，狗不肯再走，因此定居下來。姑仔崙物產豐盛，糧食多到腐敗生臭，Kuwarun 原本就是腐臭之意。
9. 姑仔崙社人從前種植小米、甘藷、山芋、陸稻、糯米為主。其中，陸稻是原本就有的，並不是日本人教種的。

08:20 卡車司機溫正治及嚮導陳復興夫婦來村長家會合，購買檳榔及米酒、餅乾等祭品後出發，柏油路面寬廣。

08:35 林道起點，道路非常崎嶇，不時有倒木需下車搬開或鋸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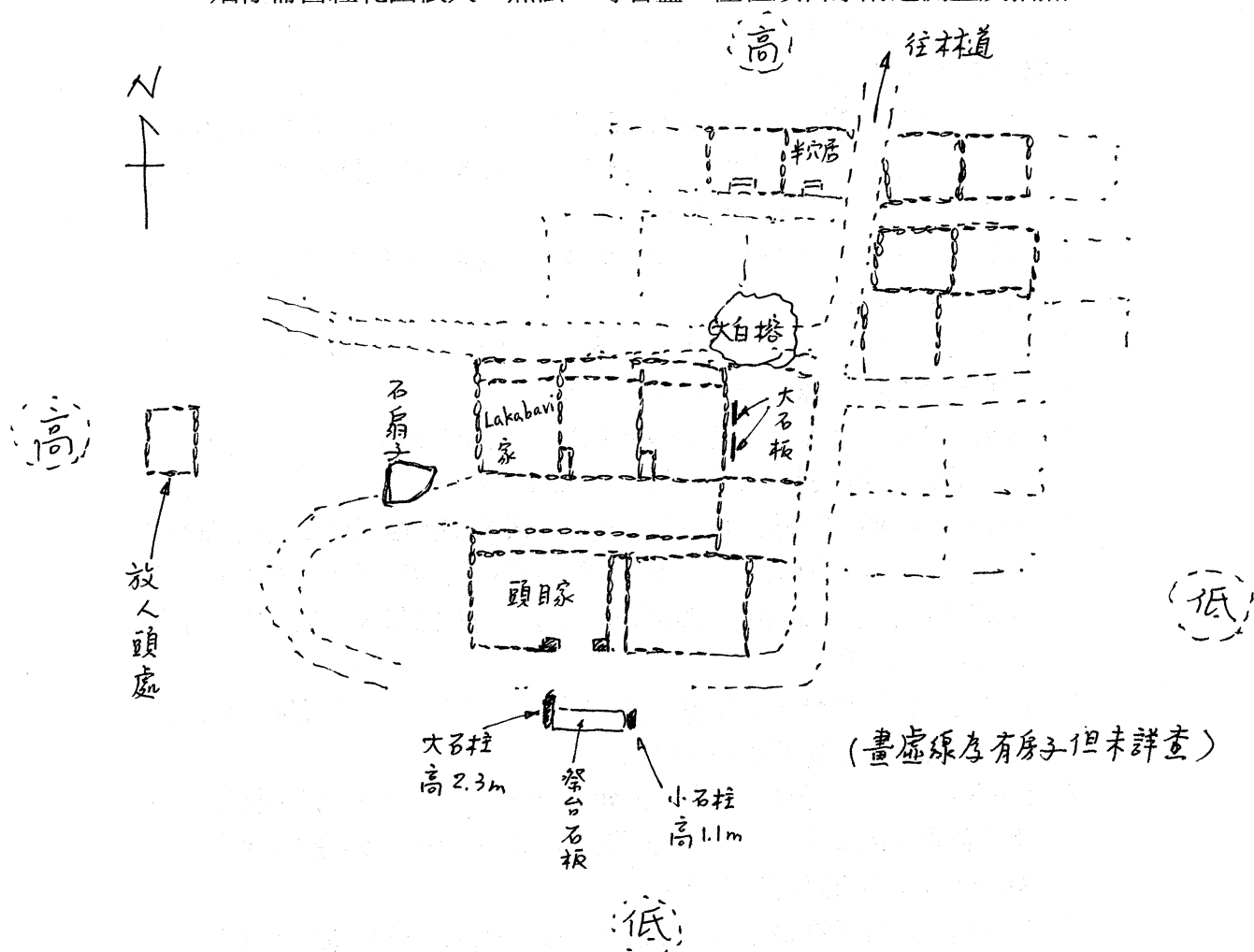
09:15 林道盡頭，下車步行。沿南支稜慢慢下降。

10:00 姑仔崙舊社，目前尚有舊石板屋約十餘間。社內有巨大白榕樹，頭目住家前有祭壇及象徵權力高 230 公分的石柱。石板屋分別有半穴居及地面式兩種。屋頂已不存，但石板牆面及石門柱等還在。在此祭拜祖靈及食用祭品。

在嚮導指引下，找到當年的頭骨收納處，目前僅可看到 2.3X2.7 公尺的長方形淺坑，找不到任何頭骨遺留。

另外，在頭目家後方有一個呈扇形的薄石板，高 150 公分、寬 192 公分、厚度 4-10 公分，屬於嚮導 Lakabavi 家族所有，相傳具有神奇魔力，可以呼風喚雨。

姑仔崙舊社範圍很大，無法一時看盡，僅在頭目家附近測量及拍照。



11:30 離開舊社，沿稜而上，一路上發現許多穿山甲的巢窟及粗大的老藤，顯示部落已有許久未曾有人回來。並可看到數棵金基納樹，是日治時代所栽種的。

12:25 回到林道。略吃點心後搭原車返回森茂。

13:08 回到柏油路。

- 13:25 回到森茂，在此購買啤酒請嚮導司機喝。訪問姑仔崙女頭目 Baulus(漢名王美珠)。她是姑仔崙社遷出後的第五代頭目。訪談內容如下：
1. 曾祖父於日治時代由姑仔崙社遷到紹家 Choakakulai。民國 43 年時再遷到新化。
 2. 在紹家時還有按照傳統舉辦五年祭 Maruvok 儀式，但是後來部落分散到鴿子籠、大鳥、古庄等地，人數少了也無法再辦五年祭。
 3. 現在民意代表成爲部落領袖，頭目的地位已經式微。代表頭目身分地位的雲豹皮衣等，也在父親死前賣給平地人。
 4. 每年 7 月 15 日，台東達仁鄉、大武鄉聯合舉辦豐年祭，大約有 700 個族人參加，已成爲東部排灣族最重要的祭典。
- 14:20 另在新化訪問排灣族東 Tepapao 社頭目 Piya 的後代。拍攝日治時代的頭目證書、頭目章等實物。
- 14:50 離開新化。
- 14:55 回到大武街上，午餐後林古松先生由南迴鐵路返高雄。
- 15:30 大武出發。
- 16:50 台東機場搭機返北。

第六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2.1.6~1.7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慶信、張道明

調查概要：大漢林道開拓相關歷史與現況、七佳舊部落（老七佳）

主要成果：大漢林道與浸水營古道有關聯的史蹟地詳查，獲得諸多寶貴資訊。

1/8

- 07:40 台北松山機場出發搭復興航空往屏東班機。
- 08:40 抵達屏東機場，因是軍機場，耽誤相當多時間等候。
- 09:00 出機場，林務局屏東林管處車來接。
- 09:10 屏東林管處，見過處長，訪談治山課林慶信課長。林課長於民國 57 年到林務局上班，參與大漢林道測量開路工作，雖然時隔三十餘年，依然印象鮮明，此次即借重其經歷，同往大漢林道，請其講解相關歷史。
- 09:30 出發。
- 10:45 新開苗圃。據林課長所述：民國 57 年開闢大漢林道時，有榮民工程隊 6 個分隊，共 180 人參與工程。後來在苗圃所在地建榮工宿舍 42 戶，每名退休榮工分配 3 甲竹林。民國 87 年，榮工凋零殆盡，於是拆除宿舍，改闢為新開苗圃，栽培熱帶樹苗及海岸樹苗，供相關單位及民眾索取。
- 10:55 大漢林道起點，0K 出發。
- 11:10 5K，浸水營古道上接林道處。
- 11:30 10K，廢棄養路工寮，建於民國 70 年。原本開路時的工寮在林道右下方。
- 11:35 11K，力里小聚落，民國五十年代陸續遷居在此。原本並無聚落，早期力里山頂有林務局森林防火瞭望台，兩位技工輪流住在山頂，日夜守候。
- 11:45 Kumado 排灣族原住民徐天貴、杜文瑞等 5 戶住家。無人在家。在此午餐等候。
- 12:30 久等無人返回，出發。天氣晴朗，在林道上可看到大漢山頂雷達。
- 12:40 路上巧遇杜文瑞、傅樂馮，詢問有關小矮人部落遺址之事。杜文瑞推稱不知，傅樂馮同行，指出可能的遺址，但不敢確定。
- 13:15 15.6K（路標 16K，標示牌 15K），此處有日治時代舊車道，因原有車道較陡，大漢林道開闢時改道為之字路上升至 18K 處。
（另一段改道路段是 2.5K~6K）
- 13:30 20K，大漢坪，清代大樹前營、日治時代大樹林駐在所遺址。在此仔細調查測量遺跡以及附近的步道。附近陷阱很多，短短 1 公里內即發現 9 個。
- 14:40 出發，車續行至 24K 處，往右轉上大漢山頂。
- 15:00 大漢山軍營大門口。據林慶信課長所述：大漢山頂原有林務局瞭望台，民國 58 年，國防部在此設雷達站，剷平山頂作為基地，使大漢山高度降低 24 公尺。由於林課長所認識的軍官不在，無法入內參觀，僅讓吉普車迴車，就此離開。

17:00 回到屏東市過夜。

1/9

08:40 由張道明陪同，自屏東林管處出發。

09:30 潮州工作站，訪問退休的木材公司造林監工陳文慶先生，陳先生自年輕時代，即進入木材商周順興旗下的木業公司上班，對於浸水營古道東西兩邊的林道開闢、伐木、造林歷史記憶清晰。

據陳先生所述：

大漢林道的前身就是日本的戰備道路。原開闢於昭和 18 年（1943），自水底寮經新開、大樹林駐在所、中央山脈分水嶺，沿茶茶牙頓溪左岸到大武，路寬 3~4 公尺，可通行吉普車。

民國 57 年，林務局開大漢林道，沿用日本車道拓寬。但在二處較陡路段修正路線。一處是 2.5K~6K（檢查哨前），另一處是 15.6K~18K（大漢坪前）。

當時林務局在力里山頂及大漢山頂設有森林防火瞭望台，每個瞭望台由二人輪班看守，每人 15 天。食宿均在山頂，有房舍可住。

大漢山頂在日治時代就設有監視哨，民國 58 年建雷達站後，瞭望台移到具馬奴山頂。

茶茶牙頓林道於民國 62 年由木材商周順興所開，主要是沿用日本戰備道路拓寬，目前只剩分水嶺東下 4 公里可通（台灣穗花杉保育區大門）。

從稜線上看到的白色水泥房子是開路當時的炸藥庫。

10:00 枋寮鄉公所、戶政事務所，取得人口統計資料。

10:40 訪問地方文史工作者張騰元（開設原住民的店）。

11:20 水底寮，午餐。

11:55 出發。

12:05 七佳村（新七佳）。

12:50 七佳舊部落（老七佳），頭目家建物、雕刻、屋前司令台等拍照紀錄。

訪問現居住在部落的排灣老人 Tsumai（漢名王金源，66 歲），Tsumai 原住老七佳，民國 51 年遷村至登山口（舊七佳），民國 63 年遷到新七佳。民國 84 年搬回老七佳舊家居住。以養豬及種植芋頭、蕃薯維生。

Tsumai 的祖母是古樓人，三歲時，曾與祖母同去古樓訪親，當時有吊橋，路況也好，單程約走 3 小時。

六歲時（日治時代昭和 18 年），祖父出役，從炭頭營搬建材到大樹林駐在所建房屋。Tsumai 隨祖父走到力里社，在此等候祖父，沿浸水營古道同往大樹林。

就讀力里蕃童教育，從老七佳步行 1 小時可到。當時有吊橋，路況很好。

14:30 離開老七佳。

16:50 高雄小港機場。搭機返北。

第七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2.1.25~1.27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浩貞、翁儷芯、鄭素蘭、張道明、劉寧忠

調查概要：踏勘浸水營古道全程：清代歸化門營盤址、樹林口營盤址、大樹林營盤址、出水坡營盤址、溪底營盤址。以及日治時代大樹林駐在所、浸水營駐在所、古里巴保諾駐在所、出水坡（新）駐在所、出水坡駐在所、姑仔崙(新)駐在所、姑仔崙(舊)駐在所等史蹟地勘查及測量。
力里溪上游傳說中的小矮人部落遺址實地踏查。

主要成果：與浸水營古道有關聯的史蹟地詳查，與文獻資料相互對照，獲得諸多寶貴資訊。

1/25

11:20 台北松山機場會合林科長、翁小姐搭遠航班機往高雄。

12:30 高雄小港機場出發，屏東林管處張道明先生來接。

13:40 枋寮文化生活促進會。前往枋寮火車站旁參觀社區營造「藝術村」，利用閒置的舊鐵路局宿舍，改修為藝術創作者的工作室及民宿，本月初被文建會譽為社區營造的楷模。

14:00 枋寮出發。

14:45 歸化門舊社路口，電線桿編號 124。下車徒步順產業道路進去，路徑為蔓草掩埋。查看小學教室、操場、歸化門社部落石板屋遺跡。有養蜂人將蜂箱數十個放置在部落遺址上。同行的潮州工作站蘇先生遭蜜蜂螫傷。

15:30 出發。

15:35 另一個歸化門舊社路口，電線桿編號 129。下車徒步順產業道路查看，路基清晰寬平，上下皆有廢棄石板屋。

15:50 凹谷，道路崩毀，可以看到對面石板屋及九重葛，在此折回。

遇排灣族原住民 Bula Subuzi（漢名謝明士，58 歲）。Bula 為歸化門社人，歸化門社原有住戶 7、80 戶，因位在山脊上無法引水使用，每天必須至山坳處挑水，非常辛苦，民國 55 年遷村至山腳歸崇村。

16:20 回到公路，出發。

16:30 浸水營古道坎頭營、歸化門段，下車步行。此段路為新開村民於 90 年底所整修，長約 3 公里，目前成為南部地區熱門的健行路線。

16:50 視野良好處，在此可以展望大鵬灣及小琉球。

17:00 途中三叢榕休息點。

17:25 林務局新開苗圃。此苗圃原為林務局的榮民宿舍，現在以培育海岸林樹種為主。

18:30 枋寮晚餐。

20:00 蘭欣汽車旅館投宿。

21:00 至水底寮李煙潭家訪談。李家祖先為鄭成功軍醫，於明末清初隨軍隊來台，歷代均行醫，起初醫人，後來改行醫牛，直至其父親輩。目前已傳至第 17 代。

李先生年輕時擔任台電收費員，因而認識全鄉耆老，也聽聞許多鄉土軼事。後來改行從事土木建設。民國 54 年承包大漢山雷達站的供水設施，從力里溪分四段抽水至大漢山頂供後來建設雷達站之用。

大漢林道於民國 57 年，由林務局拓修，主要是利用日治時代末期所開的軍用車道拓寬。但是，部分路段稍有修正路線。

23:00 回到旅館。

1/26

06:30 旅館出發。

06:50 枋寮市場，吃早餐、買粽子、便當及蓮霧。

07:30 大漢林道 6K 檢查哨，在此等候屏東林管處人員。

07:50 久候不至，猜想他們可能先行出發到力里小聚落，吩咐警察傳話後出發。

08:05 力里小聚落。

08:10 往力里部落遺址叉路口，13K，排灣語地名為 Kumado。車由產業道路以之字形向下開。

08:40 車道盡頭，為一個燒耕半途廢棄的坡地，找尋部落入口，由此步行進入力里社中部落 Contres 範圍。多間廢棄石板屋及立柱。續往下至頭目家。

08:50 頭目家，發現在上次（91.7.13）踏查後，新造成的破壞，頭目家部分圍牆及大門右側，被人惡意破壞。另外，由 Contres 正在新開一條產業道路目前已接近力里社主部落，可能破壞部落遺址。因為這是原住民保留地，對於燒耕破壞水土保持，以及開路破壞部落遺址等行為，林務局無管轄權。

09:10 返回。

09:40 到 Kumado，訪問原居力里社的排灣族老人家徐天貴、杜文瑞、王秀雄，有關力里溪上游小矮人遺址之事。杜、王二人皆曾去過，但沒有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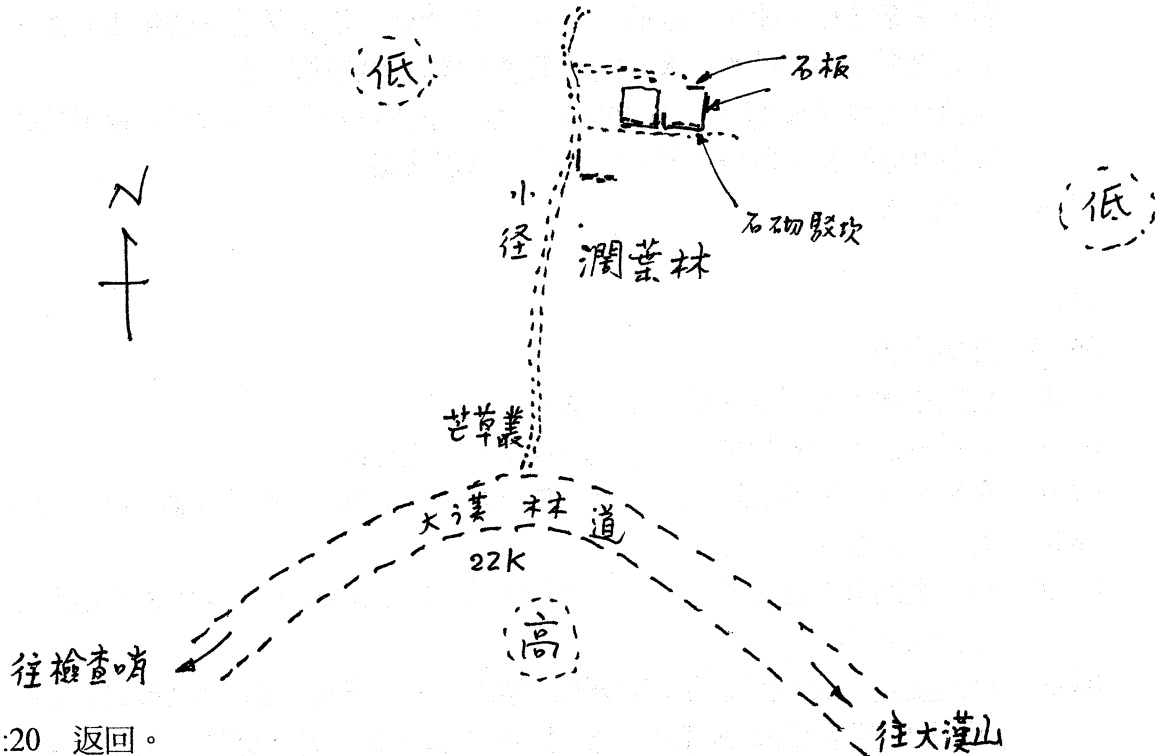
79 歲（他自稱現年 83 歲，但因上回訪問時告知其出生年份為大正 14 年，正確年齡應為 79 歲）的徐天貴老人家願意帶路，在此稍候徐、杜二人準備砍草工具。

徐家所飼養的山豬又增加多頭，皆是在耕作山坡以陷阱活捉。

10:05 出發。

10:30 大漢林道 21.5K 處，為一個小凸稜，道路在此大轉彎。下車，翻過路旁圍欄、穿過密生茅草，發現確有路徑沿稜下坡。徐天貴 18 歲時曾任力里社警官駐在所警丁，他為了部落用水，到力里溪上游接水管引水時發現此遺址。當地地名為 Chuwalaju，是一種樹名。由於年代久遠印象模糊，在此花費約 30 分鐘找尋。

- 11:20 找到小矮人屋舍遺跡。此地測高 1220M，為北向山坡地，較清楚的石屋有兩間，不甚清楚的有三到五間，採用自然石堆疊，部份牆壁有豎立的石板，但與排灣族取自溪底的黑色水成岩石板不同。遺址在森林中，屋舍散佈，應可找到更多。因本日必須趕路到出水坡過夜，無法繼續找尋。



- 12:20 返回。
12:38 回到林道上。
12:45 出發。
13:00 林道盡頭，在此下車午餐。
13:30 出發。
13:45 第一越嶺點。
13:55 第二越嶺點。1430M，在此停留 5 分鐘。
14:15 浸水營遺址。1300M，由於前次已在此調查清楚，本次僅為林務局人員解說。(據排灣族老人徐天貴說，浸水營的山地名為 Chuwazarom，意思是水。)
14:40 出發。
14:50 柳杉造林地。
15:30 稜線上展望良好處，此為浸水營古道東段唯一展望台。1070M，可看到茶茶牙頓河流域全景。在此休息 15 分鐘。
16:05 路上有大茄冬倒木。940M，樹幹直徑 80CM。
16:10 乾溪溝，兩旁九芎樹極多，其中一棵且被南部山友稱為「九芎王」。
16:20 廢林道，試著沿此路向東前往古里巴保諾，但林道廢棄已久，灌木雜草叢生，不利行走。
16:45 返回古道。

- 17:05 古道路右下方為小支稜，應是 Rilao 社（出水坡社）位置。730M
17:10 出水坡。700M，在此紮營。
- 1/27
- 07:25 出發，沿稜線小徑往出水坡神社上去。
07:30 出水坡神社，神社正中央所長的喬木，前次判定為「小花鼠刺」，本次經林務局專家改正為「薯豆」。
07:38 神社出發。
07:55 路上發現一個大日本釀造啤酒瓶。附近有櫻花。
07:56 新出水坡駐在所遺址（勘查時誤判為古里巴保諾駐在所遺址）。760M，遺址上遺跡很多，有水泥地基、石階、砌石下駁坎、二個灶、二個廁所、戰壕等，其上並有日本專賣局及櫻花啤酒瓶。在此測量及拍照。
- 09:10 返回。
09:35 回到出水坡。休息五分鐘。
09:40 往西向林道試走。由於此地曾於民國五、六十年代發包給木材商砍伐及造林，目前廢棄林道縱橫。
10:00 廢林道折返點。
10:20 出水坡，吃早午餐，拔營。
10:50 出水坡駐在所，放下背包開始調查工作。出水坡遺址佔地極大，前次調查僅找到其中一部分，本次全力踏查，找遍整個區域及其後方山頭，發現許多前次未見遺跡。在此測量及拍照。
- 12:18 離開出水坡駐在所。
12:21 路右上方有石階（即前次疑為出水坡早期神社），沿石階上去至稜頂，發現此處即為出水坡駐在所東南邊山頭上的遺址。
12:30 回到古道，出發。
12:45 丹羽栗林，地勢開闊寬平，有些隊伍在此紮營。此為日治時代巡查所植。
12:50 出發。
12:55 出水坡山登山口。有人在此亂釘勸善標語，清除掉以保持山林潔淨。
13:00 出發。
13:05 崩地改道上坡。
13:10 小溪溝崩地改道下坡。
13:13 休息，吃點心。
13:25 出發。
13:30 小崩坍。過後路況良好。
13:50 姑仔崙前次紮營地。在此找尋新姑仔崙駐在所遺跡，由於曾有林道通過，除了發現比前次多的石砌駁坎外，並未發現其他遺跡。

- 14:05 出發，東向下坡。
- 14:08 找到真正的新姑仔崙駐在所遺址。345M，此為大正 12 年（1923）2 月 25 日，由原本位於溪底營遷建於此。基地寬 13.3 公尺，深 26 公尺，有石階，屋基，其上並找到數十支日本啤酒瓶以及醋瓶、清酒瓶、日本藥酒瓶各一支。前次調查古道經過此地，竟無人發現！在此拍照及測量。
- 14:25 出發。
- 14:30 林道。240M，以下古道已被溪流沖毀，順林道下山。
- 14:32 峽谷溪溝。
- 14:58 林務局大武苗圃。
- 15:10 出發。
- 15:20 茶茶牙頓溪邊，脫鞋涉水過溪。
- 15:40 出發，未見林務局來接的車，只好徒步沿林道往大武走。
- 16:20 遇林務局車，原來是走錯路才耽誤時間。
- 16:40 大武晚餐。
- 17:15 大武出發。
- 18:40 台東搭飛機返台北。

第八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2.3.4~3.6

參加人員：楊南郡、林古松、陳田光（排灣族嚮導）

調查概要：茶茶牙頓河流域，茶茶牙頓社、沙迪布社遺址，以及傳說中小矮人部落遺址踏查。

3/4

14:35 台北松山機場出發。

15:25 台東豐年機場，台東林管處公務車來接。

16:30 抵達大武工作站，聯絡加羅坂排灣嚮導，老獵人陳田光（Konlo Mulan）。

19:30 林古松先生自高雄開車前來會合。夜宿大武工作站。

3/5

08:10 大武乘林務局公務車出發。

08:20 加羅坂，陳田光上車。

08:50 車抵姑仔崙溪與茶茶牙頓溪匯流點（苗圃下方）南岸，在此下車開始步行。

09:00 不過溪到苗圃，而是沿茶茶牙頓溪右岸（南岸）廢棄林道西進 41 林班地。

09:20 岔路，取左徑直行。之後，小徑來回涉溪 6 次。

09:50 抵 Chakaragan 山休息處，170M。之後，再過溪 2 次。

10:30 抵位於南岸的 Rib 岩洞，210M。此地是昔日茶茶牙頓社到大武的中繼站。

11:05 從岩洞後方輕裝上稜，前往 Sadip 社（屬於新茶茶牙頓社），山腰處有舊林道橫繞，沿林道向東南前行。

11:35 離開林道，取往南的獵徑上坡，看到日治時代的警備道路，280M。

12:20 41 林班砍伐地，480M。

12:30 抵達位於山頂南坡的 Sadip 社（茶茶牙頓新社）遺址，500M。部落房舍均為半穴居式石板屋，分布於坡地上，多已半倒，無法細數。

12:40 日本人遺留的神社，只剩下邊長 4 尺、高 2 尺的正方形水泥台座，前方有 4 級台階，520M。

12:50 茶茶牙頓駐在所神社下方，510M。此駐在所是由古里巴保諾遷來的，目前除了 7×12 公尺的水泥屋基外，已無其他建物殘存。附屬的教育所和操場，分別在駐在所的上方和下方。在此午餐。

13:55 回到岩洞休息處。

14:15 重裝出發，繼續溯茶茶牙頓溪上行，過溪 3 次，在北岸拍攝矗立於溪正面，有小矮人部落廢墟的橫嶺，山頂平坦，形如高台。

14:45 過溪 2 次，抵達位於溪北岸河階上的獵寮，270M。此獵寮為陳田光所有，但其他獵人也會來利用。

獵寮位於 Rilao 社（出水坡舊社）下方。Rilao 社原有 5 戶，日治時代和溪

南岸的 Sadip 社（茶茶牙頓新社）住民，一起被遷村到海拔較高的浸水營古道出水坡駐在所附近，稱為出水坡社。

3/6

06:45 由獵寮出發，沿北岸河階上到廢棄林道，朝上游前行。

07:00 日治時代舊吊橋遺址，290M。原為出水坡社與南岸 Sadip 社的交通孔道，目前只剩橋桁。可看到南岸河階的廢棄苗圃、小支流和露岩，其下方即為普沙羽揚野溪溫泉，因河砂堆積，目前出水量極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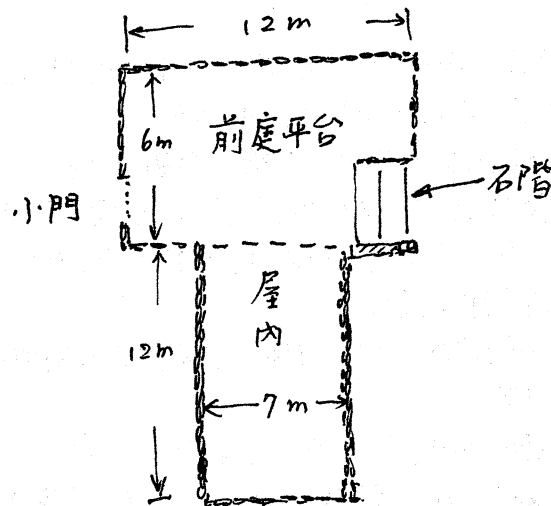
07:05 過溪走南岸廢林道，位於小支流西方。

07:20 相思樹造林地，發現原用於儲存開路用炸藥的水泥屋一棟。

07:25 離開廢林道上坡。

07:30 林道上線，360M，往南坡走。

08:00 Kusavikyan 社（茶茶牙頓舊社）遺址，位於寬平山肩，410M。現存多棟傳統的半穴居式石板屋。其中，頭目 Purabuyan 的房屋位於 430M 高處，規模很大，有高 2 公尺，寬 2 公尺的雙層牆壁，屋寬 15 公尺，深 12 公尺，有正門及後門。頭目家屋旁有靈屋（原為頭目的舊屋），屋內有木質祖先雕像，目前已呈半朽狀。其格局與相關位置如下：



Kusavikyan 社的半穴居石板屋，疊石手法細緻，結構嚴密，除了頭目家外，還有勢力者、祭司的屋址，規模都很大。但是部落位於日照充足的山稜上，植物生長茂盛，破壞屋舍。部落內除了有多棵大榕樹外，還有麻竹與刺竹叢，用來製作汲水用具等日用品。

Kusavikyan 社是老部落，沒有設置警官駐在所。

08:40 離開 Kusavikyan 社，朝東直下。

09:05 溪底。順溪向下游走。

09:15 溪底溫泉。溪畔巨石上有紅漆「溫泉區」三字，目前出水量不大，泉溫也不高，可能是地層變化所致。據陳田光說，從前溫泉水量大，熱氣蒸騰，

所以排灣人稱之為 Purijim，意為水蒸氣多。(一般人稱普沙羽揚溫泉，是來自 Kusavikyan 的轉音。) 290M。

09:20 離開溫泉。

09:30 合流點，此處可看到對岸山頭小矮人居處。過茶茶牙頓溪到北岸。

09:40 取左方直上陡坡。無路徑可循。

10:10 稜尾，370M。

10:30 寬平山頂，420M。發現小矮人部落遺址，分為 3 層小平台，每層都有整排傾倒的石板廢屋，石板散落於屋內外，但部分石板仍豎立著，可以用來分辨屋牆位置。屋舍都面向東南，部落最高處有大榕樹。山頂風大而日照充足，適於作物生長。

部落遺址範圍很大，高度 400~420M。發現一根立石高 80 公分，上端有凹槽，應是承接屋樑的石柱。

小矮人的屋式與排灣人的屋是可以明顯分辨出不同之處：

(1) 排灣人所用的石板是取自溪底的水成岩，石板為深灰黑色的薄片。

小矮人的建材則取材自山坡的砂岩，石板較厚且呈土褐色。

(2) 小矮人的住家都在地面，沒有排灣人半穴居的住家形式。

小矮人的部落旁有小溪流名為 Rosakal，所以排灣人也以 Rosakal 稱呼小矮人的部落遺址。排灣人因忌諱而不敢隨便造訪此處。

10:55 離開廢墟，朝茶茶牙頓溪直下。

11:00 發現日本警備道路橫繞於東南側山坡。(此為出水坡社與南岸 Sadip 社的交通孔道)，繼續下溪。

11:20 回到獵寮，270M。午餐。

12:00 離開獵寮，順茶茶牙頓溪朝下游走(昨日路線)。

14:05 林道口(苗圃下方對岸)，110M。走向加羅坂，半途遇大武工作站公務車來接。

此行沿途訪談排灣耆老陳田光(Konlo Mulan)，訪談內容則要如下：

1. 日治時代，日人所開的浸水營道路大武、加羅坂至溪畔段，光復後被拓寬為林道，雖然伐木作業已停止，此林道仍被使用。
2. 此行所調查的沙迪布社(Sadip)是 Konlo 陳田光的老家，他的祖先從西部的媽嘮喇社(Maraji)越中央山脈至茶茶牙頓溪南岸的沙迪布社現址定居。他的父親是庫沙比其揚社(Kusavikyan)人，入贅於媽嘮喇社的母親家，生下 Konlo 後才遷入沙迪布社。日治時代曾遷入北方的新化村(Chokakulai)開闢水田種水稻。光復後，隨父母遷到大武村加羅坂。廣義的茶茶牙頓社包含 Sadip、Kusavikyan、舊 Karapang 等社。
3. 昭和年代，茶茶牙頓社在日警的勸誘下，遷到浸水營古道出水坡駐在所兩旁 100 公尺下方定居，形成出水坡社，那裡曾有石板廢屋、竹叢、

荖藤、檳榔樹等。

4. 新姑仔崙社位於新姑仔崙駐在所北側，那裡也有竹叢、石板廢屋，由於新姑仔崙部落是由日本人規畫設計，因此揚棄排灣傳統的半穴居屋式。
 5. Konlo 的祖父 Kasao 和祖母 Vais 曾經對他說小矮人的故事：小矮人建部落於山頂，主要原因是懼怕排灣人的馘首習俗。祖先與小矮人曾有接觸，因彼此語言不通，完全靠手勢溝通。後來排灣人口越來越多，勢力範圍擴大，小矮人心生恐懼而逃往北方，不知所終。
小矮人的身高不到排灣人的胸口，他們與排灣人一樣種芋頭、小米和蕃薯，也獵捕動物。祖父 Kasao 年輕時曾看到小矮人半倒的石屋，對於小矮人身材矮小，住屋卻寬敞感到很奇怪。
- 15:30 大武工作站，訪問許忠男主任，據說此行所經的 39、41 林班，伐木年代為民國 61~62 年間。
- 16:00 訪問大武街耆老黃泉合先生於其住家（大武街 104 號），內容擇要如下：
1. 黃泉合先生現年 76 歲，是恆春貓仔坑人，8 歲時隨父母越過中央山脈到大武定居。父親在大武當長工，他本人 18 歲起開始「討海」捕魚，來自恆春的移民，一半以上都是討海人。
 2. 討海人用竹筏在近海捕魚和撈魚苗。魚苗在海岸邊賣給販仔。部分販仔挑魚苗沿浸水營古道到台南鹽埕，賣給漁塢養殖業者。其餘的用船運至西部。
 3. 自清代以來，恆春、射寮、埔墘等地的恆春人，紛紛到大武討海，他們住在舊稱「客庄」的大武和尚武。所謂客庄，指的是外客居住處，並非是客家人的村莊。當時大武地方「五色人雜處」，有排灣人、恆春人、阿美族。先來的恆春人「半山半海」，後來的客家人則做生意。
 4. 從大武通往西部枋寮的浸水營古道，東端道路起點在大武街尾福安宮旁，經加羅坂至苗圃（清代溪底營盤址），要先經過 2 座吊橋，加羅坂吊橋與姑仔崙吊橋。黃先生 8 歲來大武時，福安宮旁的大路口人來人往。
 5. 日治時代浸水營古道苗圃以上到出水坡之間，路旁栽種成排的桃樹，桃子成熟時，旅人都可以任意採食。光復後苗圃曾設入山管制站，後來被颱風吹毀。
- 16:40 搭乘林古松先生車離開大武。
- 19:10 車抵枋寮過夜。林先生回高雄。

第九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2.3.7

參加人員：楊南郡、李煙潭

調查概要：枋寮、水底寮、新開村、太源村田野調查訪問馬卡道平埔族後裔及漢人耆老。

3/7

08:40 訪問張知高老先生（78歲）。住新開村新開一路61號。張先生曾任枋寮新興國小新開分校主任，熟知地方掌故。訪談內容如下：

1. 後山的原住民到前山交易的地點叫做「換番所」。本地的換番所設於崁頭營駐在所旁，後來交易量增加，於是加設加禮寮換番所，共二處。清代交易由通事主其事，日治時代由巡查辦理。後山原住民最喜歡換取豆脯佐餐。
2. 日治時代走「三條崙道」（浸水營古道），要先到枋寮分駐所申請「入蕃許可」，一天之內可由水底寮走到大武。當時，本地人走古道到台東買牛或撈魚苗。昭和10年（1935）「楓港路」（南迴公路）完工後，有班車可搭，部分的人爲了省錢，騎腳踏車走楓港路到大武。
3. 日治時代古道沿線設有崁頭、歸化門、力里等駐在所，各派2~3名巡查駐守。
4. 歸化門社分爲二處，位於稜線北側的是有100多戶的大部落。稜線上的是小部落。歸化門駐在所位於通往歸化門社與力里社的岔路口，其旁有教育所。光復後在大部落設歸崇國小。力里社比歸化門社大，石板屋大部分建於地面，少部分是半穴居式。
5. 清代派駐本地的千總爲林萬掌，其宅第在地勢較高的內寮，轄下弁勇分別駐守大響營、石頭營、新開營、內寮（指揮所）、頂營、中營及白軍營（此處有誤，白軍營爲淮軍義塚，並非軍營）。衙門設於水底寮，今中華路保寧宮附近，中華路164號鄭家位置。
6. 屯兵是來自北方赤山萬金的馬卡道平埔族，都姓潘。這些屯兵後來在頂營、新開營、中營、大響營定居，成爲在地人。
7. 新開營在清代都姓潘，日治時代才有外地人遷入，目前潘姓居民占7成，李、張、莊姓占3成。
8. 平埔族屯兵在清代種番薯、甘蔗及水稻。他們的後裔在日治時代當「會社工」，受雇於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當蔗田散工，按日計酬。不僅大響營全開闢成蔗田，新開村也有製糖會社的蔗田。
9. 日治時代及光復初，新開居民都知道自己的祖先來自赤山萬金的平埔熟番社，但不願意承認以免遭受歧視。頂營及大響營的居民也是如此。
10. 大響營屯兵駐紮處在現在的屏南工業區正中央，中營屯兵撤走後，當地已無居民，只留下一座「中營將軍廟」。

09:55 在大響營太源村分別訪問三位耆老。

A 潘慶春（73 歲）住太源村太源路 47 號。訪談內容如下：

潘先生是大響營人，原先住在石頭營附近的舊大響（今玉泉村變電所至炭窯一帶）。日治時代昭和 18 年（1943），因當地缺水，集體遷村至現居地，仍稱大響營，又稱新大響。次年，隘寮居民也遷來，合併為大響營庄。光復後改為太源村。

20 多歲時，每年秋天水稻收成後，常走「三條崙」（浸水營古道）到浸水營西邊的山谷捉蛇，當時路況很好。

B 潘萬發（77 歲）住太源村太源路 49 號。訪談內容如下：

潘先生原為隘寮營人，位在大響營庄北端。力里溪南岸。日治時代末期昭和 19 年（1944），日本人在隘寮庄建佳冬機場，強制居民遷出。其中，70 多戶遷到太原村現址，20 多戶分別遷到家冬鄉石光見庄（今玉光村）及南州鄉檳榔腳。

大響營人和隘寮人分別居住於太源村北半部和南半部。其中 8 成居民姓潘，其餘居民為後來陸續遷入的外地人及從大陳島撤退的軍民。

日治時代居民當「會社工」，也租用「會社地」種番薯。光復後挖井種水稻，現在改種水果。

C 潘進（87 歲）住太源村太源路 4 號。訪談內容如下：

潘先生原居地是舊大響營，日治時代昭和 18 年（1943），因當地缺水，集體遷村至現居地，受雇於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當會社工，每日工資是 30 錢。

關於大響營每年的祭祀活動，潘老先生記憶猶新。每年農曆 3 月 3 日，是馬卡道平埔族祭拜老組的日子。在以往的年代，由赤山、萬金、糞箕湖、餉潭、新開各庄輪流主辦，稱作爐主。祭祀由爐主和廷姨主持，爐主捐豬，庄民每戶捐一畚箕稻米贊助祭典活動。

祭拜老祖（即西拉雅平埔族所稱的阿立祖）要連著舉行「跳戲」3 天。不分男女，交叉牽手跳聯手舞，圍成圓圈的舞者隨著「曲頭」（帶頭唱歌者）帶唱平埔語的曲調緩緩繞圈子。男女都用黑布纏頭，額前插鮮花，黑色纏頭布上綴繫著許多小「含鈴」，隨著舞步叮叮作響。女子穿下擺繡花的長裙，男子則穿黑色棉布褲，再圍上稱作「龜篋仔」的繡花布片。手腕和腳踝都繫著含鈴，跳「潮番戲」時全身顫動，鈴聲如潮水般一波波傳過來，非常好聽。

十幾年前由糞箕湖主辦最後一次祭典，後來因為缺乏經費而停辦迄今。

11:00 離開太源村，返水底寮。

11:10 在水底寮李煙潭家中，與水底寮耆老許金瀛（68 歲，明德高中校長退休）、吳良興（81 歲，曾任枋寮鄉長）、李煙潭（68 歲，水底寮鄉土史研究者）座談，內容整理如下：

水底寮是浸水營古道的起點，也是枋寮鄉的經濟、文化中心。水底寮的

得名是由於地勢低窪，容易積水。排灣族稱水底寮為 Chapuli(大武力)。大武力原本是稍北方海岸的地名，是早期漢人移民定居之處，後來因為海嘯沖毀家園，大武力的居民於是遷入枋寮與水底寮，因此七佳、力里的排灣人稱水底寮為大武力。

住在枋寮、水底寮東方山上的排灣人，與漢人、平埔人素有來往。排灣人對平地人打招呼時，呼喊“Kaliyan”，語音被漢人轉訛為「傀儡」或「加禮」，因此清代漢人稱呼排灣人為「傀儡人」，排灣人居住的地方為「傀儡山」。排灣人非常討厭漢人如此稱呼他們。

枋寮鄉的名產「黑珍珠蓮霧」，最早是由住在水底寮中華路 93 號的林新河先生（69 歲）所栽種、命名的。林先生曾向屏東縣政府承租「春日水土保持示範區」的土地栽種蓮霧，因為土地乾燥缺水，種出來的蓮霧色澤暗紅而且果實很小，但是甜度非常高，很受消費者的歡迎。林先生將之命名為「黑珍珠」，知名度急遽上升，因此於民國 73 年當選為模範農民。

現在枋寮鄉及其附近的旱田都紛紛轉種蓮霧，幾經改良，果實變大且更甜，稱為「黑金鋼」、「黑鑽石」，成為枋寮鄉最著名的高級水果。

13:20 離開水底寮，往高雄小港機場。

14:50 小港機場搭機返台北。

第十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2.3.14~15

參加人員：楊南郡、李煙潭（枋寮鄉部分）

調查概要：浸水營古道東口（大武街）與西口（石頭營）勘查，及枋寮鄉新開村、玉泉村田野調查訪問馬卡道平埔族後裔及漢人耆老。

主要成果：曾經目睹清代重要史蹟點「石頭營」的耆老，親自到現場指認並講述遺址的變遷，珍貴口述歷史超越文獻資料。至此，完成各項實地踏勘與訪談。

3/14 在花蓮進行田野調查。

3/15

10:02 花蓮自強號火車往台東、大武。

12:00 大武，到大武橋南側與大武街尾，查看浸水營古道東口。古道東端起點在福安宮右側，進入不遠，道路右側即為日治時代大武神社的大門石階（目前石階還在，神社已改建為林務局台東林管處大武工作站）。

13:30 訪問大武街耆老黃泉合，（前次因時間倉促，本次再度深入訪問。）重要記錄如下：

1. 大武海岸每逢陰曆3月到6月，是魚苗盛產的季節，來自西部屏東縣枋寮、水底寮的人，聚在大武撈捕虱目魚苗，或當「販仔」，收購魚苗運往西南部售給漁塭業者。
2. 撈捕魚苗者在海岸搭建「鴨母寮仔」暫住，同時挖一個6×7尺的水池，用來暫養魚苗，撈捕夠多的人就「出局」，意思是自行將魚苗運往西部或整池賣給販仔。「出局」時用細網將魚苗撈起，裝在不透水的「米籠」或油桶，經由浸水營古道或用船運載到西部。運送途中，時時要打水，使魚苗獲得充足的氧氣，才不會窒息而死。
3. 最近三、四年來，已經很少人來撈魚苗，主要是養殖業者已能自行繁殖魚苗，同時，遠洋漁船也不用虱目魚當延繩釣餌。
4. 大武的漁民使用機動塑膠筏捕魚，很少能補到50公斤以上的大魚，本來以討海為業的大陳義胞，也紛紛搬離大武另謀生路。
5. 本地居民原本以種田及討海維生，近年來討海收穫少，種田方面又有休耕政策，使得居民收入減少，生活也怠惰。
6. 黃老先生的後母是姑仔崙社排灣人，母舅（日本姓川島）擔任姑仔崙駐在所乙種巡查。他年少時，曾經多次與母親前往浸水營古道的新姑仔崙駐在所。當時的新姑仔崙社零散的分布在駐在所附近，由於日本人規劃的是木柱茅頂的房舍，而不是排灣傳統的石板屋，因此幾次颱風侵襲都受災慘重，光復後大家遷出，不久就不見屋基了。
7. 日治時代日本的官員走浸水營古道都是乘轎。大武支廳備有雙人抬的竹轎，需要轎夫時，就從大武打電話叫姑仔崙社人下來扛轎。

- 15:21 大武搭火車往枋寮。
- 16:10 抵枋寮，李煙潭先生陪同進行田野訪問。
- 16:20 至玉泉村訪談三人，馬卡道族耆老潘英坤（73 歲）、出身於石光見庄，入贅於石頭營（玉泉村）的客家人余水發（73 歲）及其妻余林竹葉（70 歲）。綜合訪談內容則要記錄如下：
1. 玉泉村原本無部落，日治時代，日本人經營大響營農場，來自糞箕湖、餉潭、石光見的馬卡道人及客家人，被雇用為「會社工」。初期只有 10 多戶，後來聚落逐漸增大，光復時已增加到 60 多戶，因為附近有清代的石頭營，大家都稱此聚落為石頭營，後來才改名為玉泉。目前村民 70% 為平埔族。
 2. 日治時代的大響營農場事務所，位在現在的三級古蹟「聖蹟亭」東側。大響營農場並未破壞位於農場東邊的清代石頭營，報導人年輕時，看到的石頭營四周有壕溝及高約 3 公尺的疊石圍牆，牆內有營舍數棟，為石砌牆壁、紅瓦屋，部分也用重達 4、5 斤，當地人俗稱「大憨磚」的大磚塊砌成。
圍牆內土地約有 2 甲多，圍牆有東、西、南、北四個門，為了符合倚山面海的風水觀，營房正門朝西。
 3. 光復後台糖接收大響營農場，後來退輔會安排退役軍人來農場工作，這些老兵以石頭營房舍為居所，當時石頭營仍然完好。退輔會工作隊離去後，排灣人進佔該地種植花生。後來政府將石頭營東半部 1 甲多土地放領給佔用的排灣人種作。
 4. 石頭營靠西邊的 1 甲土地，於民國 70 年代被台糖大響營農場的主管下令拆除圍牆及營舍，併入農場種植甘蔗，使這個百年重要史蹟地面遺構蕩然無存。目前整個石頭營的遺跡，只剩下東半部花生園裏的疊石屋基。
民國 92 年起，台糖南州糖廠已放棄蔗作，原來已闢成蔗田的石頭營遺址，現在改種鳳梨。
 5. 報導人潘英坤、余水發夫婦、李煙潭陪同楊南郡到石頭營遺址現場解說、指認當初建物相關位置。
 6. 馬卡道人潘英坤記憶年輕時參加陰曆正月 15 日起，一連舉行數天的平埔族跳戲，又稱潮番戲。（潮音 Diô，意為全身抖動。）跳戲時，村內不分男女，人人頭上插鮮花，包括芙蓉、榕葉、吊花、傀儡花，女子加穿長及膝蓋的紅色綴花披衣，稱為「朱披」。男女手腕及腳踝都繫著含鈴，隨著跳戲叮叮作響。
祭祖儀式由尪姨媽主持，除了跳戲外，還舉行「走鏢」賽跑。
- 19:00 離開玉泉，轉往介於石頭營與崁頭營間的小山稜（當地人稱為蕭江的山），從前有舊道翻越此山稜聯絡兩營。
續往舊大響聚落遺址，位於台電大鵬變電所南側，遺址目前已成為芒果

園。繼續往新開村訪談張正夫（63歲），潘金福（68歲），訪談內容擇要如下：

1. 張正夫是恆春保力庄人，光復後曾在浸水營古道上的歸化門附近放牧黃牛，也曾當過牽牛割，多次到台東買牛，牽著牛群走浸水營古道到西部販售。因為牛隻走路緩慢，通常要在半路過夜。水底寮、新開的牽牛割，走古道到東部大武、金崙、台東、猴仔山，向卑南族、排灣族或平埔族購買牛隻，牽到枋寮、水底寮後，自然有來自岡山、餉潭、石光見、恆春的牛販來買走。
2. 新開的馬卡道人務農，從前為製糖會社種甘蔗，後來自己種稻。早期因為灌溉水不足，一年只收穫一期，10月播種，6月收成，稱為「六月冬」，其餘時間種甘蔗、番薯。民國47年起抽水灌溉工程完工後可有二次收成稱為「雙冬」。從前的農作物收成後都用「大車」（大木輪牛車）載運。民國60年起改種熱帶水果蓮霧、芒果、荔枝等，因為收穫期早於全島，市場價格高而改善經濟。
3. 關於馬卡道人的祭祀儀式，潘先生只記得每年陰曆3月3日上帝公生日，舉辦「跳戲兼掃墓」，另外1月15日也有跳戲，詳細情況忘記了。
4. 民國89年，新開村舉辦「古道新開」活動，村民對於通過新開村的浸水營古道，有了重視和保護的觀念，但是對於平埔人身分，半數人仍不太願意公開。

19:40 離開枋寮，往高雄。

21:10 小港機場搭機返台北。

參考書目

日文文獻：

1. 〈台灣東部に於ける各蕃族及び其分布〉，鳥居龍藏，1897年
2. 〈南部台灣蕃社探險談〉，鳥居龍藏，1899年
3. 《台灣志》，伊能嘉矩，1902年
4. 《台灣蕃人事情》，伊能嘉矩，1902年
5. 《平埔族調查書》，原稿，台灣總督府民政局警務課及各廳呈報，1909-1910年
6. 《台東管內視察復命書》，台灣總督府通信局長鹿子木小五郎，1912年
7. 《蕃族調查報告書》共8冊，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調查，1915年
8. 《台灣郵政史》，台灣總督府事務官藤井恭敬，1917年
9. 《台灣蕃社戶口一覽》，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1918年
10. 《理蕃誌稿》共5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1938年
11. 《鄕嶠——帝國最南端の實地見聞》，藤田捨次郎，1922年
12. 《中央山脈橫斷》，入澤片村，1927年
13. 《台灣的蕃族》，藤崎濟之助，1931年
14. 〈台灣的土俗、人種〉，移川子之藏，1930年
15.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移川子之藏，1935年
16. 《枋寮庄案内》，枋寮庄長 曾大目 編，1932年
17. 《枋寮庄沿革史年表》，伊藤良藏，1936年
18. 《高砂族の祭儀生活》，古野清人，1940年
19.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共3篇4冊，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4-1942年
20. 《高砂族調查書》共6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6-1938年
21. 《高砂族授產年報》，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6-1941年
22. 《台灣山岳彙報》雜誌，台灣山岳會，1929-1938年
23. 《台灣山岳》雜誌，台灣山岳會，1927-1934年
24. 《理蕃之友》雜誌，理蕃之友社，1932-1939年
25. 〈台灣 パイワン族に行はれる五年祭に就て〉，宮本延人，1934年
26. 〈蕃界南路山と海〉，國分直一，1935年
27. 《台灣鐵道旅行案内》，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編，1942年
28. 《台灣高砂族の住家》，千千岩助太郎，1960年
29.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學習研究社，1997年
30. 《台灣蕃地地形圖》，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10-1918年
31.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陸地測量部，1929-1938年
32. 《三十萬分之一台灣全圖》，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24年
33. 《五十萬分之一台灣地圖》，台灣總督府，1938年

中文文獻：

1. 《台灣日記與稟啓》，胡傳，1892 年
2. 《台東州采訪冊》，胡傳，1894 年
3. 《全台遊記》，池志澂，1894 年
4. 《鳳山縣采訪冊》，盧德嘉，1894 年
5. 《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羅大春，1875 年
6. 〈台東志〉，陳英，1896 年
7.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迪階觀音山教會早期五十年史》，黃茂卿
8. 《屏東縣鄉土史料》，台灣省文獻會
9. 《高屏地區先民信仰之口述紀錄》，吳東南手稿
10. 《國道南橫公路路線研選：文化遺址調查報告》，劉益昌
11. 《屏東縣前清南路古道研究計畫：第一期浸水營（三條崙）越嶺道之研究》，高業榮，2000 年
12. 《台東縣史：觀光篇》，台東縣政府，2000 年
13. 《生蕃行腳》，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2000 年
14. 〈古道新開企劃書〉，枋寮鄉新開村社區發展協會，2000 年
15.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美國陸軍航測圖，聯勤測量處複製，1955 年
16.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聯勤測量署，1985 年
16.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聯勤測量署，1996 年
17. 《二萬五千分之一台灣地形圖》，聯勤測量署，1996 年
18.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理人文全覽圖》，上河文化，2000 年

公 里	公 尺	華 里	日 里	日 町	日 間
1	1000	1.736	0.255	9.167	550.03
0.001	1	1.736×10^{-3}	0.000255	0.0092	0.55
0.576	576	1	0.147	5.28	316.8
3.927	3927	6.818	1	36	2160
0.109	109.09	0.189	0.0278	1	60
1.818×10^{-3}	1.818	0.003	0.00046	0.0167	1

里程換算表

華制：1 里 = 180 丈 = 1,800 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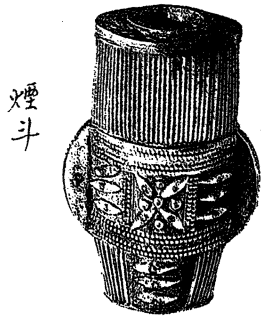
日制：1 里 = 36 町 = 2,160 間 = 12,960 尺

1 台尺 = 1 日尺 = 0.30303 公尺

1 華尺 = 0.32 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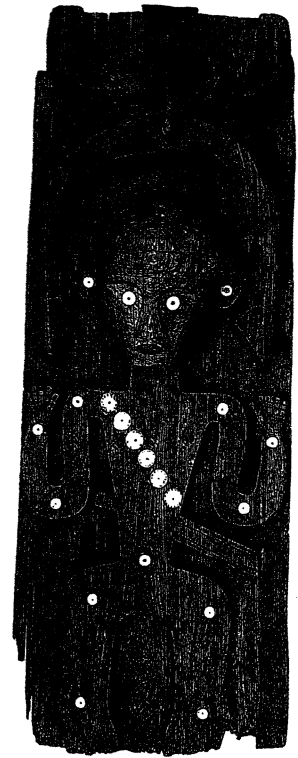
甕



煙斗



女巫箱



祖先柱



煙斗

排灣族的用品



台灣南部平埔族少女(左)和母親(右),十九世紀末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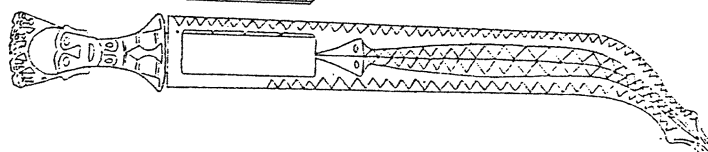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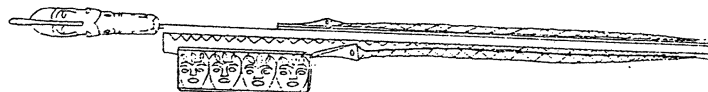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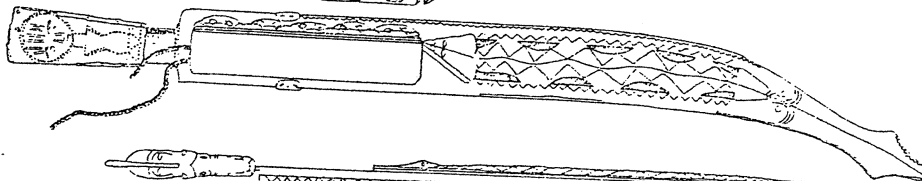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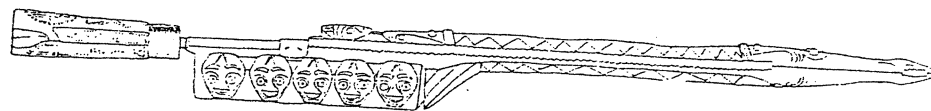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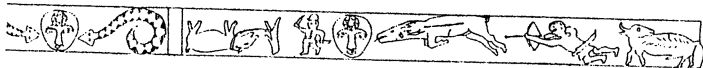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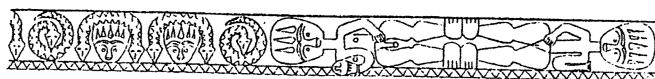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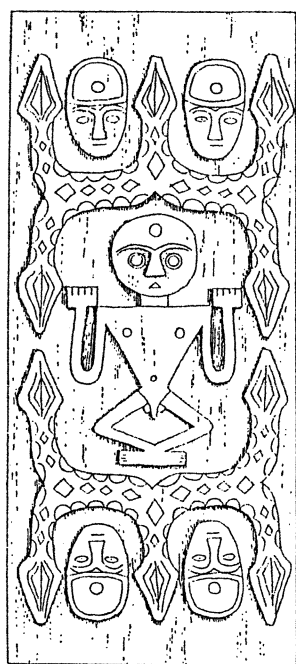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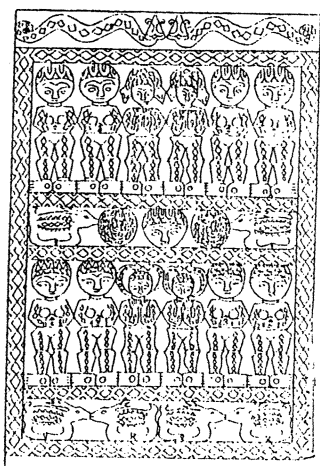
Berthaud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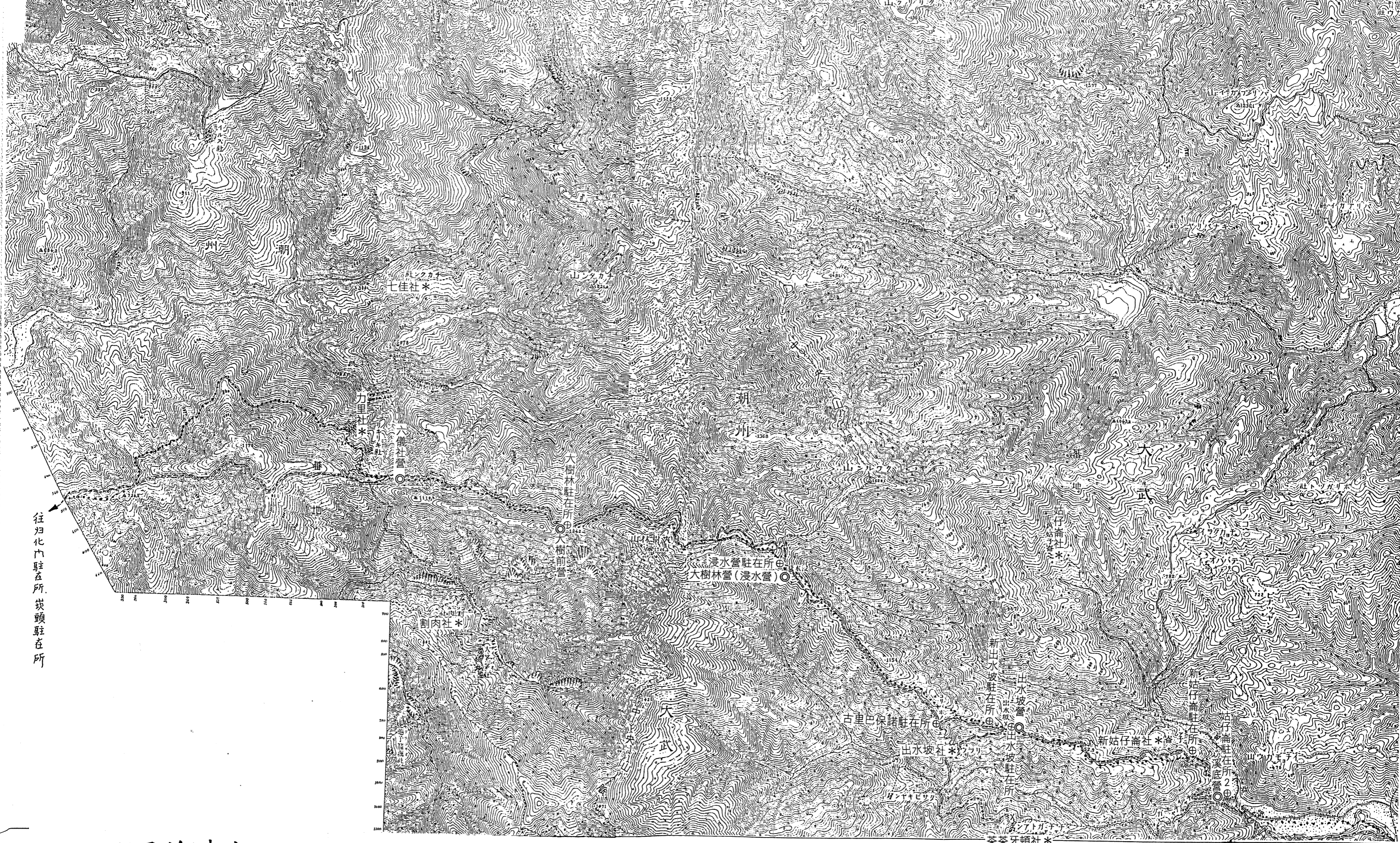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末的台灣平埔族。

鳥居龍藏攝, 1898年

南部平埔族的樣貌



排灣族的門板、壁板、簷板及佩刀的雕飾（陳奇祿繪）



日治時代浸水管越警備道路路線圖

圖例：清代營盤遺址 ⊙ 部落遺址 * 日本駐在所遺址 ⊕
 清代三條崙道 日治時代浸水管越警備道 - - - - -

本圖採用 1928 與 1938 大日本帝國陸軍測量部 1/50,000 等高線圖



立在水底寮中華路「三叢榕」浸水營古道西端入嶺口的「嶺（嶺）路頭」石碑。



玉泉村居民指著當年「石頭營」所在地。清代三條嶺、卑南道，由此直接爬上後方（東方）的稜線。



位於石頭營西南方的字紙亭——「聖蹟亭」，建於光緒元年，現為三級古蹟。



清代炭頭營營舍，也是日治時代炭頭駐在所，石砌房舍已被塗上水泥，只剩下屋基露出。



早年拓墾的先民，為防範外敵侵入村莊所設的「營頭」，東、西、南、北四個營頭，分守村莊四個方位，內有草人及軍官神位。



清代光緒元年，征討排灣族後，因霍亂而病死的淮軍義塚，當地人俗稱「白軍營」。



清代駐守「石頭營」而陣亡或病歿的官兵，於光緒5年建「忠英祠」合祀。



歸化門社遺址，此部落為昭和 2 年起，日警規劃將力里社遷村到此所建。



早年的浸水營古道，因板輪牛車車輪輾軋，路徑成為溝渠狀，當地人稱為「牛車巷」。



歸化門駐在所前，現在成為養蜂場。



歸化門頭目宅下方的整齊石牆。



以埔姜作為欄杆，不久即生根保護路基，展現馬卡道族平埔人的生活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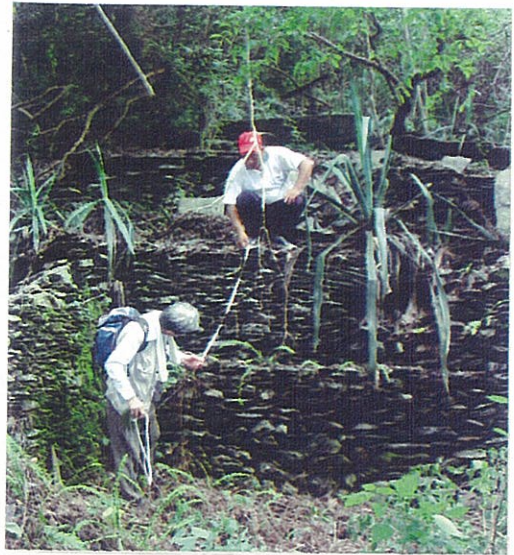
位於崁頭林務局新開苗圃旁的浸水營古道路口。



崁頭至歸化門的日治時代浸水營越道路，在新開居民重新清理後，寬平好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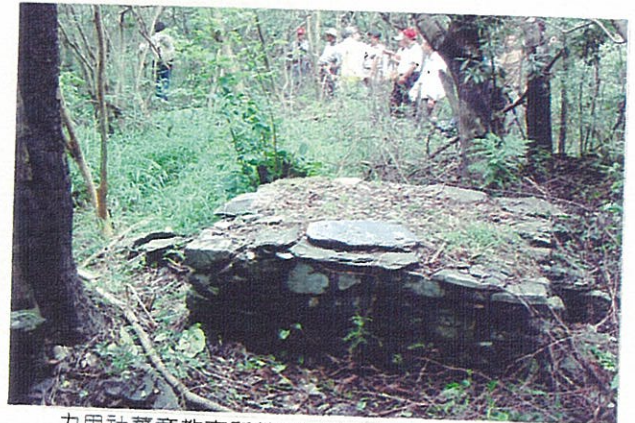
力里社遺址頭目家的左牆。



力里社遺址頭目家的後牆。



Kumado 小聚落原力里社排灣族居民的烤芋石灶。



力里社蕃童教育所前的司令台。



現住 Kumado 的力里社排灣族居民傅銀，手背有排灣貴族的刺青。



力里舊社的鐵鍋，早年排灣人圍鍋而食的情景，曾被學者留下照片。(見本報告第 37 頁)



七佳舊社(老七佳)住民對部落石板屋的保護，值得讓力里舊社參考。



住在 Kumado 的力里社居民以飼養山豬維生。



位於力里溪上游南岸的小矮人部落遺址。



帶領調查隊找到力里溪小矮人部落遺址的排灣老人 79 歲的徐天貴與 62 歲的杜文瑞。



調查隊正在測量 Chuwalaju 遺址的房屋廢墟石板。



排灣嚮導陳田光，指著茶茶牙頓溪北岸平坦山稜上的小矮人部落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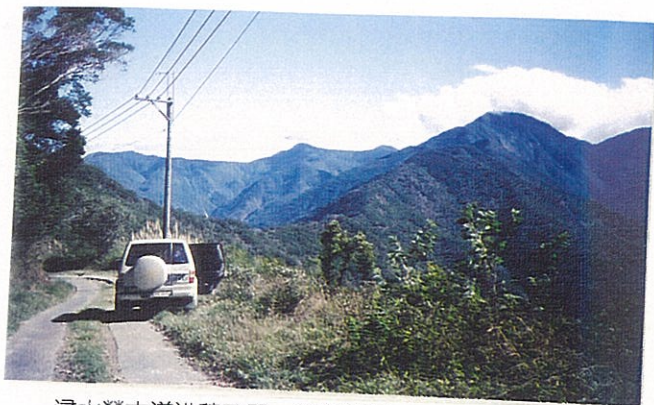
清代大樹前營的人字型砌石。



茶茶牙頓溪北岸 Losakalu 小矮人部落遺址低矮的嵌掛口石板柱。



日治時代大樹林駐在所遺址。



浸水營古道沿稜而開，視野開闊。大漢林道 12K，可展望中央山脈大漢山與士文溪、力里溪。



力里溪上游源流區，長年雨霧籠罩，被稱為浸水營。



大漢林道 24K，一般登山隊在此下車開始步行。



中央山脈姑仔崙山與大漢山間的低鞍，是浸水營古道的越嶺點。



浸水營駐在所遺址，建在稜線上有三層平台。



浸水營與出水坡之間，古道通過一個九芎林山坳。



浸水營遺址被登山者抄近路而破壞的圍牆。



調查隊在出水坡遺址合照。



出水坡駐在所廳舍的屋基與木柱的沓石。



出水坡小神社原有鳥居、方形的台座與石階。



出水坡遺址的日治時代鋼鍋與酒瓶。



出水坡駐在所的升旗台。



出水坡遺址西面的多階段石砌駁坎。



出水坡駐在所西邊上的新出水坡駐在所的石灶。



出水坡遺址高3公尺，長達80公尺的基地駁坎。



出水坡以東，一段人工開鑿石壁的古道。



新姑仔崙社教育所的基石。



清代溪底營遺址的砌石駁坎。



清代溪底營長達 120 公尺的浮築路面。



秋冬之時，可輕易涉渡的茶茶牙頓溪。



苗圃到姑仔崙吊橋遺址間，路旁整齊的檸檬桉。



調查隊在林務局大武工作站前合影。



浸水營古道東端的入口在大武街上，福安宮旁。